

洪  
壺  
劍  
俠  
圖

張清山著

第四集



康德六年十二月一日再版印刷  
康德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再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武俠小說

# 洪武劍俠圖

(第四集)

每冊定價壹圓五角  
外埠加掛寄費八分

新京新市場新春客棧

編輯人

張清山

發行人

董德馨  
奉天小北門裏八號

印刷人

邵璽廷  
奉天市北關區小北街一段七三號

印刷所

福興印刷局  
奉天市北關區小北街一段七三號

發行所

章福記書局  
奉天小北門裏大街路東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俠義  
小說

# 洪武劍俠圖 第四集

## 第四回

聖主英明延臣盡忠貶奸佞施行王者道  
皇軍勇敢隱士效命掃邪氣大與仁者師

三集正說到賊兵大聚會，招討大帥徐達，統兵迎戰，正在危急之時，劉伯溫與張三峰等，率大軍趕到。原來是自從欽差鐵木占達，將張三峰等，刑押入京，一路上，這奸寇擅作威福，衆高人在囚車之中，說不盡艱苦楚與煩惱，但是一位位滿腔忠氣，又都是素有涵養工夫，所以坦然受之，認定了逆來順受的宗旨，勿論他如何的摧殘，也是決不能違了法紀，這一日到了金陵城，鐵木奸相，將衆高人提出囚車，下了死囚牢，他纔入朝面聖交旨，當今聖上，早朝未散，見鐵木奸相，回朝交旨，當即宣上遵殿，鐵木占達，上殿朝參之後，洪武爺賜下座來奸賊謝恩之後在上綉墩落座，就將出都至回朝的詳情，一一奏明，並將犯人花名單呈上，洪武爺看了看，遂說道卿家此番舟車並進，勞苦功高，賞假一月，所有隨員等各加三級，士兵賞半年糧，恩假一月，假滿之日，再行當差，奸相連忙離坐謝恩，聖上又傳口旨道，俟將一千匪賊審訊明白之後，再行加封，卿家下殿歇息去吧，鐵木占達本擬，要金殿請旨，監審此案，不想洪武爺不容他計口，就降旨令



他下殿，這奸相那敢多言，只得遵旨謝恩。辭駕出朝，退歸府第，更衣歇息。天交昏初的時候，他的門生復昌來到，此賊現任刑部大堂，也是的勢力小人，他前來給老師稟安，直至內書房之中，鐵木占達，見得意門生來到，喜悅之極，見禮已畢，入了座位。奸相說賢契呀，你來得正巧，我正要派人請你去哪，只因張三峰等這一案，隱係甚重，必須設法，用嚴刑拷問，迫着他們，咬上徐達劉伯溫等。方算是大功告成。不然的話，恐有意外的變化。復昌笑道請老師放寬懷抱，此事包在門生身上，管叫他等招出徐劉二帥，以及衆將，同謀叛反，要奪明室的江山供辭來，掀起這場大獄，必定成了鐵案如山。還怕他們飛上天去嗎，奸相一聽，直樂的拍掌稱讚，連說好好，此事全靠你了。他們師生商議完畢，飲酒閑談，席散之後，復昌告辭回去，實指望聖上必降旨，着刑部審訊，解來的叛逆一案，誰知隔了數日，也沒降旨，刑部大堂復昌，深恐日久生變，時上本請旨早降，無奈本章上去，仍不見聖上綸音，又過了幾日，軍師統帥劉伯溫已然還朝，在午門候旨，洪武爺傳旨，召上金殿。劉伯溫見駕參拜畢，跪在駕前，縷奏海外軍情，並白蓮教的現況，然後方保張三峰等，確屬正人，並詳陳衆人之勞蹟，實是有功無過，請主上聖鑒，洪武爺當時龍顏大怒，喝道胆大劉基，竟敢違旨，與妖人叛賊，巧言分辯掩飾，念係開國功臣，暫不加罪，着速下殿，一俟張三峰等，審明之後，那時朕必重辦於

你，說罷袍袖一拂，駕轉還宮去了。劉伯溫在金殿，當着滿朝文武，被聖上面斥一場，又是羞又是急，心中暗想，要看這個情況，恐怕是衆高人難逃活命，但是處到這個地步，真是束手無策，萬般無奈，只得懶洋洋的退回私邸，徐圖解救之法，派人暗探刑部的消息，這一日得信，鐵木占邊銷假面聖，皇上降旨，派他替代副都御史，會同刑部大堂大理寺卿，審訊張三峰一案，劉伯溫一聽此信，嚇了個目瞪口呆，心中百萬分的難過，連連叫苦不迭，仰面嘆道：天哪天哪這可沒有指望了，劉軍師雖是異常難過，是是喜煞了奸相鐵木占邊，自從奉到聖旨，當即來在大理寺。此時刑部大堂，早就押解着衆高人到在大理寺衙門，靜候升堂訊問，入報相爺駕到，復昌與大理寺卿，一齊出迎，將奸相接入裏面，晝房落座，從人獻茶已畢，奸相問道犯人齊了嗎，復昌欠身答道：俱已提到，敬候相爺升堂奸賊說王命在身豈爺就延，就此升堂，大理寺正堂說道謹遵台命，遂即傳堂諭，點鼓升堂，從人將諭傳出，當時發梆響點，喊喝堂威，奸相起身往外，刑部大理寺二位大堂，在後相隨，出了儀門，各就各位，一齊升堂，這就是三堂會審，又名三法司，三法司並沒有這麼個衙門，凡遇有重案，皇上欽派刑部，大理寺，都察御史，在大理寺衙門會審，故稱爲三法司，那正卿官職雖小，可是正差執掌全權，坐在正中，上首坐副都御史，乃是負監察之責，能問案，可不能定案，下首坐刑部大堂，是司法的

正貴，這大理寺乃是最高法堂，這奸相替代御史，前來監元，自然坐在上首，他也不想想所作何事，竟自不顧一切，越俎代庖，一迭連聲，喝叫將張三峰等一千人犯，帶將上來，兩旁站的人役們，堂目不語，置若罔聞，正座上的，怕他太難堪了，這纔發言傳諭帶犯人，兩旁人役應聲如雷，么喝帶犯人。堂下接聲看帶帶々，兩個攙一個，將張三峰等衆高人，帶到堂上，人役等么喝堂威，齊喊跪下跪下，張三峰等，俯伏在地，一言不發，大理寺堂官，傳諭當堂去了刑具，人役們遵諭，將衆高人的季考項鎖撤下，然後退立兩旁，正坐上的叫道張三峰抬起頭來，兩旁人役喊喝抬頭抬頭，張三爺秉正向上觀看，人役們又喝喊低頭低頭，高人急忙低頭伏於在地，心中暗想，這可真是既在矮簷下，怎敢不抖頭，上面問道張三峰爾糾合匪類，擾亂帝都酒樓行兇，殺傷官軍官將，胆敢自報名姓，汝之用意安在，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須知官法如爐，人心非鐵，還不實說嗎，兩旁站堂人役，齊聲喊喝，快說快說，張道爺跪爬半步，口稱法台大人明鏡高懸，罪犯身入玄門，謹守清規，怎敢違法，作那叛逆之事，勿用說犯人等還的確是道德之士，算就是沽名釣譽之徒，也不能糊塗一致於此，既然擾亂帝京，對抗官軍，惹此彌天大罪，豈罷將姓名示人，請法台恕情，顯係是賊匪冒名，客心陷害，無疑了，再者說犯人等，劫官軍，塵戰白蓮教，怎能分身來亂京師，徐劉二帥作證，倘恐其有他的隱情

，全軍將一萬餘衆，有目皆見犯人等。在蓮花島前死戰，教匪是爲鐵證事實所在，敢請大人明察，犯人等生死固無足惜，恐教匪猖獗人民塗炭且繫國家安危，關係至大且重。伏乞法台大人，奏明聖上，勿爲羣小所朦蔽則天下幸甚，所供是實，這片口供說完，俯伏不語。正坐上這位大人聽完了張道長所供詞，連連點頭向奸相鐵木占達說道，本司聽犯人所供很是近乎情理，不知相爺，以爲如何，這奸相并不答言。嘿々々的只是冷笑待了好大的工夫，才緩緩的說道，要依大人你這麼一說道干犯人是負屈含冤啦，怕是一偏之見吧，據我想就憑他這麼一說，豈能決定是實如果犯人說了就算是實那抄手閻辜賊不語，及賊骨頭不打不招的兩句成語，可就推翻啦本閣對於折獄，是門外漢所言是否，請你們職司刑法的二位大人考慮考慮吧，那刑部大人與奸相是一個鼻孔出氣，連忙接言說道是啊，問反叛的案子，那能由着犯人說哪，自然是得嚴刑考問。方罷取得清供，大理寺卿笑道二位一答一和，很有理，而且聖上降旨，也是命我們用嚴刑審訊，二奸賊齊聲說這着哇，既然如此，大人你怎麼還承認張三峰所供，是在情理之中呢，大理寺卿說，話雖如此講，但是判斷案子，主要的是，揆情度理，鑒貌變色，決不可濫用刑法，偏執已見，不但草菅人命，而且有虧天理。以張三峰所供一條條有理，豈可妄加刑訊他說的明白，徐劉二師或有徇私袒護之嫌，水師營中，成千累萬之衆，不能不謂鐵證，事相

忿然說道，路途遙遠，任何人去查，也難免傳聞失實，還有一說，兵聽將令，草隨風，不用說然外一隅之軍，就算普天下之兵將，那一個不遵從大帥的意旨而行呢，大理寺卿，冷着臉說道就以相爺之言爲是，在京師之內，也可取出鐵證來，刑部大堂插言問道，但不知鐵證何在，大理寺卿說，前者賊匪亂京師，自酒館打到長街，迎衛的兵將，對戰了多時，亡者勿論啦，傷者百餘名，現在都已竟傷愈在差，將他等調來大理寺，分作數班，令他等一班一班的到在堂上，令其辨認，誰是張三峰，那一個是元化和尙，誰又是公冶清平，辨認的時候，不對他們說明辨認何人，只言如有認得當堂跪着的人，若說對了名姓，當堂領賞銀三千兩，倘敢望風捉影，冒認等情，必要行文該管上司，予以嚴重處罰，如此的辦理，真不是真僞立分，事實昭然了嗎，奸相聞言反駁道，這個辦法，我看是節外生枝，太麻煩啦，用重刑考問，何患無實供，刑部大人接口說道，相爺所言甚當，若是看人辨認，橫生枝節事小，恐怕担抗旨之罪呢，大理寺卿沉着臉說道，職責攸關，勢所必然，奉旨承審，能以明白入奏，上不負君恩，中不虧天良，下不屈無辜，是我應盡之責，用刑否與，諒担不着什麼抗旨之罪，乘一點孤忠，爲國爲民，雖斬頭瀝血，在所不計，何況費些曲折，麻煩一些，那不更是小節了嗎，二奸賊見大理寺卿，聲色俱厲，侃侃而談，實在無法反駁，只得用和霽的言語，笑而言曰，大人所言確是有理。



但是也得要仰團上意，不可一意孤行，致干聖怒，彼時悔之何及，本意要盡忠於國家，若再落一個，抗旨不遵，沾名忤上的罪名，豈不是作繭自縛，求榮不得反受辱，毋乃太愚了吧，依我的意見，還是遵崇上意的好，聖旨上怎麼寫的，我們儘可怎麼辦，勿庸說他們不冤屈，就算有點屈情，可謂之情屈命不屈，因為是皇上的旨意，我們担不着何等的考程，這奸賊正說的高興，被大理寺卿攔住，口稱相爺別往下說啦，本司適才已表明心意，抱的百折不回的主張，頭可斷志不可移，總然因此被罪，也是分所當然，我只知秉公辦理，決不容權臣舞弊，誓死必爲人民雪冤也，鐵木老賊見他如此，只可默認，不再發言，原來是大理寺卿，乃是定國後第一科進士出身，現年不過四十歲，原籍是邯鄲縣的人氏，爲人剛正，赤胆忠心，累官升任現職，倆袖清風，折獄如神，因他姓韓，名鼎勳，人民稱他爲賽非子，此番接到審詢張三峰的旨意，就知道難關臨頭，偏夕的鐵木占達兼審，刑部大人復昌，又是奸相的門生，他們兩個人，串通一氣，朋比爲奸，必要苦拷張三峰等，屈認叛逆之罪，全都不成，非得將徐劉二帥，攀到主謀叛逆不可，明明自白，知道他們的用意，但是自己不忍作此欺君背理之事，拚却了性命不要，誓必據理力爭，判明曲直，心中拿定這個主意，他所以才與二奸賊反抗，用一片正大光明的言詞，把奸相等說了個閉口無言，韓大人見舌戰成功，當即命該管辦文書，去調前者對戰賊

匪的，那一千軍將，奸相與復昌，雖然不耐煩，無奈是現官不如現管，只得按耐着性子等候，連大的工夫，軍將們方才來到，共有三十餘名，各自奉了本管的公事，前來聽候問話，韓大人諭下，五個一般，按次序回話，頭一般上堂，乃是京營副將史可光率四名偏將，上堂行禮，呈了文書，韓大人看了公事，笑着說道，你們幾位，認一認這堂下跪的都是什麼人，直要說出真名實姓，領極重的賞格，倘若含混誤認等情，必要奏明聖上，請旨嚴加懲辦，史副將等連說遵諭，率衆向前辨認，看了好多時，齊齊言道，未將等一個也不認識，不敢冒認，而干法紀，說罷行禮往旁一站，韓大人點頭，說道屈尊列位將軍，少候片刻，遂傳諭喚第二般上來辨認，也是跟頭班的人所說的一樣，如是再者，所有來的人，異口同音，皆說不認識，韓大人帶笑開言，說你們的記憶力，也太壞啦，遂用手往堂下指着說道，這不是叛亂京師，殺傷多様人命的張三峰元化公冶清平等嗎，難得列位與他等，兇殺惡戰，又被他等所傷，雖然事隔多日，也不能全不認得啦，衆人聞聽，又詳細的看了多時，不約而同的，齊齊說道回司官大人的話，堂上跪着的這些個人，並沒有張三峰等，就算再隔幾年，我們見着也能認得，決不會有錯誤的，韓大人冷着臉說道，列位敢證明，堂下跪的衆犯人之中，沒有張三峰嗎，衆將士回道不但是沒有張三峰，就連前者關帝都的賊人，這羣犯人之中，一個也沒有，司官大人如若敢信任的

時候。末將等情願當堂具給畫押。如虛干罪無辭，韓大人正色言道：諸公可要明白，這可是奉旨的案件，不可拿性命當要緊，衆將士慨然應道：我們也曉得。案情重大，然而也不能虧了良心。說句不幸的話，即便如此，担了考程，死亦無憾，韓大人說既然如此，請諸公具結吧，當命預備紙筆等項，史副將親筆立結，其餘衆人列名畫押，然後告辭退去，各歸本營。交差去了，韓大人笑吟吟的，向二賊說道：二位大人可曾看見，真假立辨，何在乎用刑不用刑哪？鐵木占達嘿々々の冷晒不語。這刑部大堂復昌，忿然說道：要聽韓大人的口吻，就打算這麼交旨麼？韓大人說當然那，復昌說你的意思如此，就請你單個入奏。我們是不能與你會合，担不起這袒護叛逆抗旨不遵的罪名，韓大人並不答言。理袖而起，退歸書房去了。把兩個奸賊，氣了個顏色更變，道說可惡已極，真真豈什此理。鐵木占達氣急敗壞，恨道：說道我們回去，參他一本，看這小畜生，有何辦法。復昌說道一定如此，不叫他喪命市曹，他也不認得我們是誰，奸相點頭傳轎回府去了。復昌命帶差的人役，給衆高人帶上刑具，押着退回刑部，收入牢中，復又跨馬至奸相府，共同商議，害人的本章，只管他們順氣，不論天理良心，將本章修好，復昌退回，次日早朝，垂上升殿，韓鼎勳首先出班，呈上本章，山呼已畢，俯伏金階，敬候旨下。洪武爺展開本章觀看，龍顏大怒，鐵木占達與復昌，看着好生喜悅，急忙越衆出班，呈上

本章，山呼萬歲，乘笏奏道，臣等奉旨審訊叛逆，大理寺卿韓鼎勳，抗旨不遵，以賊匪之言爲是，並不遵旨刑訊，反倒旁生枝節，傳呢拿賊衆將作證，欲開脫叛逆等彌天之罪，不知該司用意安在，臣等不敢會合入奏，另具短章，之瀆天聰，冒死陳情，是否有當，敬候聖裁，奏罷俯伏丹墀，洪武爺展開奸相的奏章，從頭至尾看了一遍，臉上才現出笑容，當即傳下口旨，命鐵木占達，兼大理寺卿之職，會同刑部上書復昌，復審張三峰等一案，明白復奏，前大理寺卿韓鼎勳，既經首相與刑部會參，袒匪抗旨等罪，暫行奪職寄獄，一俟張三峰等案情明白之後，另旨再議，這道口旨傳下，鐵木占達復昌等謝恩，韓鼎勳將要辯奏，聖天子袍袖一展，散朝回宮去了，刑部大堂，指揮該管與韓大人卸去冠帶，押入天牢而去，鐵木奸相與復昌心滿意足，出朝直赴大理寺，入衙升堂，人役們參拜新任，老賊拍驚堂木，吧吧々連聲響亮，厲聲喝道，把你們這一班，瞎眼的奴才，昨日胆敢違背老夫的聖諭，藐視宮朝的首相，可惡已極，今日蒙聖恩，兼領大理寺正卿之職，爾等又搖尾乞憐，假作馴順，今日到任，責打你們一頓，作一個見面禮兒吧，遂命自己的從人掌刑，不分書辦差役，每人重責四十大板，打了個叫苦連天人恨怨，他這真應了俗語啦，官打皂吏，熱鬧衙門，打罷了之後，天已黃昏，這才提訊衆高人，張道長等上得堂來，跪倒之後，偷睛觀說，這倒好名爲三堂會審，實跡上只有兩坐啦，

昨日那位司官不見，今日鐵木占達升了正坐，一定是因爲秉公辦理被奸賊陷害，不知性命如何，衆高人好生難過，無端的連累一位清官，正在思想之際，上面喝道，張三峰等快將徐達劉伯溫等怎樣同謀叛反，黨羽共有若干，韓鼎勳等與你有何連帶，詳細招出，倘敢支吾，你們可要明白。這可不像昨天啦，當心你們的骨頭肉受苦，吧吧亂拍驚堂，喝道快說快說，張道長微微冷笑，叫道鐵木占達，你們勾串白蓮教匪，禍國殃民，陷害忠良，虧你們良心上，也下得去，反來說人家同謀叛反，實對我說我等若是怕死，豈能來到此處，死且不懼，還當心什麼骨頭肉受苦呢，再者說動辱五刑，我們倒甘心忍受，因爲是國家的法律，不能違抗，爾等倘若是，動用非匪，出乎國法以外，你可要知道等的武工，有拔山舉鼎之能，分鋼斷鐵之力，可別說是，對不起你，到那個時候怕的望是你的骨頭肉，要化爲碎粉，勿謂貧道言之不預也，鐵木占達聞言勃然變色，喚令左右，看大刑伺候，把這惡道給我夾起來。人役們那敢怠慢，急忙拿過夾棒，將張道長按倒啦。脫去鞋襪，套上夾棒，兩個人背皮條往左右一拉，掌刑的手提滑槓，向坐上觀看鐵木占達不懂得刑法中的規章，他那裏知道，掌刑的看他是問他用幾成刑，奸相反倒惱你，喝道你們倒是動刑啊，怎麼怔着呢，你等太也混蛋啦，張道長笑道他們倒不混蛋，在却是一個極大的混蛋，你不說幾成刑，人家可怎麼動刑呢，罵的奸相面紅耳赤，手拍



桌案，喝道有多大刑用多大刑，掌刑的一使暗令子，兩旁的皂吏，兩膀用力，背緊了皮條，用了十足的刑，掌刑的掄起滑槓，照着夾棒吧吧連打數下，這要是尋常的人，雙腿就得夾折。張道長，喜笑顏開，談笑自若，向鐵木占遠說，這個夾棒，全說是五刑之祖，任何人也挺不了這個刑。今天貧道覺着，倒是很舒服的。我就是個榜樣，所來的這般人，那一位拿着這個玩藝兒，都當不了一回事。我再給你變個戲法看，說罷了翻身坐起，按着道爺的差役們，全都摔倒旁邊去了，張道長由腿上把夾棒撤下，雙手一厥，咯又一聲，將三根無情木，折爲六段，叫道奸賊呀，你看見了沒有，若是要你的命，大概不費事吧，又將鐵鎖拿將過來，順手一持，倉郎一聲，鎖練斷了好幾節。回手穿好了鞋襪，由大堂上，雙足一躲，跳上南大廳，然後又竄到堂口，跪倒衆高人一起，怒冲冲的說道，我們至死，也不敢違背國法王章，所以才延頸待戮，你們若是逼迫着我等，非得造反不算完，那可沒法子，來把你們兩個人的腦袋揪下來，然後諸定辦理，若是聽我良言相勸的時候，也就不用地啦，更不用想，陷害徐劉二帥，糊裏糊塗的，把我們推出斬首，倒可以遂你們的心願，否則你們的身家，難保完全，信我的話不信，在乎你啦，怎麼樣兒作，貧道全是隨着，話是說明白啦，你等看着辦吧，二奸黨聞聽此言，見道長這番作爲，早吓了個魂飛千里外，魄散九霄中，閉目無語，相視發怔，過了會子，鎮定

了心神，長吁了一口氣，傳諭將張三峰等押回牢獄之中，好好看待，差人們遵命，將張三峰等，押入刑部牢獄去了，復昌向奸相說道，老師你看此事，又應該如何辦理呢，鐵木占達，長吁了一口氣，良久才說道，真也不道，竟會有這等事，我師生乃朝廷大臣，叫一個山野道士，羞辱的我們，不敢多言太是不堪啦，復昌氣忿忿的，口稱恩師我們只可，入朝奏明請旨出斬，略解心頭之恨，奸相嘆道也，只可如此辦理了，二人商議停妥，傳話順轎入朝，二奸賊上轎入朝，見駕已畢，假言入奏說張三峰等，大鬧公堂辱罵法堂，拆折具斷鐵鎖，匪言逆語上犯聖躬，罪大惡極不服審訊等言，橫生枝葉無中生有的，述說一遍，聖上聞奏大怒，當時旨下，明日，將晨明張三峰等押赴市曹，午正候行刑旨到，即行正法令復昌監斬，奸相與復昌遵旨下殿，喜悅非常傳知牢獄，次日天還未亮，京營軍將，派來約有八百之衆，齊集刑部衙門外，該管地方官，抓來官車十數輛，天交辰時，裏面將張三峰等衆高人，撤去項鎖與手鐐，脫去上身衣服，五花大綁綁好，然後推至獄神殿前，賜了酒飯插了紙花，這才押至大堂之上，當值司官標了王命，面門上點了硃標，一個個擡下大堂，至大門外，架至車上，兩傍是軍兵護仗，前面破羅破鼓亂敲亂打，看熱鬧的人，擠的千佛頭相似，其說不一，有的是，這千賊匪也有今日，從中明白的人暗自贊嘆心中說，賊人逍遙法外，好人反倒遭殃，稱得是屈死傍人，樂死賊

啦，不言人民談論，此時差事車已然出城，到在法場之中，護離官軍，弓上弦刀出鞘，警衛森嚴，將衆高人上椿，觀衆如堵遠遠站立，張道長到在此時，環顧左右心中慘然，暗想因我多事，設擺二教伏魔大會，啓請各位出世，實指望掃滅白蓮教，孰知當場傷了幾位，破藏經樓又喪了，老英雄謝瑞，海外數戰受盡了，千兇萬險死裏逃生，正要大破蓮花島，搗破賊巢奠定然宇，偏偏的禍從天降，一旦間綁至法標，群老衆俠此次被害，皆我一人所害，眼見着他們，斬頭瀝血，雖說是從容就義，死有餘死，但是禍由我起，怎能對的過這些個，僧道俠劍，想到此處不由得，心如刀攪，幾乎落下淚來，高人說恩想如此，奸相在監斬棚中，又是一種心理，他的思想是，所謀成功惜乎美中不足，因爲末將徐劉二帥，陷害至死頗不滿意，眼望着天光盼旨降下，那知道越着急，時間顯着越長，俗語說歡娛閑夜短，愁煩恨天長，是一點不錯啦，真個是望眼欲穿，等了個無耐心煩，好容易有人來報，傳稟聖旨下，奸相急忙出棚接旨，及至欽差到來，可把鐵木占達吓壞了，原來是押旨欽差，乃是軍師統帥劉伯溫，全身官衣，手捧聖旨飛馬來至臨近，勸住坐轎，後面校尉們紮住，劉伯溫展開聖旨喝道旨意開讀下跪，奸相只得三呼萬歲跪倒，劉伯溫朗讀聖旨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茲爾鐵木占達，身爲宰輔不徒報國，竟自串通匪教，顛倒事非，妄造黑白，朦君謏奏坑陷忠義，罪大惡極情殊可恨，事跡昭然實

難赦免，着軍師統帥劉伯溫，捧旨馳赴市曹，赦張三峰等無罪，另旨旌表其忠義，即奪鐵木占達，本兼各職，押赴法司，嚴訊欺君謀反之罪，並根究該同黨，勿令遺漏脫於法外，辯底審訊明白入奏候旨施行欽此謝恩，劉軍師讀了聖旨，奸賊他早吓的顏色更變，軟攤在地作聲不得，早有錦衣衛校尉等向前，給他摘去冠帶，架起來押赴大理寺去了，劉軍師傳諭將衆高人去了綁繩，把帶來的衣服，給大衆更換齊備，就連張仙長等這樣的豪邁，鬧的也不知所以，不勝訝異，劉伯溫向大家把內容略說一番，衆位高人這才如夢方覺，原來這事的因由乃是奸相鐵木占達，受了徐鴻儒的賄賂，串通合謀，樂尙率人假扮張三峰等，鬧了帝都之後，鐵木占達藉端參奏徐劉二帥，說有謀反不軌的行動，皇上疑信參半，遂派他去海外，向徐劉二帥提取張三峰等入都候訊及至奸賊押解衆高人還朝，聖上就明白鐵木占達謊奏不實，因爲張三峰等若有反京都的行爲，豈他俯首貼耳的就擒，足證必有隱情，聖上雖已洞燭其奸，特意假裝糊塗，反倒信任暗查他的行爲，故此週至一月之久，也未降旨，後之令他監審，見此奏摺，便知他蓄意不良，閱大理寺卿的本章，面在怒容，並非怒大理寺卿，乃是怒奸相不聯合，又故意命他去審，完全都是反面，奸相以爲聖聰真被他朦蔽住了，真是喜之不盡，二人審訊之後，因爲受了張道長，嚴厲的警戒了一頓，帶着一肚子悶氣，只得上殿奏本，至然是有枝添葉，亂說一陣，他

那裏知道，聖天子早已洞燭其奸，假意信任其言，傳旨出斬張三峰等，但是須等行刑旨到，再行開刀。可嘆奸相等還不省悟，竟指望著監斬犯人呢，聖上命他押差去後，等了會子，並無變動，更證明了奸賊的，反情昭彰啦，當即旨下，前大理寺卿，官復原職加級紀祿，又旨着護國軍師，劉基入朝候旨，少時軍師劉伯溫，上殿面君已畢，洪武爺早將勅旨辦好，立令劉軍師，捧旨去法場宣讀，赦回張三等，並派錦衣衛，隨同前往提拿鐵木占達，劉伯溫遵旨下殿，飛馬至法場，奸賊眼望欲穿，等候旨意來到，不料想旨下却是拿問於他，事到其間還有什麼話說，錦衣衛將他拿走之後。劉伯溫向衆高人，說明了原委。張仙長等不勝嗟嘆，一同至朝門，衆高人望闕謝恩，劉伯溫上殿交旨。洪武爺傳旨賜坐，君臣對坐細說前後，皇上說明此番，用計誘奸賊，自暴其罪，然後誅之，不期奸黨果墜朕意，實本朝之幸也。現今將張三峰等，着卿妥爲安置，俟將叛黨訊明之後，再行出都可也。劉伯溫奏道，臣啓萬歲得知，海外白蓮教匪，猖獗之甚自鐵木占達，捉走三峰等，臣等兵退登州，徐帥一人鎮守，爲臣入都面聖，今是非已明，乞主上降旨，准爲臣率張三峰一千人，星飛赴登州，以便相機進剿，肅清海外，是爲至要也。洪武帝笑道，徐卿奏章上來，據言藥尙率匪，兵困登州各節，已有應付之法，雖不能肅清匪類，但是大局尙無妨礙，朕想教匪不能專在一處，卿且少安勿燥，暫留京師，靜而特



變，如果別無發動，你們再行東去亦不爲遲，伯溫見皇上如此的說法，只得口稱謹遵上意，洪武爺點頭駕轉還宮，看起來明君不易作，自五鼓升殿，直至未過的時候，方才退朝，劉伯溫出朝，會合衆高人，一同回到軍師府，入內書房淨面之後，入座吃茶隨着擺上酒來，開懷暢飲述說往事，劉伯溫笑道，自從我們在水師營內，未一頓傷心的酒喝過之後，想不到今日，又得以聚會，實出意想之外呀，張道長笑道，前者在水師，奸相奉旨捉拿我等，最後酒席之前，你與徐帥二人，險些沒哭壞了，彼此貧道就說過，凡事任命由天，得失成敗，僅可聽其自然，徒憂無益，現在的事果應吾言了吧，伯溫鄭重言道，老帥之論實深感佩之至，元化僧與尙觀主，一齊說道莫談既往，還是說一說，目前的一切爲要啊，伯溫笑而言曰，口稱各位有所不知我也曾向聖上，請旨出都，奈而主上的意思，暫時不叫出京，言說聽一聽外面的，一切警報，然後再定行止，張道長說道，明君之見令人欽佩，此乃理之當然，或可必有意外之事，衆人齊言仙長所料不差，大衆談論了多時，酒罷用飯席散之後，各自安歇靜候一切，又過了幾日，忽有羽書告急，南昌被圍甚是緊急，洪武爺立召劉基入朝，劉伯溫見駕行禮，上面賜下座來，軍師謝恩入座恭候綸音，洪武爺將南昌告急的本章，與劉伯溫觀看已畢，笑道卿家若不在京此事發生朕又當運遣何人，伯溫唯々稱是，皇上對軍師道，愛卿選調大軍，帶張三峰等，火速提

兵別往。救援南昌，捉拿徐鴻儒一般逆叛。劉伯溫遵旨下殿。歸軍師府發動兵符，徵調精銳大兵。齊集大教場，劉伯溫更換戎裝，至教場上將台，衆將上來參賜已畢。展開花名冊，挑選了馬步大隊五千之衆，另營屯紮，餘者各歸原防。劉伯溫下台上馬，回到軍師府，移攻該管衙門，提調糧餉一年，隨軍應用，然後擇於後日起兵。是日會同張道長等，入大營發放軍情，該管官將稟明，糧餉軍械一切等項，俱已齊備，請令起兵。劉伯溫查驗已畢，令下預備祭纛，遂即飛馬入朝陛辭。洪武爺又秘示機宜，軍師請過了聖訓，退出朝門跨馬回大營。當時令下祭纛，奠告之後，三聲砲響，浩蕩大隊起行。前只一日，遣探來報，說離南昌不遠，請令定奪。軍師諭下再探，二路探子來報，南昌賊兵已退，現有闔省文武官員，郊外恭迎帥駕。伯溫聞報遂率領親軍，離大豈當先馳馬向前，及至十里亭前，早有南昌府鎮，下亭的迎，伯溫下馬相見，略叙寒溫後，大隊已然來到，屯紮已畢，劉軍師，與合城文武官員，一同入城至衙署。下馬進至裏面，淨面更衣，入座吃茶，隨着擺上酒來，開懷暢飲，伯溫問何人退了賊兵，解了南昌之圍，鎮台起身答道，徐鴻儒勾串教匪，聲勢浩大，襲了采石磯，圍困南昌，攻打甚急。曾遣大將告急，一面去京入奏，一面火速飛遞登州見徐帥求救，過了數日，眼見得把守不住，堪被賊擊破。正在危急百萬分，忽然賊兵不動聲色，悄悄退走，解了圍困，未將等在先以爲是

敵人誘敵之策，不敢妄動，後來派探馬去探，方知賊兵已退小孤山，按兵不動，不知因何，末將忙令人修葺城池，由鄰郡調增兵力，刻下兵精糧足，正欲推剿，與賊軍決戰，不料接到滾單扎飭，方才得知軍師統帥，已自帝都統帶天兵，來解南昌之圍，遂不敢輕動，今統帥來至，何患教匪不平，伯溫聞言，沉音良久，默言無語，文武大員，也不敢詢問，遲了半晌，伯溫緩々說道，如此說來本軍師也測不透賊人的用意，這可真是奈人尋味，唐鎮台笑道，末將等也是納悶，董府台說道，反正內中必有一段隱情，劉伯溫笑道對々々，還是這作有司官的，揣度近理且是所言得當，董大人紅着臉說卑府失言，罪甚罪甚，伯溫說貴府不要過意，我也是笑談，爲今之計，則請貴鎮率本管隊伍，保護城池以及要隘等處，本軍師出城歸大營，相機進剿小孤山，直搗飛魚套，捉拿徐鴻儒等上報君恩下搭萬民，唐大人站身應諾連稱謹遵帥令，酒席散後伯溫出城，退入大營之中，見了張三峰等，備說詳細，大衆也莫明其妙，皆言這可真是怪事，張道長說道，以我之見先去打探，等待得了咱們的，詳細內容之後，那時烈發動大兵，豈不是，鼓而下麼，劉伯溫鼓掌大笑，口稱仙師你老的高見當然是對，且是賊衆無故撤兵，不知暗隱何等毒計，我們若是身臨險地，恐其不甚相當吧，張三峰慨然道，據你所言這個不相當，就是怕命喪賊軍啊，伯溫說正是正是，張道長冷笑了兩三聲，向列高人說諸位呀，大衆齊稱

仙長，三峰說請大家想一想，此次在帝都，雲陽市口若是命喪，又有什麼方法呢。既然得活，這性命乃是檢的啦，何等的兇險之處，又去不得哪。元化僧首先說道，是啊是啊，我們虎口餘生，可又有何顧忌呢。劉伯溫見衆高人，全是激昂的言詞，只得笑吟吟的說，既然諸位皆是這樣說，那也就得由着諸仙長辦理吧。張三峰向劉伯溫說，你靜聽好消息進兵可也，又對大衆說，貧道單人前往，飛魚套武家堡，探聽賊巢中詳細，然後再向小孤山涉險一行，事不宜遲，今晚我就動身前往，元化和尙站身，叫道張仙長，前者探蓮花島，是咱們二人去的，此次去探武家堡，其然還得我二人去，張三峰點頭說好吧。二人計議妥協之後，當即起身，這武家堡離南昌府，約在二百餘里路，乃是一個工灣子，曲々折々三環套月，形勢險惡之極，這段水汪汪已甚，出產一種飛魚，故名飛魚套，裏面是武氏弟兄占據，爲首的飛雲鎮海，赤髮夜叉伍蓮魁，他有八個弟兄，號爲伍氏九夜叉，又有左右二寨與後分水寨，左寨是獨霸三江龍鬧海，右寨之主名叫威振九州傅昆山，鎮守分水寨乃係，高跳龍門八臂龍君，樂波濤，手下招集亡命，以及水面上千賊寇，總數約在三千七八百名聲勢浩大已成巨患，徐鴻儒利用這支子人，又集合白蓮教匪，共有五六十之衆，兵困南昌府將要攻下，忽然武朗如回歸，呈上了公事，鴻儒展開觀看，內言命他急急兵撤相當處所，嚴行防守按兵勿動，事關重大不準違悞，火速遵

論辦理，倘如遲悟怪全軍有覆沒之虞，徐鴻儒那裏知道是莫文豪從中搗亂，只以爲是藥尙先知，必有意外之變，方有這樣的，公事到來，他怎敢不遵，當即令下撤了南昌之圍，提心吊胆的兵退小孤山，有旱軍屯紮之後，靜候欒尙示下，並分派探子八路密訪，采石密與飛魚套，連成一氣以備攻殺，徐鴻儒往來與三處，指派軍情，張道長與高僧，涉險來探敵軍的虛實，當然是先你他，老窠探起，故奔武家堡來，一路上閑談往事，天在晌午錯的時候，沿着山坡正往前行，忽然由後面，來了一個小孩，約在八九歲的樣子，但是兩眼發直，飛也似電閃一般，跑了來展眼之間，越過僧道向前跑去。元化僧向三峰說，道兄你看此子小小年驗，脚程如此的迅速，看起來世界上，真是無奇不有哇。張道長說僧兄你看，此子兩眼發直，恐其中另有別情啊，元化和尙點頭道，道兄言之有理，我們何不追上去，查看一個明白呢，三峯說可以，當即一齊伏腰，追將下來，二高人是加何的能爲，尙且努了十二分力，才把小孩追上，元化僧高聲叫道，小施主且停尊步，老僧等有話詢問，任憑高僧喊乾了喉龍，那小孩子依然是飛也似的往前跑，張道長，此情形，也不再向他多言，趕至切近伸手，就將小孩提在手中，往脇下一掖，定睛看時呀了一聲，不及與高僧細說詳細，急忙坐於就地，把小孩橫在膝上，用分挫的手術，給他四肢的骨節，分解得不能動轉，然後由囊中就取出一粒丹藥，放在小孩口中，遲了頓飯



之工，那小孩悠悠氣轉，享一享睜眼開二目，有聲無力的，說道：「噯呀這是什麼地方，我又如何來到此處哪。」道長笑吟吟的，叫道：「小施主你是何處人氏，將來歷說明，貧道再對你說明其中緣故。」小孩嘆了一口氣，眼淚汪汪，將要說話，氣兒一一當時昏迷，張道長又是着急，又看着可憐，連忙輕輕呼喚，遲了好久，方才緩緩醒過來，但是不能說話。元化高僧說道：「看此子必有極大的委屈，我們身上又耽着很重大事件，豈有工夫與他的纏，依我拙見暫將他帶在身旁，想一個相當的所在，寄放起來，容我們將事辦完再將他帶回大營妥爲安置，道兄以爲如何呢？」張三峯深然將，遂即抱着小孩，二高人向前赶路，忽然元化僧口念，南無阿彌陀佛，善哉善哉這可巧啦，張道長問道，僧兄說的是，什麼事巧啦呢，元化說我看見眼前的山峯，才認出那裏是，青松嶺該處有一孤佛寺，廟中的住持，名曰普渡別號聖手僧，武術平平但是，深通岐黃之術，內外兩科一切雜症，無不應手回春，可稱神醫，今日我們救了，這個小孩止愁無法安置，何不去到廟堂，見一見聖手老僧，請他收派且可調治，豈不省了一番爲難麼，張道長聞言，喜之不盡說好好好，就此前往吧，二高人即奔，孤佛寺而來，到在廟前向前叩門，忽見門開，出來一個小沙彌，問道：「二位高人何來，元化笑道我們，時來拜訪廟主煩勞通稟，那沙彌合十道，高人與家師有舊麼。」元化說乃是多年故友，小沙彌連說失敬，却請二高人，進了山門讓

至客堂，轉身去了不大的工夫，外面經聲佛號，口念阿彌陀佛，簾子起處，進來一個和尚，慈眉善目年紀高大，看兒元化連忙行禮。滿面春風笑着說道：「呀，那陣神風兒，將師兄吹到荒山，幸甚啊幸甚，說着拍手大笑，元化說你且莫要笑，我來給引見一位，超塵出世的人物，說着話手指着。張三峯向普渡笑道：「來來，二位見個禮吧。」張三峯忙打稽首，口念無量天尊，貧道張全一謁見了，普渡訝異道：「噯呀仙長駕到，未曾恭迎，罪甚罪甚，口中如此說着，早就合掌念佛還禮不迭，見禮已畢一齊入座。元化僧就將，去探武家堡，中途救得小孩的話，說了一遍。普渡過來看了看，那個小孩，診完了脈，嘆氣道：「小年紀，何來如此的魔難，遂向二高人道：「這個孩子乃是，被仇人陷害，給他吃追風索魂丹，這種藥勿論什麼人，若是吃下去，立刻就兩眼發直，只揀看山深之處，拚命跑去，直至一腔熱血噴了出來，可也跑不動啦，人也死啦，此子幸喜得遇二位，不然的話早死多時矣，張道長聞言，啊了一聲說道：「我倒聽說這種藥，厲害之極惜乎沒有着過，想不到此子便是就受了此藥之毒，實在是險的很啦，這個小孩他祖上，必是餘德不淺，否則豈能遇到我輩呢，普渡合掌念佛，說善哉善哉，仙長所言另人欽佩，既然二位以事在身，請將孩子派在廟中，我來調治將養於他，以了這場功德吧，二高人齊稱高僧慈悲，受難小孩之福也，普渡說彼此全爲功德二字罷了，但是此子全瘡，必須一年之久

等他好，之後，問明他的來歷，小僧相機辦理也就是了，二高人齊々致謝，當即告辭，普渡送到山門以外，舉手作別，二高人往嶺下而行，忽然普和尚趕來，元化僧止步問道，師兄有何事件嗎，普渡長吁了一口氣，然後說道，我本想不來多事，奈而不忍袖手，以至多年的同道，身臨險地，因而前來告知一切，張三峯笑道，即請上人指示迷津，實天下人民之福也，普渡說道你們，是不是去探飛魚套，僧道點頭說正是，普和尚口稱二位呀，那裏勢地兇險的，到有高分，二公又不認識，洩水的路徑，豈不是拿怪命當要嗎，爲今之計只可，別奔武家堡，你們須向後分水寨，自瀑布崖上去越過亂石峯，入後中平寨，找樂波濤老居士，煩他指明武家堡，那時方可深入其地，如若不這麼辦，實在是不能平安而入，僧道二高人齊聲說道此事很難，我們與樂波濤，素日並無交往了，況且他乃飛魚套，寨主一份子，怎麼好未求他指路呢，普渡說二位不知內情，想當初飛魚套，老莊主名叫武定，字表雲華，別號追雲趕月逍遙神，與樂波濤八拜結交，後來武雲華，死去了他兒武連魁，執掌全權無惡不作，對於樂爺尚不敢如何但是樂爺爲人剛直，不徇其所爲，爺兒兩是面合心不合，武連魁總是公敬着，故恩彼此相安，前山後寨各幹各事，所以誰也不干犯誰，那樂波濤與山僧最厚，常常的對我說，若不看死去故友之情，必要約請幾位俠劍，將幾個小畜生剿除，給這送方除害，山僧再三解勸於他，此

番二位前來，眼看着身入險地，若是爲你們自己的事，我可也就不多事啦，明明的二位是，爲國爲民剿滅邪教，可謂之盡忠任俠，所以也故不得一切啦，這才追了來說知詳細，僧道二人笑道，聽高僧的話首，大概是與武雲華，也是朋友吧，普渡點頭稱是，張三峰笑道，我頗僧兄與我們指引引樂老居士不好大，普渡說道倒不用，他素日最欽佩的是，你們二位呀，閑談間他說，乞丐和和尚與邈邈道人可算是第一流人物，實在羨慕的很，此番二位到在那裏，自有機緣相遇，山僧決不有悞大事，二高人只得稱謝，又詳細問了問，去分水寨的途程，然後合掌告別，取路直奔飛魚套後山，及至到在水寨外岸，天光正是定更之後，二人換了水師衣靠，斜身入水直向內岸浮來，離着瀑布崖約一里來路，水花兒亂轉，就憑二高人的水性，尙自費力不小，好容易泅至崖下，又被上面瀑泉，將二高人旋回三丈餘遠，張道長運一口，天罡純陽正氣，施展踏浪神行法，到在崖下，再用登波冲霄的工夫，飛身上了岸，冒着瀑泉掄向崖上，那瀑布泉水，落到身上其寒無比，冒險直至上面，後面元化和尙，效仿張道爺也跟了上來，到達了崖山之上，道才緩過氣來，彼此相視點頭說，險哪喝嗎真險，僧道畧事休息，脫下水衣包好，背在身上起身，直奔亂石峰，行了約有一里之遙，遍地全是山石，越走越馬崎嶇之極，小石如拳，大石如牛，奇形異狀重疊而生，道長說亂石峰之名不虛呀，元化道此山真不易走，

你我全費力如此，俗等人更不必說啦，張三峰笑道若不是，這樣艱難那能無人把守呢，元化僧點頭稱是，二位上至山嶺，已然看見後中平寨，燈火輝煌隱隱的，寨柵如在目前，僧道到了亂石嶺，又走了三里來遠，戡臨切近微聞更鼓，彼此機照各加小心，塵伏鶴行快似風雲，進了中平寨，越過幾處房屋，已至內寨到達了，大羈的後面，二高人跳將下來，直奔窗戶而來，身臨切近側耳細聽，屋中有人說話，但是聽不出，說的是什麼話，待了好久忽聽得，前面有人說道，老莊主爺駕到，屋中的齊說請請請，簾板響亮聽了個，年老人的聲音，說愛呀原來是你們哥倆，又聽屋中說可不是嗎，我等給你老叩頭啦，那老人謙讓說，行常禮吧請起請起又叫他們坐下請話，二高人也不知道，裏面是什麼人，只可耐着性兒，等着聽個詳細，偏偏的，說話的聲音，非常低小，外面聽不出所談何事，猛聽得吧又一聲，像是拍掉子似的，緊接着大聲說道，住口吧你們哥兩，急急的退回武家寨，對你哥哥說，他的一切行爲，我是全不干涉，但是永遠不准允派人前來約我造反切記切記你們去罷又聽屋內有人說道，老爺子何必動怒，我們回去就是了，簾板一響有人走出，暗中交代來者，乃是武家堡，三莊主四莊主武連登與武連科，他二人奉了，武連魁所差，來請樂老翁協力相助，沒想到一說就惱啦，兩個人辭了出來，人家送也沒到，開了個大沒臉出了寨門，繞走山環躲着埋伏，到在武家堡，進後莊門至內莊

來見武連魁備說受辱之事，武連魁聞言大怒，破口罵道老匹夫，太可惡啦！我因為他與我那故去的老人家是拜兄弟，我才諸多忍讓，拿他是個老前輩看待，不料他如比的，給臉不要臉。真真可恨！武連登說，兄長何不率人，收了他後寨，殺其全家以洩念氣呢？武連魁嘆氣說道，你們那裏知道，我在三教主駕前，保他身為開國侯，三教主命他鎮守，采石幾一帶等處，印劍兵符帶到，偏偏又通知了采石機，鎮江豹子何海通。此時他不應承，叫我怎樣去見教主，並且找還得急急趕回小孤山，因為三教主，打算不遵樂祖師爺，來的書信而行，擬連夜襲取南昌府，在此軍興之時，那有工夫與老兒去惹閑氣，只可連夜退回水師營，對三教主請罪，道明樂波濤之事，請示完善辦法，再行知會采石機，收回成命，若不然怎能辦的呢？武連登說好吧，你去辦你的去吧，家中事自有我來清理，武連魁道凡事可要慎重，切不可鬧出意外來呀，武氏弟兄齊說，大哥請放心，連魁點頭，又向他們兄弟們說，我將兵符印劍，留在家中過幾日，你們給送去，就說樂波濤他，有意倒反采石機，故將劍印追回，呈送前來，請教主示下遵行，這麼一來，我們不就把面子找回來了麼，他兄弟們應道，決不悞事，惡賊連夜起身去了，武連登問幾個弟兄，笑吟吟的說道，大哥已然去了，我們弟兄一同趕奔後寨，除了老兒，豈不是好，武連登說二哥言之有理，我們就此去辦，武連及說，先將兵符印劍收起來，然後

前往不遲，連登說好好當即將兵符時物，鎖在大櫃之內，又叫家人武才率嘍兵鎮守又山，留下搬山夜叉，武連金坐鎮大廳，分派已畢，一齊起身，紫面夜叉武連登率領連科，連及連第，連明，連達，連通，連順等，共是八人，每人手提一條三股烈焰托天叉，背後揹四十四口毒藥唱成的標叉，帶二百嘍兵，離了武家寨，直奔後面，來到了後中平寨，進了寨門，厲聲喊道，小子們快去報知，老兒樂波濤，就說武氏昆仲，叫他前來答話，後寨的人不知所因何故，忙報入內，此時樂老人家，在後宅正與老伴及愛女幽蘭，論說武家之事，忽聽云板連敲，急急提了牛頭熏，飛奔外面，忙問什麼事，手下人說武連登等，在大廳前口出不遜，聲聲要你老人家答話，老英雄，聞此言，勃然大怒罵道，好大胆小奴才，他等竟敢如此的無理，一面罵着，飛也似來至大廳前，厲聲叱咤道，哈哈好哇爾等也太不知事啦，老夫我念與你們先人的交情份上，不來干涉，你等反倒來找我，好崽子們活膩了吧，武連登喝道姓樂的，你不要倚老賣老，自以為不錯的，我兄長好心好意的保你為開國侯，去鎮守采石磯，老子竟自不識抬舉，真是給臉不要臉，今日少太爺等，追爾老命，讓你看白蓮教的厲害，老人家也就，不再與等，鬬口一擺掌中黨沖將過來，武連登喝令上，八個賊寇各峴鋼叉，把老英雄困在垓中，樂波濤雖然年邁，但是老當益壯，一對牛頭黨立戰八寇，滴溜溜來回亂轉，越戰越有力，口中



說道小奴才們哪，今天叫爾等，鬼門三關去見你爹，休怨老夫，乃是你等報應臨頭哇，八寇也是亂喊亂罵，正在凶殺惡戰之間，猛然武連登跳出圈外，那幾個也紛紛跳開，各按方位，全將手中叉，插於就地，一齊抖手打標叉，老英雄恍動雙黨，遮前擋後撥打暗器，奈而由前後左右，八方來攻，担顧着特別費力，微一失神左腿上，中了一支好叉，就覺着麻木，心說唉，唉想不到哇，大江大浪經了無數，小小河溝，怎把船翻拉，急急的，就地十八滾的招數，逃出重圍，將站起來，半身全麻了，八寇一齊大笑，叫到樂老頭兒，你適才的英雄，而今安在呀，老人家尚未答言，由後面轉過人，不亞似星飛電閃，倒在切近將老頭背在身上，用抄包一緊，橫掌中齊眉棍，一聲嬌叱，喝道：大胆的狂徒，敢傷我天倫，姑奶奶要你等的狗命，衆賊這才看清，原來是樂老英雄的愛友，樂幽蘭姑娘，在後宅聞報，急忙提棍前來，見老父挂傷，連忙拿了一條抄包，飛身過來背起，然後亮棍發威，跳至當場，力戰八寇，俠女抖神威，單棍鬪群賊，身上還背他爹，擺開這條棍，上中下橫衝直撞，將八個惡賊，趕的走馬燈相似，工夫一大，姑娘可就透着勞乏啦，步一法也遲慢了，口中氣喘吁吁，滿臉是汗，步法不穩，武連登等一見大喜，叫道：丫頭啊，你也有乏的時候麼，看你還能有幾合戰法，我們拿住你必要，碎割千刀，以消忿氣，丫頭呀，到了那個時候，你就知道武太爺，我等的厲害啦，樂幽蘭聽賊人一說，心中又是生氣。

可又是耽驚，自己生死倒無足輕重哇。但是老父成名一世一朝喪在他們的手裏，實在是不直啊。再想後院中，滿門大小更是難過，正危急到百萬分的時候，怎能心中不發慌呢。本來是勞乏了，再一心虛手中軍刀微一慢，竟被武連及用叉將棍咬住武連第，乘機進招又點咽喉。姑娘只得撒手扔棍飛身跳開險一些。叫惡賊斷到了性命武連登率衆寇趕過來將俠女困住樂姑娘身抗天倫父，空手進叉獨鬪群賊。眼看父女們雙雙的要喪在武氏弟兄手中忽然間房上有人喝道：好大胆的賊子們竟敢傷害父黨的朋友。群賊亂戰弱女真真是萬惡已極啦。本師焉能容得，狗賊拿命來吧。術聲未止人已到了，武氏弟兄不知，來的是甚等之人，急急一齊跳出窗外看時，並不認識，乃是一僧一道。其貌不揚衣衫不整，不由的厲聲喝道：那裏來得乞丐僧道。也敢信口胡言想是來尋死路麼。那僧道並不答言，跳過來掄掌便打。這衆賊徒們，那將來人放在心上，各恍三股叉圍了上來亂打，那消十數個回合，八個賊寇俱被僧道打倒，而且是只要倒下，就不能動轉啦。武連登心中後悔，不該不聽我兄之言，果然鬧出了道外之事，這句如何是好呢，他又想來的僧道是誰呢，怎麼這樣大的能爲呀。正在思想之際，僧道過來將他們，俱皆細好奸了又向樂幽蘭說道：姑娘將你爹爹放在屋中，貧道好給他調治傷痕，姑娘連稱導命，進屋將老人家輕輕放在床上，二高人又將惡賊等提到房中，連忙掬藥連吃帶上，不大的工夫，藥

波濤明白過來，搵至外面大小便，行動了之後，從人扶着來到房中，姑娘備說僧道解救之事。老英雄連忙跪倒行禮，並請問名姓道號。二高人搵起了，樂老英雄，說出名號，把個樂波濤，喜了個不亦樂乎。武氏弟兄一聽，後悔不迭。來者是元化長老，與張三峯，二高之自在後窗外，偷聽屋中講話，知道是武氏弟兄，撞了硬釘子，他們回去，僧道們跟隨着進了武家堡，照着他等的走法，閃過了一切埋伏，安然而入。他弟兄所談，完全被二高人偷聽了個明白。及至武連奎走後，武連登等向後分水寨來，張道長藉此機會，與元化和尙跳下房來，闖進大廳之中。武連奎正在房中悶坐，忽然進來一僧一道，將要詢問那裏來的。張道長掄掌便打，搬山夜叉武連奎，急忙往旁一閃，順手提起椅子，向道長打來，張道長振臂一揮，椅子也碎了。武連奎虎口崩裂，鮮血淋漓轉身逃出去。二高人不及追趕，急忙用寶劍劈破鐵櫃，取了兵符令箭，包好背在身上，轉身出房，此時武連奎單手掄一柄大錘，率領一百餘名嘍兵，各執刀槍發聲喊，圍困上來二高人，口稱善哉善哉，亮出兵刃指東殺西，十數個照面，賊兵死傷一片，餘者四散奔逃，武連奎也不敢再戰，轉身想要逃走，被張道長趕上一劍，將個搬山夜叉揮作兩段。二高人淨了淨軍刃，這才飛身上房，直向後分水寨而來，一路上繞走消息埋伏，好容易出了武家堡，及至到在後寨大廳上，見姑娘空手戰賊，身上背着一個老翁，不問可知，定是樂老居

士帶了傷啦，那個姑娘必是他的女孩，堪々要倒，二高人這才跳下房來，制倒八寇網至屋中，用藥調治好了樂老頭的傷痕，說了名號重新見禮落坐，又將來意說明，樂波濤說道：慚愧慚愧的很哪，高僧荐我作一識途老馬，沒想到不但我未能効勞，而且又蒙救我全家，此恩此德何以達報呢，僧道笑道，老居士言之太過矣，似我輩一生無他事，只求作於人有益之舉，彼此道全志合，那談得到恩德二字，再者說武家堡內，有能者早已被擒，請居士速派人接收罷，樂波濤說還有一搬山夜叉，兇很異常必須去了此人，方能接收武家堡，張三峯說道，那惡賊已被我誅滅了，遂將適才之事說明，樂老翁聞言，連稱快哉快哉，當即派莊丁，叫姑娘守棧寨，自己帶着傷，陪着二高人，率人直入武家堡，拿了武才等，天到日出的時間，大事已定，叫人守住，左右二寨來往要路，才傳話用飯，茶飯之後張三峯，向樂波濤說，請他去詐取采石磯老英雄說別忙，現有左右二寨，全是武姓的死黨，必須掃滅之後，方能遠離，不然那還了得，必須設法將二寨，收將過來才能安全，張三峯詢問，二寨的詳細，樂波濤說，龍開海之爲人，剛復不仁凡事粗暴，不可禮喻可以力服，惟有傳昆山，機警過人剛柔兼濟，但是不知其志，却是很費週折的，張道長說你何妨，先去彼寨探其究竟，然後再定辦法，老英雄點頭稱是，當即起身趨奔右寨，及至到達天已午初啦，手下人報了進去，傳昆山接至二門，彼此相見携手而入

，直至大廳內落坐，從人獻茶之後，隨着擺上酒來，二老入席對坐飲酒，三杯兩盞之後，傅崑山笑而言曰，老兄台來此，必有所爲，樂波濤答道，小兄此來爲的是飛魚套安，全起見，特與你商議善後的辦法，傅崑山問道，老兄所言我不明白，這善後二字怎個講法，莫非說有什麼大禍臨頭，樂波濤問道，聽你所言，好像是不知道哇，傅崑山說，我本來是不知道麼，樂波濤問傅崑山說，飛魚套武家堡協助徐鴻儒，叛反國家，兵困南昌，這種事件，難道說你不知道嗎，傅崑山說那我怎不知道呢，不過是善後二字我們也管不着啊，樂波濤將頭搖了兩搖，冷笑道我現在，會同了張三峯元他和尙二位高人拿了武連登等，收了武家堡，要打算着假藉着，兵符令箭詐取采石磯，你來想前山後寨打同一氣，惟有左山右寨，全是當年的舊人，所以我來與你商議，要打算飛魚套不被官家剿滅，必須要奉公守法拒決武連奎，敵對徐鴻儒，方保萬全，不然的話，官軍大隊必要進取飛魚套，那時節玉石俱焚，悔之晚矣，這就是實在的情形，你想着怎麼辦呢，傅崑山微笑了一笑，問道老哥哥，你的話我也聽明白了，但是這善後的理法，從何入手呢，樂波濤說，老弟你這一方面，我準知道你不能幫助反叛，可慮者獨露三江龍鬧海，那老兒與武連奎道同志和，我們得想個辦法，將他解決了，方能得着圓滿結果，傅崑山聞言哈哈大笑，叫道老哥哥呀，你老人家真拿我當傻子啦，這是有的一切的事情，我是一概盡

類。你老來的恰巧，現在有一朋友，請你老人家而來，請你們二位見上一見，所有的問題，可也就迎刃而解啦，樂波濤聽他所言，不知所以，瞪目不語，就聽傅崑山向從人說道，你們快去，請龍老莊主來，手下人應聲而去。工夫不大籬籠起處，由外面走進來的，正是獨霸三江龍鬧海，原來是張道長等接收武家堡，早有人報人左右二寨，龍鬧海來找傅崑山，商議抵敵之策，並商議派人去報武連奎，以便復奪武家堡，進取分法寨，傅崑山說，老兄台不便着急，我自有完善的辦法，正談論間，從人來報，分水後寨之主，樂波濤到，傅崑山說請來相見，又向龍鬧海說，兄台且至後大廳，聽我的信，然後起身出迎，將樂波濤接入，談話之間，假作不知，及至將話說明，這才將龍鬧海請來相見這可就那個樂波濤難住啦，龍鬧海進來，氣忿忿的坐在一旁，怒沖沖的向樂波濤問道，老朋友你算够朋友啦，不念故舊之交，一塊土的義氣，竟自胳膊肘往外使力，幫助外人殘害自己，你今日到此，又有什麼意見當面說來，樂波濤聞言，嘿々々の冷笑不語，心中思量道，此番入了他人的圈套，量難討公道，那惡賊得理不讓人，連々問道，相好的你倒是說話啊，裝啞叭是完不了啊，樂波濤氣往上撞，厲聲喝道，龍鬧海不要張狂，我此來約會傅崑山，捉拿於你，免得飛魚套後官兵所滅，不料想鬼使神差，你却在此等候，就別叫老太爺子我費事啦，快將人頭當面獻上，以保一方之安寧，龍鬧海搶着說道，你

這叫迷人說夢。自己死到頭上，尙自不知。反倒向別人要腦袋，這不是說夢話嗎，這種言語，量來你也不信，來來來，看人家追你的性命，說着話轉身拉軍刃。叫道傅老寨主，還不動手，等到何時。傅崑山冷笑了兩三聲，伸手抄軍刃，跳到大廳前，喊叫老兒出來受死，樂波濤順手由兵刃架上抽了一條大槍，飛身跳至當場，抖槍發威，大叫龍開海，你拿命來吧，說着話抖槍就刺，龍開海分掌中鉅齒飛廉奪，急架相迎，一來一往，打在一處，戰了數十個回合，難分勝負，龍開海一面動着手，口中喊道：傅寨主你別瞧熱鬧啊，快快向前打一個罷。傅崑山說道：我早就有意向前，但是怕你不願意。龍開海說豈有此理，我是求之不得的。傅崑山說好好好，那我恭敬不如從命啦。當即把掌中的軍刃一擺，跳將下來，樂波濤心中想道：一個龍開海急切尙自不能勝他，要是加上一個傅崑山，恐怕是要敗在他們之手，雖然是如此的想，可也是無可如何，可那裏知道。傅崑山跳將下來，捧軍刃向前進討，惡狠狠向着龍開海披頭就砍。樂波濤甚爲詫異，龍開海喝道：傅大哥你糊塗啦，怎麼跟我動手啦，傅崑山哈哈大笑，叫道龍開海啊，是你糊塗啦，我不打你，可又去打誰呢，說着話手中的軍刃加緊，迅速若風雲，快如閃電，向龍開海進攻，樂波濤這才把心放下，振起精神，努力爭鬪。龍開海雖然勇猛，怎當得起兩個硬對頭，俗語說得好，雙拳難敵四手，好漢子擋不住人多，工夫大了，敵抗不住。



打算要逃跑，那焉得能够呢，心驚膽怯，手脚遲慢，被樂波濤一腿打倒，手下人一擁向前，將他上綁，押至大廳之中，二老放下軍刃，入坐歇息，樂波濤說道，你沒有跟我這們開玩笑的，我真當是你跟他們一致行動，我以爲是入了你們的圈套，萬沒想到，還是勳力快我，實在吓了我够瞧的，傳崑山微微冷笑，口稱老兄台，你別怪我與你開玄虛，實因爲事機恰巧，非得如此的辦理，沒有興趣啊，現在雖然是，將老兒擒住，他那兩個兒女可甚是不好惹，樂波濤道那也算不了什麼，傳崑山說你不可，小看了小兒龍飛，與那賊女鳳舞，就以他們的外號說，決對可以的呀，樂波濤笑道，不過是火眼金蛟，與混水水魔王，又能怎麼樣啊，傳爺尙未答言，外面有人進來，說是現有左寨，金槍蝦鐵沖來到，樂波濤說好好他來得正好，叫他進來吧，從人應聲退出，不大的工夫，鐵沖來至裏面，一見樂波濤在坐，就大喝一驚，又見本寨之主陪着，情知不妙，低頭看見，自己的老寨主，被綁在一旁，吓了個魂飛魄散，然而既遇到，這個樣的境退，只得硬着頭皮，佯裝不明白，跪倒叩頭，口中說小子參見二位老太爺，行完了禮站起來，垂手侍立樂爺笑道，鐵頭領來此何事，鐵沖回答道，奉了我家少寨主之命，來找我們老寨主，請他老回去有要事商議，傳崑山手指龍開海，說道你來看，他在此處納福哪鐵沖假作吃驚說呀，這是怎麼啦，你們老弟兄，還有什麼過不去的，如此一來豈不是，叫他人恥笑嗎，

得啦得啦看小子我吧，叫我們老爺子，給你老弟兄兩，好好陪陪禮，不就揭過去了麼，這個賊一面白話着，伸手要與龍鬧海，把綁繩兒解去，樂波濤喚道，小子住手，鐵冲急忙，將手縮回，傅爺笑而言曰，你小子不用，來這套白話舌，我來問你來此有何事件，若是花嘴掉舌的，你可要小心了你的狗命，說實話罷，快說快說，鐵冲一見這個情形，不實說是不成的，只得說道，你老別生氣，我實說就是了，只因我們少寨主，怕武家堡寨人，所以叫我來找，叫老寨主回寨鎮守，此外並無別情，樂爺說可是一定呀，鐵冲說有半點不實，你老把我殺了，傅爺說你避點屈吧，遂傳話將他上綁，連同龍鬧海，押在海底牢去，從人遵令押下去了，樂爺說爲今之計，我先回武家堡，見世外高人請他們，協力相幫去拿，龍飛與鳳舞，請歸左寨之後，那時再將被擒的人，解至中平寨發落，傅崑山說也只可如此，當即拱手作別，樂爺趕回武家堡見了二高人，備說右寨之事，張道長說這可真巧妙，事不宜遲就此前往，忙着用了飯，喝了幾杯茶，遂即動身，及至到了右寨的中廳，天交三鼓以後，屋中人正在此高談闊論之際，張道爺跳下房來，至窗外側耳細聽，屋中談話人多，一時聽不出所談，是什麼言詞，猛然聽院中有人，嚙舌的說道，唉，你們還有心說笑哪，差一點我把命喪了，又聽屋中人齊聲說道，老爺子回來啦，再聽簾板一響，是進了屋子啦，書中交代來者，乃是龍鬧海與鐵冲，只因被押入海底

牢之後，龍鬧海垂頭不語，鐵衝笑道這可活該啦。咱們爺們運氣還不錯，老賊怒道，別胡說啦，還不如挨了刀，倒他娘的乾淨，鐵冲說你老別着急，我前者在這寨的時候，專管這裏知道開海底牢的法子，龍鬧海說這言是廢話麼。被人家細着，知道又應該怎麼樣呢，鐵冲答道，我若沒有辦法，可說他則甚呢，你老忘了我會卸鎖法啦，說着話用卸骨脫套的工夫，竟自擺脫了細繩，過來給龍鬧海解開，這老賊挺身站提，嘆口氣道險咧，今日若不是你，老夫怎得逃脫。鐵冲笑道這乃是，託你老的福，快々隨我走吧。這個賊當先引路，老兒在後跟隨。出了海底牢，那敢停留趕回左寨，到在自己家中，聽屋中說說笑笑，他才答言進了房屋，向衆冠說明一切，他手下三家寨主，左氏弟兄答言，齊說請老寨主放心，可不是我們說大話，不論他三峯四峯，來了時就要了他的命，老賊將要攔阻，外面可就說了話啦。只聽一聲經聲佛號，無量壽佛善哉善哉，大膽死囚你敢信口胡言，你滾了出來受死吧，左金奎問道，答話者何人，這外面說你們出來看吧，群賊各拉軍刀，跳了出來，見院中站起一道者，左金奎自報名姓，喝問來者何人，張三峯笑道，你死後去問閻君可以，金鍾將左金魁，開言大怒，掄錘就打，張道爺斜身進步，寶劍對金鍾戰在一處，神鍾將左銀魁，飛錘將左寶魁，各恍雙錘向前協戰，張道長獨戰三魁，劍光錘影，繞眼爭明，正在酣戰之間，道長殺的性起，一聲叱咤劍斬了金魁，又一劍

劈了寶魁銀魁撒身要走。那又焉得能够呢。張道爺大展神威。劍光閃閃。惡僧的人頭落地。鮮血吐出死屍栽倒。道爺縱聲大笑聲震屋瓦。男女群賊呆呆發怔。道爺從容說道。山人便是張三峯。龍鬧海呀了一聲。飛身上房想要逃走。沒想高僧元他。站在對面並不答言。迎面一掌惡賊一閃。未提防下面一脚。將龍鬧海踢在房下。鐵冲轉身往後就跑。被樂波濤擋住。罵道好賊那裏走。鐵冲想要動手。被樂爺飛起一脚。將他踢倒在地。此時火眼金蛟龍飛。混水女魔王。龍鳳舞。乘機進就由地道逃走。直奔小孤山。水師營去了。僧道等。再追也就來不及了。樂爺這才辦理善後。會合傅昆山。鎮守武家堡。前後左右各寨。等候官軍大隊到來的時候就不怕了。分派已畢又命將被擒的。押在一處嚴行看守。然後才向樂波濤說道。事在緊迫不可稍延。就請老居士涉險。去詐取采石磯。傅昆山說怕是。龍氏二賊到在采石磯。那可就了不得啦。樂爺笑道那也沒有什麼。不過有這條命。全都够啦。再說凡事豈能盡由人算。只得盡人事。而聽天命而已。張道爺說。你去采石磯。我們回營調兵。只要是紅白二旗。高揭山頭那就是你得了手啦。大兵必可前進。否則貧道等。必要涉險身入采石磯。接應於你。樂爺笑道也只需如此。張道爺與高僧去訖。樂波濤歸至後寨。更換了衣衫。揹上兵符印箭。一個人起身向采石磯而來。及至到在早關。至朝雲峯下。一聲喝喊說上面聽真。現有後分水寨。樂波濤在此呀。上面守

峯賊匪，急忙入報裏面，鎮江豹子何海通，早就接到了，徐鴻儒的轉牌，今日聽說開國侯來到，急忙令下擺隊相迎，上面號砲大隊接出，樂爺心中暗想，此番入采石磯，可是虎口中拔牙，龍項下摘珠，實實的險到萬分，正在輾轉沉思，何海通已至面前，口稱迎接兵主，給侯爺叩頭，說着話跪在就地，樂爺連忙用手相攙道，是何將軍不必行此大禮，咱們是自己弟兄，豈可侯爺兵主的，肉麻的稱道呢，何海通站身笑這，這是軍中的規矩，怎敢因私交而廢了呢，你老請吧，當即執手相讓，樂波濤與他手挽着手，上了山峰至裏面，入了帥府取出兵符印箭，率領賊參拜已畢，然後升廳發令，不過是照列的公車，發放已畢，退至後面書房，傳話擺酒，與衆賊一齊入坐，開懷暢飲，這鎮守采石磯，共是五個賊將，爲首的是鎮江豹子，何海通其次的是水中蛇謝明混海泥鰍謝亮，戲水金蟬石金章，翻江海龍劉士芳，這幾個人，全是徐鴻儒至近的朋友，故而委派於此，一個個水旱兩面能爲出來，藝業高強，保守采石磯的賊兵，全是他們幾個人的心腹，水軍一千，大小戰船三百隻，步軍五百，馬軍五百，統共是水旱大軍二千名，今日在酒席筵前，殷勤歡酒，應酬週到，樂波濤心中很是喜悅，暗自思想，他等對我如法的恭敬，大料着沒有什麼危險，晚間乘機將他等斬殺淨剩下賊兵，那一個還敢反抗，在山頭上立起了紅白兩杆大旗，就等着張道長與軍師大帥劉伯溫，率帶水旱大軍到來，我便雙手奉獻，

石機，豈不是名利雙收人情兩盡，心中核計已定，那一番得意就無法形容。直至酒足飯飽盡歡而散，又閒談了片刻，何海通等告辭退出，樂波濤靜坐沉思，殺賊的辦法，天交定更以後，將燈光熄滅，房門關好，摘頭巾絹帕包頭，解絲帶甩大氅，收拾緊襯俐落，將軍刀預備到手底下，盤膝打坐，調氣養神，靜候天交三鼓，前往去殺何海通等。老英雄正在屋中等候時間，天交二更多天，忽然聽得外面有了動靜，好像是有人前來，樂爺急忙跳下床來，手提軍刀，奔至窗前，側耳細聽，大約着外面來的還不是一個人，忙將窗紙點破向外觀看，見爲首的人，正是鎮江豹子何海通，手裏頭托着一個盒子，不用說，便知這他手裏拿的是薰香合子，樂爺心中暗想，沒等我去殺他們，人家倒來收拾我來啦，眉頭一皺計上心頭，由兜囊中取出解藥來，聞在鼻孔之上，然後將解藥帶好，轉身躺在床上，把軍刀放在身旁，此時外面已將薰香，打入屋中，不一時香煙稠密，老英雄假裝着了薰香，哼了一聲，就聽外面有人低聲說道，行啦行啦，我們進去吧，就聽見撥門的聲音，少時間門分左右，何海通等來至屋中，老人家猛然間跳下床來舉刀就砍，把何海通等吓了一跳，跳見刀臨切近，連忙往旁一閃，被樂爺進步一掌，正打在華蓋穴上，何海通翻身栽倒，老人蹣上前一脚踏住，用手中刀點着何海通的脖子，向謝明謝亮石金章劉士芳等說道，爾等那一個敢動，我就先要了他的命，謝明見此情形，只得怔住。

的看看，樂波濤刀指着何海通說，你們因為什麼用薰香前來害我，說說實話還罷了，如有半字虛假，休息活命，何海通吭聲答道，姓樂的你少要發威，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我弟兄實指望，將老兒你殺死，倒反白蓮教，將采石機獻於官家，並不圖功名富貴，不過是報皇王水土之恩，該看你賊星發旺，大太爺我被獲遭擒，殺剛任憑於你，何必多言，樂波濤聞言哈哈大笑，叫這何海通，我要是饒了你活命，你能够報効白蓮教嗎，何海通說的，死何足惜誓必殺賊，遂向那四人說道，你們還不動手，等待何時。他殺了我，你們殺了他，不是一個樣嗎，謝明謝亮等，真個就捧刀向前，老英雄看明白了他們的意思，撒身拍腿，放起何海通，口中說道，你們不要忙，我有話講，何海通站起身來，揀刀在手，怒冲冲的說道，老小子你有話說罷，今天是有悔，沒有我們，反正是完不了啊，樂波濤笑吟吟的說道，老弟呀你消々氣吧，我們是一家人，用不着拚命囉，何海通說，此話怎麼講，我聽不明白，老人家說，你們請坐，待我詳細說明，遂即放下軍刃，點上燈光，何海通見樂波濤這個舉動，心中倒很是詫異，可也就把軍刃放下啦，在一旁落座，樂爺可也就坐在床上，笑着說道，唉這可是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你們哥兒幾個，既在白蓮教中，為什麼又要反徐鴻儒，何海通說，我弟兄與他道義相親，朋友來往，被他勸誘，才入了白蓮教，後來一看，才知道是左道邪教，然



而木已成舟，也就無可如何啦，不料想他集合敵友揭竿造反，襲取了采石磯，當即派我等鎮守，自從他兵困南昌府去後，我們就收買兵心，打成一氣，竟等歸順皇家，在這個期間，接到徐鴻儒的轉牌，派你前來鎮守，我們豈能够不加害於你哪？現在你說咱是一家人，請你說個明白，樂波濤這才將會合張三峯，降伏了武家堡來詐取采石磯的，詳細情形述說了一遍，何海通等如夢方醒，連忙站身從新見禮，然後入座，商議投降的事件，樂爺說軍師統帥劉伯溫，與張三峯道長，率領大隊隨後就到，兵屯飛魚套武家堡，然後來取采石磯，五將聞言大喜，這可真是趁了我們的心啦，樂爺又告知他們，在采石磯山頭上，立起了紅白兩杆大旗，官軍大隊到來的時候，我們好去迎接，何海通率眾將告辭出去，遵命辦理，到了第二天晚上，樂爺正在屋裏閑坐，窗外有人說道，無量佛善哉善哉，老居士你好清閒也，言還未盡，簾籠起處，張三峯與元化和尚，飄然而入，樂波濤起身讓坐，說二高人來的好快呀，僧道一齊說道，恨不得脇生雙翅，好容易奔到此處，你說的很快，我們却是兼慢哪，你這裏事情，辦到如何程度，水旱大隊說話可就開到啦，樂波濤就將來到采石磯，天緣恰巧，何海通等也是幫助國家的，現已說明，這可省大了事啦，二高人聞言喜形於色，忙問道這幾個人現在那裏，樂爺說現在前面，我派人去叫他們來，遂命從人去請，手下人應聲退下，心裏納悶那來的和尚道士，沒看見怎麼進

來的，一面想着來到前廳稟知何海通，衆將聞言就知是張三峰，與元化高僧來啦，連忙起身向後面來，及至進屋，樂爺叫他們見了二高人，各自通了名姓，張道爺着實的獎勵了幾句。五個人謙遜道，齊說不敢當，仙長爺與長老，如此的稱贊，我等一介匹夫，不過是幼承庭訓，稍明大義，不敢辱及祖宗，遺累後人，今日得二高人，實小子等平生之大幸也，此後尚祈高人指示，真乃鄙生之福，張道爺正色道，只要是永遠的，銳意向，作一個完善的正人，我輩何吝教導一切呢，何海通聞言，率領給個拜弟，一齊跪倒說道，小子得聆訓示，誓必不避艱險，學作完善正人。張道長拍手大笑，好好，試試行道，以三年爲期，如果有拆不回，貧道將你們取在門下，五將一聽這爺所言，連，叩頭稱謝，然後站起身來。張道長才對樂爺，說明去大營，會見劉軍師，起兵屯紮飛魚套。前後左右重兵鎮守，抽調精銳隊伍，水旱分兵前來，我二人先行入山，探看你辦的如何，萬沒想到在此得遇，忠臣愛國之士，咱們這就分頭去接，叫劉伯溫也好放心，樂波濤說請二位分派吧。元化說請張道長，率何海通等。由水路去接，貧僧與你旱路去接，張道爺點頭稱善，當即分頭辦理，元化和尚與樂波濤率隊由旱山寨，出動至山下，待了不多時，只見塵沙蕩々，黑壓壓的一片，往前移動，元化令大隊紮住，與樂爺迎了上來，碰到探子說明一切，那探子急急拍馬折回，少時來軍屯住，忽見劉伯溫，如飛而來至切

近，高叫道：元長老嗎？元化口念經聲佛號，南無阿彌陀佛，正是山僧在此。劉伯溫向前行禮，口稱老師多多勞累啦。元化說勞累二字用他不着，我來給你見見，用手一指樂爺說：此公便是。樂波濤劉軍師忙打稽手說：劉伯溫問候了，樂爺口稱軍師大帥，小民不敢當，說着話就要跪倒，劉軍師急忙摻住，說切不可行此大禮，此次取飛魚套，取得采石磯，兵不血刃滅輕切運，老莊主你功德不淺哪，元化笑道：還有喜事呢，就將收何海通五將之舉詳細說明，劉軍師喜之不盡，遂即合兵一處，上了采石磯，水軍已然到達，暫屯紫山下，張三峯率五將，參見軍師大帥，少不得劉伯溫又獎勵一番，然後一同入堂，張三峰向劉伯溫說道：幸喜所謀之事，俱皆完全順利，爲今你就分派大隊，進取小孤山，掃除了徐鴻儒，以期一律肅清，劉伯溫連稱道：謹遵仙師之諭，當派樂波濤，一率何海通等五將，帶本營隊五，依然鎮守采石磯，照舊用白蓮教的旗號，必須如此逼敵，不得稍有錯悞。樂爺口稱遵命。劉伯溫笑對二高人說道：還得調諸位，協助於我，即刻遣兵，衆高人齊聲道：理當盡力何必客氣，劉伯溫命下，水旱合軍前進，真是命下如山重，不一時到在戰船，俱已齊備，當即開船，浩浩蕩蕩水師大軍，由采石磯直取小孤山，天將拂曉的是候，前軍以至敵營切近，劉軍師傳令，放炮安營，以驚敵胆，咚咚三聲大炮，紮下了五花水師連營，敵營中早已得報，徐鴻儒升帳向衆寇商議，道劉伯溫倒不足

俱。但是張三峰，這一黨人真不好辦，他等收了武家堡，最可恨的是樂波濤老子，他竟自歸了官軍，倒獻了飛魚套。我們才受此威迫，現在腹背受敵，孤軍無援，怎能對抗，衆寇面面相覷，難作一語，徐鴻儒嘆了一口氣，對武連奎說道，現在只好如此這般辦理吧。衆寇齊聲說道，教主所言甚是，除此而外別無良策。徐鴻儒連悽慘的道，萬也想不到，落到如此地步，真是該着就得啦。嘆了會子氣，這才分派衆寇，分帶水鬼嘍兵，攜帶一切細物，棄了船隻與糧藥等，約在晨初的時候，紛紛入水。逃向預定投奔的所在去了，劉伯溫用兵以來，也沒吃過這個虧，紮營之後用了戰飯，天將晌午這才令下，響炮，高隊討敵要戰。沒想到調出隊來，敵軍無有一點動靜，劉伯溫心中納悶，也想不到。徐鴻儒棄營逃走啦，及至討戰好久，毫無一點聲音，張道爺要過一隻船，逃將上去，喝令開，水手那敢怠慢，只得衆賊軍沖來，後面衆高人，紛紛駕船跟着張道長船後，闖入賊軍水師營，實指望有一場兇殺惡戰，那知道一個人也沒有，乃是空營一座。急令人驗看船艙，並無什麼埋伏，糧嚮堆積甚多，旌纛認標羅鼓帳棚，等等粗重物品，一概未動，證明是。不能應戰，棄了輜車全軍逃走，立派人報入大隊，劉軍師率兵來到，又詳細查看一番。遂傳令將賊人，遺下的船隻等物，收入軍官檢明註冊，然後遣人四出打探，並無賊人的下落。小衆酌量着，賊人可向那方去了呢，正在揣度猜測之間，忽有采石

磯的人來報。說是徐鴻儒等，俱皆在采石磯屯住，三五日內便要，逃往海外去。請仙長軍帥等，火速兵圍采石磯，如延遲恐其遠颺等情。劉軍帥當即重賞采人命其回報，樂波濤與衆將，務必穩住教匪，我們提兵就來，報信人還命去訖。劉軍帥留兵守鎮大孤山，小孤山，無爲軍，一帶等處。然後率水師營連夜而回，將及采石磯，見有十數隻小船，飄蕩蕩而來，劉伯溫立令大軍擺開，擋住來船勿得違悞。官軍中炮響連子，將來船團圍住，書中暗表，來者的，正是徐鴻儒。只因他率兵逃走，預定浮水先入采石磯，稍事休息再向海外去，他等到在采石磯，不是以此處爲安身之地，意故由此要船，向海外逃走。他萬道想不到，何海通等，歸降了官軍，竟向采石磯投來，樂波濤聞徐鴻儒等逃至，恐被發覺，隱於山後密室中。何海通率隊迎接，把徐鴻儒等，讓至大廳款待，假意慰勸，一面派人飛報劉伯溫，不想徐鴻儒當晚要船起身，不敢攔阻，只得給預備船隻，惡道登舟起程。何海通眼睜睜看他部下，無可如何，因爲力所不及，不敢輕舉，徐鴻儒等駕船行來，恰與官軍相遇，只得傳令張起燈火，捨命迎戰拒敵。妖道仗劍立於船頭，衆賊寇也只得攙着頭皮，迎上前來。劉軍帥懷抱兵符，指揮水軍，取包圍之勢，張三峯捨劍當先，說道徐道友久違了哇。徐鴻儒叫道張三峯啊，咱們是前生的冤家，今世的對頭，你是苦苦的與我爲仇作對，今又率兵船阻住去路，可算是欺人太甚啦。張道長說，徐教主你

不責已過呀，你可要明白，你們白蓮教所作何事，還能怪貧道作對嗎，及早跪倒請罪，劉統帥將你解京，領了國法，以謝天下，而減來世之劫，倘若不聽我之良言，可惜這一片生靈，一個也難逃活命，那可是被汝所害，莫怪山人不慈悲啦，徐鴻儒吭聲大喝，妖人不要逞口才，教主爺與你，誓不兩立決一死戰，遂問道列位教主，那一家當先捉此惡道，旁有武連奎與武連元，各幌手中三股叉，飛也似逃至大船之上，撲奔官船而來，張道長向衆高人說，諸公觀看熱鬧，且看我拿此惡賊，大衆點頭，道爺上了小船，迎着二寇喝道道賊呀，兵困南昌府，襲取采石磯，引起這場事非，你倆個乃是罪魁惡首，竟敢來戰貧道，真是惡貫滿盈啦，二寇那管高低，抖叉向道長就刺，張三峰仗劍相迎，三隻小船靠在一處，隨波蕩漾遂浪飄遙，一口劍對兩條叉，兇殺惡戰難解難分，張道爺得殺性起，一聲叱咤武連元，又斷帶殺栽倒船頭，武連魁見兄弟受傷，急忙向前救護，被道爺用劍押叉，跟身進步喝聲着，一脚踏倒武連魁，遂用劍迫着小船，載着二賊退回大隊，劉伯溫上前稱謝，張道長說此，不是，說客氣話時候，速令三軍嚴防，不難賊人一名漏網，遂又向衆人說道，請列公助貧道一臂之力，搶上敵舟捉拿教匪，尙青雲黑瑞華等，一齊說早應如此，遂即各亮軍刃，與張道長分上小船，直奔敵舟而來，徐鴻儒將想要，傳令放箭抵擋，豈知道一般高人們，奮不顧身的，跳上他們的大船，金鞭鎮北俠

與高僧高道等，來拿白蓮教匪，張道長元化僧，公冶老俠客，三位齊心來捉，三教主徐鴻儒，惡道見此情形，大料着難得好結果，一個張三峰，我都敵不了，何況又有這多的人，協力相幫，我們豈能占了上風，只可一跑，豈可久戰，想到此處，一面動着手，口中喊道衆教主，不可戀戰快快的逃啊衆寇本就無有戰意，又聽教主喝令叫跑，那個還再能戰，亂擺軍刀橫衝直撞，紛紛的跳入水中，洩水而逃，就苦了不會水的啦，傷死一片慘不忍睹，徐鴻儒見三高人，拚他一個那敢疎忽，正戰到不可開交，他猛然間把手一揚，喝喊看法寶吧，三位不知是何詭計，各用軍刀，護住自己留神觀看，只見他放出數道白光，直奔三位而來，張道長等抽身躲過，倉郎落在船上，乃是十二口毒藥飛劍，列位暗々點頭，幸而我等與他對敵，這要是尋常的人，豈能逃得活命，大衆正要再向前交手，只見他擰身跳起，快若閃電一般，奔向船頭湧身一躍，跳至水中去了，衆高人相顧驚嘆，齊說道我們這些人，竟被他入水脫逃，此後不知又要掀起，什麼樣的風波，張三峰愀然說道，劫運如此只好聽諸天命吧，衆高人道也就得，作如是之想咧，遂即收拾船隻，押着被捉的賊人，率隊屯紮采石磯，劉軍師與衆高人上山入帥府，樂波濤等相見之後，說明中途戰事，併逃走了元兇首惡，惡魔頭徐鴻儒，幸喜拿住武氏弟兄，還好團正典刑，以彰天威而做刁頑，樂波濤說統帥所請極是，並請派人鎮守此處，民子就要告



過了，劉伯溫說告退二字，且談不到但是也不能，累閣下久居於此，飛魚套一帶等處，雖有官軍駐守，就是傅崑山莊主，一個人也顧不過來，采石磯，仍由河海通弟兄五人，在此鎮守，容我回京面聖之後，必有勅命到來，莊主你急回飛魚套，協同傅莊主，守護一方的安寧，必有恩旨下，封贈官職，庶可統轄所屬，保護前山後寨，與南昌府采石磯，遙相呼應，以防賊匪，樂爺聞言不敢推辭，只得說謹遵統帥之令，劉伯溫笑道，閣下深把大義，令人欽佩之極，我們即此起身吧，當時令下起隊，何海通等率領恭送，劉軍師又勉勵了，他們幾句，然後下山上船，水旱大軍，一齊撤回南昌府，樂波濤自回分水寨去了，劉伯溫大隊，離南昌不遠，早有府台與鎮台，前來迎接，將營寨安好之後，發放了軍情，送入城至帥府，闔城文武官員，齊集稱賀，大擺酒席接風釋塵，又算是慶祝筵宴，飲酒之間論及，收飛魚套，定采石磯，擊走徐匪及拿住了，武家堡的一千首逆，完全是邀天之眷，又係仰仗聖上的洪福，再加上在野諸名流，以平民的身份，不爲利祿二字，甘爲前驅不顧生死，奮勇戰賊，並將諸軍將士用命，雖然如此也是統帥，運用得當，調度有方，若不然豈能有，這大的奇功偉績呢，我等敬獻三盃，望乞賞臉，劉伯溫笑而言曰，諸公既有如此盛意，甚，當然的要視顏愧領啊，衆官員連等統帥賞光，說着話斟滿三大盃，送去面前劉伯溫伸手，端起頭一盃說道，領此盃酒當謝天地三光，

然後一飲而盡，衆高人與文武官員，皆陪了一個乾盃，劉軍師二盃酒說道。領酒此感謝諸公，誓死守城卒退賊兵，說罷一飲而盡，大衆又陪了一盃，將三杯酒擎在手中，劉伯溫向衆高人說道。劉基率通城文武官，以及全軍將士，合城人民等，并一郡的生靈，深表感謝請飲一大杯，郝老劍客與尙青云公冶老俠等，齊聲說道我等，追隨張仙長之後，躬逢如此盛筵，實爲高興已極，我等願領劉軍師之敬，但是要預祝，掃滅了白蓮教，那時不要叨盡量之酒，張三峰哈哈大笑起來，元化長老說道好一個盡量之酒，我想爲期不遠指日可待，劉伯溫說借重吉言吧，請酒哇衆人各自飲過這才入座劉伯溫說，貴鎮貴府切記，將出力人員保奏上去，還有那闖敵營，戰死的求救那位將軍必須要詳細入奏，方不負地下英靈，府台與鎮台，欠身稟道前者，守城戰賊搬兵等，一千戰將已然分別入奏啦，大約着不久的，綸音頒下了，劉伯溫點頭說如此甚好，又談了些個政治的事，然後用飯席散之後，劉伯溫與列高人，出城回營，第二日將獲拿衆賊，都聚在一處，武氏弟兄相見，相對嗟嘆而已，少時令下命將士們，押着一千賊匪，給他們背了亡命，寫明犯罪的情由，存南昌城內城外，各處遊行示衆，如是者鎮法了三日，才將一千賊人打入囚車，令下班師，真是，將軍鞭敲金登響，三身齊喝凱歌聲，在合城文武官員，以及人民歡送之下，京兵奏凱浩蕩々的，得勝還朝，捷報就已到京，洪武爺用郊迎之禮，御駕

城外，給得勝將敬酒，這不過是一種形勢，洪武爺御酒敬了壽旗，可就算敬將帥一般。劉軍師率衆高人，與全軍衆將，跪在駕前叩謝天恩，洪武爺藉此向張三峰等，溫語慰勞，深加獎勵，劉伯溫代替謝恩，至天子起駕還朝，劉軍師將大營紮好，派人將僧道衆高人，送入軍師府妥爲款待，然後飛馬入朝，洪武爺御隆德殿，召見劉伯溫，他即賜坐，詢問南昌戰功，又問了問，一千出力的人員，劉伯溫透一奏明，洪武爺又將山東登州緊急的狀況述說一遍，劉伯溫奏道，臣略爲整調兵馬，即日起兵去援山東，洪武爺甚爲喜悅，說卿家歸府歇息去吧，軍師遵旨下殿，退回軍師府即刻下令，調集各路兵馬，教場聽候挑選，然後至書房，會見衆高人述說山東，登州的戰事吃緊，張道長說我們必須，急急的提兵前往，伯溫回答已然調兵，預備起程赴援，元化長老與尚道長說，救兵如救火，不能遲延的呀，大衆一致主張，立刻出兵，劉伯溫證明教場挑好了大隊，後日吉期正好前往，當時計議已定，飲酒閑談，第二日，去教場挑好了五萬大軍，即到離殿請訓，皇上親臨祭纛，劉伯溫率衆拜辭了聖駕，浩浩大大隊人馬，直奔登州而來，金着約有十數里，探馬奏報登州正在開戰，劉伯溫聞報，連忙帶三千鐵騎，又派衆將分兵三路，如此這般的辦理，然後與衆高人，飛高而來，三千鐵騎似風雲電閃沖殺到戰場之上，一聲令下列開旗門，這支大兵好似從空而降，登州官軍銳氣爲之一振，樂尙的賊兵

啊！嚇壞了。樂尙吃驚非小，又見張三峰指名要戰，迫不得已的仗劍而出。二人見面就動起手來，雷青云觀主，振臂一呼衆高入，齊聲響應一位位，各攜掌中軍刃，衝至軍前大罵樂尙，誓必將妖道你獲住，解往帝都證明一切，一面說着話，列位高人就將他，圍在核心好惡道，他一個人運動寶劍，恰似遊龍又似閃電，會戰大衆毫不懼怯，兇爭惡，鬪拚命應戰，約有頓飯之工，樂尙在重圍之中，一聲無量佛，將劍法一展喝響我去了，只見他一揮軍一縱，起來約有兩丈餘，雙手一揮兩脚一登，橫着躍出有三丈來遠，落在平地，跟着又飛身跳起，如是者，三縱三躍數，去十丈，列高人點頭贊嘆，可惜這身工夫，這惡道施展輕工，用蘇子鑽雲橫空穿梭，燕子之抄水，脫離險地退回本隊，向申琪說大帥令下收兵吧，申琪看得性起，口尊請教主代掌兵符，說話間就個合旗令箭，交與樂尙，他跳下坐驢，將雙劍一分，奔至戰場切近，厲聲叱咤道，張三峰等向前來，與本帥一戰，分個上下高低，張這長不認識他，聽他說出如鳥的大話，不由得微微冷笑，厲聲喝道你是甚等之人，敢在山人面前出言無狀，想是不要命了不成，申琪吭聲答道，你且不要小量英雄，來在咱們較量較量，一決雌雄，言還未盡，掉劍進招，仙長爺只得還招，動上手張道長，留神看敵人的工夫，走了幾個照面，高人暗自詫異，心中想這這可奇了，不料來人是劍術門中人，并且是能爲己到，登峰造極之處，唉！怪呀！他是何

人之徒呢。可惜怎麼入了邪教，不言道長納悶，申琪勸着手，說道張三峰，你還敢小看人嗎，怕是你也勝不了吧，道長聞言哈哈大笑，並不與他多言，把當中劍緊一緊，招數變換身法移轉，用武當劍法來困他，申琪一見暗自吃驚，心中展轉道：我若不懂內家的玄功，今日必被其害。幸而我對此道，頗有心得，正好乘機進步，或可佔得上風，他將主意拿奸，將手中雙劍招兒，也改了武當內家，張道長擰身縱出圈外，斷喝道：逆叛且住，申琪只得停手，問道有什麼說，張道長說：什麼人的門下，怎麼學得我們的劍法，快些實說，申琪答道：問我的來歷，本應對你說明，奈而戰場上不能久談，請先動手罷，不久的自然明白，張道長聞言大怒，幌劍向前就刺，申琪分劍相迎，又戰了百餘個照面，正見勝負，張道長氣得神眉直立，修行眼瞪圓，手中劍法如風雲一般，將他困住，申琪暗暗欽佩，也有點胆怯，恐怕工夫戰長了，必遭人家的毒手，但是怎好退下呢，只得努力抵抗，正在緊迫的時候，忽然間羅音振耳，申琪借着機會，托的縱出圈外，說道：我軍鳴金本帥去也，張道長冷笑着說：逆叛哪，你不用借詞退走，叫你知曉知曉，貧道的技術也就是了，我不來追你，挑命去了，申琪的臉一紅，含愧而回，來見欒尙，惡道出口稱贊，衆寇無不佩服，齊說若非大帥之威，怎能對戰他人呢，申琪接回令箭等項，一聲令下收兵，賊兵大軍退回老營去了，張道長歸隊，劉伯溫令下沿城紮下營寨，人報招

討大帥到了。劉伯溫與衆高人，出來迎接，見面之後，一同至大帳，杏此見禮。劉伯溫何周顛說，不想上人駕臨，實乃生靈之福也。想當年水軍一別，匆匆數載，今日又得相逢，張道長等衆高人，口尊高僧啊，你是一位，不愛多事的散人，怎麼也三應此劫運呢，周顛嘆了一口氣說，唉，別提啦，令人慚愧的很哪，遂將逆徒之事，詳細述說了一番，張道長這才明白，說怪不得的呢這就是了，我說的哪，他人怎知，我們中的劍法，原來是和尙你辦的好事。周顛說實在對不起，衆高齊聲說道，這也是劫數當然，非是偶然的呀，張道長說當然也罷偶然也罷，但是何以善其後哇，周顛合掌念佛，說只好請諸位幫忙呢，張道爺說那自然是嘆，還論得到客氣話嗎，徐帥又將一切的戰事，對劉伯溫等，說了個大概，公冶老俠嘆氣道，真想不到又引起，火山紅海峽的事非，越發的不好辦了，張三峰忿然道，且不問將來我們先清理眼前，然後再定根本之策，大衆全皆稱是，張三峰向軍師說道，你與徐大帥協商，應該如何進取，然後對貧道等說明，我輩遵令辦理，一鼓作氣，掃滅邪氣，豈不是大好的事嗎，劉伯溫站軍致謝，遂即派人備辦酒筵，安置列位僧道等，開懷暢飲閑談往事，徐劉二帥退入後帳，詳細討論全盤計畫，協商了良久，方算是大禮粗定，然後入席由劉伯溫，說明了預定的戰法，衆高人齊聲稱妙，當先的頭一步，必須收了逆徒申琪，用振軍威以驚敵胆，第二步是用全力，潰滅賊人的水

離營，封鎖了沿海一帶等處，斷絕了賊人的歸路，其三的辦法，分兵去取劉公島，以及確島的賊巢，兩處得手之後，再去取八卦蓮花島，最後舉全力，對付樂尙脫烈等，一千的羣賊，大約着他等也逃不出去了，張道長問道，解決申琪能用何人呢，軍師說當然是，上人爲主要者，並須誰仙師等，大施慈悲助力收之，周顛說道，諸位援助諒可收伏，或不致於任他脫逃，劉伯溫說事不能緩，即刻就請出動，分八路埋伏好了，防其先發制人，我們別走了後着，等到夜間上人入敵營，相機辦理但能將，申琪誘了出來，合衆力以擊之，斷無不成之理，此次若叫他跑了，可就大費周折啦，張道爺點了點頭，說也真可如此辦理，當時計議已定，停盃罷飲一齊用飯，席散之後大已申初的時刻，酌留幾位守護大營，其餘的一齊出動，公治老俠與金鞭鎮北俠，二位巡查賊營之左，起身先走，繞至賊軍之左，天已日落之時，離賊軍約有十數里，找了個大樹，二位老人家上到樹上，隱住自己身形，又可遙望四外，恨是得眼，心中計算着，現在決對沒事，即便有事也得到在夜間，可那裏知道，凡事偏偏出人意外，事實於理想，可就適得其反啦，二位樹上正在低齊談論，忽然間有兩騎馬，如電閃星飛的一般，由敵人卡子中馳驟而來臨近着時，馬上的人全是青紗罩頭，雖不清是什麼人，馬鞍子得勝鈎不挂着軍刃，一個是雙股劍，那個人豹尾紫金鞭，二老俠那能放他們過去，急忙跳下樹來，亮軍刃擋住去路。



喝道來人且住。說明來歷再走，如果不聽可要你等的命，一言未了，只見頭一匹馬上的  
人，回手抽鞭奔公冶老俠就打，那一個圈馬，斜刺裏就跑。黑瑞華老人家，提鞭就追，  
那人一抖手，發出幾道白光向老人家打來，黑老俠飛身縱起，實指望躲開了，沒想到那人  
又連貫發出。老人家身子在半空怎能躲閃，原來敵人所發的是，七星連珠飛劍，可嘆  
黑老俠客，身中了三劍，覺着麻木，情知受了毒藥暗器，心中雖然明白，奈而身不由自主  
，平空摔倒在地，那個敢也顧不得，下馬檢他發出的暗器，竟自拍馬如飛逃去了，這邊公  
冶老劍，捧三環透甲錐，會戰馬上之人，鞭錐交爭，人馬衝殺，正在不可開交，忽然見黑  
老俠失機，公冶老達官，變化招數一錐扎死了。敵人的戰馬，那人掉下坐驥，老人家施  
展，進步連環追魂錐，敵人不認得這個招兒，又兼跌下戰馬之後，身子未得站穩，被老  
人家連三并四的，往裏一攻，他手中鞭一遲慢，左腿上挨了一錐，鮮血淋漓疼痛之極，  
老人家跟上去，又飛起一脚，正踢在他的丹田穴上，那人支持不住，撒手扔鞭翻身栽倒，  
老俠客向前逼了，賊人一指，將穴道遮住，這才過來觀看。黑瑞華，只見他二目緊閉  
，已然昏迷不醒，叫了數聲也沒言語，老俠客將黑瑞華，背在身上，用絲絛纏好，猛然  
後將賊人挾起，脚底下加十分力，奔回大營，及至到大營門，天光已然二更  
之後，裏面大眾正在着急呢，皆因周顯去到賊營，探知申琪已走，但不知往何處而去。

更猜不透他又向什麼地方興波作浪。只得出賊營，分頭知會大眾。回到明營見了徐劉二帥，備說果然走了後着。申琪這畜生，已然離賊軍他去。伯溫聞言沉音不語。良久才說道：「唉，此人遠去必有所爲，殊堪憂慮。」徐帥說這逆叛，也真太狡猾了。大眾正在談論，忽有小校來報說：「公冶老俠幸賊回營，衆人連忙迎了出來，老俠已然進來，請拏住賊人，交與了官軍。」又把黑瑞華由身上解下，放在躺椅之上。這才把經西之事對衆言明。張道長向前看看傷痕，搖頭無語。周顛過來一看，「哎呀呀了一聲，口念阿彌陀佛，急忙取出丹藥，用水化開一粒，先給黑老俠灌入口中。然後又化開三粒，等了不多的時候，黑瑞華腹中作響，眼睛已能動轉。上人才將，身上中的飛劍取下，敷了丹藥之後，又拿出三粒丹藥，納入黑老俠口中。老人家此時已然明白啦，將丹藥吞於腹中。稍待了片刻之工，腹內疼痛，叫入摻扶至外面去走動。及至大小便完全行了，黑瑞華嘆了口氣，說：「唉，沒想到吃這麼一個虧，來至帳中大衆齊道受驚。老頭兒慘笑了笑，說：「身為武夫，此等事，還能算新鮮嗎？」張道爺說快謝々，周上人吧多虧人家能治，不然的話就沒命啦。黑瑞華將妻致謝，周顛颯頰說道：「千萬別謝，並且我和尙還得請罪哪。」黑老俠問道：「上人此話由何說起？」周顛歎氣道：「發飛劍者乃是逆徒，他傷了尊體，豈不是山僧之罪麼？」說話間合掌念佛，那個意思是要行大禮，大眾連忙扶住。黑瑞華說道：「上人不必心中難

過，我們交徒弟的人，誰也不敢說口。張道長說不錯不錯，那位也保不住收了敗門之徒，養兒女的人，那個敢說不出逆子呢。徐劉二帥齊說，這實在保不住的事，我們詢問詢問被擒的哩，遂將那人押至，去脫單面的青紗，原來是右軍大帥，上人一看是三徒弟，氣的面目改色。大喝逆徒你真是好的，不用說跑的那個是申琪啦，你們要往那裏去，又有何等的詭計，快言明如若支吾，立即將你碎屍萬斷，快說快說，一疊連聲的追問，衆高人等暗夕替上人難過。只見跪着的滿眼垂淚，口稱請恩師將弟子斬殺，實在沒有什麼說的。祇因弟子受我哥哥，莫大之恩良心難昧，勿論到何等的境遇，也只可一死相酬，望老師速賜一死，蒙師之恩德，以待圖報於來世吧，說完這片話，伏地飲泣不語，上人聞言又是氣，又覺着可憐，厲聲叱道畜生啊，你也太愚的過甚啦，你要想天地君親師，這是何等的重大，怎麼爲了，受恩深處報恩難，就將一切不顧了麼，拚將一死酬知己，却也是句好話，但是須認清了輕重，不能因小而傷大，豈可以一個義字，就抹到了忠孝嗎，孰輕孰重爾其思之，鄔錦彪況思無語，上人又說道，汝不見你二師兄，派書辭去之事麼，在朋友之義，師兄弟之情，亦不能說他不對吧，不過令申琪恨怨而已，再者說你與申琪等，也就是推衣及食的交情，除此而外他待你，又有何等恩義可言，也值得以死相酬，若以知己二字來說，他自己以清白身體，一躍而入迷途，將錯就錯的，才演出

殘忍之悲劇。彼並非不悔，無奈悔之晚矣。他既然知道自己不可藥救，也沒有餘地步了，就應該令你另覓安身立命之地，別隨他同污合流。那才是爲友之道。反倒龍絡你，助他爲惡，誘你爲叛逆，好跟他同歸於盡。你還執迷不悟。要以死相酬，真是個下愚不移的東西。孔子云：損者三友，益者三友。他正是你的損友，有什麼恩義之可言，大丈夫立身，當辨清是非，分明皂白。那才能行，偏你這蠢才，糊塗的可憐。連帥傳看的都沒有他重，君父都不及他。你是何心腸，你令身敗名劣。是被誰所誘，你要仔細思想，奴才你再說個理來。上人說至此處，氣極而樂，嘿々々の冷笑，衆高人與徐劉二帥，聽周顛這番言論，無不慨然長嘆。張道長說：可憐教徒弟的這片婆心，遂向鄒昂彪說道：孺子，你還不省悟嗎。汝師如此度化，若是還打不破迷關，也只可送你入轉輪迴罷了。鄒昂彪乃是血性男兒，不肯背了師兄，並非是不能自立，已然捲入渦旋，只好聽天由命。二哥狠心歸去，自己怎好也全身隱退，迫不得已，甘心助逆爲惡，好在一個入，別無牽掛的，來一個今生已矣，再世另說吧。所以就隨解唱諾，聽申琪之命而行，今被恩師破釜沉舟。痛陳利害澈底解釋，方才豁然醒悟，抬起頭向上人叫道：恩師啊，可憐弟子，雖然明白覺悟，但是後悔已遲矣，說吧放聲痛哭，上人點頭嘆道：不錯不錯，惜乎遲了，你將實情詳細說明，爲僧向徐劉二帥乞情，不叫你身受國法，山僧將你收攝，也就便宜你了。

，汝死之後我必厚葬於你，爾還不甘心麼。鄒錦彪止淚答道：師夫如此寬恩，弟子死得其所矣。張道爺站身說：請徐劉二帥以及衆位，坐都站起來，貧道有幾句話說。大衆聞言一齊立起身形，張道爺說諸位呀，我想鄒錦彪情有可原或可恕之，列公以爲如何呢。徐達劉伯溫說道：聖上有旨在先，勅令剿撫兼施。並且我二人皆有，便宜處理的全權，鄒錦彪之罪。既往不咎，且看將來吧。張道爺打一稽首，口念無量天尊，貧道代替周上人，師徒先謝々，二帥免死之恩，二帥齊說你老人家，這不是多禮嗎，張道爺說不，這長禮之當然。還得二位以故舊的友誼，向周上人，給鄒錦彪求情，暫除一死，以觀後效，這一句話出口，將大家全逗樂啦。元化笑道這除死，可真是希罕之語，張道爺說道用一個除字啊，是表明緩處其罪的意思，假如果改悔，前非呢。彼時方能用。免死的字樣，徐劉二帥齊稱遵命，向周顯說道：懇請上人寬恩，暫除令徒之死吧。張道爺元化長老等，具皆說道上人慈悲，看在情有可原，我等的薄面，說書齊向周顯行禮，上人見大家如此實臉，連忙合掌念佛。慘然答道：袁列公如此優遇，山僧只得愧領盛意啦。遂向鄒彪叱道：爾還不叩謝，列高人再生之恩麼，錦彪至此是，感激到極點，挨位叩謝之後，上人叫他跪在。徐劉二帥面前，靜候令下，二帥向前接將起來，說道你叩謝令師吧。鄒錦彪再跪面，恩師的面前，上人歎氣說道愚人哪，現在不要你的命，是碍於朝野名

海金面，故耳容爾自新，邪殊逾汝自擇之，將來如何，且看你的，祖上除德吧，遂將手一揮，說聲起來講話，錦彪起身垂手侍立一旁，張道爺開口問道，申琪他向何方去了，鄒錦彪當即，如此這般的詳細說了個明白，大衆一聽位位的，艾了一聲說道，好逆叛哪太殘忍了，只因是劉伯溫，率兵到在登州，張三峯等一場大戰，樂尚收兵退回底營，擺酒壓驚，解悶，洪議破敵之策，申琪說現在的局勢，只可嚴守不可出戰，並且得將水師營，着差警備設伏，火速知會礁島，與劉公島等處，嚴守防衛庶可保全，倘被官軍封鎖了，沿海一帶各地，我軍孤立無援，不戰自潰矣，衆寇皆言大帥所見甚是，樂尚憤然看道，想什麼妙法子，嚮將遣干對頭冤家，一網打盡呢，申琪說爲今之計，休想剋服他等，硬殺硬戰斷無必勝之理，若用避銳養息之法麼，或可能遷延時日，靜以待變，相繼進行，再就是用挺而走險，盡人事聽天命，作孤注一擲，萬一成功，則大事成矣，但是恐非易易，徒招自焚之禍也，紅蓮教主問道，大帥你說說，挺而走險之策，我們大衆聽一聽，申琪遲疑良久，方才囁嚅說道，此事不用說去作，談之都驚人之耳，樂尚笑道，大帥呀，你要知道非常人，才能說非常之語呢，若是無有害人聞聽的無論，怎能以作的出，非常事情來哪，請你快快說出，以暢我等愁悶之懷，申琪說挺而走險之策，換句話來說，便是奮不顧身，得有能捨命之人，連夜去帝都之內，刺王殺駕火化宮庭，朝中有

此大變，天下俱被震動，凡是待時而動之輩，必要乘斷崛起，徐劉張三峰等，疲於奔命，顧此失彼，朝中諸王爭立，勢必各走極端，四野干戈擾々，加之禍起蕭牆，鵝蚌稍爭，魚翁之利取不勝收矣。衆叛逆不等申琪說完了，就插舌說道，大帥有此妙策，何不早說呢？可惜可惜就結了，不然大事不就早成功啦嗎？申琪繼續說道，諸公見的錯了，彼時張三峰等，俱被拿入帝都，生死的消息不明，又有劉伯溫在京，我們豈可去捋虎鬚，現在雖然是，知道京師無有能人，但是也係理想中的見解，實地並無什麼把握，所以說是盡人事，而聽天命罷了，成否不在乎人力，只看洪武皇帝的氣激，我們白蓮教造化耳，樂尚笑道大帥不必疑慮，速遣辦理，連貧道也甘願聽令而行，申琪說此事不能，指派他人辦理，必得我親身去走一遭，因爲此行最險，而且主意是我出的，請想入京危，刺殺洪武皇帝，火燒宮殿亂京師，還是何等重大的事，再說主意當然太好啦，可是有兩句或啊，說的明白，凡事自有定數，豈能由人計算呢？看起來辦此類的大事，與撞木鐘相等啊，姑此不能委託他人，樂尚與衆叛逆，深服其論，皆言一個人去，決對不成的啊，申琪說我歸兄弟，前往足可勝任，此處的軍務就請，總教主主持一切，候我們喜音，那時再定各種的理法，樂尚點頭應允，又叮嚀了多很言語，申琪即刻離席，傳話扣備鞍馬，他更換行裝帶了飛劍，命歸弟收拾起身，鄔錦彪遵命辦理，少時報齊，申琪向衆叛

逆告辭，樂尙說何必這麼急呢。申琪說此時起身，還怕是晚了咧，請總教主火速分派，嚴防各地。遂時注意爲要。樂尙也真聽話，立即分撥一切，申琪出帳上馬，用青紗罩面，令鄔錦彪也用青紗罩面，這才拍馬如飛，出了營寨之後，縱馬而行，心中暗想，我造下彌天大罪，目下張三峰等，已至軍前又有我師，叫我一個人怎麼抵抗豈不是終於被擒，結果落一個被師收斃，論說呢死也不屈呀，但是感覺着不甘心，我此行入京都刺王殺駕火燒宮殿，真是遂我志願，這遺臭萬年的名聲，總算辦到啦，倘若是皇天不佑，抗不了洪武皇帝的福氣，大略着也得，殺個落花流水，即便到了不惑已之時，橫鋼鋒於項下萬事皆休。假如別生枝節，被獲遭擒雲歸伏法，可也值只了，他心中正在尋思，忽有二老俠客住去路。申琪心說哈哈如何，幸而我發動的快，不然我師去找，豈能脫身呢，又一想不可戀戰，急急逃走爲妙，想吧抖手發出飛劍，可巧黑老俠纔起，他用雁過拔毛之法，發出連珠飛劍，將敵人打傷，也顧不及收回自己的暗器，拍馬而走，出來約有數里，收住了坐馬，緩々而行，等候鄔錦彪，待了連久不見追來，暗々難過，心說看來我師弟，他必是被人拿住了，可歎哪可歎，我師焉能留他性命，想至此處掉下幾點淚下，把心一橫叫道三弟呀，愚兄害你不淺，望祈英靈默佑，誓要給你報仇雪怨，這逆叛悲切切的，縱馬如飛向帝都大路，兼程奪道而行，這一日在店房聽人談論，說是當今聖上



駕幸五台山降香，他連忙向家店詢問，人家說聽人談論，洪武爺以燒香還願爲名，實際是巡狩北塞，小概是快到蘇地啦。逆賊一聽還怕不實，第二日又隨趕詢問，方才信認是真，他只得掉轉馬頭，向河北追來，也是哈當有事在黃河渡口上官屯，巧遇見廉斌，他三人誰也不願見誰，但是既然賭了面，又豈能交臂而過呢，廉二爺是作兄弟的，只得高叫哥哥嗎，連忙下馬跪倒行禮，申琪也只得下馬攙扶，口稱二弟平身，這二人可說是惱在心中，笑在面上，全是假好假厚，申琪說二弟那裏來呀，廉斌對他焉能有實話呢，信口答道奉父命，去五台山降香，申琪笑道爲了何事，許下五台山降香呢，廉斌用警告他的言語，答道只因我說了反叛皮，老人家才有此願耳，申琪聞聽不由得顏色驟變，強自鎮定徐徐答了個哦字，廉斌聞申琪說，兄長此行意欲何往，申琪說我也是要去五台的，廉斌忙問道，兄去五台有甚麼事情，廉斌淡然答道，訪一個知心朋友不喇，廉斌說這就是了，我弟兄一路同行吧，申琪點頭說很好，遂一齊上馬前進，申琪心中暗想，不料想與他相遇，偏偏他也是去五台山，這可怎麼辦呢，又一轉想也吧，他前者留書棄我，場語難堪視我非人，今既相逢，必連將囑語諸死地，不然的話到在五台山，他怎能容我刺王殺駕以他棄我之不義，留書辱我之無情，且又妨礙現在之大事，若不先發制人，還許被他所害，有以前種類的情形，只可用軌鋼斷鐵騎手段，追其性命，方保無虞，叛

將主意想好，將這開口說話。廉斌灑面春風的，叫道：「兄長啊，適才間，你說要訪個知心朋友麼，叛逆漫應之。廉二爺繼續說道：「我想交遍天下友，知心能有幾人。兄長這個好友，但不知是那一家。申琪很不自然的說，除了你一人之外，凡是我交往的，沒有一個不知心。此話你可信嗎，廉二爺笑道：「我不相信，不但不信而且是天淵之間。除非我是你的知心之人，餘知皆不能洞悉於你，我之言大概是，你不佩服吧，叛逆一廳，二爺信在意外，遂冷着臉問道：「你怎能見的清楚確呢，你又有何等的把握。廉二爺冷笑着說：「既敢說大話，當然有知你之能，請鎮海大帥別着意，實對你說吧，我是你的壞事小人，你明白了吧。申琪怒道：「我不曉得，廉斌在馬上仰面大笑，樂完之後手指申琪說：「你不要裝傻啦，聽我良言相勸，將他刺王殺駕的念頭，打斷了吧。大帥呀這是知心話，你敢說我不是知心朋友嗎，逆叛申琪一聽此話，好似雷轟頂上一般，心中難過之極。又見廉斌黑黑的笑，不由得忿火中燒，厲聲大罵好匹夫，你敢壞我的大事。本帥今日要爾的性命，說着抽出雙劍，拍馬來取廉斌。廉二爺將坐馬一帶，喝道：「你且住手，請你要明白我不怕你呀。乃係追會前交，與師兄弟之情，不願干戈相見，故爾節節退讓，今日當面反目，是因為你要刺王殺駕，有不利我們的大皇帝的行爲，我本天下安危匹夫有責之旨，焉能坐視，任你橫行，不用說咱何是異姓兄弟，說是同胞手足，爲了當今皇帝，也

顧不了一切一切，我最後的懇求，望祈你行刺之事，作為罷論速速遠遁，隱居僻地更名改姓，庶只可保首領。又免得你我自殘骨肉，你可能以應許麼，申琪聽罷廉斌的，這一片金石良言，他不但感激，反倒勃然大怒，一幌手中雙劍，催馬直奔廉斌來動手。廉二爺見此情形，不禁嘆道：可惜可惜，道可算月缺難圓啦，遂即挺軍刃相迎，師兄弟在大道邊，凶殺惡戰拚命相爭，一個是甘心反叛，不願忠義二字，一個是為保君上，不得已斬斷朋友情。他二人各有所懷，自然是誓不兩立，當場爭戰了百餘回合，分不出勝敗。打了個平手，申琪忽然帶轉坐馬，落荒敗走，廉二爺縱馬追趕下來，申琪的飛劍已然後有了，只可用弓箭相傷，他回手抽弓取箭的工夫，廉二爺早把軍刃掛上，將插靶彈弓到手，由彈囊內掏出一把彈子，開弓放出連珠彈來，叛逆將想開弓放箭，彈子像驟雨相似，劈頭蓋頂打倒，這把賊出世一來，也沒吃過這樣的苦子，今天可受了罪啦，被彈子打得頭破血出，臂腫腰疼好容易，逃至一片樹林之中，才算躲過了這場災難，繞樹而走，催馬脫逃，跑出約有十數里之遙，找了個僻靜所在，下馬稍息吃藥上藥，靠着樹一坐，思前想後越想越氣，仔細酌量所有的經過，完全是受廉斌之害，他不在明營說出實情，何人知我根底，我叔父也死不了，家庭豈能出逆事，再說我師也到不了小明營，此番前來行刺，不過見他怎麼能受傷，而且他這一來，對於我行刺上大有妨礙，唉唉沒想到啦。

，命中犯他的小人，真真氣死吾也，立恨了會子，但是也想不出辦法來，腹中覺着飢痛，無精打彩的站身上馬，出了樹林信馬而行，走了會子天也黑了，眼前有一片莊子，他拍馬奔莊村而來，及至進了莊村，他呀了一聲，原來此處正是，風雲堡凌家村，本莊中住着一位隱士，姓凌名冲字表雲志，別號人稱正養先生，又號聖手神行叟，與申琪弟兄道義相交，結為盟的拜兄弟，現在閉門謝客，隱居於此，今日逆叛進莊，方才辦認出來，既然至此那能過門不入，並且是又渴又餓，他就直至凌府門前，下馬扣門，裏面出來人，問是誰，他將姓名說出，從人報入，不一時凌雲志接至門外，弟兄見禮已畢，往裏至大廳入座，從人預備茶水，申琪說快開吃吧，我餓的很哪，凌雲志遂命厨下備飯，少時將酒菜擺齊，凌爺陪坐入席，飲酒中間談起話來，他先探詢人家的口氣，凌爺那知他造了反，遂向他說明近年來，不問外事閉邊思過，黑白兩道的朋友，一概謝絕不見，就算是文第武訊，一班官宦之友，也是擋駕的，本村親友偶一會面，不過是談古不及今，現下愚兄很是清閑，不知賢弟你由那裏來，申琪得知人家的近况，他才大造謠言，硬說廉斌叛反，累得他出來尋找，在黃河口相見，非苦相勸他不但不聽，反倒動起手來，竟用連珠彈打傷了小弟，幸而逃的快，不然還許丟了性命，申琪說罷了這片謊言，氣得凌爺顏色改變，拍案大罵好匹夫，太也可惡啦，申琪心說我這條計，總算用上了，他正

暗裏高興呢，忽見從人進來說道，回稟莊主爺得知，我們老家人勸你老說話，凌爺聞言一怔，急忙站身說賢弟少候，我去看看因為你嫂嫂，病體甚重不能不加小心，申琪說兄長快去罷，我還是外人麼，凌爺笑了笑轉身出來，直至後大廳落坐，向從人說你活見鬼啦，你們安人已死二年之久，你居麼報說，安入找我說話，這是那裏說起哪，從人面道不是小人，要這麼說的，乃是廉二爺叫我如此去回，爲的是遮掩申琪，老人家聞言大怒，說道匹夫現在何處，從人見莊主生氣嗚嗚答這現在東後廳，老人家怒冲冲的，燒身至東後廳，進屋見了廉斌，將要大發雷霆，廉二爺口稱老哥哥，你老墨住了聲音，千萬別叫申琪聽見，他現在要去五台山，刺殺當今萬歲，我們在黃河口相見，遂將前後的情形，詳細的說一遍，老莊主仔細一酌量，豹然醒悟過來說，唉，我險些被其所愚，這逆叛也太奸狡了，如此說來又應怎處，廉二爺說兄長回去，用言語點破於他，試看能否打破了，他的迷關，倘若是沉溺不醒，我們爲了大皇帝，也就顧不得交友之誼，只可設法將他獲住，解送官家辦法，拙是如此望兄察之，凌爺慨然說道，只可如此別無良策，你在暗中堵截，看我去勸他成功否，廉斌點頭應允，凌爺站身至前面，進屋入坐，琪申問道，嫂嫂病身若何，凌爺嘆氣道怕好不了罷，申琪還要說話，沒等他開口，凌爺擺賢弟呀，我們論點快活的事，家務何堪提起，數年前有人與我，一付對聯寫的甚好，

最可貴者，義深奧，反覆觀覽有味可尋，你看看如何呢，申琪只得說好好好，凌爺派人取了來，挂在北牆之上，手指着對聯口稱賢弟請看，申琪閃目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當爲天下必不可少之人，勿作天且必不可長之事，果然筆法不俗，寫的實在甚好，細玩詞意實堪欽佩，申琪失聲讚道真好好，適爺乘機問道，你願爲必不可少之人嗎，可是做作必不可長之事呢，申琪一聽凌爺所問，是言在意外，正色答道兄長看我，意之所在呢，凌雲志哈哈大笑，並不答覆於他，申琪追問道，哥哥怎麼不答呢，凌爺收了笑顏肅然說是我不知道，申琪說怎麼呢，凌爺說我無知人之能，當然是不知道哇，申琪微微冷笑，他的面顏就變了，凌雲志口稱兄弟，你變顏變色因爲何故呢，莫非你有什麼多心嗎，申琪冷笑着說，兄長有話儘可明言，又何必費此周折呢，凌爺說我想要你，痛改前非，作一個必不可少之人，不曉得賢弟你能不能啊，申琪聞言大驚，急忙說道兄長啊，你的話從何說起呀，凌雲志叫道老弟，你還想隱瞞於我嗎，實對你講吧，適才從人來說，安人請我說話，那是假言哄你，實際上乃是廉斌來到，在去會見了他，方才明白所有一切，退回大庭不好說出，藉着對聯爲由，暗中解勸於你，又何必裝作不解，還拿我當傻子看麼，賢弟說實話啊，到底打算怎麼樣，快快的當面說來，申琪暗暗着急，心說又是廉斌壞的事，當即慘笑了笑，說道唉，既海得知個中實情，我也不瞞着你啦，但是

事到不可收拾。正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又道是，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請兄長，收了你一片苦口婆心，我申琪不願一切暫行我之欲爲，閣下如看着不相當，某家即行告退可也。凌雲志不料想，叛逆竟自說出不經之談，小由得氣往上撞，厲聲喝道，真來大胆，甘心叛亂，若不即行悔改，恐你走不得也。申琪瞪目問道，凌冲你要拿我麼。凌爺說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汝倘不知省悟，說不得只得捕獲叛匪，這逆叛聞言大怒，罵道老匹夫你敢無禮，本帥豈能容你，這可是你自惹橫禍，凌爺尙未答言，房上有人喝道，休要發威官司你打了罷，申琪聽明是廉斌說話，他怎敢久停呢，急急言道，後會吧，向着凌雲志一抖手，將桌案推翻砸去，他藉此機會，飛身躍至裏間屋，踢掉了後窗戶，跳至外面不敢上房，怕廉斌拿彈子打他，順着川堂夾道，跑至後園之內，越牆而出落荒逃走，跑出約有數里之遙，方才收住脚步，找了個樹林，上在樹上歇息歇息，他痛定了思痛，反覆思量着，最可恨的便是廉斌，越想越可恨，氣忿到了極點，忽然動了殺機，心中輾轉道，此地離十二連橋不遠，我何不星飛馳赴他家，夜間去殺廉斌的，父母妻子奴僕等，再火會他的莊院，一則是給我拉拉替身，再說報復他，紮次破壞我之仇，並且我全家殉難，由於他人所起，今殺其瀾門，恰好是冤冤相報，逆叛將主張拿好，立即跳下樹來，馬也沒有了只可步行吧，施展陸地神行法連夜向廉斌的莊上而來。

本來距離二百來路，立的腳程又快的很，所以不到巳分時就到達瞭，但是這種陰險的事，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張胆的來作，只可等待至黑夜之間，方好動手辦理。他找了個樹林，隱避身形暫爲歇息。此處乃是他父女之鄉，差不多全認識他，若是被人看見了，諸多的不便，他無法去找地方用飯，只好是挨餓忍着吧。好不容易放至天黑，這才下了樹走出林外。想要找點吃的喝的，沒想到將一出樹林，就見一絲黑影兒，快似風雲的一般，向東閃電似道前進。申琪大驚，他是賊人胆虛，怕是他牽的，急忙在後面追隨。遠遠的跟着以觀究竟，直跟了個二更已過，把前面走的人，也給跟丟啦。他收住脚步時，辨別方向，離廉斌的家，約有二十餘里，不由得心中着急。暗自埋怨自己：這不是自己，疑心生暗魂麼，再要奔到廉斌家中，豈不是三更上下啦嗎。他這嚮一着急，可就將餓與渴，全都忘了。又一轉思，前面那個人，既然不是爲我而來，就是萬幸啊，受點勞苦又算什麼。好現廉斌家中，並無能人，用不着費力氣，此時不去恐失機會。遂即壯起精神，伏身施展飛行術，向廉二爺家宅而來。天交三更之後，他到在莊中，至廉府的後牆外，縱將進來在房上行走，如走平地一樣，來在正院上房之上，暗自點頭嘆息。心裏說：往昔，我來在此處如我輩一樣，他父母即我父母，他妻如吾之姐妹，毫無避忌的，真想不到今日至此，殺人爾後還要燒莊。唉，天哪天哪，造物何弄人之甚也。又一轉思道：嘿



嘿，申琪你非丈夫，你的家宅出逆事，又有何人原諒嗟嘆呢，既來之則安之，殺他個落花流水，就算給我滿門消冤，他想到此處擰身跳下，站在院中厲聲喝喊，說歹，廉斌家下老幼聽真，可恨廉斌他，背盟負義，反了白蓮教，貪生怕死賣友求安，害的我全家殉難，可算是家敗人亡，害的我身担逆名，將那鞭打胞叔死於戰陣，靈堂之上拜死寡孀，劍斬結髮妻，逼死養身娘，種種的惡名，加諸在我的身上，又用連珠彈將我打傷，又離開我的好友，竟致干戈相見，破壞我的大事，叫我成功不得，他之罪惡擢髮難數，故爾來在你家，要殺一個鷄犬不留，汝等休怨本帥無情，實是廉斌逼得我沒路，沒有別的說得了，來來快快納上頭來，他站在院中發威，敵說廉二爺之罪，上房中老莊主，聽了個明明白白，當即答言叫道，鎮海大帥申將軍麼，唉，你說的全對呀，殺我全家理之當然，你且少候片時老朽就在劍下領死，說吧之後，就聽開門的聲音，見老莊主頭戴睡帽，穿一身襯衣，手拄拐杖奉至院中，問道申琪呀申琪，吾兒廉斌得罪於你，爾就應該去找他，拚個生死存亡，那才是奇男子的本知，你不該找到家宅，欺壓老幼之人，算的了什麼英雄好漢呢，申琪冷笑着說，老人家責備的倒是對，不過是片面之詞，你君他洩了我的根底，害的我十逆占全，不齒人數，活着難見人，死後對不起魂，近日又破了我的大事情，叫我死都不得其所，故此才來殺你全家，叫你子廉斌也落個，大逆不孝，他

不能報父母之恩，反倒因他得罪仇人，闔家老幼盡被屠殺，也叫他難爲人，我不好死，他也休想好活着，你明白了吧，請你拿頭來好啦。老莊主喟然嘆道，劫運哪劫運，好好好我就獻上人頭，但是有一句，哀求的言語可能聽麼申琪說請講當面吧。老人家喘吁吁的，口尊請大帥垂憐，我那小孫孫他，年紀幼小，不知事務，請你開天地之恩，寶劍下留供一條小命，餘者悉聽尊便。任你殺個痛快，以解心頭之恨，大概也就成了吧。申琪搖頭說道，那可不成啊，不殺你倒能成的，斷不能給你廉姓留後，非叫你們斷子絕孫，面能解得了。這一場與海之仇，老莊主聞言大怒，罵道叛逆呀，狠毒的畜生啊，此種言詢虧你說出口來，老太爺子今天，將你碎屍萬段，看你怎能，斬斷人家的宗嗣。說吧論起拐杖就打，申琪一見不由得，哈哈笑個不止，叫道老兒你也是，太以得不知自諒啦，就憑你，也敢與本帥來動手，豈不是自送其死，說着話他將要還手，忽聽得克又一聲，配房的窗戶掉啦，逆叛就是一怔，一聲嬌叱道，叛逆大胆，白光閃處，面前站着個弱女，只見他淡裝素服，手捧寶劍喝道，申琪賊呀汝的死期至矣，還敢想入非非麼。今日遇見你，焉能當面錯過呀，又道是機會不再，來來來就此將你解送官家，以快天下之心可也。申琪心中納悶，此女子又因何至廉家，他可又係何等人呢，暗中交代，只因前者草堂訓子之後遂出廉斌，但是父子之情，心中豈能好受呢，所以自廉斌走後，老人家百

般難忍，更不能對家中人說腹內的苦衷，只可是在莊前後，閑々的散步而已，這日在莊外小廟前，看見兩個人相擁相偎，坐在廟的階台石上，老人家臨近細看，是一老嫗與一個長女，測摸着似母女的情形，全是口中呻哈聲，大約是生了病症，老莊主側隱心動，向前說道：「唉，你們是遠方來的吧，看這個樣子，是生了病了，你們是怎麼個關係，那長女抬頭看了看，見老莊主慈善眉目，確是正人君子，遂呻吟着說道：「我們是親母女逃難外出，被人拐去財物，不幸我母女，又雙雙染起病來，老人家笑說：「小老兒廉評義，就在此莊居住，家道小康微有恆產，不敢稱爲好人，自問可也不壞，你母女自異鄉至此，貧病交迫實爲可憐，愚意敢請光顧寒宅，如蒙下顧之時，小老兒去斟出荆，及小兒女們來迎你母女入莊，以便療養病症，俟你母女身體復原，指定投託之地，必遣妥實僕從，護送至預定之所，不知大姑娘以爲可否，那長女向老嫗說道：「娘啊你的意思如何呢，那老嫗睜眼向老莊主，望了望，才點了點頭，意思是認爲可行，老莊主喜歡之極，急忙三步作兩步，奔回家中說明所遇，老安人立即帶兒婦，坐車至莊前小廟，下車過來說話，可嘆母女二人，已不能動轉了，幸而大娘子，是練武之人，把他母女抱在車上，拉至莊內進了院子，由車上又摻至屋中，放在老安人的床上，即派家人去請醫生，診治他們母女的病症轉瞬月餘，姑娘的病症痊癒，但是老太太的病，更見加了沉重，又過數日辭

世去了，老安人將自己的，壽木壽衣壽，全給這位老太太用了，姑娘悲慟之餘，不勝感激，在東院搭棚發喪，暫行借在地邊之上，叫姑娘與大娘子，同居一處，以破寂寞，自從他母女至此，老莊主囑咐家中人，切不可問人家，姓名誰何方人氏，並爲什麼逃難，將來投奔何處，等項的事項。婆媳自然不敢多口，僕人們更沒有不遵的，直至現在也不知，他的根本來歷，姑娘自己也是緘口不言身事，大娘子與他要好之甚。姑娘要拜乾姐妹，經堂上二老允許，才結爲異姓同胞，日親日近，大有不忍分離之勢，這一日姐妹談心，大娘子說妹子啊，恐怕我們終有一別，姑娘笑道傻姐姐，你何不想個百年廝守的主意呢，大娘子喜出望外，笑吟吟的說我主的了麼，姑娘臉一紅，答道娘親故去，姐姐你主張不了，可又有何人呢，再說救我母之恩，又有養身葬母的大德，我還有什麼違抗嗎，大娘子連連行禮，稱謝不迭說，明日請命於堂上，我姐妹以劫娥皇女英，姑娘紅暈雙頰，挽首微笑不答，姐妹又談了些閑話，方才安歇翌日早飯後，得暇大娘子，把夜裏床頭密語，就密稟婆母知道，老安人聽着甚喜，說容我向你公爹，商議商議，再定行止，大娘子喜盈盈的，回房去了，及至老安人至書房，見了老莊主，將媳婦的意思說明，沒想到老莊主勃然大怒，喝罵快些住口，你們這是什麼良心，此種事也是我們應爲的嗎，豈有此理，唉，真真豈有此理，你想想敵人是好良心，知此一作呀，豈不成

了，乘人之危了麼，老安人說道，這是他自己愿意，並非我們來強迫呀，老莊主拍案大怒，喝道糊塗婆子，還敢多說嗎，人家是以身來報，我們撫弱葬母之恩，許他作知是之想，但是焉能將無依弱女，納爲自己作妾，自問良心上過的去麼，真若如此的辦，是不與初志相反，何以對天地鬼神，一片話說的個，老安人如夢驚醒，連說是是是辦不的，從此取消前議，爲後給他另選夫家，老莊主轉怒爲喜，說着哇，這還像句人話，老夫妻談了談家務事，老太太才回轉上房，恰巧大娘子來到，老安人詳細說明，大娘子只得，快快的回房，晚間姐妹躺在床上，就將婆母娘言詞，說了一番，姑娘嘆道老人家，所論甚是有理，而且義正詞嚴，令人感佩之至，但是我們姐妹之情，爲父母者，也難強制管轄，實不好辦的時候，容他二老黃金入土，可又有何人來管，及便是孩子他爹，拘守成見不移，我今生掛個虛名，可又有何妨呢，總之我意已決，萬難挽回的了，山河可改此心不變，大娘子是又驚又喜，叫道妹妹呀可真難得，你與我如此要好，還有句知心話兒對你說，咱那夫主他，確是個多情多義，正大光明的人，姑娘攔道別說啦，我爲的是你管他好不好，姐兒兩個正在，唱唱私語談心事，忽聽得院內有人叱咤，細一聽才知是，叛逆申琪前來行兇，大娘子情知大數臨頭，不由得淚珠雙流，叫道妹妹你聽，這逆叛至此，全家豈能倖免呢，你速速帶了孩子，由後窗逃出，天涯海角尋找兒夫，姐姐我死

於泉下，全是瞑目甘心的，此子靈巧之極，見其父必能轉致一家中一切及我之遺言。待我叫醒了，對他說明你母子，收拾細軟逃去罷。姑娘嘆喏一笑說：就來了這幾個申琪，也值得這個樣子，大娘子說：你不懂的武學，他之本領無人能敵，姑娘說：你少說吧，你才不知武學哪，他不過是周顛之徒，實對你說有奴在此，不用說他來，就譬如他師傅來，也是找點苦吃，姑娘一面說着話，可就收拾好了，回手亮出劍來，飛身縱起，用平地起蛟的工夫，登掉窗戶跳至當場，嬌叱連聲擋住申琪，口中灑出一片，言厲之語，申琪那知此女的來歷，焉能不納悶，遂即問道：你是什麼人，竟敢出口大言，通上名來，本帥好結果你的性命，姑娘聞言叱道：住口，休要問詢一切，納命來吧，說着話，遞劍就刺，叛賊只得側身閃開，急忙還手進招，二人當場一動手，申琪心中更納悶，暗想：此女子是那裏來的，有這等能為，令人測不出她是如何人也，工夫一大，姑娘的劍法展開，逆叛更爲吃驚，看人家的劍術，實無可乘之隙，倘若時間大了，恐有失敗之虞，可惜我所謀又作畫餅，空担上狠毒之名，實際上完全沒辦到，設若不早走的話，還定吃什麼虧呢，想至此處，那敢再行戀戰，急忙虛幌一劍，飛身出圈，厲聲大喝道：丫頭哇，本帥公事在身，沒有工夫與你麻煩，暫且饒你一死，爲後再來取你人頭，失陪了，再會吧，他口中說着，早已縱上西配房，姑娘喝道：逆叛那裏走，左手一揚白光閃處，發出三支飛

劍之可惜申琪能爲蓋世，沒想到今天，遇見硬對頭，將一轉身的時候，想要向房後破跳，人家的飛劍，可就到了，再想躲閃可就來不及啦，撲赤一聲，在大腿上，衝開了四寸多長的血槽。倉郎在劍海房上，鮮血淋漓，順着腿往下直流，申琪帶着傷，竄房越脊，向外逃走，姑娘是在後面緊緊跟隨，追至莊外，申琪回到說道，我既敗走，你爲何苦苦的追趕，姑娘冷笑着說，今天非把你拿住，方能罷休，你再想逃脫，是決對不可能的了，申琪聞言，恨恨不已，飛也似向前奔走，離莊約有一里之遙，猛然間迎面來了一騎馬，似閃電一般，馳驟而來，馬上的人厲聲喝道，申琪呀，你真上我家來了，你也太狠毒啦，說話者正是廉斌，只因在凌雲志的家中，未將申琪拿住，趕了會子沒追上，天也亮了，退回莊中，弟兄們淨過了面，落坐吃茶，少時開上飯來，用軍之後，廢斌覺着心中忐忑不安，髮似人揪，肉似鈎搭，眼跳肉跳，坐立不寧，凌莊主着他這種景況，連忙問道，二弟你怎麼了，廉斌說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了，就是覺着，心忙意亂，難過的很，凌雲志沉思了良久，愕然說道，傻呀二弟呀，看像這種情形，莫不是申琪忿恨發於極點，沒有別的法子制你，他也許奔了的家宅，前去行兇，倘若是他真要這麼辦，闔家老幼，也遭其毒手，廉斌機伶打了一箇冷戰，立時就心中也不忙亂了，精神恢復原狀，帶笑開心說哥哥你會治病，你這一句話，嚇了我一跳，可是我心中不難過啦，凌雲志聞言

，急忙說道，就照你這麼一說，可更不得了啦，你適才那樣難過，乃是先兆，被我一言說破，所以方才安靜如初，以理想來說定是申琪，往你家行兇去了，廉斌聞聽此言，着急的不得了，說這可真要把我難壞了，我若是回家去保護一切，五台山無人保駕，這可什麼處呢，凌雲志慨然說道，不上得愚兄二次出世，前往五台山保駕，賢弟你即刻起身，趕回家去，倘若他沒去，你把家中事安置妥協，再趕奔五台山，保護聖駕，你看如何呢，廉斌說哥哥背其出世，那就沒有難辦的啦，那我就此起身啦，凌雲志點頭說好，即命從人扣備鞍馬，廉斌站身至外面，向凌莊主拱手作別，接過坐驢，翻身上高，木分晝夜，奔回家中，這日晝間，三更以後的時候，離着自己莊子也就在一里多地了，猛見由對面跑來一人，細看乃是申琪，廉斌見他是由自己家中而來，不勝驚喜，厲聲將他喝住，跳下馬來，抽出彈子靶弓，左手掏彈子，在這間時候，惡賊見廉斌將他擋住，跟着又要拿彈子打他，情急智生，遂將左手劍飛起向廉斌砍來，廉二爺見他的撒手劍飛來，不及躲閃，只得用彈子來迎，倉的一聲，將弓絃砍斷，二爺趁勢撒手扔弓，向申琪打來，惡賊側身躲過，姑娘可就追到了，一言不發，捧劍就刺，惡賊勝了一口劍啦，只得接架相還，廉斌檢起，申琪的那口劍來，奔過來動手，一個交着戰，心中納悶，暗想這一女子，是那裏來的呢，又不好開口動問，偏打一個，正在兇殺惡鬪，猛然間由東方跑



過一人，來至切近，喊叫師哥呀，鄔錦彪來也。申琪一見大喜，喊叫三弟來來來替愚兄  
撒蕩一陣，鄔錦彪說，對不起呀，不能幫你啦，更是對不起呀，還要拿你哪，看鞭吧相  
好的，說話之間，掄動紫金鞭，加入交戰，氣的申琪面目改色，大罵姓鄔的喪盡天良，  
亦忘了我是你師哥了罷，鄔錦彪說，少說費話吧，你是無父無君的人，那個還與你有什  
麼師兄弟的情義，申琪尚未答言，在南面上有人答話，說道着哇，誠實人說誠實話，我  
也得跟着你們學，說着話已至切近，舉劍就劈，申琪看時，來者乃是大師兄莫文豪，心  
說這可不好，要再來兩個，我就跑不了啦，趁早我快走吧，想到此處，飛身跳出圈外，  
向正東就跑，出去沒有一箭遠，迎面有人喝道逆賊休走我們的汛地，申琪止步觀看，見  
對面站着一僧一道，乃是元化高僧與尚青雲觀主，惡賊一見不敢動手，撥頭向南便跑，  
跑出不多遠，迎面又有兩個人，攔住去路，細看乃是郝爺劍客與公治老俠，惡賊轉身向  
西逃走，正往前跑聽對面一聲無量天尊，劍光閃處，乃是遼遼道人張三峰，阻住去路，  
叱道叛逆還不授首，申琪見是張三峰，更不敢交手啦，冷笑說道再會吧，轉身向正北就  
走，在北面上一聲南無阿彌陀佛，擊障啊，你看我是誰，逆賊聽是師傅的語首，臨近看時  
，正是授業的恩師周上人，大吃一驚暗自想道，看今日這種情形，我要難討公道，雖然  
如此，也須作最後的掙扎遂把掌中的寶劍一恍，叫道恩師啊，弟子無禮了，周上人怒道

，驟降你還要作困獸之鬪嗎，申琪慘笑道，當然是要於險處逃生，說着手中劍劈面刺來，上人只得捧劍還招走了約有數十個回合，廉斌鄔錦彪，莫文豪等趕到齊聲喝喊，逆叛還不望誅等待才時，申琪一聲長嘯跳出圈外，施展獅子滾球的工夫就地亂滾，上人一見連忙喊道，大家加小心他要跑一言未了，惡賊改用平地起蛟的工夫，沖空跳起約有兩丈餘高雙手一分，抬頭踮腿用大鵬穿雲法，橫着又躍出兩丈餘去及至腳找實地，向正北奔命似的逃走衆高人等尾追於後，這個賊逃出約有一里之遙眼前一道小河阻路，想着一個極窄的獨木橋長約三丈有零，他飛身上橋走到當中，扭項回頭，見衆高人已然追到河岸，轉面往前走不料後面有個尼僧，年紀高大手杖禪挂，緩緩走來，這小小的獨木橋兩個人迎面而過，必須挨眉擦臂不然就得掉在河中，申琪情急想着用蘇子鑽雲法，由尼姑頭上跳過去他沒想到，來者的也是道中人將將起來，人家可也跳起來啦，並且舉禪杖，何頭便打惡賊身在半懸空，不能招架哪只得用雲裏翻身，禪杖可是躲開啦，他撲通一聲可就掉在河裏啦，幸而他水性高超，雖然穿着衣裳，也是毫無阻礙，分分抗水，走水的底線，洩出約有二里之遙，道才提氣鑽出水面，此時天已破曉，回顧無人，用採水法，記河岸切近，葉水上岸，滿身的泥水，找着一個高阜的所在，樹林之內，將寶劍插於地上，把身上衣服脫下，擰乾了衣服上的水，抖開晾在草地上，阻了擰靴子上的泥水，晒

在一旁，沒等中衣晒乾，就穿在身上，席地而坐，心中好生難過，正在低頭沉思往事，猛聽得入聲一片，亂喊着樹林裏哪，樹林裏哪，看你還往那兒跑，惡賊嚇的心驚胆戰，顧不靴襪，衣裳等，提了寶劍就跑，可嘆他生在富貴人家，錦衣玉食，養尊處優，自出世以來，就享福，沒受過一點罪，今日之下，就穿着一條中衣，光着腳，奔馳有山林之中，論理說荆棘砂石遍地，赤足豈能行走，但是他並不感覺痛苦，步履如飛，跑的更快，就好像是鄉間的貧苦人，光腳是慣了的一般其實呢他是顧命的要緊哪，把其他的痛苦就吓忘了，這就應了成語啦，慌不擇路嘍，這逆叛越過一道山嶺，見環山之中，有一座古廟，勢設壯麗，山色巍峨，來至切近，打算着進廟歇息，忽然醒悟過來，暗道慚愧，我是這方人，難道說這個廟也忘了嗎，此廟乃是薦福五雲菴，是個幼僧廟，是我就穿着一條中衣，這個樣子進廟，豈不吓壞了這群尼僧，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飛身越牆，來至廟內，跳上鐘樓，將樓窻劈碎，跳到鼓上，用寶劍將鼓皮划破，鑽入鼓中，暫避一時，想着等到黑了天，再作主張，現在雖然得到安全地，但是他痛定了思萬，千頭萬緒，痛苦到百萬分，回想當初，拜師學藝之後，也僧保護鄉里，仗義抗賊，方得到三俊的美名，退隱家居，草堂奉親，訓導幼子，閨中閑話，享盡人倫之樂，師兄弟們談文論武，優遊泉林，以納清閑之福，孰知花不常好，月不常圓，一否連來臨，錯交了白蓮秀士與

徐鴻儒，誤入歧途，只落得身敗名劣，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罪，如諸身上，百口難辯，卿個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後悔何及，聚九州之鐵鑄此小錯，招惹的異人奇俠，群起而攻，天下人與我爲難，此後又應如何呢，反復思想，心灰意懶。壯志消磨，不差的灑然淚下，唉了一聲自言自語的說道，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呀，實在是不可活，正在百難交集，胸心欲碎之際，忽聽得，鼓樓外面，有人念佛的聲音，既而說道，是何人劈壞鼓樓窗戶，願統有歹人隱匿其中，快喚火工道人來，捉拿匪人，不可有誤，又聽旁邊有人說道，誰師傅想情，這匪人，既能不用梯子，就上了鼓樓，可見得不是弱者，幾個火工道人，怎能拿他得住呢，依弟子拙見搬運柴薪，把鼓樓團團圍住，用火焚燒，叫匪人與鼓樓同歸於盡，事後僅不過修造一所鼓樓而已，所費無幾，豈不省事嗎，又聽那老尼說道，南無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你這個主張確是很好，立命呼喚火工道，搬運柴薪，焚燒鼓樓，申琪在裏面聞聽人家要縱火焚燒，不能再爲隱藏，只得高聲喝喊，叫道僧衆聽真，其家並非歹人，乃因被仇人所迫，失足落水，在山林晒晾衣裳，又被仇人跟踪追至不及穿衣，逃至此趕知道你們這裏，是幼僧廟，故耳在場藏中隱樓，打算等到晚夜，起身投身他處，將話對你等說明，不用多疑多慮，各討方便可也，倘若是不聽我的言語，說不的我赤身跳出，場了你們的性命，那時悔之晚矣外面尼僧們一聽此言，齊說阿

彌陀佛，阿彌陀佛。我們不放大燒了，語你不要往外跳，申琪說我沒對你們說嗎？各討方便可也。外面尼僧又問道：施主尊姓大名，請將來歷說明，小尼等與你備置衣服遮體，然後請至客堂歇息，何必在鼓裏蹲着呢？申琪聞言心中展轉，暗想此廟，乃是清淨尼姑，說了真名實姓，諒沒有多大的關係，想罷遂將根本來歷說出，此外尼僧說，原來是申琪的大莊主，恕小尼等不知，多有得罪，當命火工道把他們穿的衣裳拿一套來，有一個火工道說道：回稟當家的，我有一套新衣裳，與鞋襪，借給申大莊主穿用，好不好呢？尼僧說你快去拿來得啦，何必說此費話呢？那火工道連聲答應，去了不大的工夫，將衣服鞋襪取來送到鼓樓之中，然後退將出來，把門倒帶上，申琪由鼓中出來，跳至平地，穿好了衣服鞋襪，那可怎能合式呢？鞋大脚小，衣服不合體，別管怎麼難看，倒是可以能够見人啦，手提寶劍，來至外面，老尼一見，連忙合掌問訊，惡賊抱拳還禮，人家把他讓到了客堂之中，謙遜落坐，老尼在左位相陪，開言問道：施主被何人，逼迫到這等地步呢？惡冠那能够說出自自己所作所爲呢？他信口而言，瞎說了一陣，此時小尼姑送正茶來，他正在渴到極點，端盃就飲，左一盃右一盃，喝了十數碗茶，把渴勁可解過去了但是餓的心中發了慌啦，本來他又飢又渴，人家這茶泡的既濃且嚴，腹中無食的人，喝了下去，豈能受的住呢？茶這種東西醉人，比酒力量大的多，要打算解

過茶醉來，必須多食肉糧的東西，立刻就能不醉啦，要是不吃大油膩呀，就得頭迷眼暈，四肢無力。比受了蒙汗藥酒，差不多少。此時申琪覺着不好受。就知道是茶喝多啦，急忙向尼僧說道，望祈當家的多慈悲，我腹中飢餓的很啦，尼僧說已然命香積厨備齊，大概也就快熟啦，申琪只得忍飢等候，待了好大的工夫，申琪覺着心慌的厲害，只得探顏催促，老尼命人厨下去催，直到過午，才將酒席擺上，羅列杯盤，雞鴨魚肉，香味撲鼻，飢餓已極的人，見了這樣的高等酒席，焉能不饒涎欲滴呢，老尼給他把酒斟上，申琪顧不得謙讓，拿起筴子，就想要開喫，沒想到那尼僧攔，阻說施主且慢，老衲有幾句話，說完了之後，再吃不遲，申琪雖然餓的難受，饑的不得了，人家既然不叫吃，也得將筴子放下，強作笑顏問說，當家的有話請講吧，那老尼微微的冷笑，緩緩的說道，請問申大莊主，周顛張三峰等是何如人也，白蓮教與紅蓮教，是甚麼一回事，請你即刻說明詳細，我便允許你用此酒飯，不然的話，想吃一口都不成啊，申琪聞聽此言，直嚇得魂飛魄散三千里外，急忙斂神鎮靜，豁然省悟，暗罵自己真乃匹夫也，人家擺上豐盛酒席，我就應該明白，此廟是道中人所居之處啦，用嚴茶灌我，特竟的餓着我，已然入了人家的圈套，尙自糊塗着心哪，他心中這麼想着，自然是默然無語啦，老尼僧厲聲問道，老尼問你的話，爲何不回答呢，你須要明白呀，裝聾裝傻，是不能成的呀，申琪免強

振作精神，怒沖沖的說道：「你先不要問我，我問一問你吧，你是何如人也，說明之後，我再告報你，老尼哈哈一陣大英，叫道：申琪呀，老衲乃是薦福派中，第二座的教主，清靜老尼便是，惡賊聞聽，人家說出根基，暗暗的叫苦，想要飛身逃走，無奈頭暈心慌，四肢無力，總有托天的本領，到在此時，也是施展不出來，強扎掙往起站了兩站，身子並未離開坐位，急的他兩眼冒火，滿面發燒，老尼拍手笑道：妙哉妙哉，數盞濃茶，竟自制化住了，國家的逆叛，亂世的惡魔，遂向外面喚道：諸位呀，請進來吧，不用加小心，他跑不了啦，這還未盡，由外面進來了一片高人，頭前走張三、蜂、周顯元、化等，申琪一見暗暗叫苦不迭，心說完了完了，這些個人，怎麼這麼巧，全聚到此處呢，原來是自從公治老俠拿了鄔錦彪，得知申琪入京行刺的事情，衆高人協助周顯，一同起身連夜追趕，路經廉斌的莊外，巧遇申琪與廉斌等交手，周顯上人道才分派大衆，實指望將他拿住，萬也沒想到，又被他由水中逃生，會見了薦福派的大教主，坤一老尼，略叙寒溫，問及因何至此，承蒙協助，老尼哭着回答，離此不遠，便是我們的下院，我二師弟，清淨在此住持，我前來看他，每日五更，必要出來運用工夫，活動筋骨，恰巧遇見你們，我這麼一多事不要緊，倒被他由水中逃脫了，愧對之甚，還談什麼協助不協助，請諸公轉到大菴，稍事休息，用點兒茶點，再想辦法吧，衆高人齊說：願去瞻拜寶菴，老尼很

說不敢當不敢當，請諸位隨我來吧，說着頭前引路，衆高人後面跟隨，天到紅日東升，遙見一片人，在那裏亂說亂講，大衆趕至切近看時，乃是一夥鄉人，這班人乃是前村正義大屯的，因為夜間有了偷豬的，村人鳴羅聚衆追趕下來，遠遠的看見林中有人影，才一齊喊嚷，在這兒哪，在這兒哪，人家追的是偷豬賊，陰錯陽差，申琪以爲是他師夫與衆高人來啦，吓的他不及穿衣，提劍逃去，衆鄉人到在林內，檢起申琪的衣服鞋襪等，全說奇怪，這個賊爲什麼把衣服脫在這裏，不要了呢，有那假聰明的人，說這叫拋金計，正在亂猜亂講，衆高人趕到，問明了原委，鄔錦彪認明了這衣服是申琪的，遂用幾兩銀子，將衣服買過來，鄉人們，見了銀子，一個個喜孜孜的去了，坤一老尼說，看時情形，他是由水中出來晒晾衣服，被追偷豬的人，將他嚇走，他身上沒有衣服，諒來走者不遠，我們回廟再說吧，大衆這才一直趕奔五雲菴，及至進廟到在裏面，淨面喫茶，有人來報，說鼓樓裏進去人啦，鼓樓的窗戶全給劈壞啦，莫文豪帶笑開言，說列位上人聽見了沒有，這一定是申琪，隱藏其中，衆高人點頭說，大概許是清靜老尼說你們大衆在後，分散四外，防備他萬一再脫逃了，看老尼畧雜小策，或可將他縛住，衆人說就請禪師多慈悲吧，老尼說富效縣薄之力，說着話來到外面，這才婉轉週折，把申琪縛住，呼喚衆高人到在客堂之中，周顛看着，纔生難過，然而他罪大惡極，無法拯救，叫道



孽障啊孽障，此時你心中悔也不悔呢。申琪俯首無語，靜聽了等死啦，大衆謝了兩位高尼，周顛向衆高人說請問諸位可否容山僧將這叛逆收斂，張三峰說道本不該却上人的金面。奈因申琪身犯國法王章其罪惡擢髮難數，門戶的規矩雖嚴，然則也不大過王章去，似乎我等之輩，還敢違越法度嗎，只可將他解入小營，交徐劉二帥，據實入奏，候旨施行。方爲合琪，貧道的直言，望高僧見原。周上人聞言喟然嘆道只可如此吧，命鄒錦彪措了申琪，與二高尼作別，命廉斌引路，直奔晒甲屯，及至到在廉斌的家中。老莊主接待至大廳，一一見禮之後，張三峰問道，夜間動手，他一女子，他是何人，諒莊主必知道吧，現在他何處，廉守義躬身答道，那一女子原是母女二人逃難至此，小老兒把他母女接在家中，不辜他母患病死去，該女與我兒媳，結爲義。姓姐妹寄居於此，因爲待他母女小有恩惠，告戒家中人，不可問其姓名佳處，與根本來歷，不料昨夜申琪至此，眼見得全家殉難。萬也想不到，那姑娘有如此的奇能，飛劍傷了申琪，將他追出莊外，拾遇犬子，又蒙衆高人大駕光臨，那姑娘見諸位追趕申琪去了，他退回莊中對我說知，小老兒掃塔以待，辱蒙光顧，又承下問，謹此據實以告，張三峰聞言點了點頭，慨然說道，這也是你濟人難的結果啊，你去把那女子喚來，我想話問他，老莊主遵命而去，不大的工夫，手持一封書信，進了大廳，將書信放在桌案之上，躬身說道，那姑娘說

是，暫且不好意思，與諸位相見，草此兩稟，請仙長過目。張三峰向老莊主說道，你且歸坐。廉守義退下。張道長將書信拿起觀看，見上面寫的是，謹呈張仙長鑒鈞，下註弟子名內詳。字跡寫的嫵媚已極。當即拆開觀看了一遍，呵呵了兩聲，將書信折疊帶在兜囊之中。遂向大衆說，這封信內有隱情，不能宜洩請諸公諒之。象高人一齊說道，機密事營然要屬守仙長何必太謙，張三峰打稽首。連連稱謝。然後對廉守義說道，貧道有一言出口，望居士不可推辭。老莊主站身答道仙長的諭下，大老子謹遵不迭。那敢違命。張三峰笑而言曰，出賣人本不應管此閑事，奈因義不容辭，只可多此一舉，皆因是在你住的這個姑娘，根基深厚，迥異尋常，既受你家大恩他又無家可歸，並他們乾姐妹情感又重，不忍分離。因之欲效娥皇女英之故事，甘愿爲令郎作次妻。居士你光明磊落的一片俠心貧着已由信中得知。既然小兒女們，有此志願，你作老人的也不可太於固執。貧道我來爲媒，請令郎的恩師來作保，請在坐衆高人爲主婚人，這頭新事，你就與令郎定下了。嗚我等出頭證明一切。大概其不至於有累盛德，廉守義鞠躬致謝連道遵命遵命，然後叫過廉斌，命他給衆高人叩頭道喜。廉二爺臊了個面紅耳赤。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那敢詢問詳細，迫於父命，只得按次叩到，行禮已畢，張三峰笑道，等待姑娘出了孝服，彼時令郎也就衣錦歸來，那時貧道等，必要前來觀禮。再喫你們的喜酒吧。老莊主答

處那可真是賞給愚父子全險了，張三峯說何必太謙呢。像你們並積善之家，我等當來一賀，話言未了，鄔錦彪來至桌案前，口稱列位老師在上，只因弟子的逆叛師兄申琪，他要懇恩求覺列位老師，說是有下情告稟，張三峯點頭說你把他帶過來吧，鄔錦彪遵命將申琪帶至桌案前，周顯上人一見，心中好生不忍，只因是他他跑了，掐着骨縫，細綁作一團，張三峯問道，你有什麼下情，就說吧，申琪眼含痛淚，口尊列位老師鑒恩，晒甲屯離申琪幾里的程途，我想要到在我的墳塋上，去祭奠一番，不知可否允許，張三峯聞言，慘笑道孽障啊，惜乎你悔之太晚啦，爾若早知道有祖墳，焉有今日之下呢，念其你尚有一線的孝思，應允於你，這就是了，申琪點頭致謝，廉莊走過來回稟，說是酒菜已齊，懇請列位賞臉，元化僧拍手笑道，我這個乞丐和尚，逢吃不悞快快的入坐罷，吃完了好辦正事，當時調開桌椅，一齊入坐，傳酒上菜，開懷暢飲，正在用飯之際，外面狂風大作，烏雲滾滾，沉雷轟轟，天陰的墨一般黑，眼看暴雨將至，周顯上人說，適才天朗氣清，一剎那間，陰雲密布，正所謂天昏不測的風雲哪，趕上天氣，我們又得多耽延一日，張三峯說，別看天陰的這麼沉，或可不至於有多大的雨，元化高僧說，也對，俗語說雷聲大雨點小，就許下不起來，及至衆人用飯已畢，雨也沒下起來，大家一商議，勿論如何也得起身，衆高人與廉莊主作別，鄔錦彪攆了申琪，一齊離莊向申集而來，申

琪暗自思想，不料今日任如此的情形下，前來上墳，回想一切，加倍的傷慘，及至來在申家的塋地，遙見林中有許多的人，申琪納悶，心中想道：莫非說知我來上墳，家中人在此守候着不成嗎？他這麼想着已然到在樹林之中，明堂以前，見祭桌上，擺着祭席，那與諸般的果品，旁邊站着一個老僧，墳前跪着一個僧人，在僧人後面跪着一個小孩，那小孩，是他愛子珠兒，那老者是他內兄清風劍客郝明達，這逆賊到此時才想起來，呀！一聲今日乃是我父的陰壽之期，站着的那個老僧，口念南無阿彌陀佛，你們來的恰巧，周顛抬頭看時，乃是師兄先覺和尚，連忙向前見禮，又與衆高人，逐一的厮見，海後詢問因何在此，老僧一聲長嘆，說：我自惹了這場煩惱，遂將經過對大衆說明，原來是自從申琪殺家逃去之後，祝成功等也起身去了，二莊主忍淚含悲辦理後事，蔣郝莊主送回家中調養，盛殮了已死的屍身，入祖營合葬的合葬葬埋，諸事已畢，一家人就勝了自己啦，見景傷情，在家中怎能住的下去，正想要安置家宅，雲遊天下，忽有人來報，說門外有一老僧，要見老當家的，申二爺來至外面一看，乃是在喪棚中，趕走申琪的那個和尚，連忙上前行禮，請至裏面，入客廳落坐，獻茶已畢，那和尚說申琪是我徒侄，論起來你我是自家人，老僧有點事不明白，特來請教，申二爺苦笑着答道：

上人有何事不明，請你當面說出。小老兒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先覺和尚說道，我師弟尉顛亦非庸者，既收令侄爲徒，當然他就知道他的品格，好端端的河北三英變，會忽然間，變成叛逆，並發生出來這，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慘事，令人不解。故此冒昧動問，這慘變的原因，是發源於何處呢，申繼祖見問，不由得老淚縱橫，嗚呼良久，含悲說道，小老兒說句大不孝的話吧，我家遭這個事，以公而論，不能說是申琪造成的，乃係老前輩，給我們留下的餘殃，說句天打雷劈的話，老人未作德事，報應二字就加在作兒孫的頭上，若不然，焉有這種的慘變哪，先覺和尚說，可吾將令先人，生前的作爲，述說述說，教出家人以明真像變，用此以證因果二字，申繼祖長嘆吁了一口氣，慘然說道，爲子者本不應該父過，既承高僧一再詢問，我申繼祖甘當大不孝之罪，說出來以作後人前車之鑒，以我家的逆事爲借鏡，教世人明瞭天辦昭彰，報應不爽，先覺和尚口念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請施主你現身說法吧，申繼祖赧然說道，先父在日官居極品，職任封疆，掌生殺之全權，儼然海外天子，權傾朝野，威鎮八荒，他老人家不思忠心保國，致若澤民，竟自生色狗馬無所不好，斬殺無辜殘暴已極，德政雖無半點，惡事無所不爲，坐鎮邊陲，數載之久，被害者不知凡幾，陰司內多增加了些個，枉死的冤魂，後來被官參奏，交部嚴訊，論應得之罪，雖抄家滅門，不足以蔽其辜，但是我那先父，

用多金行賄，可見錢能通神役鬼，僅落個貶爲庶民。我先父擁重資回故里，雖不能富比抵國，可也算甲於一方，他老人家，養尊處優，優遊泉林，又享受了數載的清福，而鑄善終正寢。我先父時向我弟兄談及，家有餘殃，子孫當之。我們老人家，未受善任何報應，怕只怕要輪到我們的身上，必須要自加儆惕。續公作德，希圖幸免，以避果報。我弟兄循規蹈矩，謹守自守，自從有了申琪之後，見那畜生天賦奇，我先兄更加懾懼，無時不提心吊胆，監視着他的行動，就怕的，有什麼異動，直至我先兄臨危的留下遺言，諄々告戒，提防着他傾家敗產，奈而人力不能勝天，防不勝防，才有這段慘事發生。先覺上人，聽罷了這片前因後果，微然說道：天理昭彰，真乃不爽也，往者姑且勿論啦。目前的事情，居士又何以善其後呢？申二爺見問，怔了一怔，答道：小老兒還有什麼希望哪，正想要安置安置，起道游行天下，了此餘生而已。老僧笑道：你那小孫孫又應如何呢？申繼祖瞋目答道：有其父必有其子，這叛逆的種子還值帶顧及嗎？老僧聞言微冷笑，叫道：申居士，令兄爲人忠厚正直，令侄真惡滔天，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話，恐其不相符吧。申繼祖被高僧一言駁倒，半晌還不出話來，看着高僧呆呆發怔。先覺上人含笑說道：聖人云犂牛之子辛且角，焉知其父不良，子亦不良嗎？以因果而論，家有餘殃，殃盡則昌，申琪的一番事，受的是祖上的餘殃，你弟兄競々半生，無功無過，正是

殃盡則昌的時期將臨。申琪之子，或可重整家風，幹父之蠱，請你不要忘了，這個希望才好。申繼祖聞言，站起身來，跪在老僧的面前，連連叩頭，說道：多蒙高僧打破迷關，感謝之至，上人用手將他摻起，說道：居士何必如此多禮嗎？你去把那孩子喚來，老僧我看一看他天資如何，倘係有爲之子，老僧便可造成了他。申二爺口稱遵命，至郝家莊，先探視了郝爺的傷病，然後說明來意，這才領回了珠兒，歸到自己家中，見了上人。孩子過去行禮，老僧詳細端詳了端詳珠兒，又問他將來的志向，珠兒含淚答道：口稱上人想情，弟子家庭遭此慘變，言之痛心已極，雖然是受我父母的教訓，文武藝，稍知大概，倘若遇明人指點，藝術得臻上乘，那時情願替父贖罪，濟人之急，救人之危，一不圖名，二不貪利，只望積些陰功德性，庶可抵消先人之罪惡。申氏門中不至於斷絕宗嗣，至於弟子本身，誰紛身碎骨，亦無所憾矣，此乃弟子之素志。雖山河可變，此志決不可移，上人聞言哈哈大笑，說道：孩兒啊，看你外表忠正純厚，聽你所言，洞悉你之肺腑，復興申氏，舍汝其誰，噯，這也是一段奇緣哪。待老僧將你收在門下，深造於你，以俟將來，完全你的素志。珠兒聞言，跪倒叩頭，老僧說：你父是我徒侄，我收你作個徒孫吧。孩子遵命認了師祖之後，站起身來侍立在一旁，申二爺過來，跪倒叩頭，懇求上人發慈悲，度脫了弟子吧。先覺禪師，點點頭說道：佛門廣大不度無罪之人，你既然

欲登三寶地，老僧只得，仰體佛光之普照，斬斷你的煩惱絲，以便在佛祖前，懺悔以往，修個來世之福吧。申繼祖叩頭致謝，站起身來，當即安置了家宅，陪同先覺禪師，到在蒙山峰朝雲嶺，大佛院內，擇吉日，給申繼祖落了髮，賜了僧名，叫作明因。至此祖孫爺兩，在廟中隨着先覺禪師，習學文武藝術。這一日珠兒稟明上人，要回家給故去的祖父作陰壽。老和尚一聽很是喜悅，遂即收拾下山，回到搭集家中。他祖孫料理一切，老僧無事，夜間出來閒遊，在樹林中偶見申琪，才驚動於他，引誘他追趕，跑了很遠，然後隱藏起來。在暗中觀看他來此作甚，及至見他入了廉宅，欲行兇，把老和尚的修行眼，全氣紅啦。將要伸手捉拿，見由屋中跳出一個姑娘來，申琪敗走，到後來，衆高人齊集，先覺禪師就退回申集，見了他們祖孫一字未提，第二日同着珠兒祖孫，至營地上祭。清風劍客郝兩達來着外甥，珠兒拜過了舅父，隨着他二祖父，跪在了祖父母的坟前，焚化紙錢。奠酒叩頭之後，放聲大哭，悲傷之極，郝莊主淚流滿面，看見外甥，想起胞妹，再回想不聽父母之遺言，造成個種結局，思前想後，不由得人聲痛哭。老和尚的婆心，那看得過這樣悲慘，將想要開言解勸，忽見鄒錦彪背着申琪來到，後面跟着師弟周顯，以及張三峰等衆高人，來至切近大家相見已畢，老和尚把所有的經過，向大衆詳細述說了一遍，此子珠兒，早看見他爹，被人家綁作一團，臥於就地。這



小橫撲將過來，雙手撲住，臉挨着他爹的臉，放聲痛哭，叫道：「爹呀，你懶死孩兒了，你受這個樣的罪，叫孩兒我看着可怎麼受哇，天哪天哪，我爹原是好人，造物弄人，到底是因為什麼，淪落到這種地步，爹呀爹呀，誰也替不了你，叫我這爲兒子的，心中怎麼過得去，一面哭喊着，抱緊了他爹的脖子，只聽得兩聲，他父子雙雙的背過氣去，先覺上人，向前把孩子叫醒，抱在懷中，申琪緩醒過來，悲切切的叫道：「珠兒呀，願你今生牛世，可認定了前途哇，千萬別像爲父似的，失足墜落，我就是死在九泉以下，也是冥目甘心的呀，」遂又向郝爺說道：「哥哥呀，請你不要仇視於我啦，不久的我到在九幽之下，去見令妹請罪懇求你，看在令先妹的分上，看顧珠兒，此恩此德，報之來世罷，」郝明達與申琪多年的郎舅，情同手足，今日處到這種地步，聽他所說，心中着實難過，洒淚答道：「妹丈啊，你放心吧，珠兒已拜在先覺上人的門下，將來必要與你爭一口氣，以洗門楣之羞，申繼祖淚眼愁眉的，叫道：「琪兒啊，你到在此時悔也不悔呀，申琪悲慘的叫道：「二叔哇，事已到此，舊事何堪重提，張三峯在一旁，口念無量天尊，一切往事，勿用再講啦，命申琪上祭之後，我們起身吧，衆高人說本應如此，鄧錦彪過來，將申琪抱在他父母的坟墓前，徐奠了一番，申琪哭了個死去活來，然後又把他抱在他祖父坟前，申琪高叫已故的祖父哇，你老人家在日，威鎮邊陲，位極人臣，但需要是少作點傷天害

遇之事，少貪贖賣法。少妄殺無辜少欺君虐民，稍微留點餘德，我作子孫的，也不至於誤入歧途。造成叛國傾家，人倫之慘變，一面說着放聲大哭，此時雷閃交加，暴雨如注，他還是盡命的喊叫。祖父哇祖父哇，你還是疼愛你的子孫嗎，他雖然是力竭聲嘶，氣息喘々，依舊是喊叫不止。所有衆高人等，遠遠的站在樹下避雨。看申琪這種情景，聽他所哭喊的言詞。大家相顧，嘆惜不已。猛然間一道厲閃，晃的衆高人睜眼不得，緊跟着一聲霹靂，震耳欲聾，雷聲過去，雨可就止住了，大家定睛看時，全嚇的神色改變，只見申琪已遭雷劫，被雷火燒的拘攣着縮成一團，腥臭之味，雜聞已極，窺近看時，衆高人更是吃驚不小，因為祖坟也被雷擊了，棺木破碎，白骨棋遭了雷火之劫。衆高人見此景況，不由得駭目驚心，齊聲宣讀經聲佛號，無量佛，彌陀佛，善哉善哉的念個不住，衆俠客等，也是驚心變色瞪目咋舌，申繼祖見姪兒被劈，老人家的坟墓破裂，屍骨被雷火之劫，悲慟達於極點。氣堵咽喉，翻軍栽倒，昏迷過去，珠兒在老僧的懷中，也哭得閉了氣。大衆忙着喊叫他們祖孫兩個，好容易緩醒過來，還是大哭不止，著者寫到此處，要求閱者原諒，並非以迷信之事，惑人聞聽，接天理來論，申琪之遭雷劫，是因罪大惡極，上天大怒故受天譴，以昭天理之昭彰，若以科學來說，申琪在坟前盡力哭喊，必然是逼體生津，人身之電，引出空中之電，致被敵死，坟墓也受波及，以上兩說就是

敢請閱者擇之可也。閑話少說，書歸正文。列位高人勸住了他祖孫，全都止住了悲聲。張三峯向大眾說道：「仰體上天好生之德，可以叫申琪，料理他們的喪事吧。」申琪的屍骨從寬處理，准其子治理喪葬埋。我輩就此回山東去吧。周顛上人合掌致謝，又教申家孫。謝過了張道長的慈悲，周顛又向廉斌說道：「我指示你的辦法，你作到什麼程度啦？」廉斌躬身答道：「弟子正在遵諭進行，忽然聽說，當今萬歲，駕幸五台山，因此暗中的跟隨保護，以防意外，誰知巧遇申琪，他節外生枝，倒行逆施，以至現在。周顛開言點了點頭說道：『照舊辦你的事去吧。』廉斌諾々而退。先覺上人說請衆高人，去滅白蓮教匪。山僧在此，小作勾留，我們遇緣再會吧。衆高人拱手作別，退回山東大營。徐劉二帥置酒設風，在酒席筵前，提申琪之事，二帥慨嘆不已。張道長詢問：「近來的軍務如何？」徐劉二帥說道：「自你們衆位是後，賊人用火攻計，突圍而走，奪船入海，退入劉公島去了。水軍的巡船探聽已實，沙門島的邊報到來，與邊探所報，大致相同。因為列位高人未歸，未敢冒然進兵，所有的失地，俱已收復，一切要隘所在，已派重兵鎮守，糧糈軍械等項，早已調集齊備，敬候衆位仙師回歸，共議進攻之策。」張道長說：「原定的主張，被申琪這逆個人，將全局紊亂，歸結是被變尙等，脫出重圍，逃入海中，彼等入了巢穴，必要各路撥動是非，從此干戈擾々，陸地隨處，皆有白蓮教匪，隨時皆能蠢動，實

佳是防不勝防，殊堪深慮也。爲身之計，只可先探劉公島的虛實。再議進攻之策，徐劉二師一齊說道。我們何不就此起兵，直取劉公島。來到達之後，相機進取，就是打探，往來也便宜的多。我們的意思是這個樣，不曉仙師以爲如何。張三峯搖頭說道，這個意思可是不妥，皆因奇奇的計劃，是將他困在重圍之中，夫收撫各處，現在他等既逃到巢穴，以我的計劃，就完全不能用了，再要樂奇寧奸狡異常豈能坐以待斃。他必要尋惑各方，別生枝節，我們若是統兵入海，直搗他的巢穴，賊人必用以逸待勞之法，守而不戰，若大一座劉公島，我等又有什麼法子。幸剋制他們曉，彼此若在其他的地方，生出是非來，我們欲退不能，不但疲於奔命，且有被圍之虞，若是統兵直扣劉公島，一定要壓入他的圈套，徐劉二帥聞言，肅然起敬，拱手說道。若非仙師一言說破，我等必墜其圈計中，張三峯笑道二帥請坐，探聽的事兒，非我親身去走一遭，別人是不能勝任的。言未盡，帝問跪倒一人，口尊恩師在上，恕弟子無知之罪，張道長低頭看時，乃是澹台雲威，遂往下問道，你注欲何爲，雲威俯上叩頭說道，弟子求慈悲，情願代替恩師，去到公島打探，仙長諒聞言，微之冷笑，說好吧，就命你前往，可是你要知道，劉公島內地勢危險，消息埋伏甚多，而且是非難聚會於該處，你的武藝雖然不弱，到在東海小雷音寺內，再有你們這幾個人是英雄無有用武之地，只可以暗探，行動要嚴密倘若被神

。被人家知覺了。恐怕你難討公道。雲威向上叩頭。口尊恩師。請放寬心。弟子必能謹慎從事。決不敢有誤戎機。張道長慨然說道。憑天由命。你好自爲之吧。雲威叩謝已畢。站身退下。收拾應用之物。棄岸登舟。將要開船。見尹士興手提包袱。慍々張張來到船上。雲威抱拳問道。尹將軍前來作甚。尹士興笑道。少島主你猜一猜我的來意。雲威說莫不是尹將軍前來。幫助我去探劉公島。尹士興說。我又沒活膩了。豈能白尋死路。我是來給你送航海省力的物件。說着話將包袱解開。用手指着說道。此物乃是龍虎島獨門的東西。用藤子與牛皮製造而成。名曰飛船。若是爬在上面。或是躺在上面。攪動機扭。就像魚游水中。其快如飛。載沉載浮毫不費力。航行三二百里海面。也覺不出怎麼勞累來。前者龐通龐達等。說是借着此物之力。由蓮花島直達登州。他等被擒之後。此物落在我的手中。今知少島主。去探劉公島。特意趕來。送飛船。以助成功。又將飛船使用之法。詳細指點了一番。雲威歡喜之至。連連稱謝。尹士興告辭下船。雲威傳話開船。水手們開船直奔沙門島。這一日離沙門島切近。巡船攔住盤詰。見是雲威。在亡行禮。一面遣步報入島中。沙門鎮羊隊相迎。接至島內。棄舟登岸。進帥府入書房。靜面落坐吃茶。雲威將來意對沙門鎮台說明。鎮台大人說道。這差事。可險的很哪。雲威笑道。固然是險。哪好在不至於怎麼要緊。歇息一宵。第二日辭別鎮台大人。駕船起身。天交黃昏的時候。

已到亂礁峽。將船隻灣好。雲咸換上魚皮寶鑑，帶了飲食，跨上飛船，破浪分波，向劉公島進發。這亂礁峽離劉公島不及百里的海面。天交二更餘，就到達了劉公島的外島坡。從劉公島左後的島坡，收住了飛船。棄水登山坡，將飛船藏好，可沒敢脫魚皮寶鑑，將想要亮劍登山，向裏去探，猛見由山裏有一條黑影，閃電一般，向後島的外坡山而去，英雄就是一怔，書中的暗表，那條黑影乃是，火山紅海峽，萬丈金光寨的三寨之中的人物，名叫追風兪兒任霸，只因探海鮭龍水萬寶，聞知開山圖象史永剛命喪軍前，他一怒約會了四凶，連夜起身，趕奔劉公島，任霸得信，駕船隨後追趕，直追到劉公島方才見面，既已至此，也只可到裏面再說罷。巡海的賊頭，報入小雷音寺，紅蓮白蓮來教主知曉，惡道樂尚，自從申琪用挺而走險之計，率鄔錦彪去後，戰又不敢戰，走又不能走，累次探子來報，四面八方，盡是大明的官軍啦，情知已然被圍，又得了探報，水軍失敗，沿海一帶，被官軍俱皆封鎖，又不見申琪的回來，終日如坐針氈，仔細一慎重，才明白中了官軍之計，這明明是，困住我等，分兵派將，去奪取我們的根據地，等海外各島一律肅清之後，那時再舉全力，會戰我等，真到了那個時候，那還了得，急忙來衆相商，共議對抗之策。歸結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策，樂尚拍案怒道，不料想我八路合兵，不但未取得登州，而且損兵折將，還弱了紅海峽的寶朋，屍骨無存，將來見面之時款

我以何言答對。最壞的結局。我還得落一個率衆逃遁，真真的魂死人也。紅蓮教主口念阿彌陀佛。愧吧恨吧倒不要緊，勝負乃兵家之常理，但是想着逃遁，還怕走不脫呢。樂尚寧笑道。飽然再不能夠。那我們還能作其他的事情嗎。當即命離宮火祖丁魁丙丁融。督工趕造火弩火噴筒。以子烈焰神臂火龍車。十天之內。須將大量的火器製造齊備。丁丙融遵令退下。趕辦去了。這惡道等着夜間。出帳仰觀天象。察看了良久。掐指計算。紅蓮教主笑道。乙亥日由日落以至天明。有雷大的狂風。趁這個機會。順風縱火。庶可脫逃。海中風浪濤濤。我們正好搶船。別看官軍在狂風怒濤之下。不能行船要是輪到我們身上。不過看作家常便飯一般。樂尚點頭連稱是。這兩個元兇首惡計議妥協。不幾日。丁丙融交令。一切火器。製備已齊。這賊寇等。果於是日照計而行。趁風縱火。突圍而出。擄了戰船。連夜逃回劉公島。到達了之後。查點人數。損失了大半。他是痛定了思痛。越想越恨。氣的他真好似鬚髮冲冠。在這忿懣之下。一怒連走了五道轉牌。一路是雲南。一路是海南瓊島。一路是代州。一路是四川。末一路是北嶽但山。分派貼己的教主。各自去訖。紅蓮教主笑道金陵城內。我教他這小小的熱鬧熱鬧。樂尚說。教主有這種辦法。何不早發動呢。紅蓮教主笑道。我這個主意。與軍事上毫無效果。但是事情辦成了。可比百萬雄兵更厲害。這種計劃。暫且不能宣露。要是失敗了的時候。好在受

不着多大損失，倘若成了功，得大明的江山社稷如探囊取物，樂尙聞言半信半疑。只可以待將來，事之成否再說吧。又過了幾日，有人來報說，島外來了火山紅海峽，萬丈金光燦的，幾位寨主，二魔頭得信，連忙接出劉公島，讓進小雷音寺，寒溫已畢，置酒款待，飲酒中間，探海鮭龍水萬寶說道，請闍樂教主，戰拜弟史勇剛。因何喪命，他的屍骨而今安在，樂尙見問，而紅耳赤，囁嚅答道，這件事提起來，令人慄愧之甚，不用說對不起，火山紅海峽的諸位寶朋，我們自問良心也是過不去，真嘗因在登州城外會戰，史老俠客趕到，身臨陣前，大戰周顯，萬也沒想到，當言失機，慘喪在周顯的劍下，彼時正要將屍身搶回，那徐達揮動全軍，衝殺過來，請列位老英雄想情這亂軍之際一場鏖戰，拿屍可就來不及啦，因此未能將史老英雄的遺骨尋回，水萬寶一聞此言，嘿，嘿的一陣冷笑，雖然是笑着，顏色可就變了，遂向四餘說道，你們聽見了沒有，這個忙兒幫的多好，落了個屍骨無存，立地窮奇高喪，攪海潭厲數波濤，移山濤機武雲蓬，閃電鏖戰廣發，一齊帶怒答言，說是既然如此，我等向他等還有什麼說的，自己冤仇，自己去報，據我們看，樂教主也沒有什麼辦法，他懼怕周顯張三逢等，好在咱們不是不怕囉，走走方方罷，可必在此久停，水萬寶點頭，說好，遂向樂尙說我們就此告迅啦，說話之間，與四兇等，站起身來，追風兇兒任霸連忙攔阻，叫道列位賢弟先別忙，我們從長



計較個相當的辦法。再有動身也還不遲。水滸寶冷着臉說道：請大哥不必多管。小弟等自有主張。再者說你老人家，是個好好先生，不論在什麼情勢之下，也得講道德說仁義，還要面面俱圓，挨而不傷。小弟等是個直性漢子，就知道給朋友報仇雪恨，其他的奉情，在所不計。追風兪兄任霸笑道：賢弟所說的血性言詞，劣兄很是佩服，不過是要通盤合計。歸結落到那一步上，水滸寶氣昂昂的答道：實對哥哥你說罷。只顧目前，還管什麼將來如何呢？我們告辭啦。當即轉身向外。紅蓮教主與白蓮教主等，望目結舌，無話可說。教人當面搶白了一番，一個個難過到百萬分。見人家轉身向外，只可隨機相送。到在內島坡，水滸寶等上船，說了聲再見。把手一揮，開船去了。樂尙等回到廟中見進風兪兄任霸，坐在裏面自斟自飲，樂尙等入坐，強作笑容。口稱老先生，你看這件事，可怎麼辦呢？任霸是點頭嘆氣，然後說道也沒有什麼不好辦的，他等此行，必是趕奔北嶽恒山。小金光奏，去巡天金吾葉朗葉天然，與那蓬頭陞狂管百寧，他們幾個聚在廟裏，必要不顧一切的亂作起來，到了結局，還是得大敗。他等如此的任性，真真可恨。紅蓮教主口尊老俠客，這件事還得你老人家，趕了去主張一切，以免勞而無功。任霸嘆了口他說唉，也只可如此，但是我還得請一個人出來，幫我的忙，方能作的到。樂尙問你老人家，還要請誰呢？任霸說在你這後島，有一個小小的廟宇，你可知道。紅蓮教

主說道：不錯有一個小廟。在後島的鵝頭峰下。此廟名叫鎮島龍王廟。內有師徒二人，全是老邁龍鐘。在此多年。我們各不侵犯。要依老俠客說來，莫非他師徒也是道中人不成。任霸笑道：他師徒之能，或可勝於我輩。那老僧別號虬髯長老。名叫大然。他那個徒弟別號降龍侍者。僧名知本。隱居此島。將及五十年。非得他人出頭。方能轄管得在水萬寶與棄天然。好教他們聽我的指揮。調遣一切的事情就好辦啦。紅蓮教主嘆惜着說道：唉。我們同處了好幾十年。就會不知道他師徒。是道中人。可算是真人不露像啦。一面吃酒談着心。二更已後。方才散席。任霸辭別大眾。竟奔後島而來。一路上星飛電轉一般。往前行走。萬也沒想到。這個地方會有了好細。濼台雲威在後面可就跟上他啦。任霸那裏知道呢。他毫不留心的。趕奔後島。來到鎮島龍王廟前。上前扣門。裏面有人問道：外面是什麼人。任霸通了各姓。裏面有人出來開門。將他讓了進去。與大然和尚相見。彼此談了些個潤別的話。任霸當將來意說知。大然和尚說道：賢弟你爲難覺着不合算。又來將老僧要拉入旋窩之中。任霸笑道：僧兄你錯怪我了。豈不知人到難處相窺明嗎。所以前來找你。和尚默然無語。良久說道：你將水萬寶等。此行所講的事對我說嗎。再定辦法。任霸就將水萬寶等預定的計劃詳細說了一遍。老和尚口念阿彌陀佛。善哉。這孽障如此行事說不得。老僧下山去走一遭。賢弟你先行前往。臨期到不可開交時。我

和尚必到，決對悞不了事。任勸告辭，退回前山，辭別靈龜與紅蓮教主等，駕船起身，由東海岸，棄舟登陸，飛奔北嶽恒山，這一日到在小金光寨，見了巡天金吾葉天然，問起水萬寶等是否前來，葉朗就將始末原由，述說了一遍，追風兇兒聞言大吃一驚，原因是，水萬寶等由劉公島東海小雷音寺，一齊起身，駕船隻一衝風破浪趕奔東海岸，棄舟上陸，連夜奔小金光寨，葉天然管伯鬻得信，把他們接到裏面。叙了寒溫，水萬寶就把自己要作的事情，向葉朗等說知，葉朗聞言笑道：你來的太巧啦，現在我處的事情，正要發動，却是人不够用，很是爲難，你們幾位趕到，又要用威脇的手段，對付張三峯周顛等，不約而同，恰巧會合到一處，兵歸一處，將打一家，互相協助，何愁大事不成啊，水萬寶鼓掌大笑，說道妙哇妙哇，這可該着我出這一口怨氣啦，書中交代，這個賊因爲什麼這麼高興呢，曾因是當今萬歲，早年就有五台山，降香的心願，建國之後，致治繁冗，無暇及此，又兼太子少亡，本擬着，冊立燕王，大學士劉三吾等，力諫應立皇孫，洪武帝准臣下所請，立皇孫爲儲君，便是後來的建文帝，緊接着白蓮教匪猖獗，鐵木占達等弄權，是非大白之後，將奸賊等人獄，詳訊清供，根究黨羽，意在除惡靜蓋，劉伯溫收南昌，帥還朝，復又提兵東去，與徐達會師，掃蕩白蓮教匪，想係在指顧之間，諸事告一段落，聖上決意去五台降香，命五軍都督齊泰，鎮攝京師，召選周王肅，齊王

武，潭王梓，三王入廟，與侍讀學士黃子澄，輔佐儲君監國，欽命大學士劉三吾，曹國公李景隆，隨駕至五台山降香，擇吉起鑾，一路無事，安抵五台山，代王柱率文武地方官，迎接聖駕，上五台山至行宮駐蹕，曹國公李景隆，率羽林軍三千，在行宮左右，屯紮保護，洪武帝齋戒沐浴，薦至文殊院，拈香禮佛已畢，在廟中隨喜了隨喜，文殊院住持僧，先個和尚幻空，在大客堂，預備了寶坐，洪武帝薦至客堂升坐吃茶，先明長老率闍廟衆僧，瞻拜天顏，洪武帝傳旨命住持僧人先明，按闍廟衆僧，設七七四十九天，羅天大懺，宣讀經卷，超度陣亡的將士及怨鬼孤魂，先明和尚遵旨退下，即日起在大雄寶殿，作起水滸道場，洪武帝按定時間，焚香土祭，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接眼間四十九日緣滿，佛是作光，聖駕回闕行宮，想着遊覽幾天，賞玩五台的風景，再行回鑾，萬沒想到，發生了意外的變動，在晚膳後，忽聽五台山下，等砲驚天，人喊馬嘶，少時曹國公李景隆，入行宮奏事，慌張張來至御前，口稱啓稟萬歲得知，大事不好啦，現在雁門總鎮蕭越，代州總鎮樊大順，二將叛反，兵困五台山，請旨定奪，洪武帝聞奏，微微笑道，胆大的逆叛，竟敢稱兵作亂，不過宣疥之患，何足爲慮，速去督飭羽林軍，據險以守，數日後必有破賊之策，曹國公李景隆見皇上態度從容，只命嚴守，也不敢請旨敵寇，只得遵旨退出行宮，指揮羽林軍，嚴守各要隘，以待勳王的軍高，書中代表，這兩路

總鎮叛反，乃是受了白蓮教的威脅，他兩個人，身爲八抬總鎮，血戰妙塔上，弄量容易，轉戰千百場，方得現職。那能喪心病狂，甘作叛逆呢？原因是北嶽恒山，白蓮道院，裏紅蓮寺院，離雁門關三千里地，有一座山，名叫三十里地溝，內有一廟，名叫九頂蓮花觀。內中的觀主，別號九頂真人白蓮羽士，姓宣名鴻舉，他也是惡道藥尙的門徒，因爲他其貌不揚，不甚得惡道的歡心，他一怒離了蓮花島，借着火山紅海峽的勢力，強佔了九頂鐵叉寺，趕走了住持僧衆，將廟宇改爲九頂蓮花觀，招聚教匪，窩藏盜寇，坐地分贓，無惡不作，他本人麻冠草履，身揹藥箱，週遊雁代一帶等處，拾藥施醫，數年來如一日。又兼他精通岐黃之術，手到病除，這一方的軍民人等，無不目之爲活神仙，久而久之，漸及的把所有的愚人，全網羅入在白蓮教。幾十年來，他的成績，可就大有可觀啦。此番接到藥尙的轉牌，遂即會合恒山小金光寨白蓮道院等處的爲首教匪，齊集九頂蓮花觀，商議進行之策。夫衆齊說聽聽真天的差遣，惡道略爲謙遜謙遜，當即應允。遂向衆寇說道，想當年老教主，重看大教主二教主三教主，看貧道無有多大的作用，因面離海外至塞北，在此運傳教，倏經數十載，方有今日。現在老教主在登州失敗，兵撤劉公島，轉牌到來，奈我相繼起事，以便牢製劉基徐達等。貧道又蒙諸公推戴，調度一切，總其大成，貧道我難却衆意，只得免爲其難好在是這合郡人民，以及士農工商，

文地武汛，總共計算起來，可佔半數，是我教中之人，發動起來，諒沒有什麼掣肘的，一言未了，有他的五徒弟，金槍將侯廣，六徒弟，金刀無敵霍達成，二寇乃是蕭總鎮，樊總鎮的中軍官，當場答言說道，我們兩鎮的軍兵，十有六七，是我們教中的人，弟子等回去，對蕭樊二鎮台，分頭去勸說，曉以利害，那怕他不隨着我們起事，他若不從的時候，當即追取他的性命，我弟兄各率本鎮軍馬，可得兩萬之數，雁代的國庫，入我等掌握之中，糧響豈不充足，兵因五台山，斷絕他來往的消息，祖師爺再相機辦理，何愁天下不大亂呢，彼此徐達劉基張三峰等，手大撫不過天來，教他鞭長莫及，顧此失彼，也只得徒喚奈何而已，惡道聞言哈哈大笑說道，這麼一看，就仰仗賢契們去作，即時發動，愈速愈妙，二寇遵命退出蓮花觀，跨馬帶從人，分頭去了，金槍將侯廣，回到雁門關鎮署，當即招集，本鎮的將官，說明原委，他們全是白蓮教匪，還有什麼商議不妥的，計議完畢，齊至內書房來見鎮台，蕭越問道有什麼軍情麼，侯廣就把叛反之事情，詳細說了一遍，蕭越聞言大吃一驚，衆將一齊說道，請大人可要想明白了，全軍一致，衆意難違，就是鎮帥一定要忠於大明，不過是白白送了性命，恐怕沒有什麼好處吧，蕭越到在此時無可如何，只得點頭應允，樊大順那邊也是如此，雁代兩路人馬，會合齊了，先把府縣官趕走，另委了心腹人，兵困了代王的府第，禁必出入，又分兵派將，封鎖了

各器津渡口，然後兵困了五台山，白蓮羽士得信，率衆教匪，星飛趕入行營，蕭銀樊人順以得跪倒迎接，口稱祖師爺，惡道用手摻起，好言安慰，入帳升座，遠放軍情，這才向白蓮道院觀主左法蓮，紅蓮寺廟主法苑，小金光寨葉天然等，說道你們幾位，悔速回去，約請本教之中有名的人物，送至大營，請諸位多受點辛苦，防備着道中人，暗入五台山，通遞消息，沿心一帶等趕的道路仰仗你們幾位，把守住了，就算是奇功一件，葉天然等，遵命退出，派人分到請人，這一日永萬保等來到，葉天然向他說明了一切經過，所以才把這位賊，喜歡的不亦樂乎，草草用罷酒飯，葉朗親身陪着他們，趕奔大營，與惡道真見之後，葉天然告辭回去，宜鴻舉給矮賊等，擺酒接風，在酒席筵前，商議禍國殃民的計策，水萬保說，依我的主意上五台山，進行宮，爲所欲爲，殺他這一個痛快淋漓，惡道搖頭說道，老俠啊這種暴烈的主張，危險的很哪，請想若大的一所五台山，廟宇林立，難免沒有高人隱跡，堂堂的一朝人皇帝主，被困於此保駕勸王，恐其大有人在，要依老俠客的理想去作，怕的是不能如願以償吧，說句不幸的話，還許有虧兒吃哪，最好的是，叫他們弟兄相爭，禍起蕭牆，內亂一發，外患自起，我們給他引起戰爭，且作壁上觀，待等時機成熟，再爲逆取百利而無一害，方爲萬全之策，望老俠客等少安勿躁，暫爲藏鋒養銳，待時而動，一戰而大事可成，何必忙在一時呢，水萬保與四兒

等，聽老道這番議論，口中雖沒說出什麼，心中是大不以爲然。暗自惡道，道明明的是虎頭蛇尾，又要吃又怕燙。這個樣的人，焉能成得了大事，他心中如此想着，表面上順口應聲，連連稱是。席散之後，各自歛息。到了第二日晚間，得了空閑，水萬保約會四兇，暗自離了賊營，繞至五台山左邊，入雲峰，施展輕工，使神行法上了山峰，辨別方向，奔內山而來，一路行程，水萬保向四兇低聲說道，我們五個人，入了行營之後，你們四個人先下去趕殺他的護從文臣武將，我在暗中乘隙刺王殺駕，然後火化行宮，我們歸回大營，看一看九頂真人，羞也不羞，愧也不愧四兇點頭說是此計大妙。幾個人一邊說着，一邊往前進，距離行宮，約在數里之遙，在山巔處往下觀看，遙見燈火旗影，五寇喜之不盡，眼見得行宮在邇，成功就在目前啦，急急往前趕奔，忽見前面黑影一幌，劍光閃處，迎面站立一人，厲聲喝道，御營在此，此乃禁地，來人少姓前進，五寇收住脚步，冷笑道禁地不禁地，倒沒有什麼關係你是什麼人，報通你的名姓，書中暗表，來者乃是凌雲志老莊主，自從與廉斌分手，即起來保駕，幸喜沒有什麼事故，實指望聖宮回鑾，自己依然回家隱遁，不料想兩鎮兵變，圍困五台山，老人家晚上可就忙啦，圍着御營的外圍子，十數八里之遙，嚴加防範，這日正在暗地巡查，見來了一條黑影，就知道是白蓮教匪無疑，急忙過來攔住，聽賊人出言無狀，並問自己姓名，老頭子哈哈



大笑叫道賊崽子，你寨老莊主凌雲志是也，五寇聞言，一齊說道，我們耳朵裏倒有你這  
麼一個人，聽說你已然洗手隱居啦，爲什麼又來此多事呢，你又是個不希望名利的人，  
何必自尋苦惱呢，寬對你講，我們乃是火山紅海峽，萬丈金光寨的，五寇各自道了姓名  
與外號，水萬保叫道翠雲志啊，你趕快回你的故土原籍去，免得把性命喪在我們的手中  
，老莊主聞聽，是三姓之一與四兇來至，語自叫聽不迭，心裏說我雖然武黑高強，對付  
這五個小子，恐其難佔上風，但是已然遇上了，也就說不上不算來，當即破口罵道好賊  
崽子，少說大話慢說是你們，就算是秦無之奇來到，老太爺也要追他的性命，說話之間  
掄劍就勞，水萬保高夔武雲達等，各挽軍刀，一擁齊上，將凌雲志圍在當中，老人家雖  
然是武藝絕倫，但是會戰這幾個惡頂，能以支持往，那就很不容易啦，要想得到勝利，  
是決對不能的，工夫一大，被深然銚龍水萬寶用鋸齒飛龍劍，鎖住了凌爺的寶劍，移山  
搏機武燭運的乾坤八卦開山槊，蓋頂砸下，老莊主側身將將躲過，主地窮奇高夔的八寶  
金頂棒，奔前胸撞來，老莊主折腰挽跨，躲過金頂棒，攪海渾敦，厲波濤的五行連環戟  
，向肚腹點來，老人家撒手扔寶劍斜身轉步將將躲過，閃電鑿餐戰廣發抖鋒鋼五毒槍，  
奔後心就扎，凌雲志往旁一閃，稍微遲慢一些，槍就扎在左臂以上，皮開肉綻，臂骨都  
被扎劈老人家慘吼一聲，忍痛飛身跳出圈外，水萬保大喝老兒那裏走，回手飛起一口閉

血毒刀到在這個時候，老人家還那能躲閃，正打在左腿之上，哼了一聲，翻身栽倒就地，心裏雖然明白，可是不能動轉啦，水萬保哈哈大笑，說道你這不是找死嗎，來來我們給你個痛快吧，說着話將要向前，忽聽有人喝道，賊小子休要得理不讓人，少太爺來也，緊跟着又有人念經聲彌號，南無阿彌陀佛，兩個老僧回一個少年站在向前，那少年恍掌中三環透甲錐，當先向前，水萬保用劍點指，說道來者的小兒報通名姓，小爺笑着罵道，我把你這不够尺寸的矮子，你敢在你家少太爺的面前耀武揚威，你們五個小子一齊過來，我把你等置諸死地，爾等到森羅殿上報到，去問判官自然知曉我是何如人也啦，說話之間掄錐就打，水萬保捧劍還招，喝令列位上，四鬼吶喊一聲，各捧軍刃，衝將上去，把少爺圍在當中，來者乃是公冶修，自從三教伏魔大會之後，衆高人分頭各幹其事，小孩因受傷在少林寺調養傷痕好了之後，恰好施耐菴在少林寺，與老方丈盤桓，公冶修學文習武，非只一日，後來得知海外的消息，公冶修的意思要前去找他爺爺，被少林寺方丈申斥了一頓，久而久之，小孩把心就取住了，安心在廟中習文練武，這一次少林寺方丈二方丈了真了緣，來朝五台，施耐菴要隨同前往，遊覽五台的風景，惟公冶修在廟中，無人拘束，荒廢了學業，因而帶他同行，及至到了五台，朝山拜鼎之後，因避免酬應，未入文殊院，掛搭於後峰雪頂彌勒寺，正值聖上駕幸五台山，在文書院辦佛事，

少林方丈與施菴耐等，一則是暗保聖駕，二則是遊覽五台，故此就延至今末回少林寺，每日晚間兩個方丈，帶公冶修在御營的左右，暗暗的保護。今日恰巧，遇上四兇與水萬寶，公冶修過去雙錘戰五寇，獨闖羣賊，大方丈過去解救凌雲志，給他喫藥上藥，裏好受了傷口，起了閉血刀。收拾已畢背在身上，二方丈叫道師兄你看，修兒可要敗啦，大方丈說此子狂傲過甚，不叫他喫點苦，他老是自逞己能，教他多受點挫折，將來他就不敢狂傲了，二方丈說話雖如此講，何若傷了性命，可可怎麼理呢，大方丈笑道談何容易呀，這生死豈是偶然的，二高人正在談論，忽見公冶修飛身逃出圈外，叫道和尚爺爺。小子我戰他們不過，還是你們來吧，真沒有想到，這個牛截的賊比整個兒的還難纏呢，二位高僧笑道，此子知道好歹啦，懂得進退啦，還算不錯。二方丈一合掌中九耳八環連摩錘，飛身跳至當場，水萬寶由手點指，問道來者什麼人，二方丈說可惜你這大的年歲，連個和尚你都不認認嗎，水萬寶說少說閑話，我問你叫什麼名字，二方丈說佛門弟子名之曰僧，通俗呼作和尚，何必多問哪我送你脫生去吧。話言未了方便錘兜頭打了下，水萬寶那把二方丈放在心上見他瘦弱已極，看不出是個能人來及至動上手，走了幾個照向，失口說道，你們快過來，這個和尚可是個勁敵四兇聞言，各捧軍刃加入動手二方丈掄開了掌中的方便錘，把五寇逼得走馬燈相似，團團亂轉，二方丈雖然勇猛但是也贏不

他們大方丈在旁看着很是着急，心中想道：「雖這個情形，急切不能將他等拿住，道便如何是好。正在無可如何之際，就聽那邊有人喊道：『當場動手的一齊跳開，現有火山紅海峽萬丈金光塞三妙第一神迫風兇兒任霸來也。』大方丈聞言心中更為着急，死人來到我們更不能取勝啦！此時當場動手的，俱皆跳出圈外，追風兇兒任霸來至當場，把手中的五彩描金幡一橫說道：『二高僧請了你們師兄弟也會來到此處，真是難得的很哪！真合掌答道：『任老居士來此，也是出家人，意想不到任霸笑道：『我們大家不過是合有所爲吧了，請高僧後退一步說吧轉身，笑吟吟的叫說：『各位賢弟呀，弟兄有幾句話對你們來講，水萬寶說此處那是我們談話之所，兄長快幫着我們，迫了那和尙性命有什麼話再說也不遲，迫風兇兒任霸道：『賢弟們可認識這兩個和尚麼？水萬寶搖頭說不認識，任霸說這就不怪你們隨便說說啦！兩個僧人，乃是少林寺掌教的師尊，大方丈了真二方丈了緣的便是。五寇聞言也是暗自吃驚，心中暗想：『怪不得武術如此的高明哪，又聽任霸說我由咱們寨中，追你們到劉公島小雷音寺，由那裏又迫到怒山，小金光塞，見了葉天然，方知你們人了九頂真人的大營，我覺着你們必有這一招，故其由山路趕奔此處，果與你們相遇，賢弟呀！你們要明白，邪不勝正，以叛逆的身分，來侵犯一朝人王帝主，豈能達得到的，以表面上看來，你們幾個人，進了行宮，爲度籙，何人能以抵擋，殊不知離着還有好幾里地呢。」

就被人家攙住。少林寺的方丈，方丈是不出廟的，偏偏教你們碰上，這不是太巧了嗎。由此一點記之，你們就應當醒悟，趕緊回頭，免遭天譴。隨劣兄向海外去罷，水萬賢那裏聽得下去，這片金石良言，當時大怒，氣昂昂的說道：任大哥，你是金光寨的寨主，白蓮教的教友，你怎麼說出這片言詞來呢，真真是豈有此理。追風兇兒任霸笑道：賢弟，你是貴人多亡事啊，回想當初，你我弟兄結拜，隱居在峨嵋後山小三傑村，安居樂業，何等的快樂逍遙，後來你與史永剛，結交了養無之奇逆水飛神敖光烈，與四兇九霸等，強迫着愚兄棄了家鄉，隨你們身入火山紅海峽，萬丈金光寨，兄弟們好好想一想，彼時我跟你們所約的却是什麼事，大概其不至於全忘了吧，第一件不叛反，第二件不准奸盜邪淫，第三件凡事，違反了天理人情，國法王章，不管死的多麼樣的慘，決對不許報仇雪恨。此三件事，是你們大衆，完全應許的，我才隨你們入夥，後來史永剛命喪周顯劍下，大寨主都沒肯說出報仇來，你是我的拜弟，竟自破壞前約，帶了四兇兄弟，出火山紅海峽，聲言非與老三報仇不可，可嘆劣兄由海外追到你邊塞之上，疑言相勸你反倒有了氣，派了我一身的不是，唉，真教交朋友的寒心哪，今將舊事重提，你又怎樣答復我呢，好兄弟呀，聽哥哥的勸，我們人力抗不了天命啊，隨我回山去罷，留這條性命，享幾天清福，以終天年，豈不美哉，水萬賢老羞變怒，大叫任霸你住口，你不願盟

兄弟的義氣，貪生怕死，不給老三報仇，我們也犯不上強迫着你，我們來報仇，你就不應該多管，豈不知人名有志，誰也干涉不了誰的事，論到當初約你入山，乃是看的着你，換句話說就是賞你臉啦，幾句面子話，你還拿着當了約法三章啦，趁此閃開，少在我面前多口多舌，我念其一爐草香的義氣，不與你一般見識，倘在饒舌，我掌中的軍刀，可不認得盟兄弟，追風兪竟任霸聞言，一聲長嘆，兩目一紅，險些落下淚來，慘然叫道，糊塗的兄弟呀，可嘆你我，結義十六年，一個甲了的朋友，真想不到哇，你會跟我說出這種絕情斷義的話來，你要手捫胸膛再想一想，我可爲的是你呀，不是爲我任霸呀，水萬寶怒道，可是誰希罕你爲我呢，這個話說的也太無味啦，這句話說出口來，任霸束及答言，在那邊有人口念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我和尙有生以來，這個樣的事，這個樣的話，我是頭一遭見聞，這個樣的孽障，豈能以理喻之呢，知法不知恩的逆徒，你看我是何人，話言未了，一老僧站在當場，就連少林二教主，那個樣的眼神，也沒看准，也是由何方而來，這個真够上來無踪啦，水萬寶一見，嚇了一個魂飛魄散，來者正是任霸，由鎮島龍王真諦的那個虬髯禪師大然和尚，乃是水萬寶的師叔，除去此人而外，再就是他師伯師父，方能降得住他，任霸怕是降他不住，才把老和尚約來，其實大然僧早就暗中看着哪，想這但得不出頭才好，免得傷了老弟兄的和氣，因爲他帥傳逆彥他過甚，

此來迫不得已，因為難却老友任霸的情面，及至在一旁觀看，越聽他所說越不是人話啦，怒氣填胸，一時遏止不住，這才飛身跳將過來，亮了坎離雙環，水萬寶見師叔站當場，分軍刃怒自相視，當着四兇在旁，不肯示弱，大叫道：說師你來的好，你不念同門之義，我也就顧不了月缺難圓，好惡賊把雙劍一揮，向四兇說道：上啊，他當先進招，大然和尚，掄動坎離雙環，急架相迎，少林寺的大方丈二方丈，橫掌中方便鏟，跳過來擋住四兇。戰在一處不得開交，水萬寶指望仗人多會戰他師叔，沒有到四兇被兩位方丈擋住單打獨鬥他能成呢，再說能耐是跟人家學的那還佔的了上風嗎？也就在十數個照面，被虬髯禪師單環鎖住了他的雙劍，那一柄環劈頭打下，水萬寶見環至頂梁盡命的往旁一閃，雖然把頭顧躲過在左臂上，環可着上啞吧一擊，打的惡賊眼前冒金花，強扎掙着未曾倒下老僧跟上步，蓋着前胸就是一腳，將水萬寶踢出一丈多遠去，擰於就地，口中噴血。四兇見水萬寶受傷，那敢再為戀戰，飛身跳出圈外，搶起水萬寶，以及他的軍刃，轉軍逃走。脚下加了十足的力，如飛雲掣電一般，逃下五台山，回歸叛軍大營之中，九頂真人聞報，連忙接待他們至大帳，水萬寶因傷重，已然昏了過去，四兄弟急急的措手無策，宣鷓舉向四兇說：你們幾位不要着急。有貧道給他調治，大致無妨，但是全癒之後是必墜落殘疾的，因他的臂骨已折，說話之間，命徒弟們，取過藥囊，給水萬

雙拳孔上次上藥少時醒過來。又與他吃藥敷藥止住了疼痛。惡賊有氣無力的說道，真想不到哇。遭此慘敗，身帶重傷可惜我這些年的工夫。一旦間就全毀啦。此次的仇人第一是這風兪兒任虧第二是髻僧大然，這筆仇實在還沒有法子報，現在沒有人能以抗的住他們兩個宣滿舉笑着安慰他說道，水老俠客把他們看的也太高了，豈不知能人背後有能人，又這是泰山高矣泰山之上還有天。滄海深客滄海之下還有地，貧道不才必要設法給老俠容們報此斷臂嘔血之仇，水萬寶宣笑了笑說道願如此啊，正在談論之間，忽然有人來報，說有塞外口北慶州前元嗣主，愛猷識理達臘遣派六國三川大郡督百家奴，為欽使，奉見祖師爺惡道開言，異常的喜悅，向水萬寶等說諸位聽見了沒有，塞北元主駕前的大郡督，百家奴，他住前三年與胡天雄大郡督，同人丁我們白蓮教，此番前來，不用說是要遣兵雁門關，與明主為難要，恢復元室這麼一來，叫他們兩朝的皇帝對抗，作鵝蚌之爭我們從中收漁翁之利。白蓮教大事可成矣，水萬寶等聽着甚高興，這惡道說完了話，轉身向外，來迎接百家奴，及至相見，各叙寒溫，在大帳中擺酒款待，百家奴說道，我奉我主上欽命前來，與列位教主相商，打算着兵入雁門關，至五台山，圍困明主，一面分兵，攻取各路，倘若是恢復了舊業，我主上願與眾教主共掌江山社稷，宣鴻舉笑道你與胡郡督，均是教中人，你還不明白麼，咱們立時是教，傳的是道，其他者別無所圖與元



主既要入雁門，與大明爭江山社稷，我們是盡力的幫助，恢復之後，只要是不禁止立教傳道，於願足矣。至於平分疆土的話，我白蓮教斷作不到的。就請大都督，回北慶州，奏明元主，千古難逢的好機會，切莫錯過。火速進兵可也。百家奴聽惡道宜鴻舉所言，自然是歡喜之極啦。他與胡天雄等，投入白蓮教，原就爲的是借白蓮教的勢力，以圖大事。最可恨的是，媽干教匪，喪心病狂，擾亂安寧，不但是國家叛逆而且是飢世的惡魔，稍微有點知識的人民，無不認爲白蓮教是禍國殃民的公敵。此番若不是衆教匪，逼反了代州雁門兩個總鎮，北慶州的元兵，插翅也飛不過雁門關來。這黨惡賊，我席間計議停妥，當日百家奴，率親隨回去調兵去了。宜鴻舉坐定了，詳細的思想，靈機一動，又生出壞主意來，遂將代州總鎮樊大順，叫至面前說道，你火速率兵回代州，至王府迫看代王，親筆寫下告急的本章，教他寫明道是當今洪武帝，在五台山募備兵圍困，雁代二鎮，全軍叛亂，北慶州元嗣主，愛猷謙理達臘，親總大兵，闖入雁門關，攻破五台山，皇帝以及隨駕的文臣武將，盡皆遇害。請儲君即登大寶，正位金陵，以安萬民之心。願詔天下，奠定人心。調集各路帥臣，統兵北上，以禦強敵，而報先帝之仇等語。你遵這件表文的機宜，辦理妥協。當將表文的底稿，呈閱，惡道宜鴻舉看罷之後，笑着說道樊將軍哪，

這真是你的奇功一件，此一紙表文，勝似百萬雄兵，大明的江山社稷，崩潰滅亡，爲期不遠了。衆教匪跟着隨聲附和，聲說祖師爺的妙策無遺。惡道歡天喜地，靜候北慶州的元軍到來，好大舉攻破五台山，足可震動天下了。有過探來報，再有三日夜的功夫，元軍便可來到。惡道賞了探子，命去再探。翌日把守營門的來報，現有小金光寨，白蓮道院，紅蓮寺院，葉天然，左法通，法亮等到來，惡道聞言一怔，傳話道有請有請，心中暗想，他們因何棄了汛地，回來作甚，正在沉思，幾個教匪，來在裏面，見了惡道，行禮已畢，分賓主落坐，宣鴻舉看他們的顏色悽慘，忙問發生了什麼意外嗎，葉朗長嘆一聲，說道唉，真是想不到哇，去了一個虬髯的和尚，迫的我們放火燒寨，不准停留，若是不遵，就追了性命，我等看他年紀高大，那放在心上，當場動起手來，戰他不過，甘敗下風，被那老僧，趕散了手下衆人，火燒了金光寨。我弟兄逃到紅蓮寺院，那和尚追到，打走我等，放火燒廟，最後又趕到白蓮道院，我等全被他打了，好在沒帶傷就是了。他又火化了白蓮道院，我們無處安身，只得回營，來見祖師爺，請示辦法，惡道宣鴻舉聞言，恨的咬牙切齒，水萬寶接言說道，這大概是我那萬惡的師叔，那虬髯和尚使的軍刃，可是雙環麼，左法通說正是使的是攻離雙環，宣鴻舉說我早就知道是他，你們不要着急，貧道自有制他之法，水萬寶說可惜不知道，我師傅現在何處，若是把他老人

家請來，我們可就不怕他啦。宣鴻舉說世外高人，行踪不定，那裏去找哇。若是得着機會，也許能不期而遇。葉天然說最可怕的是，他等由山道，將洪武皇帝保出五台山，轉金陵，我等還在此空圍困着，那才是個笑話哪。宣鴻舉說，葉教主所論甚是有理，這一點我們不可不防，可以想什麼法子，別教他把皇帝救出呢。立地窮奇高夔說，我看也就得等着元兵到來，在沿途關津渡口，重兵把守，諒他不會飛上天去。惡道連連稱是。好在再有一天多的工夫，大元的軍馬，就可以來到了。除此而外，是別無良策可想。又過了一天，遠探來報，明日夜間三更之後，元軍便能開到雁門關，宣鴻舉聞報喜歡的不得了，立即傳令預備牛酒花紅，等着犒賞元兵，到了第二日晚間，定更以後，元都督百家奴率一千鐵騎，就進了雁門關三更以後，將軍大都督胡天雄，率三萬大軍來到五台山，按着要隘所在安紮營寨。雖不能把五台山團團圍困，也算是陷於重圍之中，出入的道路，完全被元兵遮斷了。此時賊軍的聲勢浩大，尸鴻舉在大帳之中，盛擺酒筵，給胡天雄百家奴接風擲塵開懷暢飲，談論軍機，百家奴說明日到不了晌午，我朝招討大帥老相爺蔡子英，就可到來，等相爺來到之時，再議攻山進兵之策，惡道連連稱是一席散之後，各自安歇，次日午正，蔡子英督大隊到來，惡道等迎接入帳，設酒接風，天交黃昏以後的時候，五萬大兵，方才屯紮齊畢，元將蔡子英起身回營發放軍情，宣鴻舉

會合衆教匪，拜帳中，歡天喜地談論軍情，有小校進來回稟，說有幾個僧人求見，當將名帖呈上，惡道展開觀看，上寫雁門關，毗廬寺住持僧人，蓬頭羅漢覺悟，赤腳羅漢覺澈，長眉羅漢覺禪，烈焰羅漢覺機同拜等字樣，惡道大喜，向衆教匪說道，現有紅蓮教十八羅漢中的四位高僧到來，我們大家出去迎接當說着話，群寇接將出來，與四個兇僧會見彼此行禮，讓至帳中，分賓主落坐，覺悟開言說道，我們紅蓮教與白蓮教，二教合一，互相輔助，得知教友舉事，我師兄弟特來軍中，畧盡棉薄之力，宣鴻舉連々稱謝，謙遜道承蒙佛駕光臨，何愁大事不成，是我兩教中之大幸也，四個凶僧整聲答道，不敢當此過獎，不過是追隨仙長之後，勤勞而已，說罷了哈哈大笑，衆教匪這分的得意，筆墨都難以形容啦，一夜無事，次日犒軍已畢，元軍與叛軍合爲一起，一處升座大帳，談論軍情，正中的帥案後兩把交椅，上首坐的是九頂真人白蓮羽士惡道宜鴻舉，下首坐的是元嗣主駕前招討大帥相國蔡子英，上垂首客席上坐的是紅蓮教中的四大羅漢覺悟，覺澈，覺禪，覺機，其次是火山紅海峽的五寇，探海鮭龍水萬寶，馬夔，立波濤，武雲達，戰廣發等，再其次是，巡天金吾葉天然，連頭狴犴管伯寧，白蓮觀主左法通，紅蓮寺主左法亮，下首主席上，坐的是元軍中的大都督，百家努，胡大雄，雁門總鎮蕭越，代州總鎮樊大順，金槍將侯廣，金刀無敵霍達成，共計二十一名賊寇，列坐大帳之中。

，蔡子英向宣鴻舉說，本帥的意思，是打算今夜晚三更時分進兵攻取五台山，請教主率列位教主，先斯登山，擾亂守山的明軍，待等殺得不可開交之時，本帥揮兵一擁齊上，五台山垂手可得，余意如此。但不知教主以爲如何。九頂真人宣鴻舉，慨然應允，說道：帥爺說好便好，貧道等惟命時從。蔡子英見惡道同意，喜之不盡，當即往下問道：三更時分兵搶五台山，那位將軍離意奮勇當先，當時站起來百家奴，胡天雍兩個大都督一齊，應聲願往，賊人傳令道：各帶本部軍三千，爲左右二先鋒，預備爬山的一切器械，聽得連珠砲響，奮勇當先。先登山者爲首功一件，二將遵令退下，預備去了。蔡子英又向蕭越樊大順等說道：請二位將軍嚴守後路各要隘所在，以防意外之變，切勿疎忽，至要至要。衆叛賊連稱遵令。蔡子英向惡道說：老夫統大軍在正面上，攻取五台山，教主看我這配飾的法子，有什麼遺漏沒有。宣鴻舉道說：老相國調度有方，令人欽佩。破五台山，擒朱洪武，成功就在眼前，蔡子英笑道：借你的吉言吧。不到天黑的時候，完全預備齊瞭。定變之後，惡道起身向衆教匪說道：時光不早啦，我們即刻動身吧。兇僧衆性等，除去探海龍鱗水萬寶，因傷不能臨敵，餘也各亮軍刀，隨着宣鴻舉出離了大營，直奔五台山而來，由前五台的左邊山，險峻的所在，施展輕工，用飛行法神行術，到在山上，抄在防守山口羽林軍的後面，够奔行宮而來，走了不遠，在道旁樹上，掛道一首黃幡，隨風飄擺。

仔細看，朗々大字，寫的是白蓮教至此止步，倘敢不遵，立即置諸死地，衆寇等見此情形，俱皆愕然，逢兩羅漢，覺悟怒道：用這個法子，只好是恫嚇那胆小之人，說話之間，掄起掌中獨龍禪杖，向樹打去，克叉一聲，將一尺餘粗的一顆楊樹，擊爲兩段，那首幡也就落於平地，衆寇正要往前行走，忽然裏聽鐘環子，嘩啦啦一響，兩個僧人站在面前，立波濤喊道：這兩個和尚是少林寺的方丈，了真了緣，一言未了，公冶修抖三環透甲錐，站立僧人之旁，只因前者，救了凌雲志，大然和尚趕到，打了水萬寶，嚇走群賊，大衆會合一處，回到後山廟中，安置凌雲志，調養傷痕，追風兪兒任霸，請虬髯禪師，去掃滅小金光寨蓮花觀等處，免得他們在後面作祟，此處有少林寺方丈等，保護行宮，料無妨碍，大然和尚笑道：昔日齊桓公見兪兒而霸天下，現在我遇上你這追風兪兒，往反奔波不算，還得大開殺戒，任霸說你遇見我，雖不能霸諸侯一匡天下，但是大發慈悲，廣開方便之門，功德無量，大然和尚說道：說甚麼功德無量，怕是魔火不久就要臨身了，任霸着急說道：僧兄真個不管了嗎，髯僧慨然說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已然處到這個局勢之下，還能不管嗎，我們即刻起身前去，也就是了，自從二高人走後，大方丈二方丈與公冶修，夜夜提防，嚴守行宮，近來這兩日，已知元兵開到，圍困五台山，連營綿亘十數里，二位方丈異常焦灼，向公冶修說道：孩子啊，此番勢力闊大，險境環生，倘

若賊兵大隊衝將上來，皇上不免飽受虛驚，還許有意之處。小孩說道：功高者不如救駕，到不可解的時候，我措起皇上就跪請你們老二位，一位在頭前開路，一位在後面掩護，血戰亂軍中，闖出連營寨，到那時論功行賞，你們二位穩々の得封護國禪師，我小孩也能來個，大將軍當當，大方丈啞然笑道：你那貪心先壓一壓吧，你是甚等之人，也敢要揹負聖駕，真要到了那個地步，我們雖然立了功啦，但是皇帝的威儀，又復何存哪，還是希望着，仰仗天威，鎮壓小醜不得跳梁，保住國家威信，方是爲人民應當盼望的事情，小孩受了這番教訓，再不敢胡言亂語，這日晚間正在行宮的前面巡查，偶見樹上飄揚黃幡，爺三個看了看很是納悶，心說這是什麼人在此懸掛的，只好遠遠的守候着，看有什麼動靜，待了不大的工夫，見群賊來到，砸折了樹木，飄落了黃幡，爺三個，跳至當場，大方丈見賊人來的衆多，料定了是兇多吉少，二方丈的修行眼早已登圓，處到這個局勢下，早把慈悲方便的婆心取起，惡狠狠的撲將過來，與羣賊一死相拚，不知機的蓬頭羅漢覺悟，迎上前來，掄動獨龍禪杖，蓋頭就打，二方丈並不躲閃，等杖臨切近，用掌中的方便鎚，盡力向上一崩，鎚杖交加，當郎々の響亮，把惡兇僧的禪杖磕將起來，二方丈，跟步，就是一腳，蓋前，將惡兇僧踢了個仰面朝天，栽倒就地，險些吐血來，衆寇一見發聲喊，一擁而上，將二方丈困在當中，好一位了緣高僧，展開了九

洪武劍俠圖 第四集

一二八

耳連環達摩產，聲東擊西，橫衝豎撞，獨闖群賊，毫無懼怯。正在酣戰之際，似聽一聲經聲佛號，念道阿彌陀佛，少林寺二方丈跳開吧，山僧來也。二方丈正自殺得性起，置若罔聞，依然的是很命的苦鬪，說話之間，老僧已至近前。大方丈一見甚是喜悅，來者乃是虬髯禪師。只聽老僧說道：局勢如此的惡化，我等與他拚了吧。大方丈與公冶修點頭說好，遂即各執軍刃，闖入賊衆之中，三僧一俗，老少四人，抵黨群賊，作決死之戰。賊衆之中，四凶等抽身撤出圈外，葉朗與管伯寧，也隨着跳出圈外，這六寇不約而同的，殺奔行宮將跑出來沒有兩箭之地迎面追風兪兒任霸，橫軍刃擋住去路。大叫道列位賢弟止步，萬不可再往前進，葉朗一見大怒，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爲什麼阻住我們的去路。任霸笑道，我們數載相處，不認得看着你們身臨絕地，既是朋友，那有不救之理呢。武雲達說道，這老兒是個奸細，他倒反了我們金光寨，何必跟他費唇舌。我們先把他砍了，然後再闖行宮，任霸厲聲喝道，我把你們這一般不知好歹的教匪，拿着我金石良言，當作了費話。那個敢上前來，老太爺，代天宣化，立時就迫你的性命，六寇各恃已能，又仗着人多，就一擁而上，亂遞軍刃，一齊動手，離人家慌動軍刃，獨闖六寇，打了十幾個照面，葉天然與管伯寧，撤出圈外，想要趕奔行宮，將走出來沒有幾步，見眼前站一老翁，分掌中一對盤龍雙棍，哩々的冷笑，罵道賊呀，送命來了嗎，葉朗問



道，你是何人，少要胡說。報通你的姓名可也，那老翁把雙棍一合，說你問我麼，實對你講，我乃英雄蓋世壓天下，威鎮齊魯第一人，你聽聽我這名兒姓兒，不算無名的小輩吧，葉朗說那一個跟你鬪口，問的是你姓字名誰，老翁說陸地活神仙的便是，你看棍吧小子，言還未盡甩手一棍，撩陰打來，葉朗側身躲過，老翁的右手棍，插花蓋頂，斜肩打下，葉朗往後一退身，人家的雙棍點前胸，惡賊空腰一轉，老翁用一招風擺荷葉的辦法，正兜住他肚子上，把惡賊打出一丈多遠去摔於就地，幸耳他的工夫好，不然的話把性命就傷於當場啦。蓬頭狴犴管伯寧，捧軍刀跳將過來，搭上手也就在幾個照面，被老翁的雙棍，咬住他的軍刀，跟身一腿，把惡賊踢了一溜滾，這惡賊扎掙了半天，方才爬起來，老人家哈哈大笑，罵道賊崽子啊，不逞能啦吧，可惜你們九霸的人兒，就這麼不中用啊，二寇只得往回跑，老人家候後么々喝々迫將下來，趕到四凶會戰任霸的地點，老人家喝喊，任矮子跳開，看我的吧，一面說着話，將雙棍輪開似風車一般，奔四凶打來，其快如風，恰似閃電，四凶見此情形，諒難抵抗，也只得會合二霸，退回原處，凶僧惡道，圍住了少林方丈，與公冶修，正打的不可開交，六寇敗回，老翁可就趕到啦，口中喊道，二位當家的，與那個小孩子，快躲開，我的棍，輪起來得沒準，小心碰着，說話之間，像一陣旋風似的，人棍合一，打入重圍，大方丈二方丈與公冶修，撤出圍外

凶僧惡道等，也有點透看勞累，遇見這個老翁，身輕如閃電，棍快似風雲，越殺越勇，實難抵抗。衆教匪又急又氣，想不到空來了這麼些個人，連行宮什麼樣，還沒有看見呢。傷的傷敗的敗，眼見得所謀難成，正在不得了的時候，猛聽得連珠炮響，驚天動地，殺聲震耳，戰鼓如雷，原來是天交三更，元相招討大帥蔡子英，揮動三軍如潮湧一般，漫山遍野，攻取五台山，此時曹國公，早就全裝甲冑，立馬橫槍，督飭羽林軍，保守山口，以及沿山一帶要隘等處，自從元兵到達之後，就有探馬報入御營，曹國公李景隆，忙入行宮，奏明聖上，洪武帝笑而言曰，李國公勿用着急，朕當起自布衣，久歷戎行，而有今日，身經千百戰，轉戰天下，似這等小局勢，何足驚懼，北慶州的餘孽，乃是強弩之末，此番祭五台降香，滯留多日，本意得要引他寇邊，以便一鼓蕩平。而除後患，不過是未曾料及，雁代二鎮譁變，兵困五台山，彼等開門揖盜，元兵得入雁門，不久必要大舉攻山，曹國公接口奏道，臣啓萬歲得知，微臣下山一戰，仰仗天威，或能將賊等擊退，倘若是容他們調集齊備，大舉進攻，我軍薄弱恐難抵抗，洪武帝說道，賢卿之忠勇可嘉，但是賊勢浩大，戰則決不能勝，守則或可保全，曹國公磕頭奏道，伏懇天恩，准臣出戰，賊登聚齊，此山危矣，孤軍無援，豈可坐守的，微臣寧爲珠碎，不爲瓦全。洪武帝欠身離坐，摻起曹國公叫道，李愛卿啊，你安心前去守山，自有破敵之人，李景隆

登目無語，不明上意。洪武帝笑道：朕未離朝之時，早有密旨，着燕王整頓軍馬，預備北慶州寇邊。現在雁代風雲日急，諒氣燕兵早已出動，且將至矣，卿復何憂？再者說燕王非衆皇子可比，不像他們那等平庸，勿庸說朕有密員在先，總然沒有敕命，他知朕駕至北塞，豈能沒有警備呢？一經有事，雖不能朝發夕至，若是兼程備道而來，至多者不過五日，便可來到此處，似這等意中事。愛卿竟未料及，可見得你忠勇有餘，智謀不足。此後卿當廣覽多讀，熟習兵法，方不負朕之後望了。曹國公頓首再拜，辭駕出宮，換了戎裝，調集羽林軍，宣示了上諭，繼住了軍心，嚴行防守各路。這日晚間，元兵大舉攻山，曹國公督飭羽林軍，往下磕打滾木擗石，但是元兵蜂擁而至，不管山上頭滾木擗石，磕打的多麼厲害，死一層，又一層，層層的捨命往山上攻，真是前仆後繼，毫不後退。攻了約在半個更次，元兵已然爬上一半來了，曹國公見此情形，焦灼異常，正在百萬分緊急之際，忽聽得鐘聲震耳，人聲一片，後軍來報，說是文殊院的衆僧，約有五百餘衆，各持軍器，殺向山口而來，不知所爲何故。曹國公聞報，異常驚訝，一怔神的工夫，衆僧闖到，發一聲喊，衝出山口去了，只見這群僧人，如生龍似活虎，沿着山邊一看，與攻山的元軍，攪在一起，所到之處，敵軍盡皆被糜，左突右撞，來往奔馳，經衆僧在敵軍中，一場亂戰，山上面羽林軍，才緩過手來，將爬到半山的元兵，盡皆磕打下去。

曹國公驚心稍定，遙見元兵的後路大隊，又衝將上來，爲首的大將，身先士卒，在火光中，躍馬而來。軍兵如潮湧蜂擁而至，與衆僧戰在一處，眼見得這群僧人，有點支持不住，猛聽得驚天砲響，戰鼓如雷，由過而近，忽然聞元軍的後路大亂，喊殺之聲，震動山岳，只見元兵，紛紛亂竄，見一員大將，驟馬衝殺過來，如霹靂厲閃，馳騁而至，元將回馬迎敵，當時殺在一處，書中暗表，來將乃是廉斌，自從他得了恩師的書信，至幽州軍師府，將書信投遞，從人稟了進去道衍禪師拆書觀看方生內情，當即傳見，廉斌行禮已畢站身侍立，道衍禪師道，我與汝師道義相親，交存知己你之招作一切，書中已然言明並託我給你設法，以贖前衍，這就得等候機會吧，你暫且住在我的府中，容本師遇機，稟明王駕，且看你的造化如何，過了幾日有聖上駕幸五台降香的消息，道衍禪師，給了廉斌一通手諭，命他南下，沿途暗保聖駕，及至拿了申琪之後，奉師命歸還幽州，銷差，道衍禪師一見大喜，說你來得正好，我已然把你的詳情，轉達與王爺的駕前，聽了千歲爺聽說很是喜歡，正要傳見於你，你暫且下去歇息，明日我帶你入府叩見，廉斌叩謝之後，退至下面，翌日見了燕王，很得上人之喜，別駕袁琪稱讚廉斌像貌，說佔全了富貴壽考的四個字，燕王聞知，更爲喜悅，當殿試驗他的文武藝，可稱得起，將帥之才，又知道他業師周顛，係當今聖人之故人，並立有奇功殊勳，豈能輕視其徒呢，遂向廉

斌說道，將軍此來，本應重用，奏請封贈顯爵，惜乎前入白蓮教，罪有應得，本藩亦不敢違越法度，只得暫屈下僚立功之後，前罪抵消，何患不衣紫腰玉呢，廉斌再拜叩謝，王爺傳諭，擺設酒筵命廉斌侍宴，酒席擺齊，廉斌謝恩入席，飲酒中間始向大眾說知，聖上有密旨到來，命本藩警備邊塞，保護聖駕，可惜缺少一員大將，我幽燕衆將中，無一可當此任，今得廉將軍，用當此任，則無缺憾矣，道衍禪師說道，王爺所論極當，今得良將，實人民之幸也，君臣盡歡而散，自即日起廉斌在燕邸，有權無職，普通皆以將軍呼之，每日裏操演軍馬，晝夜不停，這日得報，雁代兩鎮受了白蓮教的蠱惑，全軍譁變，兵困了五台山，燕王當即聚集文武，商議進兵之策，廉斌首先發言，說臣啓千歲得知，兩鎮譁變事小，北憂州元兵必要趁隙發動，他的兩個大都督，百家奴，與胡天雄，全是白蓮教中有名的人物，焉有不通聲來的道理，兩鎮叛變了前，元兵必繼之於後，長驅直入，毫無阻攔，則五台危矣，請王駕賞小將一支軍馬，願當先破賊，以解五台之圍，倘有疎失，甘當軍令，燕王笑道，將軍所言，是要獨擋一面，本藩的意恩，是你若要籌畫全局，解圍當然固定的啦，還須有以善其後，達到一律肅清，產除後患，方爲上策，孤意如此，卿可以教我，廉斌悚恐再拜，稟道千歲來懽非准，委以重任，臣敢不竭盡膏血，而效犬馬之勞，燕王聞言大喜，當命平身歸坐，向廉斌笑道，卿試言定亂之策，以

慰本藩之懷，廉斌稟道，臣選八將，命其各統一支軍馬，以作前鋒，請王駕自將大軍，隨後起行，請軍師統軍爲合後，容臣在前方四馬圍敵營，亂其隊伍，八將統兵分頭衝殺，以衝其陣，俟離戰之際，王駕督軍，奪取雁門關，掩其歸路，分兵在代州路上，沿途設休，或是埋藏地雷火砲，賊人敗走，以便遙擊，賊人不得逃脫，必要回兵死戰，彼時請軍師，用奇兵，相機沖殺，敵軍勢必大亂，待到是時，三路合兵兜剿，則叛賊等已在雍中矣，再用撒水捉魚之法，以洩其死力，諒元凶首惡，不死必被我所擒，管見彼此，伏乞裁奪，燕王拍案驚奇，目視道衍袁琪等說道，卿之策與孤暗相符合，實當時之奇才也，道衍袁琪等也是讚不絕口，齊稱真妙算也，不愧爲名人之高足，當時計議已定，命廉斌爲前軍大將，將八猛將軍，歸其節制，又將八途鐵甲軍，分撥八猛統帶，燕王將佩劍賜與廉斌，命他便宜從事，廉斌謝恩稟辭，率兵起程，兼程備道，已至五台臨近，偃旗息鼓，隱於山中，派人四路打探，得悉燕王大軍已至，連夜將隊伍調出山來，分作八路，伏於林中，自己輕裝軟扮，揹弓提劍，用陸地飛騰法，黑夜深入重地，探看一切，探知元軍大舉至山，連忙退回，派遣隊伍，候令進兵調度已畢，急忙頂頭盔，貫鎧甲繫裏欄裙，披掛整齊，上了坐驢，橫掌中風翅金鷲，靜候時機，天交三更時分，忽聽得連珠炮響，殺聲四起，廉斌依然是按兵不動，把衆兵將，急的是措手察掌，恨不得沖將上

去，殺一個痛快，不用說兵將如此，就連全軍的戰馬，一聲砲響，搥鼓之聲，俱都是蹄跳咆哮，躍躍欲試，馬上的兵將，勒緊了絲韁，尙自鬣尾亂炸，來往盤旋，廉斌在馬上，遙見本軍，士氣旺盛，人歡馬乍，自然是喜之不勝，又候了一個更次，計算着機會已到，令下着八將，分四路，闖入連營，至五台山前，然後再往裏衝殺，勿得有悞，令火工司點炮進兵，當時間連珠砲響，廉斌縱馬當先，終奔敵陣，闖過幾道卡子，正自往前衝殺，一通戰鼓響處，閃出一隊人馬，阻住去路，乃是金槍將侯廣與雁門總鎮蕭越，二叛逆當先，廉斌不認識蕭越可認的侯廣，不及答言，捧黨便打侯廣用槍來掛黨，當郎一聲響亮，叛賊的虎口震裂，撒手扔了大槍，廉斌正要結果他的性命，蕭越掄起大砍刀，劈頭砍下，廉二爺用金黨，向他大刀上一拍，喝聲開，當郎一聲，蕭越的大刀出手，順手一黨，兜頭便打，叛賊見無法躲閃，用一招飛仙落馬，將自己摔在馬下，黨正落在馬鞍橋上，吧叉噴赤的響亮，震碎雕鞍，將戰馬打死，二叛逆抱頭鼠竄，向亂軍中逃跑，廉斌乘勞，縱馬搖黨，闖入連營，殺大將連人帶馬，迫小軍棄甲丟槍，所過之處，血肉橫飛，可稱是沖殺了一條血路，闖至五台山前，此時八猛將軍，各率一千鐵騎，分四路闖入連營，人人用命，個個當先，斬將奪旗，銳不可當，可嘆北慶州，數萬元兵，陣角已然散亂，廉斌在爲上向四外觀顧，見燈球亂滾，障勢移動，情知得手，已操必勝一券，遂即縱馬

搖蕪 奔山脚下殺來，迎面一隊軍馬，列開門旗，三員賊將，阻住去路，認得左右的二寇，乃是百家奴，與胡天雄，正中的金鎧紅袍，赤馬大刀，懷抱兵符，不問可知是蔡子英啦。馬至切近，百家奴幌動金頂槊，催坐下馬，迎將上來，大叫廉斌你來得好，廉二爺並不答言，掄蕪就打，百家奴用金頂槊急架如還，二馬交冲，戰在一起，約有十數個回合，胡天雄拍馬向前，掄動八卦開山鉞，來助百家奴，廉斌展開了鳳翅金蕪，獨戰二將，這百家奴與胡天雄，乃是元軍的無數上將，威鎮塞北，今日雙戰廉斌，絲毫得不着便宜，廉二爺殺得性起，鳳翅金蕪，咬在金頂槊，運用神力，一聲叱咤，喚道強寇撒手，百家奴雙手握槊桿用盡了平生之力，才奪住金頂槊，廉二爺見他緊握槊桿，不肯撒手，遂單手擎蕪，咬住他金頂槊，由鞍橋上，摘下豹尾鋼鞭，將戰馬往前一貼，掄鞭撲頭就打，喝聲番奴納命來，百家奴見鞭到頭頂，連忙低頭躲過，廉斌一反腕子，用一手金鞭趕月的招數，百家奴再想躲閃，可就來不及啦，三十多斤的鋼鞭，正落在他面門之上，吧叉噴赤的一聲，打了一個血肉紛飛，頭顱破碎，死屍掉下戰馬，當即金頂槊落地，在這個時間，胡天雄的開山鉞，由後砍到，廉二爺腳尖點鎗眼，馬打盤旋，單手掄蕪，架住八卦開山鉞，用掌中鞭，照準了敵人的馬頭就打，胡天雄勒轉馬頭，由鉞就走，廉斌掛鞭戮蕪，回手由飛魚裂提弓，走獸壺拔箭抹扣子填弦，照着胡天雄的後腦海，



抖手一箭，那惡賊也正要發暗器，我想到人家的手快，他聽見弓弦響，將要發閃，這隻狼牙鎗就到啦。由腦海貫入，在面門上透出箭尖來，一聲慘吼，跌下鞍雕，撒手扔了八對開山鉞向柱死城中作鬼去了。蔡子英一見，又驚又怒，拍馬舞刀，沖將過來好廉斌將雕弓還於飛魚袋內，掣出插靶彈弓，掬去彈子，向蔡子英，劈頭蓋臉的，吧吧吧一陣亂打。蔡子英雖然武藝高強，久經戰陣，但是這連珠彈子，猶如狂風驟雨一般，怎能躲閃，打的頭破血出，唇綻齒落，只得扶馬掩面逃走。廉斌掛了彈弓，提處金黨，縱馬追來，元軍大亂，悲呼慘叫的聲音，令人不忍聞聽。廉斌正自縱馬追趕忽聽得後面有人叫道，窮寇莫追，斌見放手了吧，廉二爺勒馬回顧觀看，見兩個和尚，血染僧衣，倒拖着禪杖，飛步而來，至切近才看出來，乃是撐雲寺長老，玄空僧，與文殊院的方丈，幻空和尚，廉斌急忙下馬見禮，碧雲寺長老說前者有書信至撐雲寺，恰巧我來朝五台，廟中專人將書信送至，我打開觀看，方知是爲申琪的事情，我和和尚痛他受祖上的餘殃所感，由極好變化到強壞，既無法拯救，怎忍心得與他爲難，因而在五台與幻和尚，推詢一家劍術，竟未赴汝師之約，很是抱歉，你怎麼得着這個好機會，前來勤王殺賊，展平生之抱負，廉斌當將始末，由說出，二僧點頭贊嘆，正談話間，八猛將軍到齊，前來交令，齊說未損一兵一將，大護奈勝不過是全軍之中，帶傷者約過半數，輕重不等，廉斌說道

實乃衆位將軍之功，以八千之衆，闖數萬之大敵，這一切應戰，其激烈不想可知，若非士卒用命，豈能立此奇功，衆將唯唯，廉斌傳令，將受傷者，暫且屯紮於此，餘者隨我追襲元兵，八將遵令辦理，只挑出三千下帶傷的來，廉斌辭別二僧，率三千鐵騎，八猛將軍，向雁門關追趕下來，天交正午的時候，遠遠見塵沙土雨，直冲霄漢，人喊馬嘶，自遠而近，廉斌忙令軍馬埋伏起來，聽連珠砲響，奮勇殺賊，八將遵令，分頭埋伏去訖，原來是蔡子英，禮傷逃走，一路上集合軍馬，不過兩萬之數，中途又會合了，蕭越，樊大順，侯廣，霍達成等，合兵一處，蔡子英在馬上，登裏跌足，長嘆道：萬也料不到有此慘々，二都督陣亡，數萬大軍，分崩潰散，爲今之計，只可逃出雁門關，退回北慶州，養精蓄銳，再報今日敗兵之誅，蕭越與樊大順更是異常的難過，好好的兩個總鎮，眼見得就得逃亡於塞外，不然的話，焉有活命呢，彼此面面相覷，默默無話，蔡子英向二將說道，我等少時到了雁門關，蕭將軍率隊往雙陽嶺，阻止追兵，樊將軍你連夜趕回代州，攜帶眷屬，以及一切，最要緊的是，將代王與他家屬，一同帶回雁門關，我等會齊之後，再撤雙陽嶺的卡子，然後尾夜退回北慶州，爲後再作計較，商議妥協，將及雙陽嶺，猛聽得號鴻驚天，人聲吶喊，漫山遍野的燕兵，阻住去路，三通戰鼓響過，門旗開處，冲出十六員戰將，分列兩旁，背後認標旗飄擺，這邊寫着八勇將軍，那邊寫

着是八彪將軍，隨後一僧一道跨蹕而出，乃是說衍禪師姚廣孝，神相仙長袁珙又是一通鼓聲，金瓜畫戟，兩隊武士，雁翅排開，一騎賢馬龍駒，衝出門旗，馬上的人，頭戴鳳翅金盔，雙龍鬪寶，大葉龍鱗甲，繞眼爭明，懷抱令旗令箭，立馬軍前，背後龍旗飄擺，白月光，寫斗口大小一個燕字，蔡子英一見大驚，心中說想不到燕王統兵到此，正在思想之間，忽見敵陣上，一將飛馬奔至軍前，厲聲喝道，燕王千歲會旨下，着亡國敗將蔡子英軍前答話，喊罷之後，圍馬回歸，蔡子英只得硬着頭皮，來到軍前，見燕王催動寶馬，來至軍前，子英說道，你見我有何話講，燕王冷笑這，自從八黑趕元，汝與亡國的皇帝分散，嗣後當今萬歲，聞你賢名，多方搜求，始將你找至京師，優禮有相，以寶璽相待，本擬着你展濟世之才，佐治天下，孰知你累次痛雄陳情，努志不二，當今萬歲，俯允所請，念你一點孤忠，遣使送你至塞外，追隨故主，以竟爾之素志，皇恩隆重，可謂厚矣，汝就該感恩戴德，屏聲息影，隱居北慶州，以終汝等之天年，計不出此，竟自勾結白蓮教匪，自取滅亡，現莊汝等身臨絕地，大概是臍噬無及了吧，休怨本藩，不與你們留一條再生之路，可以恨你自己，辜負聖恩，刁頑難化，俗信除惡務須淨盡，豈能容你們死灰復燃，你須要惜生靈之塗炭，連急授首於軍前，倘再執迷不悟，令汝全軍，立成碎粉，說罷聲色俱厲，叱道爾速自我誓，勿累無辜遭殃，蔡子英聽燕王這

一番的正羣斥責，實是無話可答。前話受明主的大恩，允許他得侍故主，今日被燕王當面責問，那能還的出話來呢，他老羞變怒，吭聲答道：「桀犬吠堯，各爲其主，既爲元室之重臣，豈能受你等之攙絡。勝者王侯敗者賊，忠臣豈懼一死，我們何必費唇舌，一決勝負可也。」說吧，勒馬歸隊。揮兵掩殺過來，燕王把令旗招展，全軍大隊衝下雙陽嶺，與元兵攪作一團。蕭越、樊大順、侯廣、霍達成等，乘亂軍之衆，率一枝軍馬，斜刺裏奪路而走。殺奔代州去了。蔡子英督軍鏖戰，漸漸不支，只得敗退下來，順聲路而回。羅鼓帳棚級項，盡皆拋棄，輜重全失。又飢又渴，亂烘烘的，奔回跳跑。正走中間，一聲驢炮驚天，戰鼓如雷，人聲鼎沸，八猛將軍率三千鐵騎，迎頭痛擊。廉斌躍馬舞黨，直闖元軍的中軍，來捉蔡子英。元軍銳氣喪盡，又兼飢渴勞乏，鄉堪再經戰陣，一見燕兵殺到，一個個四散奔逃。蔡子英禁止不住，正在無所措手足之際，廉斌飛馬來到，馬到軍刃到，鳳翅金黨，蓋頂就打，蔡子英只得捧刀相迎，那消十數個回合，用鳳翅金黨，展開了他的大刀，重野猿臂，抓住他的獅鬚帶與勒甲縵，大喝一聲：「你過來吧，就將蔡子英，走馬活擒，提到自己戰馬之上，按在鞍橋，一隻手掄開了鳳翅金黨，趕殺元兵，四面八方，號炮驚天，軍師後路的伏兵，已然發動，漫山遍野，八面包圍，各處扯起了降者免死的旗幟。元兵見走頭無要，只得扔了軍刃，口中喊道：「請降，廉斌馬上傳令。」

諭全軍，立即封軍刃，有再敢傷人精論抵。派衆將收容降兵命將蔡子英網綁，加意看守，留下四將，辦理善後，留一千鐵騎，鎮攝降軍，然後率四將，與兩千鐵騎，押了蔡子英，趕奔雁門關，來見燕王，兵至雙陽嶺，前軍來報，王駕御營，離此不遠啦，廉斌聞報，急忙離了中軍，一馬當先，大隊隨後，緩夕而行，至雙陽嶺下，早有一家王官，飛馬而來，見了廉斌高聲喝道，大王令下，請廉大將軍，入御營相見，廉斌在馬上，欠身說道，謝王駕大恩，隨同着王官，至御營外，下馬往裏，王官交令退下，廉斌翻馬托尾，分戰，裙跪倒叩頭，燕王令平身，賜了坐位，廉斌謝恩後入坐，就將陣前的事詳細陳明，燕王笑道，本藩早已知曉，又命快到軍中，將蔡子英提到御營，略問了幾句，就命押了下去，打入陷車之中，妥爲看守，又命擺酒與廉將軍慶功，酒席擺齊，燕王賜酒三五，廉斌頓首再拜，領過之棧，入席飲酒，席散之後，燕王笑道，本藩與軍師，一時的失神，被幾個叛賊，在亂軍之中乘隙脫出，逃回代州去了，恐本藩的御弟代王，被其所害，還得煩將軍提兵前往，解救代王，捉拿叛逆，收復代州，責任重大，必須將軍一行，將本藩的寶馬，追風綠月五明駒，賜卿乘跨，將本藩的親兵，三千飛虎軍，歸你節制，你就統帶遺枝軍馬，前往尋也，本藩隨後，自然派將，接應你的糧草軍食等項，廉斌叩謝稟辭，退出御營，跨上五明駒，點齊三軍鐵甲飛虎軍，星飛電轉的一般，馳向代

州，一路行程。廉斌在馬上暗自思想，燕王待我恩厚已極，贈劍賜馬，何等榮耀。此番收復代州，保代王千歲圖府安寧，捉拿叛逆，不敵他號一名漏網，方才對的起知遇之恩。倘若不得圓滿，顏面何存，若是統兵攻城，決非完全之策。可又應當用什麼法子，得取全功呢，思忖了良久，方才拿定了主張。這日定更時，遠探報來，說離代州有數里之遙，請令定奪。廉斌出報，立即停住馬，相度地勢，安紮營寨，升帳發放軍情。命飛虎軍都總管，執掌兵權，統帶五軍大將，圍代州敵樓火起，率兵搶城，勿得違悞。都總管陳桐，連稱遵令。廉斌這才改了輕些軟扮，背弓跨兜囊，將燕王所賜之劍，跨在腰間，握劍把，按崩簧，將寶劍抽出匣來，呀了一聲，原來是口寶刃，仔細辨認，乃是青虹寶劍，心中暗想，得此寶刃，如虎生翼，真令我增色不少。當即起身，離了營寨，十數里地，不大的工夫，就到在代州城下，雖有叛兵把守，廉斌的身法，是何等敏捷，尋常人的眼力，豈能看的見他。大英雄越城而入，在各處尋找千府，交過二更之後，方才找着，越過府牆，竄房越脊如踏平地，到了配殿的房上，往上觀看，只見大殿前，燈燭輝煌，許多的武士，環甲持戈，站立兩旁，大殿之上，調關桌案，正在飲酒，正居中坐着一人，王者的衣冠，三十來往的年紀，諒着必是代王千歲，左右坐的幾個，將官模樣的人，仔細辨認，方才看出來，有代州總鎮樊大順，金槍將侯廣，那兩個不問可知，便

是雁門總鎮趙威。金刀無敵。霍達成。廉斌看吧。心中納悶。他們怎麼會合在一起了呢。猜想不到是怎麼個情理來。正在疑惑之間。忽聽上面說道。幾位將軍。不必耽擱。有孤家三寸氣在。必要在萬歲駕前。保你們仍服原職。只聽侯廣冷笑道。王爺這個話算是白說。我等不是三歲五歲的小孩。能够信這個話嗎。我們已然派人前去打探。且聽軍快如何。要是走的時候。請王駕臨我們到寨外。北慶州走走。倘若是不能逃脫。那就沒法子啦。請王駕臨。跟着我們活在一處為人。死在一處作鬼。廉斌聽到此處。勃然大怒。手提寶劍。用一招。燕子投井的工夫。由配殿上跳至院中。厲聲叱道。好叛逆。此一回看爾等往那裏逃脫。四賊一見大驚。一個個站身離席。由兵力架上各抄軍器。逃至雲梯。嗚呼殺前武士。還不動手。給我捉拿。等待何時。衆武將一擁齊上。四個雁門總鎮加入動手。連兵帶將。百數十名。團團圍住。刀槍亂遞。俱都是屠勇當先。廉斌大展神威。擺開了掌中的寶力。指東擊西。橫冲堅撞。走開了身法。獨闖群賊。轉眼之間。死傷遍地。衆叛賊見勢不佳。轉身就走。廉二爺飛步趕上。一脚踢到蕭越。寶劍砍傷了侯廣的左腿兩個叛賊。倒於就地。不能動轉。樊大順與霍達成。可就抱遠了。廉斌插劍插弓。抖手一陣連珠彈。打的二寇抱頭而走。也該着他們遭劫一個是脚骨着了一彈。那個是膝蓋骨上着了兩彈。俱都跌倒在地。廉斌趕到切近。在腿上每人給他一威。然後

用劍指這一千武士說道：爾等要命的扔了軍刃，倘再抵抗，我全要了你們的命。衆武士等拋了軍刃，跪倒在地，齊說願降，望將軍留命。廉斌說好，爾等起來，饒你們不死，也就是了，衆人叩謝站起身來，很有幾個會討好的，拽了繩鎖，把四個叛賊，細綁起來，全放在銀皮殿前。廉斌這才上殿，參見王駕千歲。代王離坐，摻起廉斌說道：若非將軍來到，本藩活命難保。廉二爺答道：此乃王駕的天威，小將怎敢居功，今奉燕王千歲之諭，來拿叛逆，幸不辱命。此皆託千歲之福也。代王說慚愧呀慚愧，手指着叛賊說道：他們幾個，自五台逃歸，就把孤家看上啦，口口聲聲，與本藩同歸於盡，雖然如此，代州總鎮樊大順，施蕭越他們兩個，實在是被迫不得已而叛亂，最可恨的是侯廣，霍達成這兩個東西，是三十里地溝，九頂蓮花觀，妖道宣鴻舉的徒弟，他門的部下，大多數是白蓮教匪，所以才鬧出這麼大的是非來。廉斌聞言點了點頭，說請問千歲爺，可知曉他們在城內屯紮多少兵將。代王說：他們的大兵俱屯紮城外，所有的府庫錢糧等項，全上了車輛駝子，運往營寨之中去了，城內有千數入百官兵統是我王府的親兵，處在這河叛淫威之下，他等那敢反抗呢。殿前這些武士親兵，口說在此保護，其實是看着我呢，正在談話之間，外面一亂，有王府的親軍總管大將吳能，率領十數個將官，上殿參見，叩頭請罪說道：末將無能，不能拿賊，千歲受驚，臣等身該萬死。代王注目問道：有能



吧無能吧，暫且勿論，現在你們胆子怎麼這麼大，與敢來見孤家，衆將紅着臉答道：「聞知燕王千歲，駕前的大將軍，來到府裏，將叛逆等盡皆獲住，末將等入府請罪，候命差遣。」代王聞言，哩々々的只是冷笑不語，廉斌接口說道：「衆位將軍暫且平身，現在軍事吃緊，無暇談及往事。」代王見說，把手一揮說你們起來吧，且聽廉將軍的派遣，衆將站起身形，侍立兩旁，廉斌說將軍們快去，保護商民，守住城池，然後前來交令，吳能躬身答道：「啓稟將軍得知，大街小巷，城上城下，已然派重兵把守，敢保無遺，請大將軍設法解決城外的叛兵，則大事定矣。」廉斌聞言大喜，說道就是將軍等奇功一件，請諸位率兵保護王駕，嚴行看管這四個叛逆，我去去就來，說着話向代王行了稟辭之禮，飛身跳出大殿，擰身上屋，倏忽不見，把他君臣嚇了個瞠目結舌，齊說這真是飛將軍哪，不言他君臣驚異，廉斌在房上行走如飛，越城而出，出了叛軍的卡子，回到自己屯兵之所，入了行營，總管陳桐，接見說道我們，眼巴巴的盼着火起，一點消息也沒有，大將軍回來，想是未曾得手吧，廉斌一搖頭，說你們料不着，遂將城內之事，對他說知，遂即傳話，看過盔盒甲冑，換了戎裝，牽至外面，上了寶馬，抬腿摘鳳翅金黨，令下掩旗息鼓，馬去鸞鈴，悄悄的前進，三千飛虎軍，遵令而行，將及叛軍的卡子，廉斌令下，分三路包抄，不准向前冲殺，嚴殺陣地，不許容叛兵一名逃脫，衆將遵令，分頭去訖，廉

斌等待了多時，約略着三路兵將已將地勢佔好，這才傳令，張起燈火，點燃擂鼓，搖旗喊殺。信炮一響，三路大兵，接連相應，號炮驚天，戰鼓如雷，叛軍的兵將，在睡夢中驚醒，不知那裏來的軍馬，人不及甲，馬不及鞍，亂亂竄，自相踐踏，及至到在燕軍大隊之前，俱備弓箭炮火，給打回來啦，左冲右突，歸結是那方也幸不脫相伴城裏鬧罷，城上頭灰瓶石子，滾木擗石，雨點相似，往下砸打，只得往後倒退，叛軍雖多，也沒得主帥，像無頭的蒼蠅相似，亂撞一氣，又似一盤散沙，不能團結一處，一直亂到天亮，在炮火槍弩下，傷亡了不計其數，一個也未會逃脫，及至天交正午，燕軍中早已豎起免死旗來，衆叛兵無可如何，棄了軍刃，紛紛到免死旗前，跪倒投降，不到半日的工夫，收容已畢，命飛虎軍，都總管率隊，監視降兵，自己四馬入城，到王府來見代王千歲大將吳能，隨着代王接待廉斌，詢問解決叛軍的情形，廉斌詳細說明，代王聞言大喜，讚道將軍真神人也，廉斌連連遜謝，當派強大將軍出城，辦理善後，廉斌辭退出城，回飛虎軍行營，卸甲歇息，用過晚戰飯後，升坐大帳，分兵派將，以防萬一，一夜無事，天明後收兵回營，發放已畢，用過戰飯，稍事休息，想着少時入城稟報，押解叛將，回雁門交令，忽然遠探來報，燕王千歲率鐵騎，離代州不遠請令定奪，廉斌聞報，急忙率隊出迎，按出三里之遙，已見燕王的前軍，廉斌忙將隊伍，一字排開，自己下馬，站

立軍前，不大的工夫，燕王乘逍遙馬，已至面前，見廉斌躬身迎接，急忙下馬，上前執手言的，卿之智勇兼全，實堪欽佩，建此奇功，各震冀北，孤當爲將軍賀之，廉斌答道，仰承天子洪福，千歲之威，小將何功之有，燕王笑道，卿言之過謙啦，說話間，代王率人來到，下馬與燕王行禮，致謝派將解救之情，燕王笑道，你我弟兄，那談道謝字，但是你要當心哪，父王天顏震怒，怪你懦弱無能，既不能防患於未然，又不能平亂於事後，以貽皇室之羞，致損國家之威信，罪莫大焉，代王聞言，驚慌失色，顫聲說道，嗚呀，這如何是好，望皇兄救我則個，燕王安慰他說，當然必要設法救你，我們進城入府，有話再談吧，又向廉斌說道，將軍大軍屯紮城外，你隨孤進城，廉斌連連的答應，二王並馬入城，至王府，下馬至裏面，升坐銀安殿，代王從新行禮，請了皇上的聖安，又參拜了王兄，然後入坐，問起燕王的來意，在這個時候，聽城外轟天震地，一聲巨響，直震的銀安殿搖動，窗紙俱皆破碎，把代王嚇了個魂飛魄散，顏色更變，就連燕王也是驚異，好在鎮靜得住，安慰代王道，御弟不必驚懼，有愚兄在此，料也無妨，口中雖是如此說，心中也是測不透有什麼變動，一怔神的時間，廉斌入府上殿，口稱二位千歲在上，適才這一聲巨響，乃是發於降兵管內，所有一萬餘降兵，盡皆喪命，腥臭之味，難聞已極，不知是何人，用地雷火炮，坑了降軍，請令旨定奪，燕王驟然變色，連道慘哉，慘哉。

正在談論之間，王府兵，都總管，大將吳能面色蒼白，二目圓睜，來至銀安殿內，躬身行禮，說道啓稟千歲得知，燕王兩鎮的軍馬十之六七，盡是白蓮教匪所以才稱兵叛反，成此構番大亂。追本求原，當然是實在有司，昏曠瀆職，廢弛吏治，以致白蓮教匪，蔓延各處，士卒受其煽惑，紛紛入教，統兵大員，不知查禁，置諸不理，此紊亂之動機也。文臣武將，罪有應騎，可嘆我吳能，不過是王府的都總管，管轄不着軍民兩政，職司警衛王邸，好在是我的部屬，未容白蓮教的旁力侵入，叛賊等作亂，兵困府邸，勒逼王勳，修下虛偽告急的表文，朝野有之震動，幸得廉將軍來至，元兇羸首，俱已被擒，所有的叛兵，已被收降，伏思這些降兵，多是白蓮教匪，將來也是後患，王勳體上天好生之德，決不忍一舉而坑了，未將我有鑒於此，擅自安設地雷，於營寨之下，將降兵移至其處，把地雷燃着，適才問一聲巨響，便是地雷發動，降兵全都被坑，燕王聽吧，拍掌叱道，汝太忍心啦，胆敢擅自坑殺降衆，莫非說你忘了王法啦，吳能說道，未將不能保護王府，已至我家千歲，被叛賊逼挾，已是罪在不赦，還希圖倖免嗎，反正是難逃一死，故此用地雷坑了降衆，以絕後患，並令教匪與叛亂者，知以儆惕，嗣後或可少出叛亂之人，藉此以寒賊胆，這是末將一點孤忠，所作是否有當，就不能顧及了，志願已遂，就此稟辭王駕千歲，二王將要問他爾欲何往，未容開口，只見吳能，拔出腰中佩劍，橫

於項下，大叫道，這就算報了皇帝備禮之恩，小臣去了。言罷用力一撲，喉味一聲，鮮血噴出，當時氣斷，屍身擗倒銀安殿上，嚇的代王掩面不敢觀看，燕王慨然嘆說，吳龍却有能，壯哉將軍，死得其所矣，立即令旨下，命他的親隨，將屍身送回總管府，准其家族治喪。皇上必有，表頒降，吳龍的親隨等，遵命抬出屍身去了，打掃了殿上的血漬，燕王才將來意說明，吳皆因燕王遺廉斌去收代州，命軍師總兵，嚴守各路，然後率領吳將，馳赴五台山，來朝見聖駕，到在行宮，通奏上去，旨下召見，燕王趨至御前，跪倒三呼萬歲，皇上旨下賜平身，賞下座來，燕王謝恩入座，將所有的軍情，逐一陳奏明白，洪武帝笑道，此番雖小受虛驚，却完成了一件心事，後患已除，無復可憂矣，但是在山前，馬踏連營寨，立斬元軍二都督，禪打蔡子英，趕散元軍的，那員小將，喚作何名，燕王當將廉斌的出身，詳細奏明，洪武帝笑道，原來如此，怪不得武勇絕倫呢，前罪可以抵消，酌予封贈可也，燕王連忙謝恩，又代廉斌謝了天恩，然後請示元兵圍山之時，有無其他的事件發生，洪武帝說，元兵未來攻山之時，就得到探報，有若干匪類，但是綠林之中的，侵入五台山，意在來亂行宮，送正愁無法應付，後又得倒探報，有兩個僧人，與一個年少之人，出死力抵抗，後來又加入一老僧，協助戰賊，還有個年邁的老者，抵住另一夥賊寇，最後一老翁雙棍鎮群賊，事態才見好轉，隨着元兵叛兵大舉攻

山，朕親自出宮，親臨觀看，這一班在野的隱士高僧，報國擒賊，不料朕至其處，賊匪奔逃，那一班忠義之士，追賊去了，那使雙棍的老翁，坐在樹下歇息，見朕到，避之不及，向前相見，皇兒啊，他原來是朕的拜兄，俠士田興，前在金陵，乃是詐死，今復相見，其死可知，故人重逢，當然要暢談舊雨了，孰知汝那田皇伯那，古怪性戒，竟自一禮之後，揚常而去，朕追之不及，快快而回，遂轉赴前山，觀看元軍攻山，眼見得五台難保，忽然又殊院一千僧衆，闖出山去，一陣沖殺，賊軍稍挫，曹國公邵兵奮勇，才將爬上半山的賊兵擊退，情勢爲之一緩，賊軍後路大隊，又增加上來，衆僧力衰，堪堪支，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廉斌四馬驟至，好將官，小奮神威，斬將奪旗，打盡蔡子英，大圍已解，這才轉危爲安，朕退入行宮，接二連三得至探報，知大事已定，直至皇兒來到行宮，此經過之狀況也，燕王再拜奏道，皇上天武神威，臨鎮邪氣，諸將方得竟獲全功，皆父皇之福德所致也，洪武帝說道，海言繆矣，平賊定亂，乃係將士用命，皇兒處置得宜，今得一律肅清，是皆汝等之功，朕目此克修厥德，以化天下，庶可不復有此浩劫矣，燕王叩謝天恩，澤及萬民，洪武帝說此次叛變，罪大者無過代王桂，彼爲雁代藩王，所職何事，竟有兩鎮譁變，勾引元軍，入雁門關，筆起兵燹，而遭匪困，如此庸愚，何足倚爲屏藩，皇子你代朕按臨代州，查辦一切，明白入奏，候旨施行，燕王領旨

謝恩，隱辭出宮，上馬下山，藏才趕奔代王，在路上接獲捷報，得知代王事定，歡喜非常，兼程而來，及至相見入城，又趕上地雷坑降，吳能畏罪自戕，發放完畢，才將已往說明，代王聽罷，離座跪倒，口稱欽命在上，罪臣桂敬候裁判，燕王伸手將代王摻起，叫他歸座，說代弟呀，勿庸如此，雖然天顏震怒，我們婉轉陳情，據實入奏，必能得邀天眷，恩赦已往，代王一再稱謝，燕王當及要過文房四寶，鋪紙潤筆，將詳細情形，陳說明白，具表以聞，這道奏章，遣使赴五台呈遞，過了幾日，聖旨下來，吳能坑降，罪在不赦，念其仗義自戕，愚忠可憫，着此旌表，追贈偏將軍之職，查其後人量才任用，代王桂事愚無才，着即奪職，准其在代州閑居思過，倘如梭改前非，再行特旨加恩，所遺職權，着歸燕王棟，權理一切欽此欽遵，二王望詔謝恩，欽差回去，燕王回代王說道，皇父如此傳旨，乃是特殊的恩典，凡事暫仍其舊，名義上是愚兄權理，實跡上你可照常辦理，代州一切的善後，好自爲之，孤押解叛逆，馳赴五台交旨，代王遂四圍酒錢竟，燕王又囑咐了些個施致的要領，立飲三杯，告辭起程，廉斌率兵將，押叛逆保護着燕王離代州回雁門，至雙陽嶺大營，將四個叛逆賊也入陷車，即日入奏，請旨定奪，過了兩日，旨意下來，命在雁門關，將叛逆及元將蔡子英等，在巾曹正法，處以極刑，以彰天威，雁代等處一切的善後，着燕全權處理，便宜行事，燕王遵旨謝恩，出斬

了叛逆等，委派了雁代二鎮的統兵官，處理了一切的善後，跨馬起程，至五台山行宮，朝見萬歲，聖床傳旨召見，燕王至御前，行過了君臣的大禮，燕王俯伏駕前，奏明一切的善後處置，皇上聞奏當爲喜悅，令奉身賜座，燕王謝恩歸座，洪武帝笑道：汝暫緩歸藩，速將白蓮教匪，根據之地攻破，不許一名漏網，並將五台山，抗戰賊人的，一干人衆，查明姓氏，以便特旨加恩，燕王遵旨謝恩，忽有曹國公李景隆，入宮奏事，護國軍師兼軍馬統帥劉基，在宮門外候旨，洪武帝呀了一聲說道：朝中又發生了事件，遂傳旨召見，劉伯溫隨旨入宮，在駕前跪倒，三呼萬歲已畢，當將朝中之事，詳細奏明，戰武帝聞奏之後，驚喜交集，慨然嘆道：是朕之過也，書中暗表，皇上因爲什麼說出自已的過錯來呢，皆因是前者叛賊等，逼迫着代王，親筆寫了虛偽告急的表文，用了印鑑，馳驛發出，八百里加緊的表文，這一日到在京師，呈奏上來，三王與五軍都督齊泰，與大學士黃子澄，折開觀看，不勝驚駭，面面相覷，一時說不出話來，齊王搏說道爲今之計，只可將這道表文，轉致山東軍前，令大元帥徐達，軍師統帥劉伯溫，統兵北上，處理一切，朝中切莫宣揚天子遇害的事，須要嚴守秘密，倘若搏揚出去，必要險境環生，那就無可扼止啦，齊泰與黃子澄，連連稱是，周王肅，澤王梓，點然無語，不置可否，計議已定，將原表加封，專使飛遞軍前，交徐劉二帥，妥爲處置，將朝事辦完，各



歸府第，齊王遣人，將大學士黃子澄，五軍都督齊泰，請至府中，相見之後，讓至密室之內，齊王變色說道：「適才在朝中，周潭二王的態度，二公可曾注意，黃子澄答道：『我等正要來見王駕，商議此事，看二王的形色，似懷有異志，倘若發難，天下震動，可又應如何呢？』今蒙千歲見召，論及此事，與臣等意見相同，必須預籌良策，妨患於未海，齊王說事情當然恃這變辦，話雖如此說，可用什麼法子，能以保得安全呢？三個人蹙額搔首，一籌莫展，後來大學士黃子澄，出了個主意，請王駕入宮，親見國母，奏明一切，只好請懿旨，指示機宜，我們再為商議可也。」齊王深然其說，他即更衣入宮，告訴黃齊等少留，孤去去就來，說吧出密室，至府外乘馬飛奔後宰門，下馬入大內，直扣昭陽宮，太監傳奏上去，懿旨下召見，齊王隨旨入宮，至國母駕前叩頭行禮，馬后傳旨不身賜坐，齊王謝恩落坐，馬后看他，面帶驚慌，形容悽慘，遂個宮人揮退，嫺語問道：「宣兒，晝夜入宮，必有大事，汝勿驚慌，凡事自有皇娘與你作主，有何等的事項，慢慢的詳細說來。」齊王見國母如此的鎮靜，胆子也隨着壯起來許多，就將日間在朝中，接到代王桂告急表章，內言皇上遇害，元兵不久南下的詳情說明，又將如何計議的，縹緲表轉去，與東交徐劉二帥，以便抵禦元兵，又咽周王肅，澤王梓，二人的態度，向皇后奏明，馬國母聽罷之後，略加思索，微笑言遣：「你們這班蠢才，糊塗的可憐，齊王聞聽，愕然不如

所答。馬國母緩緩的說道。汝皇父天武神威，英明之主，戎馬半生，轉戰萬里，豈能失陷於小醜，代王桂僻弱無才，胆小如鼠。皇帝既然被害，他又何能自保，元兵若是佔了雁代等處，他必被陷，豈能具告急的表章。馳驛發於朝中嗎。這顯說賊兵叛亂，斷絕來往。或可是皇帝被圍於五台山，代州失陷，賊衆威脅代王桂，肅捏危造，告急入朝，看亂驛聞，以起內釁。汝其詳細思之。是耶否耶。齊王聞國母這一番澈解，是如夢方醒，轉憂爲喜。諾夕稱是，國母戚然說，汝言肅梓二王，行色有異，此誠却是正當，二子胸懷巨測，皇上早已洞燭其奸，偶耳談及，不勝感慨，唉。雁代之亂，速其不臣必矣。或可是天意使海，放伊等自暴其罪，汝可轉致五軍都督齊泰，命其分兵派將，極力鎮壓，酌派勇士，兼視他等的行動。得知他等確實反情，可必須證據確鑿，用先發制人的手段奪職拿問，切勿容其發難，免驚閭閻，是爲至要。如到施行之時，就說奉到國母的懿旨。諫朝中百官，必無異言，齊王領懿旨，退出昭陽宮，出後牢門，跨馬回府，見了齊泰黃子澄，傳宣了國母的懿旨，齊泰得到懿旨，有所遵循。稟辭出王府，自去調動兵將，嚴加警備去了。黃子澄回府，招集本府家臣跑士，防守一切，齊王府中，也免不得，分派警備。然後派人去請自己的老師，僧祿可止印，宗場禪師。不一時，高僧來到，齊王接入，旋禮落坐，和尚說道，我正要求見千歲，恰巧王駕相召。齊王說有件大事，跟

老師相商。宗勳笑道，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也不過周潭二王，謀逆奪位而已。齊王驚異道，吾師已然知曉了嗎？和尚說當然比千歲你知道的清晰呀，齊王問道這是何說，和尚笑退出朝來，並未回來，就直向鳳台門內，法華寺而來，到在廟中，入方丈院，覺敏覺連忙接待，二王入坐吃茶，談了幾句閑話，就將酒菜擺上，一齊入席，飲酒中間，幽聰問道，二位老師，可聽得有什麼消息麼，廣法羅漢覺敏，妙法羅漢覺聰，已然接到東海小醫官寺通人和尚的轉牌，借着洪武帝北狩的機會，造謠生事，挑撥諸王爭位，引起內亂，以蘇外患等情。兩個凶僧在京師，結交諸王，交遊甚廣，遊於士大夫之間，雖然如此，可是這謠言又從何造起呢，重愁竟無法辦理，忽然二王來到，酒席筵前問起消息二字，兩個凶僧查顏觀色，就知道有什麼變動，借此機會，含混其詞的說道，噯，消息字有，借乎太不好啟言，下假作憂愁之態，周王說高僧所得的消息，可是北方的事嗎？和尚順着口音答道，誰說不是呢，周王問潭王說道，皇兄你聽見了沒有，他們還說嚴守密秘，還雁代講變，元軍入寇的事，人家出家，全知道啦，凶僧等聞言，就得了綱領，胸中當時就有了羅緯，不容潭王答言，便接口說道，千歲若不提及，小僧等天胆也不敢說，爲個消息，三日前我等就得知啦，是我們師弟在五台目睹，他由山道繞走，回

到京師，所以我們知道最清楚，這兩天的工夫，大概盤轂之下，差不多都知道了，只是沒人敢談論就是啦。所再嚴守密秘者，實乃掩耳盜鈴，迂腐之策也。王潭急々問問，老師可知知道聖駕如何。兇僧猛然答道小僧不敢言，且不忍言。二王一齊促催道，我們與高僧推心置腹之交，但講何妨。望祈直言無隱，我弟兄也作一打算。二僧聞，言口中連念佛不止，他們表面上連連念佛，內容是編造謠言哪。這兩個和尚，博古通今，琴棋書畫，無一下精，更兼他們生成得，堂々儀表，品貌不俗，真像個道高德重的世外高僧，若論他們的心術，窮兇惡極，狡異常，他們又練就了一身軟硬的工夫，武藝絕倫。天生的蠻力無窮，他廟中隱匿江洋大盜，乃是個匪賊的淵藪，隱惡而揚善，暗暗的傳他們的匪教，今日得此機會，看透了，二王的心事，準知道他的意之所在。這才裝腔作勢，連連的念佛，良久不答。二王急於要明白真像，頻々催問。二僧相視說道，我們就担那大不敬的罪名，實說了吧。二王齊聲說道，孤家等不降罪，高僧還怕什麼，快快說明，別教他們着悶急啦。法敏正重其事的說道，雁代兩鎮的兵將譁變，困了五台山，曹國公率羽林軍，保護聖駕，一面傳系燕地，招致燕土軍馬，孰知元兵大至，一路擋住燕兵。元相國蔡子英，督軍大舉攻山，聲勢浩大，闖上五台，曹國公保定天子，想要突圍而走，怎奈元兵太厚，殺了半日，力盡而亡。大學士劉三吾，盡節而死，羽林軍盡皆覆

沒，萬歲手刃賊軍數十各，自刻五台山邊，蔡子英追念前情，以至者衣冠收殮，暫停喪  
殊院，看那個意思，戰敗，燕兵，即行南下，這是十真萬真的消息，請千歲速預破敵之  
策，二王說道這一層倒不必顧慮，已有相當的辦法，所慮者儲君年幼，齊泰黃子澄等非  
善相之才，豈能奠定天下，二僧以言挑之說道，有二位千歲，文經武略，自能奠安社稷  
，又復何憂，二王微然嘆道，他等專權，我們焉有直啄之地，冰炭不能相濟，那能得到  
人結果呢，二僧逼進一句問道，千歲若是甘居人下，當然是得不了好結果啦，小僧斗胆  
說句話吧，身家敢命都要保不住，周潭二王一齊問道，我們也料到此處，老師何以教我  
，二僧正色言道，請千歲息情，皇帝遇害，天下震動，王駕乃係嫡親皇子，正應繼先皇  
之遺志，入承大統，正位金陵，子承父業，名正言順，現在儲君年幼，豈能支持危局  
，命義仍為儲君十歲出任艱巨，應天順人，掃滅羣兇，平定天下，那時儲君已達成人之年  
，再為禪位，上可以對祖宗，下不愧於萬民，此乃止當之事，焉可置而不為，倘若不能  
任勞任怨，避嫌甘居人下，臣等雖不虧，恐江山社稷，不為朱氏所有矣，惡兇僧這一席  
話，說了個盡情盡辦，非常動聽，周潭二士避席相謝，齊說幸被老師打破迷關，不然弟  
子等，還在夢景之中呢，二僧合掌口念阿彌陀佛，納諫如流，真賢士也，讓至密室，從  
新落坐，周潭二王問道，請問老師，齊王必要從中作梗，黃子澄與齊泰，決必反抗，應

以何法服之。凶僧笑道：作大事的人，不拘小節。今晚三更後，遣心腹人，將他三人刺殺。明日五鼓，入朝，詔集百官，說明詳細，有不遵者斬。遵從上意者，官爵亦仍其舊，再加恩進祿。那一個不愛性命，不戀爵祿，自然都無異議。封馬國母爲皇太后，宮中自然滿意。再選二名臣，當殿草詔，頒行天下。則八方必然臣服。再請皇太后，頒發懿旨，解釋一切。諸藩王臣宰，見君位已定，豈敢再爭，然後頒哀詔與先皇喪喪，調各路帥臣，收復雁代等處，兵出雁門關，掃穴犁庭。肅清元孽，與萬乘之尊，雪不世之仇。然後親迎梓棺還朝，葬諸靈逆，豈不是重睹舜日堯天，再慶升平嗎。二王聞言，直喜得手舞足蹈，說老師寬孤之陳平張良也。但是孤等雖各有甲兵數千，缺乏能人，黑夜入齊行刺的事，無人作的來。二僧哈哈大笑說道：這等人才，小僧處多彼過江之鯽。千歲如肯採用，他等皆願效命。二王聞言大喜，說就請老師推薦。孤等不吝爵祿之封。凶僧說這倒容易，大可隨意驅使。帝都之中，有一個最要緊的人物，乃是僧金剛正印。宗勅法師，與我們交情深厚，好的像一個人相似，此人乃當世之奇俠。不知千歲有所聞否。二王說我等奉旨師侍之，豈得不知。凶僧說既然如此，將他請將出來，共議大事。方無遺漏。二王點頭，當即派人去請。不大的工夫，宗勅法師來到，進了密室，與他等相見，入座之後，談了點閑事，慢慢歸入正題，就將他們所計議的，告知宗勅禪師，老和尚突

口說道，正應該如此的辦理不然的話，怎能收拾這盤殘局呢。可有一件，你說遣人行刺，若是找不到他們的本人，可又應如何呢，凶僧說道，倘若行刺不成，只可是明日早朝，在殿庭之上，來個硬作，有不服者，當殿誅之，反正我們的人多，他們三個人之力，決對抗不了的，宗勅沉音良久，點頭道只可如此。我少時向齊王府邸，探看一番，你們就佈置你們的吧，不必遲疑包管成功。說吧告辭而去，正值齊王來請，遂一同前來，見了齊王，就先行說，破，把詳細的情形說明，齊王大驚，說道便怎麼處，大師笑道千歲不必担驚，急速通知齊泰黃子澄等，教他們隱於別處，度過今宵，明日早朝，金殿之上，他等怎麼說，你們就裏應，隨唱諾，不可反抗，等機會成熟，看老僧的眼色行事，自有完全的办法，齊王聞言疑信參半，大師繼續着說道，請千歲不要多疑，萬不可錯走了步驟，原因法華寺內，紅蓮教凶僧猛勇，又典他手下的牙爪衆多，若是用先發制人的手段，是決對不可能的，並且他等的反情並未昭彰，證據全無，不足以取信天下，有此這層關係，必得等明日金殿，事機成熟後，方可爲之，齊王聞禪師這詳細的解釋，只得唯唯從命，高僧起身告辭，又囑咐暫爲躲避，明日金殿相見吧，言畢飄然而去，齊王忙派人知會黃子澄齊泰，指定辦法各自隱藏，明日午門會齊，可嘆法華寺的凶僧，還在夢中哪，是時叫出六個徒弟，給二玉引見，手指着說道，這是我們得意的門生，號爲雙

猛四絕，他兩個是親弟兄，姓倪名寶華，那個名叫倪寶瑞。這是四絕弟兄他等叫了霍慶，周世明，邊世太，胡世寶。二王打量這六個人，一個個，虎背蜂腰，精神足滿，二眸炯炯放光，全在四十來往的年紀，行完了禮，站立兩旁。凶僧說明用意，六賊齊聲說道：願效犬馬微勞。周潭二王說道：朕等登極之後，封你等信為開國大將軍，六賊跪倒叩頭，齊謝主龍恩。二王站身把他們摻起，凶僧傳話，汝等分頭去作，各宜小心留意。六賊遵命退出，分頭去訖，天交四更以後，報宗大法師到了，連忙接至裏面。大師說道：及早預備，恐有他變。周潭二王驚愕問道：老師得到什麼不良的消息嗎？大師靜雖未得着什麼噩耗，我去訪問齊大黃子澄齊王等，一個也沒有見說。詢其何往，他等皆隨，以不知答之。我因可疑心，連忙趕來告知，我們還是小心一些，方保無虞。說話之間，六賊空手而歸，齊說掉不到正身，又不敢打草驚蛇，因此趕回來稟知，請示辦法。凶僧沉想了良久，毅然說道：我們到金殿再說吧，遂向六賊說，爾等去把你們師弟們，都叫來，少時齊集密室之中，乃是牛壽，馬勃，勾萬寶，毛神等，共三十名，連丁世慶等共計三十六個人。號為三十六天罡。向周潭二王說，論千歲帶他等回府，調集甲兵，屯紮年門，教我的徒弟們，扮作隨親，小僧等與宗大法師，五鼓必到，二千歡天喜地，分帶衆賊，各歸府第，各調各的軍兵，將及五鼓，至午門二王相見，周王的親軍總管，烏大



勇，別號金鍾無敵，潭王的兵曹總管別號威鎮湖廣，黑面靈神，名叫何繼光，各帶數員偏將，兩千來的鐵甲親軍，分紮在午門左右，此時廣法羅漢覺敏，妙法羅漢覺聰，同着宗勅禪師到來，與周潭二王相見，一齊行禮，進了隆德殿，二王入坐，餘者侍立身後，全都是跨劍懸鞭，各持武器，五鼓以後，文武百官，絡繹到齊，分班站立，看這個情形，俱是懷疑，莫明其妙，最後侍講學士黃子澄，與五軍都督齊泰，擁着齊王上了金殿，各就兼國大臣的位置入坐，殿中官照例喝道，有本早奏，無本散朝，喊吧退下去了，兩班中，鴉雀無聲，並無出班奏本的，略一鎮靜，周潭二王，站身說道，宜召五府六部十三科道，一齊上殿，殿中官住下傳宣，衆文武大臣，齊上金階，跪倒向皇謠位，山呼萬歲已畢，俯伏候旨，周潭二王，就將代王告急的表章，當衆宣佈，反將兇僧的帝言，當真事似的說了一遍，去歸人正題，向衆官說道，國不可一日無君，儲君又在冲齡，先皇之仇，不共戴天，元兵入寇，危在旦夕，白蓮教匪，猖亂於東南，國家在多事之秋，諸事待理，非幼稚之君所能爲，孤等悲先帝之遇害，恨元孽之猖狂，不忍黎民八處有水深火熱之中，豈能坐視社稷淪亡，江山落於他人之手，因耳任勞任怨，不避艱險，入承犬總，即日繼位，掃滅元逆，奠安天下，肅清白蓮教匪，迎而先帶梓棺，安於靈寢，四海升平之後，儲君已達成人之年，彼時彈於帝位，方可保住宗朝社稷，此時彼權應變，孤

等暫行登基，子承父業，於齊不虧，孤等御侄仍爲儲君，倫理不紊，此舉名正言順，應天順人，凡爾百官，倘有異議者，以大逆論罪，立斬殿前。然後以藉其家，朕意已決，汝等意下如何，當殿奏來，言罷掣劍在手，怒向羣臣。在這個時間，廣法妙法二羅漢，向他徒弟們一遞眼色，倪寶華丁世慶毛飛等三十六賊，一個個掣出軍刃，向文武百官，耀武揚威，怒目相向，那個意思是，有反抗的，金殿上就硬殺活人。潭王梓捧劍催問，衆意如何，着即覆奏，齊王站身說道，御弟此舉，正合孤息，如有違抗者，夷蕪九族，黃子澄齊泰接口說道，王駕此舉，正是應天順人，就請登基，文武百官見典國大臣，一致讚同，也就一齊奏道，愿保新君繼位，以安天下，二王怎變也想不到齊王等，首先承認，百官並無異議，只喜得眉飛色舞，潭王問周王說道，天無二是，民無二主，敝齒當推王兄御極，若請英武神明，兄遜於弟，這乱世之君，不猛太平皇帝好座，說不得只好請皇兄，位讓賢能，怒孤家潛越之罪，問王聞言文怒，喝這孺子胡言，長幼尊卑，次序豈可紊亂，汝退後聽封，待孤御極受賀，潭王怒道，諒來好說，你是不能遵命察，說着話把手中劍一幌，說你來看，此物可不能容你倔強，周王一見，大罵朱梓逆啊，汝敢金殿欺君，潭王喊叫朱賊住口，爾違抗聖旨，倒是那個欺君，待朕誅你逆臣，一兩說如掣劍砍來，王周也仗劍相還，大罵叛逆的臣子，豈能容得，二王在金殿，短兵相接

殺在一處，這可算爲的暴江山社稷，不能說是無謂之爭，兩個人，兩口劍，上下翻飛，攪在一起，難解難分，宗勅彈師向百官說道，你們暫退入朝屋等候，等着兩，皇帝定准了那一位坐，你們再奉朝賀，百官唯唯而退，二凶僧看着是心滿意足，齊王見此情景，不勝浩嘆，正在這個時間，忽然一聲，經聲佛號，口念無量天尊，善哉善告，兇僧定睛看時，見一道者，站立殿前，大吃一驚，心說不好，大事要糟，他因爲什麼，這麼害怕呢，察者乃是軍師統帥劉伯溫，兇僧知機，轉身下殿，迎面過來兩個和尚，擋住去路，一個是周顛上人，那個是陝西秋霜寺，法悅長老，將二兇僧攔住，倪寶端等群賊，發一聲喊，衝出隆德殿，向外就跑，逃至隆德門外，那想這兩邊槍弩炮火齊發，衆寇紛紛受傷倒地，一名也未得逃脫，宗勅法師，跳出殿外，由腰中掣出九宮乾坤弩，叫道二位高僧閃開了，法敏法聰當是叫他們哪，連忙跳出圈外，沒提防九宮乾坤弩，向他們發出，二兇僧身中弩箭，翻身跌倒，三高僧彼此合十行禮，各道了吃闕，轉身上殿，見二王還在那裏，死命相爭，周顛嘆道善哉善哉，孽子的迷夢，尙自未醒啊，向齊王說道，你還不說破其中的奧妙，何必叫他們苦苦的相爭呢，令其明白了真像，兩個人大酒同情之派，不比同室操戈強的多嗎，齊王聞言拔劍向前，厲聲叱道，汝二人還不住手，你們還看吧，時變境遷脫，二人聽齊王的言語，大有出入，各自輩劍收招，退步觀看，不見

了兩個凶僧與一般親隨，只見宗勅，與兩個面生的僧人，站在那裏作笑面觀，心中很是驚異，在社殿前觀看，見劉伯溫站在那裏態度從容，不作一語，二王這一驚，可非同小可。忙問宗勅道：「老師這是怎麼說？」大師笑道：「你向外看。」二王向外觀看，見兩個兇僧倒於殿前，又聽大師說道：「你要明真像，手指齊王說道：『可去問你王兄。』」周潭二王，魂飛魄散，情知大事去矣，眼望着齊王，欲言又止，只見齊王將寶劍還匣，正了正王冠，拱手喝道：「慈旨下，梓，梓，下跪。」二王至此，明知道英雄無用武之地，萬般無奈，扔了寶劍，俯伏金殿之上，齊王說道：「周潭二王，不忠且不孝，負君父之大恩，竟行篡逆，罪大惡極，着即奪職拿問，欽此謝恩。」二王聞旨，作聲不得，齊王向前，給他們除去縛帶，叫喚殿前武士，將他們上綁，齊王這才上前，見過軍師劉基，說若非統帥還朝，此亂怎能如此簡捷奠定呢。伯溫笑道：「賢王莫要歸功於基，此乃仰仗天子之洪福，及一般高天隱士之協力，方得下驚聞閣，誠天命之使然也。這劉伯溫又怎麼能來到朝中呢，因為張道長遣雲威探劉公島，巧遇追風兪見任霸，跟跡至鎮島龍王廟，得知細情，就不及入島去探，連夜趕回大營，水陸兼程，衝風破浪，難為這小英雄，晝夜奔馳，歸營報信，見了徐劉二帥與衆高人，詳細逃說了，所見所聞，衆高人與二帥，聞知火山紅海峽，萬丈金光寮的群賊，有去五台山的消息，大衆鎮密討論，通盤計劃，反覆推測，仔細參詳。

商議了多半日，才決定了三個辦法，以大體上看來，不至有什麼遺漏。劉伯溫笑道：「蒙諸位仙師，協力相助，籌劃一切，方得到圓滿的策路。張三峯說，表面上不過是去幾個賊，攪亂行宮，要是細這麼一參詳，可就危機四伏，險像環生。我們所以才用治本之法。雖然像似過虛似的，或可事實與我們的想像，實相符合，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方保無虞。劉伯溫連連稱是，衆高人議定的辦法，乃是聲東擊西，培根固本之法。徐達肅彰聲勢，建造木筏，增調軍高糧餉，要率衆兵人海，肅清各島，張大其勢的作用，是教海島群賊，知大戰將臨，各自加意提防，無暇他顧，各守巢穴，不敢離遠，這便是給賊人：用了個定軍法兒，實跡上，張三峯仙長，同幾位高人，向五台方面去追拿。火山紅海峽的賊匪，軍師統帥劉伯溫，與周顯上人，秋蕪寺長老，公冶老俠，老劍客鄭光明，又帶上雲威，馳赴京師，以防賊匪，造作流言，引起內亂，牽動全局，故耳連夜趕回京師，黑夜之間，悄悄的回到府中。次日遣人秘密的將宗勅禪師請到，相見之下，大師連是訝異詢問這鬼鬼祟祟的舉動，用意安在。劉伯溫說明來歷，宗勅笑道有老僧在朝，諒群小殺能反的我掌握之中嗎，近來諸王子，神情閃灼，老僧止在銳意提防，你們大衆既已回來，且收靜觀態度，倘有什麼變動之時，我必來達知。這千斤重担，全在我的身上啦，諸王子是我的門徒，輦轂之下，最重要的一個匪賊淵藪，乃是法菴寺。那

廟中爲首的僧人，法敏法聰，乃是海外劉公島，東海小雷首寺，紅蓮教主的師弟，十八夢嘆之中的人物，在數年前就彼我和尙，與他等的心，收服了，已然連成一體，若要有事的時候，必由他們那裏發生。什麼消息我還不知道嗎，再者說各王子部不的將官，差不多是我的門人弟子，馬上步下的技術，都是我教的，有這種關係，還怕他們稱兵作亂嗎。軍師聽高僧這番議論，自然是喜不勝言，無可憂慮，宗大師含笑辭去。甚至代王告急表文入朝，平地掀起風波，宗勅大師看着暗笑事跡昭然之後，大師暗將周詣二王的親軍偏將程通，金志廣，鮑國恩，譚大忠等，叫到廟中，授以密機，衆將領命而去。然後大師到軍師府，通知劉伯溫。軍師得信，點齊家將，又至徐府，常府，胡府，郭府，徵集家將，共得八百餘名，知會火器王的總管，領出火槍火弩等項，連夜帶入午門，埋伏於隆德門外，靜候時機。天交五更的時分，周詣二王的兩路大軍，分屯午門之外，烏大勇與何繼光，各自坐在本軍的中軍帳上，與高采烈的盼望着。王駕登基作了皇帝，我就是羽林軍大臣了，他們兩個人雖沒在一處，心中的思想是一樣哪。那曉得兩軍，偏將，俱受了密計，在天將微明的時候，兩邊就都動起手來，在昨天夜內，對於部下的士率，就串爲一氣，兩個主將同是在夢中的一般，那邊的程通等，問烏大勇，都邊的偏將譚大忠等，問何繼光，兵屯午門是什麼用意，他們倆，雖然各居各寨，當然說的話是相同啦。

金是答以保新君即位，改立國號，這句話出口不要緊，冷不防繞句套鎖齊施，橫拉倒扯，按倒在地，上了綁紮，程通譚大忠等，合兵一處，烏大勇，何繼光，也到在了一起，二人見面，互相詢問，我們怎麼全都被人拿了，衆偏將笑道，二位總管不必納悶，我們到是奉了：國母皇娘的懿旨，才敢如此而行，後事如何，給你們二位四個字的考語，候旨施行，二賊聞言，低頭無語，衆偏將率大隊，馳至風台門內，將法華寺，包圍起來，困了個水洩不通，強弓硬弩，火槍火炮，向着廟內，任何人也難越雷池一步，然後程通四馬至午門，來見宗大將，稟報一切，此時廟中事，已然底定，劉伯溫與衆高人在暗中埋伏，等到周潭二王，爭鬪起來，宗大師怕拿賊亂戰之時，傷了百官，才借詞命他們退入廟房，劉伯溫口念經聲佛號，突至殿前，三位禪師，擒住了兩個囚僧，隆德門外老俠客與雲威等，率各府家將，以火器當先，擒住了三十六賊，周潭二王被縛，齊王等與軍師相見，說明原委，齊王與黃子澄齊泰等說道，軍師早就還朝歸賢，連我們也不通知一聲，這件事發生，我們還隱着急哪，伯溫正色言道，人心隔肚皮，作事兩不知，又的是機密不能洩露，不到邪正分前，的時候，怎能宣泄，齊王笑道是啊，老劉你也信不及本藩是忠臣孝子，伯溫躬身答道，知人知面不知心，請千歲原涼爲臣吧，齊泰黃子澄等贈自想道這個牛鼻子老道，可不好惹，他義正詞嚴，令人可懼，齊王踏即招集百官，宣傳

了懿旨，說明真像，百官俯伏金階，齊呼國母皇娘千歲，齊王令衆官且退，將二王下入天牢，將二凶僧以及衆賊，交順天府，收入死囚牢，然後下殿，齊至朝門，天的時候，已然大亮，程通在午門，貯立，不敢擅入，好容易見大師與衆王大臣下來，向前行禮，稟明拿了烏大勇，何繼光，兩路合兵，困住法華寺，請恩師諷諭下，齊王笑道，你們這神不知，鬼不覺的妙策，令人欽佩，明明是禍起蕭牆，京師喋血，竟自不費吹灰之力，化險爲夷，宗大師笑道，此不過憑天庇佑，萬民託皇帝的洪福，躲過這場劫難，弄營事者之功，劉伯溫說道，我們去法華寺走走吧，齊王點頭道當然如此，說着各跨坐馬，程通引路，直至法華寺軍前，衆偏將向前參見，然後站立兩旁，周顯上人說，宗師兄我們率衆入廟吧，大師指明說，武藝淺薄者退後，免受傷害，遂即會合鄭老劍客，公冶老俠，秋霸寺長老，雲威等，越過重圍，直至廟前，破門而入，裏面的賊匪與僧衆，各持軍刃，槍過來作困獸之鬪，雲威恍動長劍，搶入賊重之中，如虎蕩羊群，十幾個轉身，賊衆傷亡一片，餘者奪門而走，直闖官軍，程通等一聲令下，炮弩齊發，一陣亂打，傷亡殆盡，所餘無幾，衆偏將率軍上前，盡數獲住，衆高人在廟中，詳細搜查，金珠細軟，古董玩物，難計其數，在後佛堂，發現地道，惜乎已被下去的人，由裏封鎖，皆因是有能爲的，二三十名巨寇，知道廟中的潰逃的道路，悄悄的了地道，怕官軍進來追



起，故耳封鎖了才跑的，可憐那一千賊寇，名抱着刀槍，急的亂轉，走頭無路，故耳俱皆被擒。衆偏將等，率兵進廟，查點一切，共計傷亡的賊匪，一百有餘，活擒住的，八十餘名。劉伯溫向齊泰說，一切諸事，是都督應盡之責，你可便宜相機處理吧，說話之後，同定衆高人，退出廟堂，齊至齊王府邸，大家歸坐，伯溫說道，京師之事，已然粗定，我打算趕奔五台前去接駕，朝中之事，諸位斟酌處理吧。當時辭別衆王大臣，站身離坐，拱手作別，同定原來列位，出府回至軍師邸，收拾一切，即時起程，趕奔五台山，到至御營，安置了衆高人，到行宮請旨陛見，裏面傳旨召見，劉伯溫入內見駕，朝參已畢，將朝中之事，詳細奏明，洪武帝聞奏，慨嘆之餘，自責已過，命軍師平身賜坐之後，說道潭王梓，係陳友諒之遺腹兒，朕愛巢及烏，已至鑄成今日之大錯，最可恨者周王肅，貪圖帝位，置君父於不顧，偷常大變，此朕之德薄所至，未如何尤呢，伯溫離坐跪倒，叩頭說道，皇上德法舜堯，自責其失，真乃國家幸甚，萬民幸甚，洪武帝慘起劉基，傳旨道卿留此，協助燕王，肅清白蓮教匪，此番在野之人，盡忠報效，詳查該等姓名，明白入奏，以憑分別加恩，至於攬滅白蓮教匪的事，卿可便宜處理，俟一律肅清之後，再行詳奏可也，伯溫遵旨謝恩，洪武帝旨下回鑾，燕王與劉伯溫等，恭送聖駕還朝之後，齊王燕王的御營，帶領衆高人及雲威等，參見燕王千歲，王駕優禮有加，一一賜

坐，又與道衍相見，論了論朝中的往事。傅見廉斌，叩見恩師與衆高人。劉伯溫向廉斌說道，將軍得有今日寶是可喜可賀。廉斌答道：曩日若非二帥，施恩指迷，網開一面，小將豈有命在。得以效命於疆場，而盡犬馬之微勞，又得作人，皆帥坐之所賜也。此恩此德，沒齒難忘。劉伯溫笑道：將軍言之太重了，我們同是明臣，此後休提往事，請閣自選教匪的巢穴，身知道不知道呢。廉斌說道：大約着三十里地溝，九頂蓮花觀，是他們的老巢。其餘的再有何處，可就不得詳細啦。那廟中之主，九頂真人白蓮羽士宜鴻舉，也是藥向的門徒。與徐鴻儒等，是親師兄弟。他在此傳道多年，根基很深，實力雄厚，又兼地勢險峻，蕩平該處，殊非容易。再者小將昨在山中，曾見了張仙長，據說住在後山，雪頂彌勒寺內，伯溫聞言大喜，向燕王說道，請千歲在御營暫候，我等前往後峰，去會會一般高人等。再行來覓王駕，進督剿賊教匪之事。燕王點頭應允，劉伯溫同衆高人，出御營登五台山，西奔後峰，雪頂彌勒寺，倒在廟前，向前叩門。裏面有人開門，出來一個小沙彌，合掌問道：諸位何來，劉伯溫稽首道：小師傳入內通稟，就說周顛劉伯溫等到，小沙彌口念彌陀佛說，列位老師往裏請吧。家師與衆高人，適才還提及來着呢。伯溫笑道：那麼你就頭前引路吧。小沙彌轉身往裏，衆位後面跟隨，直入方丈院。小沙彌趨前入內，報說衆高人來到，少林方丈與張三峰及本廟當家的接將出來，相見

之下，彼此哈哈大笑，齊說遇緣哪，遇緣哪，在歡笑聲中，到在禪房之內，分賓主落坐。劉伯溫說明了已往經過，衆高人聞聽，不勝感嘆，說這才是庸人自擾哪，張三峯說道，聽完了你的經過，我們來此的事情，我再告訴告訴你們，自從到此之後，在暗中保護聖駕，與少林高僧等，並未見着，賊匪大舉攻山，我等在行宮左近守候，在暗中觀看，見大慈禪師來到，在樹上掛了一首黃幡，後來賊衆追到，少林方丈接住動手，我等待機而動，不料衆高人原夕而到，我們就爽性旁觀，最後被田老俠客，打了個落花流水，賊兵大舉攻山，衆匪支持不住，鑽山逃走，我等這才跟着追趕，深山茂林之中，將賊人追去，我等與少林方丈等合在一起，只是與任老俠客，大然高僧，田老俠客節未得相見，我們見大事已定，天應微明啦，就退回此廟之中，後來得知燕兵大勝，元逆消滅，廉斌收復了代州，佳音傳來，令人不勝歡喜，貧道等，詳細探詢，方才知道，三里地溝遺，九頂蓮花觀，正在商議要去剿除，恰值諸公到來，這就是我們來五台的一切經過，伯溫你聽明白了吧，我等的任務到此中止，劉伯溫笑道，仙師的功德無量，張三峯真目說道，談什麼功德無量，我等此行，淨看熱鬧來着，什麼事也沒作，功德安在，無量二字的考語，更加不上了，伯溫嘆道我此行赴京，也是徒有其名，寶跡上，削平內亂，是旁人主持的，雪頂彌勒寺廟主道靜禪師，說道這倒有趣，你是徒負虛名隨般唱諾，十方面是

，飄敵路陣，退讓不前，如此看來，凡事自有定數，何須人力追求，又道是國家事，用不着我們人民操心。張三峯正色言道，僧兄之言，是各討方便的主意，豈不知是皇上仰子民，就應當報水土之恩，別管用得着我們與否，我們心盡到了就是了。我們又不希圖功名富貴，於心無愧足矣。道靜禪師，合手念佛說道，道兄之言，令人欽佩，貧僧當圖之爲聖古名，張道長打稽首說道豈敢豈敢，劉伯溫說，燕王千歲敦請列位至御營共議破賊之策諸公以爲何如。張三峯等說道，我等隨遇而安無可無不可道靜和尚說，恕山僧不陪周顛說請隨便可也，衆人起身告辭，雪頂彌勒寺向前山而來。周顛說我等且到文殊院，醜喜隨張三峯攔道，入廟參佛見面叙談，又須有好大的耽擱。我們破賊要緊何及他顧。上人見說也就罷了，下山直至御營，有人通報進參燕王得報大開轅門，親身接騰出來，衆高人見燕王如此的降尊相迎，禮賢下士之名信不誣也，遂及向前見禮燕王優禮落坐，張三峯見燕王龍眉鳳目，態度雍容，隱隱是帝皇之形，其威儀較之當今萬歲過之相稱，謙讓入營威無不及，張三峯等衆高人看吧，暗自驚懼恐將來必要掀起一場風波不言衆高人憂懼未來之事。燕王見衆高人，僧道俗等鶴髮玉顏，正氣凜凜不由得肅然起敬。精神爲之一振，暗想若與這般清高之人久處，其益實非淺鮮開口說道，今蒙列位長者光顧，使小王神清氣爽，倘得常聆雅教則受惠良多矣。周顛答道千歲的過獎山僧野道，

何以克當，燕王笑道，長君何必太謙，當即傳醢擺酒，與衆高人接風，少時酒筵齊畢，燕王親自安席，然後又敬過了酒，才歸主位，入坐相陪，在席間閑談之後，論及掃滅教匪之事，張三峰說，請千歲，派廉斌，提一旅之師，直扣三十里地溝，我等登山入廟，與匪決戰，仰天子洪福，託千歲的神威，或可一戰成功，得以肅清，劉伯溫插言說道，仙師之論，實爲正當，不如此而行，無以克敵也，燕王也深然其說，就決定照計而行，席散之後，即派廉斌率三千鐵騎八猛將軍，隨同列位高人，去三十里溝，去掃滅九頂蓮花觀，廉斌口稱遵令稟辭退出調度兵將，衆高人起身向燕王告別，出了御營至廉斌軍中，即金起兵前往，廉斌遵諭起兵，大隊人馬浩蕩々殺奔三十里溝而來，這日兵到溝口外，安下營寨，又在各要隘處所分兵把守，張道爺向衆高人說道，我們今夜晚，全體入山，觀看動靜，若是得着機會，就動起手來，衆人點頭，上人對廉斌說道，汝在外面，嚴行防守大勿許賊人漏網，廉斌諾々稱是，天交定更之後，衆高人離大營入山口，加着十分的小心，急急進行，二更以後，已至山下，揀險峻的所在，施展飛行術神行法，直達山嶺，遠遠的看見廟中，地勢寬闊，房屋比櫛，由外表看來，便可斷定，其內容實力雄厚，彼此關照，各自當心，四面分開，向廟中而來，在僻靜地方，越過廟牆，到在裏面，窺房越脊，如踏平地，各處探看，尋找賊人的聚處，越過數十層房屋，到在一所院落

，往下觀看，衆高人吃驚非小，原來是教匪等，入五台攪鬧行宮未成，並有好幾個到帶了傷，攻山的隊伍也未能攻入，宣鴻舉不敢戀戰，約會衆人，往外逃走，幸耳是夜黑之間，樹望交雜，能以閃避，藉此方得脫逃，繞至山外，遙見元兵潰散，情知失敗，只得星飛退回三十里地溝，到在九頂蓮花觀內，衆寇長嘆了一口氣，齊說慚愧呀慚愧，乘興而去，大敗其輿而回，兩鎮大軍，與塞外的元兵，俱皆潰散們們僅以身免，說來令人可氣可恨，惡道宣鴻舉，強作笑容，向衆寇說道，諸位不要灰心，稍事歇息，貧道自有辦法，探海鮭龍水萬寶說，我們這場失事，壞在了一個人的身上，大衆問道是誰，水萬寶說，全壞在追風兪兒老匹夫任霸的身上，若不是他，跟着攪亂，早就闖入行宮去了，四圍答道可不是嗎，沒有他咱們那能倒的了霉呢這個老東西可惡極啦，惡道從旁說道，這老兒也不知是何居心，架着炮往裏打，吃裏爬外，着實可恨，衆賊寇等一口同音，沒有不恨怨任老俠客的，說會子罵會子，各自歇息，受傷的吃藥調養，餘者乾凸肚子，生驚悶氣，過了幾天，這一日天將昏晚，衆寇閒談往事，俱都是恨々不已，正在講論之間，忽有小道士，報將上來，說外面來了兩個人，說是火山紅海峽的，要見諸位，請令定奪，宣鴻舉問道，可會問過名姓，小道士說他們自稱姓閻名任，惡道聞聽率衆接將出來，水萬寶一見，乃是追風兪兒任霸，眼睛就紅啦，將要發作，見後面追魂魑魅閣乘衝，向

他搖首示意，衆賊厭着氣，過來與閻權見禮，執手往裏相讓，到在裏面，分賓主落坐，選道宜鴻舉，斜視着任霸，傲々冷笑，心裏說今天看老兒，你能逃到那裏去，書中暗表，任老俠客，因何至此呢，只皆因追趕群寇，至五台山外，在找賊人，連影兒也不見啦，自己一付度，元軍失敗，叛軍四散，大料着賊人必要逃回九頂蓮花觀，有心趕上前去，又感覺着，自己人單劈孤，想要找着大然和尚一同前往，把賊的巢穴搗破，好吧歹吧，將水萬保等勸回火山紅海峽，萬丈金光寨，對內對外，各方面也都元滿啦，想着雖然好，可是上那裏去找和尚呢，逛走了兒機日，並不見高僧的下落，恰巧遇見了追魂腫毗閻權閻乘衡，這個賊同赤目金貌霄冲肅，義了敖光烈的山令，來探水萬保等的下落，閻權向霄冲霄說，你去小金光寨，探聽一切，我去九頂蓮花觀，看望我拜兄宜鴻舉，就便探聽他們的消息，我在這裏等你會見之後，再作理會霄冲霄點頭去了，閻權獨自奔三十里地溝而來，不想巧遇追風兪兒任霸，這個賊硬裝道德之士，過來跪下給任霸行禮，口稱老哥哥在上，小弟給哥哥叩頭，任老俠客雙手將他摻起，口中問道，賢弟何來，往那裏去，這惡賊鬼話連篇，假言道小弟奉了，大寨主之令，尋找老哥哥，要是見着你老的時候，請哥助力於我，勿論如何，也得把水萬保，及四兇弟兄，找回金光寨，他等如敢遠抗山令，准許我們以武力壓服，大寨主將五毒乾坤沙，給了我一筒，實不可解之時

用那種暗器降他們，任霸聞言，急忙攔阻，叫道賢弟呀，不論怎麼樣，可也別使用乾坤妙，那種暗器，厲害之極，不管什麼樣的好工夫，多大英雄，受了這種物件，輕是終身成爲廢人，重者焉有命在，閻權說看吧，臨時再說吧，但不知我們往那裏去找他們呢，任老俠客，乃是忠厚長者，仁德君子，那知道這個賊口是心非，不懷好意呢，遂即皺眉答道，我這變付量着，他等必在三十里地溝，九頂蓮花觀，我想別處再得有定身之地啦，閻權說那我們就奔九頂蓮花觀吧，任老俠點頭應允，並不多疑，一面走着，一面閒談，閻權說就用話套問老人家的實話，任老俠更不客氣，就將所有經過對他說知，閻權要明白詳情，暗目切齒忿狠，心說老小子，咱們到了廟裏再說，決對饒不了你，他心內雖如此的思想，表面上把老哥哥叫了個震心，親近的了不得呀，這一日到在九頂蓮花觀廟前，命人通稟進去，水萬保等出來一見任霸就要動，閻權搖首示意將來止在，到在裏面入座，衆寇對於任霸，差不多都是怒目相向，老人家倒是明白，當即開口說道，列位不要仇視我，須知孩兒所作所爲，乃是中君報國，蓋差於家庭，衆寇開聽，一個個冷笑不語，任老俠向水萬保說道，賢弟呀你還不省悟嗎，你來看大寨主，遣派閻秉衡賢弟前來，找你等回山，再若違抗的話，可要知道，山令森嚴，決不姑寬，你們的弟兄幾個別任性啦，誰對誰不對，我們回到金光寨再說，水萬保聽老俠將話說完，厲聲喝道，你且住口。



請問誰來找我們回山，任老俠耐着性兒說道，這不是閻賢弟嗎，你開問他就明白啦，是否劣兄哄你，閻欲開言，哈哈的大笑不止，笑罷之後叫道，傻哥哥呀，別叫他問啦，你周問我吧，大家可就都明白啦，任老俠愕然問說，此話怎麼講，追魂佳賊閻乘衝，厲聲說實對你說，因爲在山寨之中，你攔阻水老英雄，給史老英雄報仇，家人不聽你的話，一惡起身，你又追將下來，大寨主很不滿意你，隨後這才派我等出來，助力報仇的事情，大寨主說倘然你再從中阻撓，就命我等追了你的性命，以除後患，恰巧途中遇上你，我略施小策，把老小子你的實話，就全套將出來，我拿着我的假話，當了實言，竟自隨我來一蓮花觀，就你要明白些，我這個閻權，在改名叫作幹王啦，老朋友你納命來吧，根洋洋得意的，將這片話說出，任老俠這才如夢方醒，不但不担驚害怕，反倒哈哈大笑不止，笑完了之後，慨然說道，這到沒有什麼要緊閻權哪，你先不要自鳴得意，我之生死倒無雖輕重啊，我因爲君臣父子朋友，這幾件事，看的比什麼都重見，所以裏面俱元，才有今日，你們是積惡成性，不知自量，硬要與皇王家對抗，豈不是自尋死路，爲教你們保住首領，才引起了你們的反感，忠言逆耳，仇視老夫，最後有一句話，要你們緊記，將來惡貫滿盈之後，不遭天誅，必受國法王章，到那個時候，要追念老夫今日之言，看一看是誰說的對，要你們謹記吾言，勿忘爲要，言罷由腰中亮出軍

刃，飛身跳至完中。大罵萬惡滔天地群賊，當場一戰，一決雌雄，分一個強存弱死，真在暇亡。宜鴻舉厲聲喊道，列位英雄，諸位教主，各亮軍刃，一解心頭之恨，乘寇各亮刀槍，鬪的一聲，圍將上來，亂遞軍刃，把老俠客困住核心，老人家早就想開啦，與賊人當場鏖戰，決不求生，賊人的軍刃到，並不躲閃，用軍力直數人，賊人一看這換命的招兒，可真厲害，任老俠是拚了命啦賊人可不跟他拚呢，這麼一來不要緊，老人家可就得了手啦，幾十個照面的工夫，群寇傷亡了十幾個，追哩佳此閣乘衝，教大衆一齊跳開，衆竊抽軍刃跳出圈外，閻權跳到當場，將五毒乾坤沙的筒子制在手中，撥動機紐，了任老俠客，發出乾坤沙，獨如一陣暴雨相似，也是劫動當然，老人家被乾坤沙，打傷向胳膊，抖手拋軍刃，翻身成倒，惡道宜鴻舉，一見大喜，命手下賊黨將任羈上綁，這些個縱賊們，一齊應聲，圍將上來，把任老俠客，五花大綁，細了起來，收拾已死的屍身，受傷的上藥敷藥，然後入庫，水萬寶開口說道，那老兒如此扎手，反傷了若干英雄好漢，幸耳閻賢弟，帶來大寨主的暗器，不然的話還不定得費多大事呢。現在將他擊住，可不能够，說話就要了他的命，必須嚴嚴厲厲的想個主意，慢慢的將他置於死及，才解得了，新窰舊恨惡道宜鴻舉，連說對的很，厲波濤說道，在天大廳前，戚上一個樁歐，把這老匹夫綁在上向，將他的衣服撕去，我們大衆，每人拿一把短刀，我們挨着次序

，到老見的旁邊，薩薩的割一塊肉，千萬可別碰了他致命處，如是者遇兒復始，剛他幾個來回兒，最後再將他亂刃分屍，連塊整骨到都不給他賸，這個恨可就離解過癮了吧，衆寇聞聽一姪讚同，宣鴻舉傳話基辦，衆賊寇七手八脚，裁好了樁子，將任老俠客，綁在樁子之上，正要動手撕衣裳，衆賊寇各持七手刀，眼見得就要剛活人，在這個時候，衆高人來到，張三峰等見此情形，喫驚非小那敢怠慢，不約而同的，一齊跳得下來，秋霜寺長老，搶過來斬斷繩鎖，求起任老俠客，揹在身上，張三峰用掌中劍點指，你們這般喪心病狂的賊徒，萬惡滔天的教匪，可識得邈邈道人麼，那一個敢向前來，一試吾劍之鋒利否，衆寇正在得意之際，忽然來了這片高人早嚇了個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但是怕人不成，追魂驅魄閣權倚着有五毒乾坤砂，捧毒砂着的筒子，迎將上來，張道長，見他手拿一個銅筒子，粗約二寸餘，一尺多長，雖叫不上名兒來，大料着定是暗器無疑，豈敢大意，用劍指着問道，爾是何人，報通名姓在貧道劍下作鬼，這惡賊當將名姓說出，張道長一聲大叱，喝道強賊那裏走，劍光一閃，劈面就刺，惡賊往後倒退，抖手發出五毒乾坤砂，饒是張三峰身法快到極點，尙自在後背，着上了數粒毒砂，這種物件約有半粒麥子大，三梭兒形式，水喬麥小約兩倍，純鋼製造，鋒利無比，毒藥長成，裝在噴筒之內，撥動拍扭，一發數十粒，人若中上，不死也得殘廢，這個賊不會使用，頭一

次打任老俠，就放出十之六七，這一回打張道長，就傾囊而贈，可也不能說他不對，若是一發十數個，也打不着任老俠與張道長，他見打中了張三峰，以為是成功了哪，萬也沒想到，跟沒打上一樣，吓的他呆呆發怔，他這麼一怔，可了不得啦，張道長的劍光閃處，就落在他的頭上，嚇赤一聲，把個閻權劈為兩半，鮮血遍地，肝腸流出，令人見之驚心駭目，張道長一抖破衲，那毒砂紛紛墜地，幸耳是道爺的破衲也不知經過多少年眼，厚約三指，油漬浸透，再比那個暗器力量大着點兒，也打不透，這件衲頭雖然如此，張道長心中很是難過，暗器落在身上，與受了傷一樣，劍劈了閻權之後，怒猶未息，飛身縱至群賊面前，揮劍亂劈，四兇弟兄，奮勇當前，只戰了數十個照面，俱皆帶傷紛紛後退，宣鴻舉迫不為已，挺劍接戰捨命相拚，戰在一處，老劍客鄭先明，幌掌中乾字坤宙鋒，向衆高人說道，諸位還作壁上觀麼，開殺戒吧，周顯等齊說善哉善哉，各亮軍刃，衝過來捉拿群寇，葉天然，齊怕寧，與水萬實，厲波濤，高夔，武雲達，廣達發四羅漢等衆寇，撥頭往後就跑，周顯元化二高僧追下去了，當場群賊與衆高人，兇殺惡戰，死命相爭，工夫一大，衆寇慚慚的支持不住，再想逃脫可就不成啦，鄭光明掄開了寶刀，任意縱橫，列位高人，各展神威，大開殺戒，言千教匪，紛紛倒斃，一剎那裏，傷亡已盡，這廟中百餘名教匪，俱被肅清，當場格斃約在半數，餘者帶傷倒地，不能動

轉，衆高人，各提帶血的軍刃，彼此相顧，嗟嘆不已，忽見周顯元化，空手而回，恨恨說道，便宜這機個逆賊，竟自被他們逃走了，鄭老俠客說，遲早終須遭劫，不遠是沒到時期而已，大衆見張三峰的劍光，已然裏任了宣鴻舉，那惡道尙自含命掙扎，又鬪數十個回合，被張道長一劍揮折他的右臂，慘吼一聲，翻身摔倒，張道長，劍還匣中，嘆道可惜這身工夫，設若身入正途，豈不是當代的劍俠嗎，衆高人也是，挽情他的能耐，在這個時候，外面大亂，乃是廟中的餘黨，得知爲首者被擒，紛紛逃跑，亂搶財物，彼爭此奪，呼喝喊叫，衆高人順着聲音找到，各提軍刃，向前衝殺，這些個毛賊等，那敢抵抗，的外亂竄亂跑，爭先恐後，逃奔山下，衆高人等，追殺了一陣從遺雲威抄道至山外，通知廉斌，令他率兵進山入廟，雲威遵命去了，大衆靜的軍刃，回廟等候，天交午初的時候廉斌率大隊來到，見了衆高人稟道由廟中跳出去的群賊，無在數百名，除當場備殺外餘者盡被拿獲，張三峰聞言，點了點頭向廉斌說道，你在此辦理善後吧，事畢之後押解群賊回去交令，廉斌口稱遵命，衆高人起身，回歸御營，到在轅門，早有人飛報進去，燕王與劉伯溫道衍等，迎將出來，見面之後，燕王很說了些個客氣話，讓至帳中落坐，張道長將破廟的情形，詳細說明，秋霜寺長老，扶着任霸，參拜王駕，燕王拱手還禮，又說了幾句感謝救駕之情，命人扶至後帳休養，任老俠客千恩萬謝退至後面，劉伯

溫要過文房四寶，擬了入奏的底稿，叙明一切的情形，然後呈與燕王過目，千歲看罷，略加刪改，加入在衆出力人等的名姓，然後發交該管善清，劉伯溫向燕王稟辭，說明山東教匪勢重臣等必須急急回去辦理，燕王深然其論，當即置酒餞行，伯溫與衆高人等，領過了餞別酒席，稟辭起身，燕王列隊相送數里，方才回營，了真方丈會合施附菴等告辭回少林寺去了，劉伯溫等，兼程倍道非只一天，這一天到在山東大營，徐達得報與留守的衆高人，接至營外，相見之下各叙寒溫，一同進營入帳落坐，少不得漱洗更衣，徐帥備酒接風擇塵，在席間談起朝中定亂，邊塞剿賊的，一切詳情，徐帥等無不讚嘆，齊說是皇上有福，民不遭難，天降高人隱士，忠臣良將，徐惡定亂，若不然這麼大的事，豈能消滅的這麼容易呢，張道長的定論，大衆一齊搶着說道，天數當然哪，說，了俱皆大笑，張三峯帶笑開言，請諸位莫說往事我們先商議目前的急務吧，大衆說願聞高論，張三峯把頭搖了兩搖，說別聽我們的高論，講徐劉二帥，劃出策來，我等再評定可否，方是完善之法，二帥連稱遵命日當即商議進行之策，擬議之後，伯溫與大衆說道，還是遣人再探劉公島的虛實，然後進兵抄山，張三峯說你也太小心啦，今非昔比，現在沒有後顧之憂，沒有再去探島的必要，率兵上船，大軍入海，直搗劉公島，到達之後，安紮水師連營，抽調兩路水軍，分頭去取龍虎島，興蓮花島，三處一齊着手，我等往來於三路

營寨之間，教賊人孤立無援，無暇他顧，臨期我軍出奇制勝，方可得收全功，二帥聞叫拍掌稱妙，列位高人無不贊同。二帥向張三峰說，請示仙長，三路分兵，那兩路當以何人有帥，張道長說道，取龍虎島奮莫文豪統兵前往，請周上人率鄔錦彪，囊助一切，敢說必操勝券，取蓮花請澹台老島主，率雲威，再請鄭老劍客，公冶老俠輔助，則百無一失，又可兼顧逍遙島可進可退，元化和尚笑道，道兄你調度得完善已極，毫無漏隙，你若是出仕治國，真可以出將入相，張三峰說道位極人臣，也不如我們出家人，自在清閑，尚清雲觀主接口說道，我等自三教伏魔大會以來，無一天不置身於槍刀林內，清閑自住這四個字，好像闊別了好久吧，張三峰說道，尚觀主言之差矣，我們在野之人，不受皇王爵祿之封，又道是無職一身輕，可說是清閑自在，現在置身於槍刀林內，正爲的是爭清閑，求自在，別看眼前受些魔難，功成緣滿，才得至自在清閑，我等若是隱居深山古剎，不啼苟且偷安，設如白蓮教匪，紅蓮教匪，蔓延天下，到不可收拾之時，干戈四起，民不聊生，恐怕我等也要被累，受教匪的連帶，天下人民，見了我等，也就目之爲兇僧，惡道啦，羣起而攻，官府搜拿，不用說清閑自在呀，恐其連容身之地，都是無有哇，尚青雲稽手說道，奇人奇談，論的還，貧道奉斯言爲金科玉律，終身遵守，張三峰笑說，觀主讚揚的太過分了，元化和尚合掌口念阿彌陀佛，接言說道，妙人妙語。

迥異尋常，嗣後貧僧托鉢募化十方，現身說法，勸解人民，根據張道長所論，闡明真諦，教人民瞭解，有國而後才能有家，國強方可民富，凡為人民的當知國家安危，匹夫有青之義，人民協力，補助官府，撲滅邪焰匪氣，鞏固國基，天下太平，那時方能安居樂業，共歲升平若是一味的自私自利，不知互相提攜，久而久之，必至滅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要都明白這種道理，豈不是天下的人，全得着清閑自在了嗎，尚青雲笑道不得了得了別往下說啦，我一句話惹出你們長篇大論，成千累萬的清閑自在的話來，徐達說、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乃固本之理也，周上人攔道，行誼行啦你將你那金殿對策的句子，收起來吧，即列調撥戰船，分派兵將等，進取劉公島，別談閑話啦，徐帥笑道連稱遵命遵命，散席之後，點鼓升帳，令下明天清晨，接營上船，午正起程，兵取劉公島，直取賊巢衆將齊稱遵命，退下去預備一切，徐帥散帳，退至後帳歇息，次日全軍乘豈登舟，一切設備完畢，登州鎮台與府台齊至帥船恭迎，二帥面授機宜，防守沿海一帶等處，強大人唯唯遵命，天交正午，二帥排開香案，三牲祭禮，祭了大靈與海神，將三牲福禮，推入海中，三聲砲響，金鼓齊鳴，張總鎮等拜別上船，徐帥令下，兵發劉公島，即時起程，船隻移動，檣櫓齊施，衝波破浪，出了海口，這天大軍到達沙門島，方光與總鎮，率隊迎接，徐帥將他叫入艙中，左大人參拜已畢，二帥面授機宜，指示一



切，左大人遵令退下，大軍起程，一路上風平浪靜，已窺劉公島，距離數里之處，安下水師連營八寨，明八卦暗合九宮，佔好了五行方位，左右糧道四通八達，安置已畢，二帥升坐帥船，令下施放一百零八聲號炮以壯軍威，而驚敵胆，將軍情發放已畢，散了中軍退至後艙，與衆高人共議，破山之策，大家參酌良久，合計出好幾個辦法來，且看敵人的動靜，再爲相機進行，一夜無事，次日用罷早戰飯，遙風砲開隆隆，有遠探來報，說劉公島內炮響亮隊，請令定奪，徐帥把手一擺，探子退下，立刻令下亮三成隊，我軍迎敵，這聲令下，號炮驚天，船隻移動，雙龍出水勢，沖出水師營，一字排開，強弓硬弩，壓住陣角，此時對面賊軍，已將隊伍亮開，二帥在門旗中，向對面觀看，敵軍正中，五龍飛虎舟，戰船之上，立着兩桿座纛旗，一個是火紅緞子坐地，白月光寫着斗口大小一個覺字，那一桿纛旗，是白緞子坐地，上綉白蓮紅蓮二教中的首領，上坐是羅道樂，下座通天和尙，身後以及左右，站立無數教匪，男女老少，僧道尼俗，約百十餘名，二帥看罷向衆高人說道：「看這個樣子，教匪是要作最後之一戰，元化高僧說，兵書云背城借一，他們這是背山借一，可算是作困獸之鬪了，談話之間賊軍中戰鼓如雷，一隻平板麻洋戰船，由敵軍中衝將出來，到兩軍當中，放下釘石，船隻穩住，水手們紛紛跳到小划子上，退回賊軍去了，又見一隻小舟，似弩箭的一般，到在當中的大船，見一僧

人，由小船上，跳到大船之上，喝喊聲音，當場討戰，張三峰向二帥說，這種戰陣，軍中的戰將，是萬不可臨敵的，必須我等之輩，與他們周旋，二帥點頭稱是，旁有湖廣虬髯俠客程萬里，向前說道，待老朽去陣前會此凶僧，張道長說老居士可要謹慎從事啊，老俠客笑道，請放寬心吧，一回手亮出跨虎雙籃，由大船上了小船，直奔陣前，來至切近，飛身上了大船，將雙籃一分，打量陣前道個鬼僧，只見他雖然是年歲高大，依然是兇惡異常，一身青僧衣，高腰襪子，打護膝，開口僧的僧鞋，手捧一對鑲鐵羅漢拐，羅武揚威，站在當場，他見老俠客來到，生得相貌清奇，面似晚霞，一部虬髯，手捧跨虎雙籃，當即問道，這老兒姓字名誰，快些說明，何必上下打量你家羅漢爺，老俠冷笑道，羅漢要像你這個樣子，把佛祖也就愁壞啦，兇僧哈哈大笑說道老兒你少說俏皮話，洒家乃是五毒羅漢覺達是也，東海小雷音寺內十八羅漢第一，老兒通各受死可也，老劍客喝道兇僧，你不認識你家老太爺，某乃威鎮湖廣，虬髯俠程萬里是也，說罷上步進招，兇僧掄拐相迎，兩個人當場動起手來，兇殺惡戰，打了個難解難分，兩陣上催陣鼓，響如爆豆，三軍吶喊，震耳欲裂，這一招被程老俠的跨虎籃，鎖住兇僧的羅漢拐，跟上步斜身一腿，正踢在敵人的左脇之上，嘍呀一聲，翻身摔倒，老人家向前要結果他的性命，沒想到兇僧，雖然率倒，乘勢拋了雙拐，由腰中將五毒火筒取出，見虬髯俠捧攔向前

一撲，順手發出毒烟烈火，程老俠側身躲過硫磺彈，雖然未被燒着，已竟受了毒烟，心中一亂，就覺着天轉地轉，翻身倒在船上，那兇僧見毒煙迷倒程萬里，他忙用鯉魚打挺的工夫，跳將起來，先將硫磺彈採滅，然後檢起羅漢撈，揹在身上，雙手托起程萬里，翻身跳到小船之上，船去如飛，退回賊軍，張道長等大驚失色，見由賊隊中，又出來一隻小船，上站一個兇僧，小船貼了大船，他飛身縱到上面，恍掌中一條混鐵禪杖，厲聲大吡，說道現有十八羅漢之中第四，聖手羅漢覺朗在此，你們那一個，抖々精神，壯々胆量，前來會戰羅漢爺，張道爺，將要說諸位別動，待我前往，話還未曾出口，早有九江府，臨江縣，逸然隱士蕭文良，老人家亮一雙判官筆，離大船，跳上小船撲奔軍前去了，張三峰一見叫苦不迭，再攔也來不及啦，只見蕭老人家，跳到大船之上，並不通名道姓，捧筆進招，兇僧掄開了禪杖，急架相還，這兩個人的軍器，真長真短，交手戰在一處，各施所能，就應了兵器譜上的話，真是一寸長一寸強，一寸小一寸巧，各盡其妙，一個是一力降十會，一個是一巧破千斤，爭戰到百餘個照面，惡兇僧猛然間轉身就走，老人家隨後追來，敵人單手擎杖，翻身就打，老人家側身躲過，凶僧抖手說看法寶，一道黃光，直奔面門，老人家曉得又是迷魂藥，一類的東西，急忙施展燕子鑽雲法，憑空跳起，惡僧人掣出五行連珠弩，發動機關，向蕭文良發出五枝毒弩，可嘆老英雄，身子在半

空之中，怎能躲閃，右腿上早中了一枝，覺着半身麻木，急忙用雲裏翻身法，把自己擲落海中，早有人向前救起，挾着蕭老俠，踏水面歸官軍大隊，救人者乃是雲威，只因見樸老俠失機被擒，少俠客急的丁不得，又不敢討令迎敵，見蕭老俠客，前去動手，雲威恐其有失，換了永衣，由船尾入海中。泗水至軍前，暗保老俠客，以便接應，還尋被他防備着啦。將老人家救回，張三峰喜之不勝，連夕贊道，好孩子好孩子，說着話提劍向前。陝西秋霜寺長老法悅禪師已然都要上了小船啦，被張道長一把拉住，說高僧少停，待貧道前往，法悅聞言，勃然變色，怒道仙長看小僧，也是無能之人麼，張三峰驟聞其言，甚為訝異，細看其面色，滯氣罩了天庭，目露凶光，迥異常時，情知不是好現像，連忙滿臉陪笑，口稱僧兄，你錯怪了，現在我有特別的用意，必須前去果戰，因聽攔阻，請僧兄少待，隨後臨敵不遲，法悅禪師見說，快快後退，張三峰提劍上小船，飛奔軍前，離大船切近，跳至上面，直奔聖手羅漢覺朗，一言不發，揮劍就劈，覺朗橫禪杖相迎，一面動着手問道，來者是過邊道人張三峰嗎，道爺冷笑着說既知是我，何必多問，說着話，展開劍法，恨不得將凶僧立刻劈為兩半，然而聖手羅漢覺朗，除了心術不好而外，文武藝術，無一不高，可稱得起，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與張道長打了個平手，鏖戰一百多個回合，竟自難分勝負，張道長暗自尋思，像這個樣兒的賊僧，劉公島內，正不

知道有多少。這破廟爛廟，焉其不能再近期作到，倘若曠延日久，勢必節外生枝，說不定這魔難，待到何時，方能消滅。正在思想之間，凶僧場且住道爺收劍止步，問道有個話講。凶僧說今天天晚，明天再戰，你我約定了，明天正午，在殿前相見，不分生死，決不罷休。你意下如何。張仙長點頭說好吧，轉身下船退歸本軍，向二帥說明，令下收兵。聖手羅漢覺朗，下大隻上小舟，退歸本軍，派水手將平板麻洋船開回，收兵入島，乘舟登岸，入了小雷音寺，至殿中落坐，藥師說道，今天一戰，還算稍強人意，好好歹歹的，拿了一個，傷了他們一個，不似往昔，打一陣，敗一陣，這大概是該着我們轉運了，紅蓮教主，嘆了口氣說道，唉，別看今天打了勝仗，將來如何，還說不定啊，衆羅漢一齊問道教主何出此言，紅蓮教主說，你們要看清楚了，就一個張三峰，我們抵抗不了，終耳也得被他把我們滅了，聖手羅漢覺朗說以教主的意思，張三峰是我們教中的就虛，假如說我要把他除了呢，紅蓮教主笑道，你真要能把他除了，我們紅蓮白蓮二教，從此就能大加發展，其餘的就不足為懼啦，不過是這變說一說，就算了吧，何又有什麼法子，除得了張三峰呢，覺朗陪加思索嘿々々の冷笑不止，群賊就這麼看着他，像招魔的一樣，他猛然間，向紅蓮主說，要有張三峰存在，我等就得滅亡，凶僧答道，遲早晚晚也，覺朗張目說道，要是教張三峰化為碎粉呢，覺空說要准能作的到，不但我們同

類都得了活命，不至滅亡，且可以光大教門，興盛起來，立萬世不朽的事業，指日可成，覺朗聞言縱聲哈哈大笑，衆人見他行動有異，語無倫次，全都莫明其妙，紅蓮教主覺空，看他這種態度，情知內有隱情，可又猜不透，准是怎麼回事，只得緩緩的問道：「師弟呀，你可有什麼妙法良謀，能以除的了張三峰呢，你將老張說與我聽一聽，大家參議不好嗎？」覺朗聞言吭聲說道：「必將張三峰，置於死地，定教他化爲飄粉，不就得了嗎，何必多問呢，如果辦不到的時候，我就不管啦，任憑你們參議着辦吧。」說吧之後，站起身離坐，下殿去了，大衆胡亂猜測了會子，不得要領，也就各歸住所歇息去了，天交三鼓以後，紅蓮教主覺空，在自己的屋中，沉思破敵之策，偶然想起師弟的言語閃爍，必是當着大衆不敢明言，我何不到他的房中，密密去問，也好明白明白，想吧轉身向外，直奔覺朗的住所，來至屋中，不見師弟，問徒弟們，汝師何往，徒弟們皆以不知，覺空當是納悶，只得回歸自己的臥室，又一想明天再說吧，到了第二天，早戰飯後，也沒見着覺朗，以爲是他昨天酒後失言，今天沒臉來見大衆，也就未曾介意，及至亮隊出島，才見着覺朗，一個人坐在平板麻洋戰船之上，擺着一桌酒席，自斟自飲，旁邊無人，衆委互相竊議，說這大概就是破敵之策吧，不言衆人談論，覺朗調齊了水手，將戰船開至軍前放下釘石，衆水手駕小舟，退歸本隊，只見他一手持軍刀，一手端酒盃，一陣狂笑，然

後播名要張三峰軍前會戰。這兇僧惡到極點，恨到百萬分。他聽紅蓮教主覺空說，有張三峰在，紅蓮教白蓮兩教，終耳必得滅亡，鬼心頓生，想出了一條同歸於盡的絕戶計來。他要殺身以成名，博一個烈士的名兒，忠於教主，與張三峰同死，也算够本。他才在衆目之下，說出那番言詞之後，站身下大殿，至外面，在平板麻洋戰船內，埋藏了五個地雷，安好了藥線，然後傳話預備酒席，入坐飲酒，天可也就亮啦。就在船上，閉目養神，天交午初，山中響砲亮隊把他驚醒，叫人另替了一桌酒席，他揭開艙板，到在裏面，將柳杆子香，點着，插在地雷藥線之內，出艙蓋好艙板。在椅子之上，端然正坐，自斟自飲，及至大隊亮開，將平板麻洋戰船，開至營場，拋錨之後，令水手退去，左手提着禪鐵禪杖，右手擎酒杯用狂傲的態度，來激怒張三峰。指名叫陣，官軍隊內張道長等衆高人，與二帥雖然是精通韜略，智謀宏遠，却也想不到，惡兇僧有這樣，同歸於盡的絕計，見其如此狂傲無知，俱都是怒氣填胸，張三峰掣劍在手，將要向前，陝西秋霜寺長老，法悅和尚，當先攔住，疾顏厲色的說道：道兄讓貧僧，臨敵接戰，以一百個回合爲約，倘若不能取勝，彼時請你接替，諒着你不能拒絕吧。張道長見法悅禪師，這樣的說，情不可却，無法再攔，只得應允。連說請僧兄多加小心。法悅禪師，見張三張允許，歡天喜地，點頭應聲，橫掌中九耳八環鎗，離大船跳上小舟，直奔營場。張道長放心

不下，隨着也上了小船，跟隨於後。遠遠的停住，不往前進。波浪滔天，張道爺坐的小船，離着當場動手的大船，約有三丈餘遠，隨波起伏。來往打旋，遙作聲援之勢。此時法悅和尚，已然上了大船，搖鏟發威，向兇僧撲將過來，兇僧覺原爲的是張三峰，萬沒想到上來一個和尚，又見張三峰，駕一隻船遠遠的飄陣，再者說鞭杆子香已然點着，插在地雷藥線之上，那隻香不過一尺多長，工夫要是大了，地雷發動，不能置張三峰於死地。與其他的人同歸於盡，不是合不着嗎，他有以上的種種的觀念，怎肯與法悅禪師交手，見九耳八環鎗兜頭打下，連忙用禪杖架住，稱這位長老，且請住手。小僧有片言相告。法悅禪師，見他言語和平，只得收鎗問道，有何言語，當面說來。聖手羅漢覺觸，撥笑開言，說禪禪師想情。小僧此番是指名討戰，並且是與張三峰昨天有約，因此不能陪伴高僧動手，望祈佛駕退回，換上張三峰來，以符此約，而踐前言。容我與張三峰，見了高低之後，長老再賞臉吧，小僧必當奉陪。此時恕不接待，即請退回吧，他壓着怒氣，婉言相告，就爲的是，與張三峰同歸於盡，那裏知道法悅禪師，由昨天就要與他決戰。今天到在當場，聽他這片言語，豈能空手而回嗎，當即答道，對不起。這却不能送命，只因是人家張三峰不救我臨敵，我死求百願的，搶着前來，並約定一百個回合，不離取勝的時候，退讓能者當先，有這種情形，決不離不戰而退，高僧你耐地煩吧，百



合之後，自有張三峰與你接戰，說話之間，槍鏢就碰，塵手羅漢，側身躲過，爾等僅兒，軟語央求，讓他退後，換上張三峰來，法悅和尚，任憑他說什麼，也是假作未聞，將九耳八環鎗的招數緊加，拚命死功，把凶僧逼的性起，怪叫如雷，喊道冤家呀，哈哈真是冤家，追不得已的挺渾鐵禪杖，這把還招，鏢與禪杖交加，二僧圍在一處，張道長遠遠的觀看，心中納悶，解不開凶僧的用意安在，爲什麼必得要跟我交戰呢，張三峰不雷，難解其中意，當場動手功夫可就大啦，那尺餘長的鞭桿子香，越卷越短，船上動手不到白十餘個回合，地雷上插的鞭桿子香，已然看到地雷藥線上啦，香火燃着地雷藥捻，赤嘍一聲，五鬼鬧判官的地雷，信皆爆發，轟天震海的一聲響亮，煙火迷漫，海水沸騰，把兩陣的賊匪與官軍，全都吓怔住了，只開得消黃火藥與腥臭的味氣，沖入鼻孔，令人欲嘔，霎時烟消火滅，浪獲波平，當場上的平板麻洋戰船，與上面動手的兩個人，都化爲烏有，就遠遠巡旋的小舟，與張三峯，也都不見了，兩陣上悄然無聲，俱都是呆呆發怔，本來是這個計策，除覺朝而外，任何人也不曉得的，一經事情發現當然，是盡皆不知所以，官軍隊中，列位高人與二帥，鎮定心神，豁然醒悟，大帥徐達，只是熱的面紅耳赤，眼見着，僧道慘亡呀屍骨無存，悲慟已極，處到這種地步了，就不顧一切，把掌中令旗招展，護藏的衆將，忙將帥旗，往前連指三指，火工司，慌火繩，搗

鐵瓦，吹去蒙頭灰，發火點炮，轟隆隆連珠砲響，戰鼓如雷，三軍大隊，催動戰船，殺奔敵軍，衆高人，見徐帥揮兵前進，一位位各亮軍刃，也是要與賊人一死相拚，賊軍中紅蓮教主覺空，白蓮教主藥尚，兩個元凶惡首，此時也醒悟過來，聖手羅雲覺朗，殺身以成名，與張三峰等同歸於盡，正在悲喜交加之際，忽見明軍掩殺過來，看那樣子，是選拚命相爭，其銳不可當，急忙傳令，我軍速退島中，以避其鋒，匪軍遵令，用珍珠倒捲簾之法，將將退入島口，明軍已然殺到，二帥見賊軍退入劉公島內，一聲令下，進兵攻山，三軍奮勇，直搶島口，島上面與島口內，播石滾木，槍弩砲火，如狂風驟雨一般，向官軍大隊，摔打施放，火藥消烟，迷漫海面，炮石橫飛海水翻波，大帥徐達全裝甲冑，橫掌中定明大刀，身先士卒，站立船頭，衝着火藥消煙，着貫矢石槍弩，率軍搶島，船行於狂濤怒浪之中，奮不顧軍的前進，將及島口，忽然飛來一個巨炮，落在船中，當時爆炸，士卒的骨肉橫飛，船隻破碎，徐達飛身跳至隣船，又爲流矢所及身中數箭，穿袍透鎧，血染征衣，雖然身帶重傷，仍是進攻不已，軍師統帥劉伯溫，向前相勸，說道事已至此，暫請息怒，徒傷士卒，攻之無益，元化長老，與鄭老劍客等，也來相勸，徐帥看這種戰況，實難攻破，又無德與僧道復仇，急怒沖心，且兼軍帶重傷，大叫一聲，口吐鮮血，撒手扔了掌中刀，幸得元化扶住，未能栽倒，伯溫令下，鳴金撤隊，這

一聲令下，催命鼓停止，倉郎々救命雞鳴，明軍大隊，頭變尾，尾變頭，救回水師營，劉伯溫升帳發放軍情，令常王爺，花侯爺二將查點士卒，調治傷者，又令衆將，嚴守水師營，然後散帳，至後艙看視徐帥，此時衆高人，已將徐達的盔甲卸去，拔出箭簇，吃藥服藥，包了傷口，命其安臥，不大的時間，神志稍然清醒，伯溫來到，徐帥嘆道：我戎馬半生，未有今天之失，慟僧道之慘亡，怒氣一時遏止不住，復報心急，恨不能平吞島嶼，一怒攻山，已至損擾了若干士卒，墜了我軍的銳氣，乃達一人之罪也，言下不勝感慨，伯溫與衆高人勸道，請大帥寬調養，勝負乃行軍之常事，元化長老雖無復生之望，張三峰道長，決不能斷其必死，凡事冥々中自有天數，明達者豈能効杞之憂，邪不能勝正，乃固定之理，目前雖受大挫，焉知不能獲大勝於將來呢，望大帥攝養尊體，以期速愈，俾便揮軍破敵，以竟未成之志，徐達聞言，唯々點首，閉目無語，法悅說留一二入照顧，以便靜養，我等退出可也，大衆深以爲然，相繼退出，至前艙入坐，元化長老，揮淚說道，唉，意想不到的事啊，竟自中其毒計，尙青雲觀主，慘然答道，我們這班不糊塗的人，皆未料及於此，澹台老叟嘆了口氣，說唉，這兇僧真算很毒哇，可嘆法悅長老，身逢慘劫，令人難過，張道長離着甚遠或可不至於有性命之憂，公冶老俠說，但願如此，金鞭鎮北俠黑瑞華說，雷火之威，猛烈已極，實在是險的很哪，衆高人淚眼慙

相對希噓。時聞已到黃昏，伯溫向大衆慘說道：「我們該着用飯啦，尚青雲說，恐怕沒有吃得下去的吧，伯溫說何不再來一個，以酒澆愁，元化和尚說，好一個再以酒解愁，素來來即到擺酒，我們就再來一個舉盃消愁，可是別愁更愁哇，親隨人等遵命，少遲酒菜擺齊，不言衆高人合淚飲酒，單說這忠孝智勇的澹台雲威，收兵回營散帳之後，才歸自己輪中，漱以靜面更衣，吃了幾口茶，就傳話擺上酒菜，自己關坐飲酒，沉思已往，回憶自昔仙張道長，以至於今，所受教誨之恩，難報萬一，此次勤王於五台，轉戰九頂蓮花觀，蕩除群匪後，返回山東行營，略敵如指掌，預定募兵之策，因護國道，致受雷火波及，豈否生死，難已斷定，追思音容，如在目前，不曉仙師何存何在，他想到時心感，不覺得淚墜盃中，又一轉思，雄心勃發，嘿！一陣冷笑，自言自語道：「可惜你還親眉男子，不速若報仇雪恨作此小兒女態何爲，說吧之幾停杯而起，收拾應用之物，換好魚皮寶鏡，親隨人等問道：「請示將軍意欲何往，雲威怒道：「汝等不準多言，切勿聲張，待着可也，言罷離船，至船邊，耳刺水而入，躍在海中，走水底線，施展絕技，分水踏水，直奔劉公島的左山坡，至島坡旁，屈左繞的所在，藥水登岸，隱在山坡石旁，往四外觀看，並無黑影，抬西觀，星斗，時光也不過定更之後，少俠客畧一鎮靜，提掌中鋸齒飛龍劍，辨認前次所走的途境，小心謹慎，放胆前行，又到在前者，遇見黑影所在，收住脚步，心中想道：

前者是探鳥，未嘗深入，此番前來，却是無所顧忌，只求報仇雪恨，至於生死，就管他不著啦。拿定了這個主意，向內島飛奔而來。越過幾道山嶺，遙見一片寨子，房屋櫛比鱗次，佔的地勢很大，少俠客就誤認此處，爲賊匪的老巢，暗中交代，此處乃是，破嚴菴的舊址。現在改修，名曰歡喜禪林，週圍那些個房屋，千百餘間，名叫快活道，寨，別名藏春所，民其中收容着，無數的少婦長女，有的是被搶來的，也有被拐來的，這最可慘的是，教匪在外面傳道，有不信他們教門的，或是破壞與毀旁他們紅蓮教的，便要明殺暗害，務便逆之者亡，可是靜殺男的留下婦女，千方百計的，運入劉公島，交在藏春所，自有專人看管，並有教師，教給他們彈唱歌舞，凡是紅蓮教中人，均可隨便遊覽，茶酒流連，以及其他，盡興爲之，但是也有種種的限制，局外人不得其詳，這些個婦女們，統歸歡喜禪林，廟中教主，經營一切，所有教中人，欲在藏春所遊覽者，樣樣經過，歡喜禪林，掛號之後，方能前往。歡樂教主，乃是研前稜嚴菴廟主，老尼古必佛幻化，這尼僧雖然是將及百歲的人，要是冷眼看來，也就像四十歲士下的樣子，青須須的頭皮，細彎彎的兩道長眉，猶如新月，水零零的雙眸，恰似晨星，鼻直口正，唇縮櫻桃，牙排碎玉，面龐兒俏麗，皮膚膩白潤，可惜眼角額上微見縐紋，顯着是美中不足，若不然，乍見他的人，真許說他不是四十歲的，至於他有何等駐顏之法，得以如此呢，

諒閱者必欲知其究竟。他到了用的是什麼法子。但是著者決不敢劈瓜露子的，寫明了他的採補之法。就是她妄言之而已，閑言止住，歸入正文。這歡樂教主幻化，手下的徒手徒孫，不下千餘名，除去隨着他，學文習武術而外，所作的事情，可說是寡廉鮮恥吧，自從在軍前，五毒羅漢覺達，用毒煙迷倒了，虬髯俠客程萬里，拿回賊軍，惡尼就上前向紅蓮教主，討將過來說有特別的大用處，覺空遂即交給於他。收兵之後，他將程老俠客，帶回廟堂，用解藥解將過來，把老俠綁在交椅之上，他坐在旁邊，笑哈哈的看着，待了不大的工夫，程老俠客緩緩醒軍來，睜眼看時，看見一個尼僧，坐在一旁，看着很是面善，細一辨認，好似當年，洞庭山東，金菊白衣菴，妖尼幻化，又一轉恩，彼時我二十來歲，他就四十來往啦，現今隔了六十來年。那妖尼將及百歲，或可早已遭劫，想必是我錯認了，正在心中躊躇，見那尼僧，焉然一笑，說道阿彌陀佛，程老居士，久違的很哪，回想當年，有如昨日，彼時你是一個癡少年，貧僧正在豆寇年華，程老俠聞言，嘖嘖一聲的笑道，他發笑的原因，乃是聽她所言，不知廉耻，此時已然知道他是妖尼幻化啦，在那個年月上，聽恩師說，他就有四十歲啦，可笑他今天，提起當年，正敢說是豆寇年華，所以忍不住樂了出來，妖尼還以為是好意呢，遂以假作羞止的態度，說呀，好好的不許樂，程萬里聞言，把那蒼老的面皮，臊了個排紅，低頭無語，妖尼繼續

笑道：不料累纒繁暑，光陰似箭，今日相見，竟成了一個老叟，若非是我認得出你的五官，今日被擒之下，焉有你的命在，我既知道是你，豈能些視，好歹說吧，當年我們有一場假姻緣，現在怎能忍心不救你呢，因此向教主托故，把你帶至我的廟中，才保住你這條老命，我說嘿，你聽明白了沒有哇，程萬里等他把話說完，正色說道：幻師夫你悔過前非覺悟了嗎，妖尼笑道：說什麼覺悟與悔過，你要明白，我的性情，在我年輕的時候，以至現在，只要是喜愛的人，說末曾有一個，不隨我所願的，就是你適得其反，可惜，我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仗薰香之力，由你家中，將你措回廟內里解藥，把你解過來，實指望遂我所欲，孰知你未經人道，不解溫柔鄉中之樂趣，任我甘言蜜語，你是倔強不從，要是別個，我也早就殺啦對於你卻不忍心下手，不料想好事多魔，你的老師，紫竹院主，找到了我的金菊白衣庵，因為你，我被他扎了一紫竹針，因為你，破了我的白衣菴，我負傷逃走，混跡江湖，後來扶助英雄，也曾逐鹿中原，奈上天不佑，已致失敗，遁於海外，居此多年矣，我終日與青年人鬼混，頗感之味，恰好你我重逢，理應以了當初未了之緣，說來却也奇怪，必是三生石上舊有緣，要不然看你這老當益壯的樣兒，我豈能愈發喜愛你哪，我想啊較比我們在年輕的時候，情義更深了許多，這妖尼從容不迫，率田舊章，不知羞恥爲何物，侃侃而談，把一個年逾古希的老俠客程萬

里，羞了個滿臉鬍火，耳根通紅，厲聲喝道：「妖尼住口！我把你這無耻的敗類，太不要顏面啦，當年經你一場紅粉劫，若非我恩師大發慈悲，極救於我，寧，英娘怎麼美人關，至今思想起來，還以為是平生的污點哪，爾竟自當作美談，暢言不遠，真真的豈有此理，再者說也得看看到了何等的年歲，還要說這肉麻的言語，實在的要把老朽羞死，妖尼豈不生氣，反倒迷嘻嘻的媚笑，溫語柔聲的說道：「你別老了老了的想不開啦，我就一個古人，引一句成語，大概你就折服了吧，程老俠開聽，氣的鬚髮皆張，怒冲冲的說道：「真有這不要臉的古人嗎，妖尼笑道：「你龜太迂闊啦，昔日魏武帝說過，左擁右抱，以娛晚年，你若不相信的話，現有銅雀台賦，可作鐵證，程萬里聞他這片言詞，哭不得，笑不得，既而一想這妖尼，如此的無恥，何必與他多費唇舌，想到此處，低頭不語，任馮他千言萬語，曉曉不休，老俠客置若罔聞，一言不答，這妖尼恨不得了，的舌敵唇焦，老人家若無法噠外帶靈應，幻化忽然醒悟過來，說哈哈，老小子你給我個徐庶進曹營，一語不發，想看我就沒有法子翻身嗎，嘿，你聽我告訴你，慢說是你，就是柳下惠來了，遇見我也得失節，你也不曉得這體體佛的厲害，遂高叫一聲來人，由外面進來兩個小尼，齊獨伺候師祖，幻化說去找你師傅，要一杯胡堤甘露青帝酒，小尼遵命去了，程老俠見他命人去取青帝酒，嚇了個魂飛魄散，心說啊，久聞此酒的厲害，就算是



有童子工的人唱了，也得爽了元陽，我程萬里沒作過缺德的舉啊，怎麼我若大的年紀，竟在美人關，死不足惜，可嘆清白的英名，一旦被污，妖尼見老俠，面色蒼白，異常驚恐，他面上浮出笑容，很覺着得意，在這個時候小尼空手而回，幻化驚問道，怎麼攪取奉，小尼說道，舊有的已然用完，新配合的等到明日晚間方能適用，幻化着急說道，滿口胡說，前幾日在你師夫處，看那酒罈有兩巨瓶，怎能說是沒有了呢，去叫你師夫去，卜眉不教多言，唯唯而退，少時由外面進來一個尼僧，三十上下的醜貌，杏眼香腮，顰眉皓齒，穿二身香色僧衣，手携念珠，飄然而入，站在那裏，似弱柳臨風，冰肌玉骨，身態輕盈，合十問訊，口稱恩師亦上，弟子瞻拜了，幻化滿面怒容，冷着臉問道，怎麼酒沒有了呢，那尼僧笑着說道，實在是沒有了，前者你老人家見有兩巨瓶，雖然不少，但是大海架不住瓢兒爬，因為你老人家不經營出納，還以為有不少呢，豈知我們廟中，八大處，每天那一處，不得用個十盃八盃的，快活逍遙宴，內分三十二個殿春所，樽罈給他們，每日盪得十幾盃，論恩師恩情，區區三巨瓶，支配了這麼幾天，焉能還有呢，釋老俠聞言，心說教苦救難阿彌陀佛，幸耳他沒有了，若不然可要了我的老命啦，我聽幻化很不自然的說道，那幾新配的，得多怎能用呢，那尼僧笑而言道，最快也得明日二更後幻化說是罷，你去罷，那尼僧合掌行禮，側身退出，老俠客心裏說，我替你道

有什麼法擺佈我，只見妖尼站起身來，跪在禪床之旁，撥動機關，文嘯一响，禪床往左挪出三丈多遠。現在地道口，他將程老俠客，連人帶椅子，放在地道之中，老人家到在裏面，用酒養的工夫，倒不覺着有什麼督悶，不知經過了多大的時間，見地道口開，妖尼將程萬里提至外面，倒合上地道口，天光就暹晌午啦，幻化命攤上酒飯，強追着喂酒醃菜。老俠客至此也想開啦，該當如何認命吧，不然他不定怎麼凌辱我，豈不更是不值，用過了酒飯，派人看守，他知小雷音寺，曾合衆教匪，亮隊臨敵，兇僧用絕戶計，炸碎了船隻，同歸於盡，覺空收兵守島妖尼先行退回歡樂禪林，好容易等到天及二更，不見將藥酒送到，忍耐不住，連連遣人催促，又待了好大的工夫，小尼才提着一小瓶提離甘露膏帝酒，走退禪房之中，雙手將酒呈上，妖尼接酒個手，拿過一個羊脂白玉盃來，將酒斟入杯中，其紅仍血，芳香已極，端至老俠客的面前，說你是乖乖的自己喝呀，可還是等我灌你醒程老快頭在此時，身逢絕地，偶海虛靈機一動，想出個以求速死的計策來，遂說道喝也罷，灌也罷，諒我今日難逃此危，你看着辦吧，幻化見程萬里，態度軟化，心中暗喜，說你既然知時達務，我給你少半盃喝，以免傷你身體。說着話，將酒杯送到唇邊，老俠客的胡鬚，早就浸入酒中，妖尼笑道，這個搶食毛真討厭，你沒喝，着他先喝上啦，口中說着，伸手與老俠客理鬚，用手指貽着唇邊，要將胡須分開，想不測

被老俠客，冷不防張口將他食指咬住，疼的妖尼，顏色更變，一面運氣抵抗，忙將酒手放下，伸手來掐，老俠的牙環，喝罵老狗，還不鬆口，程老俠咬住了他的食指，死了也不能鬆口，再這種身迫的時間，外面進來一個尼僧，乃是幻化的徒孫別號風流侍者，法名叫慧緣，正在外面伺候着，聽候呼喚，聞屋裏的聲音有異，闖進來觀看，見他師祖歪指被人咬住，急忙抽出七首刀，料道我師不要着急，待弟子用刀扎入他口中，便可將手指撒出啦，妖尼面向裏站着，連說快着快着，猛耳背後，吧又嘆赤一聲響亮，情知有異，回頭觀看見慧緣，被人殺死，屍頭兩分，鮮血淋漓，但不見殺人的人何在，忽覺腦後一陣涼風，就知有人暗算，連忙低頭縮身，將將躲過，克赤一聲，被老俠將他的食指咬斷，論他的工夫牙，齒決咬不斷他的食指，奈而他顧了躲身後的暗算，將牙環的手一鬆刀，氣工一洩，程老俠牙齒一銜，又一搖頭，因此才將他手攢咬斷，妖尼躲過暗算，斷了食指，忍着疼痛，想要制出軍刃，抵抗來人，那知道人家的軍刃落空，跟着就是一脚，正踢在妖尼的腰節骨上，他艾呀了二聲，往前一栽，就扒於地上，踢的力過猛，他撲下之後，一個吊毛的跟頭，摔到外屋去了，容他擰身跳起，聽屋中克赤一聲響亮，程尼制出軍刃，趕進裏屋看時，椅子上細的也不見啦，殺人也沒有了，棧窗戶已給破碎，連忙飛身由後窗口，竄至外面，擰身上房，往四外觀看一點踪影也沒有，妖

尼這一氣非同小時，懸緣被殺，自己食探被人咬斷，程萬裏也給殺走了，最可恨可氣的，是殺人救人者，不但不知是何如人也，就連個影兒也沒看見，想不到老了老了的，會委這樣的人，他跳下房來，恨恨不已，到住房中一看，更把他氣了個面紅耳赤，滿臉發燒，在粉牆之上，是救善血漬，寫着一行字，上寫手攔斷，小尼命喪，救走程老俠，以示薄懲，你速離劉公島，以保首領，否則三日後，取爾人頭，勿謂言之不預也，下面寫着一個我字，妖尼看罷，驚異良久，恨道你又是何人，真真把我悶煞，暗中交代，殺人殺人的，乃是少俠客瀟台雲威，他到在劉公島的內寨看見歡喜禪林，誤認作小雷音寺，飛身躍入，各處探看，至一個院落，聞着香氣撲鼻，辦不出是元香酒香藥香，只覺得聞了這香味之後，心神蕩漾，暗自忖道，這決不是什麼好物事，由房上輕輕跳下，至後窗切近，點透窗紙，向屋內觀看，見幾個尼僧，坐坐的如花之貌，滿面妖淫之態，大眾圍着一個知灶，煖々玉熾，由鍋內冒出熱氣，芽香之極極，少俠客見此情形大料着那鍋內，必是養着害人之物，他在暗中，正在猜測，忽由外面進來一個尼僧叫道師夫哇，酒得了還有呢，見一個年長的尼呢說道，還待待會兒，那小尼去了，不多的時間，又來僧問，那尼僧很不奈煩的說道，嘿，爲這麼一個酒壓物，急過這個樣子，至於得睡，小尼說道，你老要見了那焦灼異常的樣子，更生氣，誰知道那，我見他那一嘴吧子，

連鬚落腮，曲彎彎的鬚鬚，替我師祖那發愁，怎麼跟他貼臉兒，哪真得把肉皮子扎破了，那個尼僧說道，你是不要命了罷，竟敢信口胡言，說的那個小尼，不教作孽，少俠客在外面開聽，靈機一動，暗想道，連鬚落腮，帶彎彎的胡須，莫不是虬髯俠客程老人家，聽他們言在意外，或許是這般賤婢，要拿老頭兒開心地，思想之間，見屋中的尼僧，由鍋中搭出一個酒潭，啓開潭子蓋兒，用小勺由潭子內，舀出其紅似血的湯兒，料着是藥酒無疑了，又見他灌入一個小磁瓶之中，交與那個小尼，說你拿了去吧，小尼提着酒瓶，向外去了，雲威那敢怠慢，撒身上房，在暗中跟着小尼，來到另一個院中，見那小尼僧進屋，雲威由房上下來，瞧了瞧院中無人，大着胆兒，奔至窗前，點破窗紙，往裏看時，正是程老俠，被綁在椅子上，有一個四十餘歲的尼僧，端着一隻羊脂白玉的酒盃，叙々叨叨的勸酒，程老俠冷不防的咬住了他的手指，尼僧放下酒盃，用那隻手來掐牙環，雲威遂不顧一切，轉身近屋中來救，將及門口，見送酒那小尼，面向裏屋，由腰中掣出一口七首刀，搶入裏面，少俠客，飛身跳進裏屋，由後而手舉劍落，將小尼殺死，見那尼僧回頭，急忙轉在他身旁，掄劍就劈，被他躲過，跟上步一脚，將妖尼僧到外壓去了，用劍割斷繩鎖，挾起程老俠，跳上桌案，踢開後窗戶，跳至外面，沒敢上房，順着後山牆，入穿堂，略微緩了緩氣兒，將程老挾攬在背上，縱出穿堂以外，這才停

身上房，身上揸着個人，還能夠穿屜越脊，跳躍如飛，雲威的武工，可算出類拔萃啦。奔至寨子以外認定來的道路，向外奔走，出來也就在三四里之遙，迎面有人擋住去路，喝道：口號，雲威心說我知道你們是什麼口號哇，並不答言。闖至切近，探劍就刺，那人側身躲過。喝道小輩你好大胆，看法寶吧。見人家把手一揚，一團煙火，迎面打來，雲威在軍前，見識這種暗器，急忙閉住呼吸，假裝迷，斜身臥在地上，對面發引火的人，正是五毒羅漢覺達，他奉命巡查外圍子偶見對面來人，好像措着什麼似的，急忙向前要口號，萬也想不到，是外人侵入。及至見寶劍刺來，往旁一閃，抖手發出毒烟烈火，見來人翻身摔倒，雙拐交在一隻手內，探身伸手來抓，想要揪起，抗回廟中，手還沒到人的身上哪，沒想到人家的寶劍斜肩砍下，兇僧這才知中計，急忙抽身撒步，向後躲閃，微然遲了一些，四個手指，被劍砍落，疼的他哇呀呀怪叫如雷，扔了羅漢雙拐，轉身就跑。雲威跳將起來，那敢追他加着十分力，向外奔，跑到外山之時，天光已然大亮，到在島坡，已然累的是混身是汗，遍體生津，將程老俠客，由身上解將下來，也顧不得說話，因為汗出的太多了，力也用過了，燥熱已極，口中吁々氣喘，伸手抖分水淋，解金砂魚皮寶鑑，程老俠連忙阻止，說是解不得，別解。老人家言還未盡，雲威已將魚皮鑑解開，裏邊的衣服，全都被汁濕透，涼風一曳，爽快之極，說道，啊，這才涼爽。

，說罷之後，哼的一聲，往後一仰身，倒一山坡之上，藉老俠過去看麼，雲威已然沒有氣了，老俠客見此光景，不由得潸潸落淚，哭道可惜青年有爲的人，爲救老朽，喪了性命，教我怎見天下人，何以對澹古老叟，越想越傷心，放聲痛哭，一面哭着，給雲威扣好了魚皮鎧，繫上分手縲，好容易抱在懷中，口對耳，頻々呼喚，叫了好久，未見醒轉，攢々他的胸膛，微見跳動，見有一絲傳機，心中不安，仰面朝天一聲長嘆，強扎爭着站起身來，將雲威摺在身上，把衣服撕破，以免兜水，慢慢的下了島坡，跳入海內，分波踏浪，趕奔水連營在海面上，衝着逆濤狂浪，浮了也就有幾里之遙氣力已然不加，喘吁々四肢酸軟，眼睜々要墮於海中，老俠客雖然是精通水性，但是他自從軍前受了毒，禍，後來被妖尼解救過來，未得着充分的飲食，又兼惡氣交加，綁在椅子上，幽囚了一夜半日，又一個牢天半夜，腹內無食，飽受驚恐，幸喜得到島外，雲威受了海風昏迷過去，悲慟已度，一個人有多大的氣脈，那能禁受得住呢，再措着一個發昏的人努力掙扎於狂濤怒浪之中，工夫一大，那可那能成呢，勉強着往前又浮了一箭多遠，心裏說可不成，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間程老俠客，就覺着有人在後面跨住他的膀臂，托至水面之上，帶着他衝波踏浪其快如飛，往前進行，約在頓頓之工，已至水師營臨近，早有巡船看見，恰巧這巡船是逍遙島的，認得程老俠客，見老人家指他們少島主，全都急駛，將

船靠近，由水中架起程老俠，到在船上，衆水手將雲威解下，扶起老俠，沖了一碗湯，遞與老俠喝了下去，稍遲了一會兒，程禹里才緩過一口氣來，一聲長嘆說道：「幾幾，乎喪於海中，在海中救我那個人，那個去啦。」衆水手答道：「只見們老人家擔負我家少島主，破浪如飛而來，那裏又看見其他的呢，老人家說：『你們不知道哇。』遂將海內遇救的事情，說了一遍，衆水手閉聽，議異說道：『大概不是人，必是海神相救。』程老俠也就點頭說：『也許罷。』水手們迴之划着彌，由左艙道，直入中軍，靠了帥船，抬着雲威，攙扶老俠客，上了大船，裏面已然得知，軍師統帥與衆高人，接至艙外，與程老俠見面，道了受驚，命人扶至後倉，更衣歇息，少時再談。又命人將雲威抬入他的住所，放於床上，澹台老叟，點頭歎曰：「不由得老淚縱橫。」親手與他脫去魚皮寶鎧，以及裏面的衣靠，蓋上寢被。摸一摸前胸微見跳動，但是昏迷不醒，暫且命人看守。大衆陪着澹台老叟回到帥倉，落坐之後，程老俠客也來到帥倉之中，見了大衆，述說已往，衆人未及答言，人報張仙長回歸，衆高人聞言喜出望外，將要站身迎接，見張三峯由外面飄然而入，笑吟吟的說道：「險哉險哉，真兩世爲人也。」衆高人齊說受驚，張道長歸坐向大衆慘然說道：「可嘆秋霜寺長老，替貧道與那兇僧同歸於盡，言之令人勸心，貧道被雷火波及，落在海中，昏迷過去。」衆人搶着問道：「愛呀，道兄你怎得保全？」張三峯說：「內有一段隱



情，暫且不能明言。望諸公諒之。衆人齊說，道兄密而不宣，我等豈敢再開。張道長哭，諸公是知我之言也。遂向程老俠客說道，萬里兄老運亨通，飽福不淺哪。程老俠面紅耳赤。問道你怎樣知曉。張三峰笑道，昨夜我目睹這場喜劇，咬指之盟，代替了齒臂之盟。雲威將你救走之後，妖尼追倉，我到在屋中，設壇寫了幾句做告的言詞，我出來找你們，就不知去向。到在外島坡，不曉爲了何故，你反倒抗着雲威入海，我跟着下去，走水皮線，見你中途力竭。我才援助你回歸水師營。我先到我的住所，收拾衣篋。因此比你遲到一步，但不知雲威是怎麼了，他現在何處。程萬里說明了情由。張道長皺眉說道，這是中了海風嘔，澹台老叟說，的久在海洋上，淨聽說沒有見過。原來他這就是受了海風嘔，我記得有人說過，有法子治，可惜一時傳不起來。張道長站身說我去看看。衆人相隨於後，同至雲威的倉內。上前看時，張三峰說，我有個治受海風的法子。像他這麼重的，可不知道有効無効。澹台老叟叫道仙長啊，治一治看，再看吧。三峰點頭，要過文房四寶，開了藥方，劉伯溫命人持方去配藥。不一時將藥取到。張道爺過目之後，親自與他煎藥。煎好之後，晾溫了，纔開牙關，慢慢的灌下，少時又給他服了二煎。待到定更之時，雲威才緩緩醒過來，睜開二目，見衆人站立床前，他想要起身叩拜，但是不能動轉。四肢失了知覺，張道長叫這孩子啊，你好好養病吧。這個時候，還講什

嬰麟節呢。雲威眼淚汪汪，口稱仙師啊，弟子覺着沒有勝勝應應，這可怎麼好呢，衆高人齊聲安慰他說道，好好調養，自聖恢復元狀，不必着急，反與病體有碍。雲威唯唯。遵命，大衆回至帥倉之內落坐，張三峰愁銷雙眉，快快說道，再吃兩劑藥之後，四肢若還是不能動轉哪，這個孩子，就算殘廢啦。衆高人聞聽，面面相觀，彼此無語。待了半嚮，伯溫徐徐的說道，官例軍連戰連敗，豈能再戰，並且是徐帥受重傷，陣亡了秋霜寺長老法悅，蕭老俠等，傷的傷，病的病，只可暫且嚴守水師營，休養士氣，再爲開兵，張三峯點頭稱是。如是者過了三日，雲威依然是，四肢不能動轉，就連翻身也得人抬，大小便離人更不成啦，衆高人看着是焦灼異常。表面上還得用言語解勸。怕雲威着急，晚間有遠探來報，說離着左翼，約在百里之遙有一隻水軍，聲勢浩大，正在前進，不知那裏來的，請令定奪。張三峯拍案蒙急，說道來此戰事不利，未能分兵，機會錯過，預定之策，已成畫餅，可惜呀可惜，到了次日天明，又得到了探報，言是賊的水軍，在劉公島左邊，安下水師連營，乃是九曲龍虎島八卦烟雲寨，與蓮花島兩路合兵，總兵的主帥，乃是三教主徐鴻儒。劉伯溫把手一擺，探子退下，急忙傳令，命嚴守水師營，外圍了多備槍弩炮火，以防敵人來攻。這道令傳下之後，時時刻刻嚴加提防，幸喜兩日夜的工夫，安然無事。第三日清晨，巡船來報，說又有一隻水軍，獸船無數，離我軍不到四

十里之遙，探明乃係火山紅海峽萬丈金光寨的賊寇，起傾山之衆來戰我軍。請令定奪。劉伯溫聞報，鼓掌大笑，說來的太好了，遂向探子說道，再探再報，探事軍士遵令退下。衆高人聞說，伯溫你這個笑，是由何而起呀，劉伯溫答道諸位當真，不知我因何發笑嗎，大衆說揣測不出，周上人笑着，爾不過孤注一擲耳，伯溫點頭，說上人深明我意，說是來的好的意思，是語帶雙關，我們不好，賊人不就好了嗎，現在的戰事，已然暗符兵法，置之死地而發生，海外的羣賊，差不多匯聚於此，賊衆我寡，已呈險像，倘若是我軍能以出奇制勝，一鼓擊破，則大事可定，萬一連戰皆北，孤軍無援，全軍難免覆沒之虞，這不正是孤注一擲嗎，爲今之計，守而不戰，靜以待變，數日之後，成敗之局必可預知，張三峯讚說，此論甚是，別無良策，好在徐帥之禍，漸夕全可，所愁者雲咸之症，毫不見起色，令人看着難過，貧道已無拯救之法，停罷嘆息不已，衆高人相對默然，天交未初的時候，探子到來，報這火山紅海峽的賊軍，在劉公島的右邊，安下水師營寨，軍威甚盛，請令定奪，劉伯溫把手一擺，喝令再探報事人退去，濼台老叟緊皺雙眉，說唉，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事情會變化成這種局勢，果然是凡事不能由人所料哇，衆高人說，這話却是不錯，莫非說教匪討敵，我們真個就避而不戰嗎，劉伯溫說道不但是戰，而且是還得拚命血戰，不單獨是列位高人，一齊驅敵，還得是參軍將士，完

全發動，總而言之，盡全力作孤注之一擲。雖然如此，目前可不能戰。最快的時間，也得二十日後，或是一個月，方能開兵決鬪。衆高人聽他這番議論，俱皆點頭稱是無不凜然其說，當時計議已定，嚴加防守，待此而動。轉瞬旬日，無何等的變化，寇軍雖然果決討戰，官軍置諸不理，教匪倒也持重慎行，未敢遽行進攻。徐帥等受傷者，俱已痊癒，只有雲威四肢如棉，痛養不知，眼見得已成廢人。衆高人爲他都是愁眉不展，這一箇沙門島鎮台左光興，遣人用船送來一位高僧，乃是周顯的師兄，先覺上人。衆高人聞報齊至外面，將老俠接進帥館，大家見禮已畢落坐，劉伯溫發公事，賞銀兩，打發兵將歸隻回沙門島。一面擺酒，與高僧接風洗塵。閒談起，申珙之子，天寶聰敏，根基深厚，此子將來，必能飛黃騰達，爲一代之人傑。實有後望焉。周顯說道，師兄莫說將來的，人傑，目前有一個孩子，雖然不得人傑，也算後起之秀，先覺上人說，離家的子嗣，那位高人的賢徒，叫他來貧僧與他結個善緣。周顯說便是鐵冠道人與邀遐道人，一位他長的高足，澹台老翁的猶子，衆結善原請師兄你看他，惜乎他不能來見你，先覺說却是爲何，周顯就將雲威受海風的話，說了一遍，先覺上人聞聽，驚問道，過了百是沒有，周顯說現在不過數日之間，先覺聞言，笑道無防無防，忽然把面色一沉，問周顯道，你因何不給他醫治，周顯笑說說，我所知道的，還沒有張道長知道的多呢，他沒給治好，我

又以何法治之呢。先覺上人說把藥方子。拿來我看。張道長遣人把藥方取至。遞與先覺。上處接遠方子。看過之後。只見他面紅耳赤。向張三峰說道。這個方子。不能成功嗎。張道長說了個是字。周顯問這師兄。你看這藥方怎麼樣。先覺紅着臉說道。我之所知。也不過如此。澹台老叟聞言。一聲浩嘆。垂頭不語。衆高人也是相顧愕然。先覺上人說這列位不要失望。山僧雖然方局不及。我可知道解救之法。在坐的衆高。全不約而同的。面上浮田笑容。澹台老叟。當先問道。應以何法解救。先覺上人說。有一種藥酒。可治此種病症。名曰啼胡甘露青帝酒。藥到病除。立見奇功。可是有一種抱歉。近年來不知此物何處能有。近處實在找不到的時間。山僧把此來要辦的事情辦完。我去到普陀崖。紫竹禪院。將藥討來。必能解救此子。復舊如初。大衆聽罷面面相觀。程萬里接言說道。如果此酒。能治雲威之症。我捨這條老命。去取此酒。張三峰豁然醒悟。笑道我明白啦。便是齒指之盟。那盃酒罷。先覺上人。接口說道。我們出家人。說不好風流佳話。只聞有齒臂之盟。不明白造齒指之盟。出於何典。張道長笑道回答。說是出於程典。先覺怔了半晌。說我會讀諸子百家。各種叢書。也未見程子有齒指之典。虬髯僧管不住也笑了。說請高僧不要問難。張道翁尋我的開心哪。就將當年之事。以及肅存劉公島的情形。詳細說明。先覺上人聞言哈哈大笑。說想不到。還有這一段歷史。釋老俠

說，高僧別取笑話，上人笑道，這種事對於我們的人格，毫無關係，居士既係紫竹院主的門下，怎麼不曉得青帝酒之效能呢，程萬里答道，未聞吾師提及，因耳不知，倒聽說過，金菊白衣卷，妖尼幻化，用此酒傷天害理，先覺問道，你可知幻化，與令師道關係嗎，程萬里回說不出，先覺道他乃是令師伯的逃徒哇，老俠客聞言，連說慚愧，先覺道清門清不了戶，況且是問道之中嘛，諺云各人洗臉各人光，就以山僧說，我此來也爲的是同道，昔年之時錯悞，今被其所累，既然幻化現在劉公島，山僧願便將此酒帶些回來，醫治雲威之病，周顯上人問道，師兄欲入劉公島嗎，先覺上人說，豈能不去，衆高人一齊問道，高僧因何，前去涉險，先覺上人說涉險雖說不到，我此來就是爲入劉公島，衆人又問，爲什麼事呢，高僧慨然嘆道這是小雷音寺紅蓮教主覺空，他在元順帝時，爲護國禪師，放僻邪侈，既惡氣爲，被山僧將他護住，要結果他的性命，被衡山四皓代他緩頰，他又苦々哀求，指天設誓，因爲情小可却，又因慈心衝動，將他釋放，彼時我在衡山後峰，南華寺住錫，他追隨我左右，情願皈依門下，一年復一年，四皓又累次替他求情，我也就可無奈何了，他呼我爲師，我稱他爲弟，吾之學術，彼已盡能，敷載之後，他離衡山，隱入廬山，託言圖寂，嗣後無人知我在世，靜久思歸，重入城市，偶後群僧，應酬佛事，巧遇申琪，家中的慘變，山僧妄動瘋痴，露了真面目，惹下煩惱，捲

入漩渦，近來得知，紅蓮教主覺空，便是我那個平師半友的覺空。諸位明公請想，我不去找他，可又如之何呢。大家聽罷了始來，齊聲解勸，高僧執意不從，衆人也是無可如何。席散之後，談些個不相干的閑話，天已交定更時分。先覺上人，與衆高人拱手作別，轉身就走。大家款留不住，只可相送。至船邊見上人由腰中取出個包裹，換了水衣，收拾停妥，說了聲再見，斜身刺水而入，分波踏浪，直奔劉公島。二更之後，到在外島坡。棄水登岸，脫去水靠，換好了衣服，施展神行術，到在山巔，辨別方向，逕向小雷音寺面來。離山門不遠，有人擋住問道，對面來人答口號，上人答道沒有口號，那些個人聽說沒有口號，吵的一聲，各持刀槍。張起燈火，圍了上來。一看是個老僧，問道你從那裏進來的，到此作甚，上人說我由島外面進來的。來找我的徒兒，衆寇問道，你徒兒叫作什麼名字。在此是管什麼的，上人聞言哈哈大笑，然後說道，我徒兒叫覺空，他在此什麼都管。是你們的首寇，衆寇聞聽，甚是譏罵，齊道當真嗎。上人一聲大喝，你等大胆。快去告知覺空，就說老僧來了，衆寇見和尚發怒，不敢再問，只得唯唯後退，飛也似報入廟中。上人並不等候，飄揚闊袖，直入小雷音寺，衆寇聽說是教主的師夫，又見他那種莊嚴的態度，昂然直入，無人敢攔，覺空在裏面得信，聽說是師夫來到，心中訝異的了不得，暗得思慮，先覺上人早已物化，豈能死而復生。疑信參半的迎將出

來，到在三道山門外，見果然是先覺上人，飄然而來。這一驚非同小可，只得破着頭皮，向前行禮，口稱弟子參拜恩師，上人合掌說道，師弟請起，惡僧站起身來，指手相讓，直至裏面，進了三禪大殿，上人入坐，覺空從新參拜已畢，側坐相陪，謹茶之後，上人問道，你在此所作何事，老僧感聞其詳，一句話問的覺空，張口結舌，無詢可答，怔了好久，連說弟子罪過罪過，望恩師慈悲原有道。上人笑道，你也知道是罪過嗎，兇僧唯々稱是，上人說你知道我的來意麼，你知道是誰的罪過嗎，因僧囁嚅笑道，恩師此來，問罪而已，雖然是弟子的罪過，上人說，不對不對，罪過是我的罪過，老僧前來誰罪，豈能說是問罪哪，覺空聞言，不知所答，呆々の望着瞠目無語，上人見他這種態度，甚是好笑，遂問道師弟呀，你可知道，老僧決不妄言，前者禮懺，將你置諸死地，我一念之差，信了你的言詞，留下你的活命，數載相依，得了我的真傳，我隱去之後，你竟自忘了對天設誓之時，棄正道復入歧途，創立邪教，煽惑愚民，聚亡命之徒，橫行無忌，號召群凶衆惡，無所不爲生靈塗炭，獲罪於天，積罪如山，人神共忿，雖然是你一手造成，追本窮源，應歸罪於老僧，當年我若不留你這孽根，於今豈能流毒於人世，置孽深重，又復何辭，果報昭然，豈容避免，老僧自命達人，不來請罪，又當如何，我先覺，自覺己非，不自裁處，天譴將臨，你名覺空，却不看空，爲所欲爲，毫無忌憚，事



已至此。無法收拾，即便老僧將你置諸死地。我之罪過，絲毫不能減除，並且與你結下來世之冤。老僧豈能作此糊塗之事。只求了除今生的冤孽，於願足矣。夫復何求。今已對你說明，望師弟，大發慈悲，完成老僧的因果，惡令僧覺空，聽了先覺上人，這片言語，猶如棒喝當頭，豁然驚醒，這一時的良心發現，叫道：「恩師啊，你老人家所說，弟子悔之無及，上人真吽道，木已成舟，無可挽回，請你將老僧兵解，以消這段公案。」兇僧覺空，雖然是萬惡滔天，但是也不忍手刃恩師。既蒙活命之恩，復林傳藝之德，追念前情，凶心軟化，不由得慘然落淚。上人笑道：「師弟，你殺人流血，在談笑之間，我教你把我兵解，為何如此傷感。」兇僧聞言，愈發難過，含悲說道：「弟子何能忍心如此。」上人說必得教我遭受天譴，你就忍心了吧。」兇僧無言回答。掩面慟哭。先覺上人大笑不止。正在這個時候，有人上殿稟道：「現有白蓮教上，與眾位寨主親到，」兇僧拭淚說了個請字，群凶眾惡已入三禪大殿，紅蓮教主，謙讓眾人落坐。樂尚等一千人入坐之後，齊問此位長老，他是何人，兇僧說，是我的授業恩師。衆寇聞言，齊向上人問候。先覺上人，低頭垂目，佯作未聞。樂尚一見，大為不悅，又礙着覺空的面子，不好說什麼。覺空還不明白麼，恐怕當場鬧出事非來。忙向上人說道：「請恩師到我房中暫坐，弟子有話稟知。」上人說你應許助我兵解，凶僧含混答道：「商議商議。」上人站身，覺空命人頭前引路。

上人出殿去了，樂尙說道：「請問教主，這兵解二字從何說起。」覺空嘆氣說：「唉，這鬼啊，道場事真教我無法擺脫。」衆人一齊問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凶僧才將始末原由，當場說出。樂尙開言笑：「道可嘆教主你聰明一世，朦朧一時。我等終朝每日，下說詞於人，可笑你反被人說，他人來此，明明是來教你收服，教你自投羅網，聽其枝配，利用你紅蓮教之力，與我教作商蚌之爭，同室操戈，自相傾軋。此乃以毒攻毒之法，官軍與坐享其成收漁翁之利，這簡而易明的計策，你竟自墜其術中。請教主反復思之，是邪非邪，語云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誠然不假，惡道樂尙這一番言語，將凶僧說得良心復滅，連連拍掌說：「是啊，若非教主說破奸計，我險受其愚。爲今之計，又當如何，他與我有師生之誼，實在無法辦理。」樂尙聞言微徐冷笑，搖到不語。覺空向樂尙道：「教主因何笑而不言？」樂尙說道：「教主你的意思，令人難辦，因此不好多言。」覺空說有何難辦呢？樂尙說：「我們的教規，載得明白，教以外無天地君親師，不信我教者，則不能令其生存。你爲掌教之尊，不思實行教規，反倒將什麼師生之誼，樂尙說能之後，衆寇隨聲附和。齊說樂教主，所論甚是，望教主毅然按教規施行。」覺空見大衆一口同音，他也就認作當爲，遂將神機羅漢覺通，叫將來過，說師弟呀，你調齊了二百雷火神兵，將我住的院落，圍圍圍住我住的房屋，震爲塵粉，化成灰燼，速去速去。又命人去到驛房中。」

對那老僧說，我隨後就到，請祖師少待的也。將話說完之後，退出暗暗的，將從人等叫將出來，勿得違悞。從人遵命去了。少時回到大殿，稟道那老僧，閉目跌坐，小人向他說明，他把頭點了兩點，我就退出來了。二教主帶着雷火神兵，已然圍上啦。覺空開口把手一揮，從人退下，緊接着炮聲隆隆，霹拍之聲，不絕於耳，衆寇出離三禪大殿，遙見烟火迷漫，覺空點頭讚嘆，說得啦，雷火之下駕反西天去了，樂尙笑着說，火煉金身，乃出家人之本色。正談論間，各處派人，前來探聽不知道有了什麼變動，妖尼幻化率衆弟子來至小雷音寺，到在三禪大殿忙問紅蓮教主道，什麼事情砲火連天覺空說明真像，妖尼說你應該預先通知各處，免得大衆飽受虛驚，覺空笑道，教主你是前者受過驚的人啦，所以有點什麼事，你就怕的了不得，語帶譏諷，言罷大笑不止，妖尼鬧了個沒趣，赧然而退，他自從被雲威，大鬧歡樂禪林之後，又見牆上設壇留字，急氣交加，忿恨難當，吃藥上藥，調治傷痕，報入小雷音寺，一面嚴加防守，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誰知過了少日，安然無事，連日接待外來的賓朋，忙個不休，這日晚間，正與徒弟們閒談，忽聽砲聲驚天，出來觀看，遙見煙火覺漫，以爲是有什麼變動，忙率衆人奔入小雷音寺，沒想到倒落了個小題大作，快快而回，氣至快活逍遙寨外，忽見有一條黑影，由寨內飛出，急忙上前擋住，厲聲叱道，大胆的好細，爾往那裏走，只見劍光

一閃，來人說道：爾等是什麼人，胆敢阻某的去路。妖尼臨近看時，見來人飄洒胡鬚，神神足壯，手持一口寶劍，當場發威。妖尼說道：來者通名受死。那人哈哈大笑，並不報通名姓，掄劍就砸。妖尼只得挺禪杖急架相迎。劍杖交加，叮叮一響，喜平暗裏，來者乃是莫文豪，自從先覺上人走後，虬髯俠程萬里，就忙着更換水衣水靠，衆高人齊聲相攔，說老居士再入劉公島深爲不便，程萬里說勿論如何也得去。若然，然則不起。人家孩子雲威，旁邊轉過莫文豪，口稱程老俠客，你老人家，暫且不必動往，待我替你老入山一行，去取提胡甘露青帝酒，以救雲威之病，並且探詢我師伯入字的經過，一舉兩得，豈不便利，倘若我辦不到的時候，你老人家再行前往，也還不遲。大衆一聽齊說可以，程老俠客也只得應允。莫文豪收拾應用，帶了個皮葫蘆，以虎標酒之用，換了水衣水靠，辭別大家，入水起身，分波澄浪，直奔劉公島，到在外島被離水一岸，換好了衣服，將水靠折疊，背在身上，電轉星飛，趕奔島內，他當初好在來過，辨別方向，才找到歡樂祥林，遙聽砲聲震耳，又見遠遠的煙火迷漫，不知何故。因爲盜酒的捕急，無暇他顧，穿房越脊，直入廟堂，到在裏面可就爲了難題。這偷盜的事情，不是俠客所能作得到的，可得經過像的傳授，方能手到得來，並不是穿房越脊，便能偷盜。莫文豪爬在房上，正自爲難，忽見一裏尼僧，手提着食盒，姍姍的走來。莫文豪飛身跳下房來，由後

而冷不防。伸手掐住尼僧的脖子，用寶劍在他面門上一恍。低聲喝道，爾要喊嚷，就毀了你的命，那尼僧說我不喊，放下提盒，想要爭扎，大英雄用鷹爪力的工夫，將他按倒在地，寶劍指着他的脖頸說着，你動一動，我就給你放了血，小尼這才央來說，請施主劍下留命，願如何便如何，莫文豪聞言吓的一口唾道，妖尼少說肉麻的話，某來問你，這提胡甘露青帝酒，放在何處，快快的說來，小尼說由此往東，過兩層院落，便是溫柔別墅，正房的後面跨院，便是我師傅的住所，在他的臥室之中，多警閣內，放着呢。莫文豪問這此話當真嗎，小尼說怎敢撒謊，施主如若不信，我帶你去，還不成嗎，莫文豪見他如此說，想必是真，向他笑道。蒙你說出藏酒的住所，謝謝你吧，小尼將要說不敢當，話還未曾出口，被大英雄手舉劍落，把這小尼揮為兩段，在他軍上擦了擦寶劍的血跡，依着他所說的方向，找到妖尼的臥室，來到裏面一看，大喫一驚，多警閣內酒瓶，盡皆打碎，藥酒流了遍地，香氣撲鼻，莫文豪暗自思想是何人把藥酒瓶打碎，這便應當怎麼處，沉思良久，又一轉念道，留此無益，我去小雷音寺，探我師伯的下落，想到此處，退出屋外，飛身上房，往前够奔，將到寨外，迎面來了一簇人，閃躲不及，被人家看見，當場攔住，換口說話，動起手來，一面動着手，心中輾轉，若是戀戰，必要吃虧，遂即變換招數，飛身跳出圍外，嗚道妖尼，你進廟看看去吧，某要告辭了，說罷伏身

就走，直奔後山，妖尼那裏肯捨，率衆追來。莫文豪閃電相似，往前行走，越過兩道山梁，已不見妖尼追趕，站在身形，暗自思忖，我可是幹什麼來了，既未得到青帝酒，又未探出師伯的消息，徒勞往返，何以見人，抬頭觀看星斗，天光也就在三更以後，將心一橫，轉身而回，重入歡喜禪林，探聽他們說些什麼，及至到在溫柔別墅，繞到跨院正房的後棧，貼近窗口，側耳細聽，他可趕上機會啦，裏面正在大罵不休，文豪心說，這倒不錯，瓶子不是我打的，罵我可挨上啦，又聽屋中說，今天這場事，怨大教主，他要不是，用雷火絕計，處置那個先覺和尚，我們諭能離開禪堂，被賊人趁虛而入，殺人而外，破壞了酒瓶，可借這若干的青帝酒，完全糟塌了，這個老賊，真真可恨，將來要拿住他的時候，必要把他碎死萬段，方解我們心頭之恨，莫文豪聽屋中所說，紅蓮教主覺空，雷火害了恩師，險些未首暈倒，遂不住下再聽，追奔外面，躍出快活逍遙寨，直奔外島，到在外島坡的時候天色已將天明，換了水師衣靠，泗水回歸，到在水師營內，上了戰船，更換衣服，至帥艙，見了大衆，愁眉苦臉的說道，啓稟衆位高人得知，弟子的師伯，被覺空用雷火陷害，青帝酒不曉被何人消毀，因耳空手回歸，周顯開言叫道文豪啊，你的年歲也不算大啦，經驗閱歷裏深，論至文學，你可稱是個才子，怎麼遇事則逃，相真我替你可借，莫文豪聞師傳所言，茫海不解，當時答不出話來，衆高人全都笑了。

莫文豪一見，更不明白所以。周顛笑道：「告訴你吧，本師與張道長及程老俠客，一同去的，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原來是莫文豪走後，程萬里低頭不語，張三峰笑道：「程老居士不便快快不樂，貧道我助你一臂之力，周顛說：「我也來幫你個忙，程萬里說怎樣幫我呢，張三峰說：「你換水靠，入劉公島，再入歡喜禪林，去取青帝酒，我二人隨後跟隨，保護於你，免得闖不過美人關來，程老俠說：「莫先生已然前往啦，我怎好再去，周顛說不然，他對於偷盜的學問，一點沒有，此事決作不好，藉着這個機會，儆戒於他，令其多長一點學問，程萬里聞聽，很是歡喜，三位高人換了水靠，浮水到劉公島邊，棄水上岸，更換衣服，身背水靠，直入內山，程萬里頭前引路，二高人進了歡喜禪林，各處尋找，也是不知道青帝酒，收藏何處，正在尋找不着，忽見莫文豪，按住尼僧，詢問藏酒所住，尼僧說明了藏酒之處，三高人相視一笑，立即飛身，照着小尼僧的所在，找了前來，進在屋中，打開多寶閣，看見了青帝酒，程老俠客，取出皮胡蘆，將青帝酒灌入裏面，用塞子堵好，將皮胡蘆帶在腰中，周顛說道：「這個物件留着，也是作孽，莫若給他消毀了說着話，手舉劍落，霹赤吧叉，將酒瓶俱皆砸碎，提胡甘露青帝酒，流了遍地，三高人退出房外，飛身上房，直奔外面，程老俠客說：「我們就便探聽探聽先覺上人的消息，周顛上人說這到無須乎，只因我師兄，行事古怪，與常人不同，料也無妨，我

們回去吧。程萬里說應當等一等莫先生。我們一同回去。周顛說叫他着點兒急吧。三個人這才一齊回歸。到在水軍之中。至雲威的倉內。取出青帝酒。要了一隻小酒盃。倒了少半盃。與雲威服下。命他閉口養神。周顛等更衣已畢。在帥倉入坐。又待了一時。莫文豪才回歸。說明一切。周上人責備了他幾句。莫文豪發怔。大家看着好笑。周上人才把詳細經過對他說知。莫文豪聽明之後。叫道恩師爺。我師伯被兇僧覺空。雷火所害。已成灰燼。這個仇應當怎麼報仇。周上人嘆氣說道。你還有學問的人。怎麼說出這無知的話來。你師伯的道德。爲師不能窺其項背。此番決定入劉公島。這麼些個人留他不住。竟以是什麼用意。令人揣測不出。若以表面而論。器械傳來。被雷火所害。報仇是理之當然。但是從何入手呢。若能拿覺空。給你師伯報仇。豈不是破劉公島也不爲難了嗎。群賊匪聚。大敵當前。勝敗存在。不能逆料。這報仇二字。能以談的到嗎。是不是明白人說糊塗話呢。莫文豪聞言。也覺着言語失當。只得諾諾稱是。上人說你歸坐歇息去吧。莫文豪遵命。退歸原坐。忽有軍上入帥倉回稟。說現有火山紅海峽萬丈金光寨大寨主遣人下書。請令定奪徐達傳令道。先將書信傳入。下書人候令入見。軍士遵令退出。少時將書信呈上。徐帥接書在手。折開觀看。內容大禮說的是。既是明朝。堂堂的大帥。又請有三山五嶽的。高僧高道。揚言肅清海嶼。兵發劉公島。累戰累敗。縮頭神敢出



戰，紅蓮教主，白蓮教主約請海外各島之衆，羣雄與聚會與劉公島前，貴軍就該亮隊開兵，一決勝負，方不失英雄本色，你等計不出此，以貓偷狗竊的行爲，入山攪亂，鬼鬼崇崇，畏首畏尾，今特致書於大元帥麾下，本寨主率火山紅海峽之衆，與諸位衆兄弟，誓恨消冤，請問能以何期交職，以便較量高低，即祈裁答，無任企盼各等語，徐帥看罷，請衆高人觀看，列位過目之後，劉伯溫說道，火山紅海峽，群賊至此多日，不見有什麼動靜，今日忽然來了這封書信，這顯然是有什麼詭計，這才安排妥當，藉口深山之事，約會戰期，以售其預定之謀，張三峰點頭說道，所見不差，定是如符，待貧道隱入後艙，可將下書的人喚入，當着他的面，將原書批回，准於十日後午正開兵，一決雌雄。二帥點頭會意，張道長起身退去，劉伯溫傳令，命下書人入見，不大的工夫，下書人入了帥艙，跪倒向上叩頭，口稱小人牛八寶，與諸位兵主叩頭，衆高人看他的相貌，長的奸狡異常，二眸子放賊光，一臉的水綉，黃焦焦的髮髻，似乾草一般，跪在那裏，偷眼往坐上觀看，像是找人的意思，劉伯溫開口問道你奉何人所差，賊人答道，奉我派大寨主敖震敖光烈所差，徐達拍案喝道，你可知下書的規矩嗎，賊人向上連連叩頭，口稱帥爺留命，徐達笑道，念你苦苦哀求，饒你一死，須得留個記號，下次見了也好辨認，賊人叩頭央求道，請大帥開恩，徐達提起筆來，在書信後面，批了十日後開兵的字樣，喝

道將下書入，在耳削下，站帳軍士，拔出佩刀，在腮邊一揮，血淋淋的一個耳朵，落在帥案以前。徐帥將書信拋下，喝道原書批回，將他亂棒打出，牛八寶揀起書信，抱頭鼠竄，出了帥艙，上了原來的小船，由右糧道，繞出水師營，從兜囊內，取出金傷藥，貼在傷處，及至歸到本軍，入中寨寨，上了九龍飛虎舟，入艙呈上批回的原書，備說所受的委屈，敖震笑道牛寨主，多有受屈，自此以後，爲逍遙寨主，什麼差事不用你走，帥案前有你個坐位牛八寶雖然沒了一個耳朵，換來的體面，也不算不值，他立刻在敖震棹案旁落坐，敖震叫道牛賢弟呀，你此去名爲下書，實是探看動靜，你將明營之中的動靜，詳細說來，牛八寶就將所見的，對惡賊說了一遍，敖震聽罷之後，不由得哈哈大笑，說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衆賊寇一齊答言說還是大哥的神機妙算，敖震說不敢說神機妙算，可也差不了多少哇，這是該着我們成事，真是天助我成功也，書中暗表，此賊因何如此高興呢，只因水萬寶等衆寇，由九頂蓮花觀逃走，四羅漢回劉公島，他等中途巧遇赤目金猊霍冲霄，會合一處，不分晝夜，趕回火山紅海峽，進了萬丈金光寨，與賽無知邪逆水飛神敖光烈相見，備說在九頂蓮花觀，乾坤五毒砂，打了追風兪兒任霸，後來張三峰等趕到，被他劍劈了追魂泚涯閣權，打破九頂蓮花觀，我等逃回，水萬寶又將在五台山的事情，說了一番，敖震聞言大怒，說道不與他們分個生死存亡，決不罷休，正在忿

怒之間，忽然接到蓮花島，與九曲龍虎島的請書，是約他起兵到劉公島，會戰徐劉二帥，及張三峰等，他當即作書答覆，說是還後准到，他一怒間，起圍島精銳的嘍兵，留下巡天金吾葉朗葉天然，率老弱之衆，鎮守紅海峽調齊船隻，裝載攻戰諸班的利器，舳艫相連，非只一天，開到劉公島，安紮水師營之後，發放軍情已畢，人報徐鴻儒至，敖光烈接將出來，見面行禮，讓至艙中，分賓主落坐，敖光問道，三教主早已來到，可曾見過陣麼，徐鴻儒嘆道，自前者我在南昌失敗，落了個全軍盡沒，片甲無存，帶着諸位教主，浮水逃生，投入鄱陽湖後小鄱陽島，改扮商人的模樣，以避官軍的眼目，與羅老兄台，借了幾隻船，才逃歸海外，回到八卦蓮花島，籌備一把，分請各路教主，我又會合了九曲龍虎島之衆，合兵來在此處，見了我恩師老教主，才知道被莫文豪改了轉牌，哈哈這匹夫，可害的我不淺，沒有他改轉牌豈能失機，原是命我便宜行事，他給改了個火速解南昌之圍，退兵孤山，候令施行，這一下子，就全軍失敗啦，不然的話，金陵城早被我取到掌握之中了，但是已然中計，悔之何及，現下的戰事，稍見有利，紅蓮教的聖手羅漢覺朗，用同歸於盡的計策，轟炸了法悅僧，張三峰雖然離着遠一些，估八九成，也喪在雷火之下，此後並未開兵，現在大寨主起傾島之衆，前來助戰，有貴寨這一隻無敵的水軍，掃滅敵人，諒不至於費力了，敖光烈說三教主太過獎，待某入島，去見二

位教主，以及列位英雄好漢，徐鴻儒攔道，焉敢起動大駕，諒二家教主，不久便當前來拜見，說話之間，曠羅進來稟道，現有白蓮教主，紅蓮教主，九曲龍虎島主等來拜，曠光烈急忙站身說道，這太不敢當啦，當即同徐鴻儒，接至外面，相見之下，彼此見禮，執手相讓，到在艙中，來賓主落坐，手下人獻上茶來，茶罷擱盞之後，遊光烈說道，我正要入山去拜望，二位教主，不料禪駕鶴駕列位大駕光臨，何以克當，罪甚哪罪甚，覺空禪尚龐鎮嶼等，笑着說道，大寨主說那裏話來，我等齊應如此再說，尊公是海外群島，英雄豪傑之首領，就算是內地各省，那一個不知金光寨之威名，非是我等當面奉承，實係寨主名馳四海威鎮八方，遊光烈說道，諸位高抬的我過甚啦，倘若名不符實，豈不笑煞人也，覺空等答道，斷無此理，還是寨主過謙，遊光烈也不再客氣，當即問道，不知近日可曾開兵會戰，樂尚說道，有幾天未曾亮隊了，今蒙大寨主駕到，我等願聽號令，遊震略沉吟說道，我這却不敢，不過是亮隊之時，彼如知會也就是了，官軍新敗，銳氣不振，近期中諒不能應戰，據言張三峰九死一生，終耳未能證實，敵人之中，若是真沒有了張三峯，可不是我說大話，振臂當先，毫無阻攔，破官軍如催枯拉朽，手頭功成，話雖是如此說，但是這種一擬雌雄的戰局，關乎讖亡，必須審慎而行，若是一味的好勇鬪狠，必蹈輕舉妄動之機，宜尼有言，曝虎憑河，死而無憾者，吾不與氣，必也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此真用軍之要着，我輩當奉爲金科玉律。方保無虞，用兵之道，貴字知彼知己，兩相對照，勝負不無預知，我想徐達劉伯溫，以及一干明將，轉戰萬里，久經大敵，智勇兼全，又兼挑着個名正言順的招牌，更有張三峰等一干高人隱士，其勢力強盛已極，正大可輕視，幸喜彼軍新敗，士氣不振，表面雖張三峯已亡，諒其軍心不固，將帥憂忿，已處困境，決無圖志，我們，須要防備，張三峰未死，敵軍在養精蓄銳之間，我等倘稍有疎忽，必被其所窘，爲今之計，按兵不動，觀這究竟，或可偶一挑戰，探其靈實，我這邊設備攻戰的利器，須得兩旬上下的工夫，在這個期間，也可就得到了戰軍大概的情形，彼時全動發動，諒操必勝之券，我之拙見如此，實諸高明，曠爲是否，愿聆教言，而定行止，樂尙，覺空，龐鎮嶼等齊聲說道，理當如此，別無他策，我們大衆，搜索枯腸，及覆斟酌，大體也是照這個樣子相同，今日大寨主，全盤計劃，週密之極，衆意相同，毫無異議，必能大獲全勝，一舉可收全功，當時計議妥協，樂尙等辭歸，少不得第二日，徐鴻儒陪着救震等，入島至小雷音寺，來謁樂尙，酒席酬酢之後，各自分頭，進行一切，劉公島內所發生的事情，放光烈等，均已得知，他晝夜加工，裝製攻戰的利器，二十來天的工夫，將雷船，火船，砲船，拿船，鋼輪火櫃，鐵甲衝舟等辦齊，挑選了三千水鬼嚙兵，共分六隊，派六個師弟分掌其事，訓練精熟後，這才派

人去請衆寇，樂尙，覺空，徐鴻儒，龐鎮嶼與，相繼來至。會合之後，回至船頭，將六隊水鬼嘍兵，傳令發動，操演了一回，只樂的群賊手舞足踏，操演已畢，發了犒賞。群賊回到倉中，落坐之後，放光烈，屏退了左右從人，對衆賊細說這六隊水鬼，攻戰的威力，衆寇側耳傾聽，他說鋼輪火櫃之用爲，實跡上就是水雷，用的時候，將裏面的鋼弦上足，揸上身上，五百個水鬼嘍兵，名揸一個，全貼在雷船，砲船底下，孛船營先，火船繼後，砲船之後，便是雷船，這些船隊，與官軍水師營，攪在一處，船底下的水鬼，將鋼輪火櫃，放在官軍水師營的下，五機扭撥開，水鬼退回，那火櫃之中，輪子轉動，尅着了紅藥，水雷爆炸，試想這五百個水雷，在敵軍船下，一齊爆炸，差不多就得全軍覆沒吧，水面之上，砲火夾攻，鐵甲衝舟，不怕敵人的槍弩炮火，直闖敵軍，雷船繼衝舟之後，闖入敵軍，撥動機關，上面的水鬼嘍兵，跳入水中，以便逃回，雷船爆炸，敵軍豈能生存，諸公看這攻戰的利器，敵人可能有法迴避嗎，衆寇聞聽，齊說好厲害呀，哈哈可太厲害啦，龐鎮嶼說，倘若是水鬼嘍兵未及逃回，或是雷火炮弩的船隻，闖入敵軍，在這個時候，水雷爆炸，我軍的水鬼嘍兵，花不被傷，傲光烈聞言哈哈大笑，收住笑聲之後，向衆寇說道，此番亮隊開兵這六隊水鬼嘍兵，他們可知道，能以逃得活命，花不知施放之後，一個個也難逃回，率領這六隊的头目，全是我的師弟，連他們也得

命喪，我以三千零六名水鬼嘍兵，驅使雷弩砲火鐵甲衝舟等，與大明水師營全軍，及徐劉二帥與衆高人等，同在炮火之下，完全伏滅，要舉大事，死傷個萬數八千的，還算稀罕嗎。慈不掌兵，此之謂也，樂尙等無不稱讚，齊聲誇獎，又論了會子軍情，衆寇辭去，傲震提筆修了戰書，將牛八寶叫將過來，說你涉險去明營，以下戰書爲由，探看敵人的虛實，最要緊的是，看看有無張三峰在座，受委屈是難危啦，好在決無性命之憂，事情辦完之後，我必另眼看待於你，牛八寶只得遵命辦理及到下戰書回歸，果然丟了一個耳朵，挨了一頓暴打，可將身份提高了，列位於大寨主之側，共論軍情，說明了敵軍的情形，敖震高興的了不得，因爲他聽說沒有張三峰在坐，預料着必是死了，所以他才說是天助成功，傳話擺酒，給牛八寶壓驚暖痛，又算是預祝成功的酒席，開懷暢飲盡歡而散，第二日率帶六個師弟，操演這三千水鬼嘍兵，散操之後，犒賞酒肉，賞賜銀兩，然後與他六個師弟，飲酒談心，形影不離，日復一日，轉眼旬日之間，翌日硬是大戰之期，當天夜內，大會群賊，樂尙覺空，要請傲光烈爲統帥，調度一切，傲震說道，我們分爲三路，各專責成，分掌名路，方爲得體，若是聽一個人的號令，則感有尾大不掉之威，既蒙諸公推戴，我暫爲幫忙辦理，請即刻發令，調度一切，我以客觀其地位，以賓糾正，如此辦理，料無遺漏了，衆寇齊說有理，我等謹遵台命，當時令下招集，各路的教

主寨主等，聽候差遣。這道令傳下，不到兩個時辰的工夫，俱已聚齊，擡鑼擊鼓，鑼齊響空，升了大殿，傲光烈，龐鎮嶼等在客位落坐，徐鴻儒，脫巨武率一千白蓮教匪，站立在邊廂。神機羅漢覺通，五毒羅漢逕達等，率定護法左右二伽藍，四大金剛，八大怪一千紅蓮教匪，站在右邊廂，樂尙皆先令命徐鴻儒領左軍，脫烈領右軍，請九曲龍虎島，老島主龐鎮嶼，執掌中軍，貧道自將後軍，以作接應。我全軍爲左翼，分派已畢，衆寇俱皆應聲遵令，覺空接着往下傳令，說我紅蓮教全軍爲右翼，傲光烈貼身攔阻。說且慢，右翼是我的，不能喧賓奪主，設教主在中路，爲主軍，方爲合法。覺空聞言，只得連稱遵命遵命。當即說道：請妙華教主，赤脚大仙，統左軍，歡喜教主，枯骸佛，率衆弟子，統右軍。神機羅漢覺通，大法伽藍覺幻大力伽藍覺化，率五羅漢覺達，神行羅漢覺朗，普渡羅漢覺智，飛天羅漢覺慧，毒龍羅漢覺禪，蓬頭羅漢覺悟，赤脚羅漢覺澈，長眉羅漢覺禪，烈焰羅漢覺機等執掌中軍，命八大怪，翻海怪俞茂，翻江怪俞興，攢天怪姚飛，入地怪狄寶，必山怪金達，追風怪金冲，分水怪金通，閃電無形怪尹武成，各帶水鬼嘍兵二百，戰船二十隻，分爲八隊，警護三軍。來往傳報消息。本教主率領，登雲金剛了凡，撒地金剛了因，移山金剛了寬，攪海金剛了怨等，自將後軍，接應前軍，保守後路，衆願劉公島，衆寇應聲遵令。調動已畢，齊向教震說道：大寨主看着怎麼樣。



敖震帶笑說道，三教主徐鴻儒，帶來的生力軍，我是知道的，但不知脫大寨主，本軍的實力如何，敢請示知，脫烈拱手說道，我本軍覆啓，熊威，胭脂魔到，萬氏母女，飛魚浦老莊主么天壽，焰焰山教主丁丙融，柴洪舉，單洪德等一千教友，惡賊點了點頭，又向廬鎮嶼說道，請問老島主實力如何，老賊回答說我本軍中，飛天梟鳥，金龍鹿，巡山獼猴金寶華，威山太歲倉大仁，立地太歲倉大義，巡海太歲倉大禮，多頭太歲倉大智，水軍都總管，紅毛海鬼皮冲等，衆位寨主，惡賊點頭道，實力充足，樂尚說我後軍中，外來的高人，鐵甲老魔司徒烈，閃電彌勒佛橫空，並有小紅孩樂天蕩，白蓮護法四真人，海上飛仙八臂真人左玄明，陶玄靜，薛玄清，華玄朗等一千人，敖震聞言，鼓掌笑道，我們的實力，如此的充足，再以攻戰的利器當先，即便是張三峰未死，也無法抵抗，他也只好等着兵敗將亡全軍伏滅而已，衆寇齊聲說道，當然要如願以償，敖震向群賊說道，明日正午，三路大兵一齊點砲轟隊，萬勿參前落後，衆皆唯唯，當場決定之後，敖震退回本軍，遂即將大個師弟喚到，謙遜入坐，傳話擺酒，酒至半酣，敖震口稱列位賢弟呀，明日便是大戰之期，臨時仰仗，列位賢弟，奮勇當先，以克強敵，雖然是有白蓮教，紅蓮教，九曲龍虎島，以及各山各寨的英雄好漢，聲勢浩大，可必仰仗我紅海峽的弟兄們，當先破敵，愚兄還得仗着六位賢弟，共力同心，方能收得全功，掃滅敵人，

給死的哥哥兄弟們報仇雪恨，戰勝之後，便可爲海外群島之主，威震八方，長驅直入，先聲奪人，號招天下，成王霸之業，乃意中事耳。成敗得失，在此一戰，勝與負間不容髮，只在賢弟等之決戰力如何，舉足輕重，關係全局，望祈賢弟等，努力爲之，師無他虞矣。衆人異口同音，齊聲說道，請師兄放心，決不有悞，勿庸說不至有性命之虞，就算時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惡賊聞言大喜，心裏說你門算猜着了，三千零六名。一個也活不了，管保落不了整屍身，他心中雖然這麼想，口中可說的好聽，叫道衆位賢弟呀，你們有如此的決心，愚兄無可憂矣，說着話給六個人敬酒，他又立乾了三大盃，又喝了會子，盡歡而散，各歸本管處所，一夜無事。次日天明，用罷早戰飯，打動聚將鼓，升坐中船，令探海鮭水萬寶，率領四兇立地窮奇，高巖移山搏機武雲達，攪海渾敦厲波，閃電號餐戰廣發，率軍在左，又命望日癡吻譚興盛，長嘯浦牢明遠振，聆首囚牛樂九州，探險嘲風膝起鳳，清雅員聶石喚章等五霸，統兵在左，自帶蓬頭狴犴管百寧，赤目金猊霍冲霄，以及金光寨中二十四坐小寨主與牛八寶，執掌中軍命六家師弟，率三千水鬼嘍兵，分作六隊，作爲後軍，候我令下，用金龍掉尾的陣勢，直搗敵軍，萬勿延悞。衆下齊稱遵令，各自分撥船隻調度嘍兵，將然完畢已交午正，賽無支祁逆水飛神放光烈令不開，兵轟隆隆連珠炮致，大陣人馬發出，劉公島外，與左翼上，徐鴻儒軍中，一齊

的號炮驚天，戰鼓如雷，人聲吶喊，震地驚天，三枝賊軍，二齊亮隊，同時大明水師營中，三響驚天大砲，響罷之後，三通戰鼓，雙龍出水勢，戰船衝出，名按方向，分作八隊，各打本方位的旗幟，上繡乾三連，坤六斷，兌上缺，巽下斷，離中虛，坎中滿，震仰盂，艮覆碗，八隊水軍，紮住不動，緊接着一聲炮響，衝出人隊水師戰船，一字排開，正居中，飛虎舟上立兩杵師纛，白月光，各寫着徐劉的字樣，纛旗前兩把交椅，端坐二帥，一個是金甲紅袍，全裝甲冑，一個是論巾鶴屨，道貌岸然，兩旁站立衆將，盔纓燦爛，甲冑鮮明，真個是威風凜凜，煞氣騰騰，軍容整齊，士氣旺盛，不愧爲堂堂王者之帥，任霸賊窮凶極惡，是之也自胆寒，欒尙覺空與敖光烈等，見徐劉二軀亮隊，在海面上，擺下了，九宮八卦連環陣，全軍將士，耀武揚威，擦拳磨掌，躍躍欲試，大有氣吞群島之概，最可疑者，不見一班高人隱士，往納裏去了，白蓮教主欒尙，紅蓮教主覺空，會合一處，來見逆水飛神敖光烈，說道：「概寒主你看，官隊水師營，軍威整齊，聲只雄狀，這真是意想不到的呀，並且不見太祖神拳門的門長，乞丐和尚元化，逍遙島澹班老兒，周順和尚，飛龍觀主尙青雲，無形劍客鄭光明，金鞭鎮北俠黑瑞華等，這一爲虎幫助者，向何方而去，看這個樣子，怕是別有作用吧，倒是一件最可愛的事，請大寨主斟酌酌吧，應當如何應付，以保完全，免於他虞，敖震略加思索，慨然說道，

到這個情勢之下，也只可隨機應變，盡人事而聽天命，請二位各歸本軍，發下號令，以出翼作前鋒。中軍爲後援，且試一戰。我軍靜以待變，相機發動，諒可無憂矣。二寇退回本軍，令下進攻，連珠炮響，備陣鼓如雷，九曲龍虎島，老賊龍鎮嶼，揮動左右兩翼，脫列徐鴻儒等，三軍戰船，直取官軍，對陣上徐劉二帥，招展令旗，號砲連聲，戰鼓頻催，官軍大隊迎將上來，兩軍攪在一處，死命拚殺，一場鏖戰，正在難解難分之際，遼水飛神敖光烈，傳下號令，火山紅海峽全體水軍，催動戰船，衝將上來，喊殺連天，接路往前捲來，直闖官軍右翼，雷擊炮火四隊船，分四路前進，鐵甲衝舟，勇往直，五百水鬼嘍兵，各背銅輪火炬，投入海中，隨船可進，直闖官軍的水師營，眼見得要砲火齊發，雷震水師營，兩軍的勝負如何，以及徐劉二帥與衆高人，怎樣抵抗，如何破島拿賊，並先覺上人是否被害，金山寺開址，三探瓊州島，居士仗義感天心，孝女撫孤全大義，一切緊關節目，請看第五集披露分解。